新派通行书 梁羽生卷

梁羽生全集通行版



－－－－－传播汉语文化，重拾民族精华！－－－－－

出品：四月桃物工作室/ 开发设计：风凉子/ 电子书版源：老广旅版

第四十九回　剑气纵横惊四座　妖氛猖獗骇群豪

当下洞真子正式宣布洞玄子被害一事与丹丘生无关，但跟着便即说道：“丹丘生，你的这项罪名是取消了，但其他罪名，你要是不分辩的话。我就要当作你认罪了。我再问你一遍，你有没有分辩？”丹丘生道，“我早已说过，除非先师复生，我不会对任何人分辩！”

洞真子道：“好，我已经按照武林所定的‘清理门户，规矩，问过丹丘生三遍，他自己没有分辩。如今我再问一问，还有没有人要替丹丘生辩护？”

他刚问到第二遍，只听得有个人朗声说道：“有！”这个人不问可知，自是孟华了。

孟华脱下人皮面具，在全场注视之下，越众而出，飞身上台。

孟华这一突然出现，洞真，洞冥二人当真是如见鬼魅，登时吓得呆了！他们做梦也想不到，被关在地牢里中了酥骨散之毒的孟华居然会逃出生天！

金逐流则是喜出望外，说道：“华儿，我只道你是为了什么缘故误事了呢，原来你已经来了！”

听金逐流的语气，似乎早已知道他要来的。孟华不觉怔了一怔，随即省悟：“是了，他已经见到了少林寺那两位高僧，自然知道我是从天山回来的了。”

他本来要把金碧漪被那妖妇所擒之事告诉金逐流的，但当务之急，是先要替他师父分辩，只好把这件事情押后再说。心里想道：“反正那妖妇是要把漪妹当作人质，绝计不敢害她。待会儿我再告诉金怕俯也不嫌迟。”

洞真、洞冥惊魂未定。不约而同都是手按剑柄，失声叫道：“你，你……你来做什么？”众人不觉都是大为奇怪，为什么崆峒派的掌门，对一个分属自己徒孙一辈的后生小子竟会如此骇怕。

孟华向洞真子施了一礼，说道：“昨晚多谢掌门厚待，请恕我今朝不请自来。我是来替我师父辩护的！”

虽然话中有刺，但毕竟还没说出他昨晚被囚之事，洞真子松了口气说道：“十八年前，你还是个刚刚会说话的婴孩吧？你能知道什么，要替你师父辩护？”

金逐流忍不住插口问道：“孟华，你不是刚从天山回来的吗？是不是天山派的唐掌门有什么话要你替他说的？”

洞真子只道金逐流已知孟华是天山派代表一事，连忙说道：“不错，孟华他自称是唐掌门的代表，但我还不敢相信。”他是准备孟华说出被囚之事，他可藉此辩解。

金逐流道：“我知道这孩子是绝计不会说谎的。而且还有一事可资佐证，最近我曾见过天山派少掌门唐加源，据他说贵掌门昏托他带件物事回去给他父亲，有这事么？”

金逐流用的是“物事”一词，洞真子暗自想道：“听他口气，他大概还没有看过我写给唐经天的那封书信。”要知洞真子写那封信的目的，正是因他恐防金逐流要出头“袒护”丹丘生，故而想说服唐经天来给他“主持公道”的。要是这封信给金逐流见到，他自是更难为情了。

这件事他当然不能否认，只好说了一个“有”字。

金逐流继续说道：“据唐加源说，她因为有别的事情，不能回转天山。你托他的那件物事他已经转托孟华带去了。”

孟华说道：“唐掌门正是因为看过了掌门太师叔给他的那分东西，是以要弟子替他效劳，认我为天山派的记名弟子，代表他来参加此会。”

洞真子道：“好，那你是要为天山派的掌门代言，还是你自己要为业师辩护？”孟华说道：“唐掌门要我替他说的话，昨晚我都已经说给你听了。你不愿接受他的劝告，我也无谓多说一遍了。如今我是要替我的师父辩护！”

洞真子满面通红：说道：“唐掌门此举颇出武林情理之外，所以昨晚我不大敢相信你的话。不过，你现在既然不是以天山派的代表的身份说话，我只能把你当作本门叛徒的弟子了。”言外之意，先把孟华师徒划在一边，弟子替师父“辩护”自是难免偏私，而也就不值得怎样重视了。

金逐流淡淡说道：“我看不必管他是用什么身份说话，只须问他说的是真是假？”

洞冥子冷冷说道：“师兄刚才说得好，十八年前，他还是个婴孩呢，他能知道什么？所谓‘辩护’，恐怕还是胡诌而已！”说话的口气简直是在埋怨师兄不该浪费时间来听孟华“胡诌”，同时心里打定主意，不管孟华说些什么，他都抵赖。

孟华冷笑道：“我还没有说，你怎么知道我是胡诌？”回过头来，向着洞真子缓缓说道：“不错，十八年前的事情，弟子并不知道。但三年之前，而且是弟于亲手所做的事情，我是不会不知道的！”洞真子已经猜到几分，但却不能不明知故问，说道：“你不是要替师父辩护吗，怎的又扯到了自己所做的事情了？你做了什么事情？”

孟华盾毛一扬，指着洞冥子缓缓说道：“他说曾经被我师父所伤，据此指责我的师父以下犯上，其实这是假的。我的师父根本就没有和他动过手，真正伤了他的人是我！”

此言一出，洞冥子的面色不禁一阵青一阵红，恨不得脚底下有个地洞钻了进去。伺时所有在场的人，不论是贵客或是崆峒派的弟子，也都无不耸然动容，大为惊诧。要知洞冥子是崆峒派的第一剑术高手，武林各派，无人不知，而孟华不过是一个看来未到二十岁的少年他能够伤得了洞冥子？这话谁人敢予置信？

但看到了洞冥子这副尴尬的神色之后，许多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却是不由得对侗冥子的信心动摇了。

洞真子有意丢他师弟的面，说道：“洞冥师弟他这话是真的吗？”洞冥子讷讷说道：“这个、这个……”不知要怎样说下去才好了。

孟华得理不饶人，冷笑一声，继续说道：“掌门太师叔要是不相信的话，我可以马上和他当众比剑，让大家看个清楚！”

洞冥子本来打算孟华说些什么，他都抵赖的，但这件事情，他却是无法抵赖。此时形势，他一抵赖，就非得和孟华比剑不可。一比之下，真假立辨。他怎敢轻试？

这刹那间，他转了好几次念头，一忽儿想孟华中了辛七娘酥骨散之毒，虽然逃了出来，功力最少也要打个折扣吧？但又怕自己估计不对，孟华既敢向他挑战，料想是有必胜把握，他在三年前已经不是孟华对手，纵使孟华功力打了折扣，他却还是没有把握取胜的。

在患得患失的心情之下，洞冥子不敢承认，也不敢不承认，只好横生枝节，装作恼怒的神气说道：“当真是荒谬绝伦，我岂能与一个徒孙辈份的晚辈比剑！”说话之时，向心腹弟子大石道人打了一个眼色。

大石道人对师父的心意揣摩得最为透彻，自是懂得师父这个眼色的意思。想道：“师父要我去试试这小子是否当真恢复了本领，嗯，我胜了固然可以大大露面，甚至可以成为下一任掌门的继承人，但若输了，岂非弄巧成拙？”他是曾经吃过孟华大亏的，想到孟华的厉害，还是不寒而栗。

正在他患得患失，踌躇莫决之际，洞冥子的另一个徒弟跳出来了。

跳出来的是洞冥子的二徒弟大松道人。孟华的厉害，大石道人知道，他可还未曾知道，一见孟华如此年轻，心里想道：“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本领再好，料想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一向妒忌师兄得宠，于是便即跳出来争功。

“有事弟子服其劳，咱们怎能眼看这小子如此猖狂，胡说八道，侮辱师父？大师兄，你不管，我可要管了！”

大石道人岂能当众丢这面子，意图侥幸的念头不觉又冒起来，暗自想道：“辛七娘是天下第一使毒高手，这小子纵然解了酥骨散之毒，料想亦已大伤元气，我何必太过怕他？”

“师弟，你误会了。”大石道火说道：“我并非不管此事，但你要知道，这小子的辈份比咱们也还低了一辈呢。师父当然不屑和他动手，我也要考虑考虑，值不值得和他动手？”虽然前天晚上，他才吃过孟华的亏，但此事同门并不知道。他是准备孟华倘若说了出来。他就抵赖的。

金逐流情知这两人齐上，也不是孟华对手。于是摆出主持公道的武林前辈身份，说道：“按说长辈和晚辈交手，是有倚大欺小之嫌。不过孟华既说他曾剑伤洞冥道兄，此事料想许多人都不能相信，那么由洞冥道兄的徒弟试试他的本领，也不失为一个辨别真假的办法。据我所知，孟华不只一个师父，丹丘生如今也还未曾重列贵派门墙，所以严格说来，孟华也还未算得是贵派弟子，他和这两位道兄动手，不能说是犯了武林规矩。”

金逐流这么一说，大石道人更是不能不硬着头皮上去了。“好小子，师父不屑教训你，让我来教训你吧！”

大松道人怕失了“立功”机会，争着说道：“师兄，还是让我来教训吧！”

孟华哈哈一笑，说道：“你们要怎样教训我？”

大松道人说道：“你若赢不了我手中的这把剑，就可以证明你刚才说的全是胡言！那时你应该受何惩处，自有在场的武林前辈定夺。”他是真的不相信孟华曾经打败过他的师父的。

孟华哈哈笑道：“很好，我正要领教你们的连环夺命剑法，你们可以不必争了！”

大石道人哼了一声，意似不屑，心中可是暗暗欢喜；说道：“好，这小子既然要见识咱们的连环夺命剑法，就让他知道厉害吧！”唰的一声，和大松道人同时拔出剑来。

宾客中有人咕哝道，“自称长辈教训小辈，还要两个来打一个。这样的长辈，也未免太不言臊了！”这人是个莽夫，虽然自言自语，声音却是甚为响亮。

大石、大松尴尬之极，解释不好，不解释也不好。不料孟华却先说话，代替他们解释。

孟华说道：“这位前辈有所不知，崆峒派的连环夺命剑法变化极为复杂，功夫还未学得到家的弟子，是很难一个人施展的。

必须两人配合，彼此替同伴弥补破绽，方能发挥这套剑法的威力。他们

的师父是勉强可以一个人施展这套剑法的，但也还使得不好。师父尚且如此，何况弟子，他们当然是两个人齐上了。”

崆峒派自从创派以来，只有三个人能够施展这套剑法，一个是创立这套剑法的祖师，一个是前两任掌门、丹丘生的师父洞妙真人，还有一个就是洞冥子，是崆峒派当今第一剑术高手，有人甚至说他的这套剑法使得比前辈祖师还要好的。这些故事，崆峒派长幼弟子无人不知，如今孟华竟敢批评洞冥子这套剑法使得不好，众人无不惊愕。

洞冥子的确是曾用这套剑法败在孟华手下，他不敢做声，只好作出一副不屑分辨的神气。大松道人是绝对不相信师父曾经败给孟华的，同时为了要挽回自己的颜面，于是大怒说道：“好小子，胡说八道。你赢得我们，再夸嘴也还不迟，哼，哼，你说我们功夫学不到家，难道你一个人可以施展这套剑法吗？”

孟华笑道：“马马虎虎，使得好是谈不上的，不过比你们的、师父略好一些而已。”

大松道人一抖长剑，冷冷说道：“好，那你就使出来吧别要光说不使！”

孟华说道：“我是认你们先出招呀。只要你们一出招，就可以知道我是否光会说了。”

一般规矩，长辈和小辈动手，自然是长辈让小辈先出招的。如今孟华反其道而行之，大松道人忍不住说道：“你也忒狂妄了，还要我们先出招？”

孟华笑道：“你们的师父都不是我的对手，我怎能占你们的便宜？”

大松道人怒气上冲，喝道：“好，那你快亮剑吧！”

孟华冷笑道：“对付你们两个脓包，何须用剑？不用剑我也可以施展这套剑法的，你们尽管来吧！”大石道人暗暗欢喜，心里想道：“这小子如此狂妄自大，我们倒是有可乘之机了。不信我们的两把长剑打不过他的一双肉掌！”原来他们师兄弟平日虽然怀有心病，但在这套连环夺命的剑法上，却是配合得最好的一对。“好，你这小子既然自己找死，我就成全你吧！”脾气暴躁的大松道人早已不能忍耐，一声大喝，长剑一抖，便向孟华刺将过去。师兄弟心意相通，配合得果然十分合拍，大松道人唰的一剑刺向孟华右肋下的“愈气穴”，大石道人的剑尖也同时刺到了孟华左肋下的“愈气穴”。招数又狠又快，在场的剑术名家无不暗暗吃惊！崆峒派的连环夺命剑法果然是名不虚传！”

在这电光石火之时。说也奇怪，只见孟华背负双手，身形

只是一飘一闪，就在剑光交叉穿插的缝罅之中穿过去了。

孟华叹道，“蠢材，蠢材，你们是怎样学的？一套上乘剑法叫你们糟蹋了。出手既不够快，配合的时间又拿捏得不准！看清楚了，这一招应该怎样使用！”

说话当中，孟华手捏剑诀，以指代剑，倏地出招。快得难以形容，连在场的剑术名家，十九都还未曾看得清楚、只见大石、大松二人已是忙不迭的后退。

原来就在这瞬息之间，大石、大松二人都是同时感到孟华的指尖戳着了他们肋下的“愈气穴”。好在只是微感发麻，迅即便过。

大石道人侥幸之心不觉又是油然而生，“这小子的剑术虽然确是精妙，但点着我的穴道，也没觉得怎样。想必是他中的酥骨散毒，尚未全解，功力已经大减！”

“好小了，先别夸嘴，我着你还能抵挡几招？”当下与师弟交换了一个眼色，立即快剑狂攻。

孟华笑道：“这一招你们又使得不对了，连环夺命剑法讲究的是前后着之间的变化，必须如革抽丝，连绵不断，固然要又快又狠。但却不能一味贪快。”

论辈份他们是孟华的师叔。但此时孟华反而像是他的师父来教他们。但见孟华口讲指划，以指代剑；一个人施展变化极为繁复的连环夺命剑法，每出一招，大石、大松二人都是觉得对方正在刺向自己的要害，登时逼得他们透不过气来，哪里还能反唇相稽？

“我这一招妄用金针度劫：你们赶快用分花拂柳化解！”孟华喝道。

声出招发，孟华手捏剑诀，骈指如剑，刺将过去，果然是一招“金针度劫”。

双方比剑，先把自己的招数说破已是一奇；又教对方怎样应付，又是一奇；而且是以晚辈的身份来教长辈，更是奇上加奇了。宾客之中，己是禁不住有人笑了起来，说道：“这还算什么比剑，简直是师父教徒弟嘛！”

大石、大松羞愧难当，不约而同，都是打定主意：“偏不听这小子的话！”哪知孟华这一招“金针度劫”使得凌厉无比，他们同时感觉到对方的指尖戳到了自己命门要穴，倘若不用“分花拂柳”这招化解，只怕就有性命之危。

正因为他们对连环夺命剑法熟极而流，既然除了“分花拂柳”这招，无法化解，这一瞬间，他们已是无暇思索，不知不觉就只好违背自己本来的心意，使出这一招了。

孟华连连呼喝接连几招，都是如此。先自己的招数说破，然后教对方如何应付。场中宾客的哗笑之声，越来越响亮了。

洞冥子面色铁青喝道：“你们还比什么，滚回来吧！”

但他们在孟华“剑招”笼罩之下，哪里能够脱身，想“滚回去”也不可能。

孟华笑道：“俗语说名师出高徒，你不怪自已做师父的太过脓包，反怪他们，好不要脸！不过，我也不为已甚，就让他们回去吧！”说至此处，陡地喝道：“但你们不配使剑，把剑给我留下！”

话犹未了，只见两把长剑已是到了孟华手中。武当派长老雷震子不禁赞道：“好快的空手入白刃功夫！”但场中除了寥寥无几的各派名宿之外，其他的人连孟华用的是什么手法，都未看得清楚。

只听得一片断金戛玉之声，孟华把那两柄长剑都是当中拗断了！

他刚才显露的是剑法，这一手显露的却是深厚的内功，把崆峒派的弟子看得目瞪口呆，大石道人更是吓得魂不附体，心里想道：“原来他中的酥骨散之毒已是完全解了，幸亏他手下留情！”

孟华抛掉断剑；重回台上，向洞真子施了一礼，说道：“不知掌门太师叔相信我的话没有？要是不相信我的话，你还可以叫洞冥子和我再比！”桐真子有意丢洞冥子的面，说道：“师弟，你意下如何？”

洞冥子怎敢再和孟华比剑，愤然说道：“师兄，这是本派的同门大会，小弟忝为继任的掌门人选，和他比剑，成何体统？”

洞真子道，“师弟，你误会了，我不是一定要你和他比剑，只不过，不过……这件事总得有个交代啊！”

雷震子摆出“主持公道”的武林前辈身份发话道：“对，洞冥道兄，你

总得说一句话，说一说孟华替他师父的辩护到底是真是假？”洞冥子满面通红，只好讷讷说道，“他、他是丹丘生的弟子，弟子的恶行。算在师父头上，我看也不能算是错吧？”这话等于转个弯儿，承认他是伤在孟华剑下，不是伤在丹丘生剑下了。

洞真子要保持掌门人的身份，于是在损了师弟的面子之后，也不能不替他兜回一点体面，便即作出“持平”的论调说道：“弟子犯了过错，该由师父负责，这话也未尝没有道理。好吧，丹丘生，洞冥子指控你犯上之罪可以免了，这项指控，就改为你纵容徒弟之罪吧？你服不服？”两项罪名比较，当然是后者轻微多了。

丹丘生道：“我没话说、因为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形。”

雷震子道：“我要说句公道话，纵然孟华当真是伤了洞冥道兄，恐也不能指责他的‘犯上，，在他拜丹丘生为师之时，丹丘生早已被贵派逐出门墙。”

孟华大声说道：“我不服，请掌门太师叔让我说一说当时的情形。”洞真子眉头一皱，说道：“你这件事在整个案子之中，只能算是小节。我不想大多枝节横生。不过，你既然不服，那就简单说几句吧。”

孟华说道：“那日他踏入石林，是阳继孟的一个苗人徒弟带他进来的，我根本就不知道他是什么人。那时我的师父早已离开石林，而这个苗人则是以前曾跟随过阳继孟到过石林捣乱的。那天，他们……”

话犹未了，忽地有个人跳出来道：“正如洞真子掌门所说，此事不过是细枝未节，既然在这一点真相已明，我以为也就不必多费唇舌重提往事了。不过，另一件事情，贵掌门倒似乎应该问个清楚。”

众人一看，出来说话的这个人是个矮胖曲发鹰鼻的汉人，看来不像汉人。众人纷纷探问：“这人是谁？”有知道的人说道：“这人是南天剑霸龙木公，他本是海南岛五指山的黎人。”“啊，原来是他。奇怪，一在天南，一在地北，他是怎样和崆峒派拉上交情的？”

众人窃窃私议，其实他们心里感到奇怪的并非因为龙木公僻处海南，却和远在西北的崆峒派拉上交情，而是因为龙木公乃是邪派中的有数人物。虽然不及大魔头阳继孟的恶名昭彰，一向也是横行霸道惯的。否则如何会得一个“天南剑霸”的绰号？许多人不觉都是如此想道：“崆峒派虽然不能和武当少林等名门正派相提并论，最少也还不能算是邪派；洞真子虽然不是侠义道，行事也还勉强可以说得是正派的，‘为什么他要请这样的妖人来作贵宾？”

他们哪知洞真子乃是有苦说不出来，他看见龙木公突然出头说话，也是颇为感到尴尬的。

原来这个“天南剑霸”龙木公乃是用他师弟洞冥子的名义请来的客人，代他师弟邀请的正是大魔头阳继孟。而在阳继孟背后还有一个作为拉线人的御林军统领海兰察。真正说来，阳继孟、洞冥子都不过是海兰察手中的傀儡。由洞冥子出名邀请

一班邪派客人前来助阵，这是海兰察的策划。而洞真子则是被逼同意的。

本来他们是和洞真子说好不公开露面，但现在龙木公既已出头说话，洞真子纵然大感尴尬，也只能按照一派掌门应有的礼貌向他问道：“不知龙先生要问的是哪件事情？”

龙木公道：”这小子自称天山派唐掌门的代表，如此说来，他也应该算得是天山派的弟子了。否则如何能够代表该派掌门？”洞真子道：“他早已

说过了，他是天山派的记名弟子。”
龙木公道：“他说的话，我可不能相信！”
孟华冷冷说道：“你要怎样才能相信？”龙木公道：“我要试试你的天山剑法！”
雷震子出来替孟华说道：“龙木公，你这恐怕是有点强人所难了。孟华不过曾去过天山一趟，如何就能学会天山剑法？”
龙木公道：“我不管他学过多久，但他若不精通天山剑法，唐掌门怎能要他来作代表？认他做记名弟子？这种违背武林常理的事，我相信唐掌门是不会做的。正因为我相信唐掌门不会这样做，所以我不相信他的话。”
这番话虽然似是而非，却也不能说是全无道理。雷震子正想驳他，孟华忽他说道，“天山剑法精深博大，我当然不能说是精通，但等闲之辈，料想也还可以对付。你要试就尽管来吧！”
龙木公号称“天南剑霸”成名少说也有二三十年，如今竟被孟华当作“等闲之辈”，焉得不怒？当下立即拔出剑来，喝道：“好小子，胆敢轻视于我，来领死吧！”
他这把剑形式奇特，剑身甚阔，长却不到二尺，剑尖上吐出碧莹莹的寒光，落在行家眼中，一看就知是淬过毒药的宝剑。宾客中有个沧州老拳师赵一武，为人正直，看不过眼，首先叫起来道：“这场比试，不过是要试试这位孟少侠是否会使天山剑法而已。用这种歹毒的兵器来试人家，是何道理？”他开了头，跟着好几位正派的成名人物也都提出非议。
龙木公冷笑道：“几十年来，我一向用的就是这一把剑。我也从未听说过有哪一条规矩，是限制别人用什么兵器的。嘿、嘿、不错，这是一把毒剑，姓孟的小子你要是怕死的话，趁早认输。”
原来他确实是想借试剑法为名，把孟华置之死地的。要知他和阳继孟乃是一党，他刚才抢着出头说话，为的就是害怕孟华业已知道阳继孟来到此间的事实，在说了石林一事之后，可能就会追究到阳继孟的身上来了。他要“保护”阳继孟，亦是“保护”他自己，故而非杀孟华不可。
在群情鼓噪之中，出乎众人意外，孟华反而是气定神闲，根本就不把龙木公这把毒剑放在心上。“多谢各位爱护晚辈。不过毒剑虽然厉害，是否能够制人死命，还得看使剑的人。这妖人在我眼中不过是等闲之辈，毒剑再毒，料他也刺不到我的身上。”
赵一武叫道：“孟少侠，这厮是出了名的心狠手辣的妖人，你是不可太轻敌了！”龙木公双眼圆睁，狞笑说道：“赵一武，你骂我的话，我记下了：待打发了这小子，我再找你算帐！”毒剑一抖，唰的就向孟华刺去，喝道：“好小子，你既然自己找死，那就成全你吧！”
他这把毒剑形式特别，剑法也是与众不同。本来剑法是以轻灵为主的，他却把毒剑当作大刀来使，横斫直劈，刚猛非常。距离在三十步之内的旁观者，都闻到一股刺鼻的腥风。众人生怕中毒，纷纷后退。
只见孟华长剑一引，剑势分明向左却突然在半途转个圈圈，剑锋反削向右，有识货的人登时喝起彩来，“好一招天山派的峰回路转！”话犹未了，龙木公呼的一个转身，毒剑几乎是从孟华的头顶削过，只要再低半寸，孟华的天灵盖恐怕就要给他剖开！
众人惊呼声中，孟华一个转身，剑招也是到得恰是时候，明晃晃的剑锋恰好对着龙木公的胸膛了。龙木公大吃一惊，沉剑横扫。孟华出手如电。青

钢剑一拖一带，已是化解了他这一招十分霸道的攻势。剑尖抖动，倏的反刺上来，竟是刺向龙木公双目。龙木公吓得连连后退，旁观者惊魂稍定，识货的不禁又是大叫起来：“好一招排云驶电！”

孟华一夺攻势，便不再给龙木公反击的机会，喝道：“叫你先见识见识天山剑法的‘追风剑式’。”“追风剑式”顾名思义是迅捷见长，孟华有家传的快刀刀法作为基础，展开这路剑法，当真是快如闪电，只怕天山派中的一流高手也都比不上他，不消片刻，已是把龙木公裹在剑光之中，但见冷电精芒，耀眼生缬，看得众人神摇目夺。

龙木公的剑法属于刚猛一路，本是十分霸道的。此时却是只有招架的份儿，哪有还手的本领？在场观战的人，十九都是讨厌这个妖人的，见他如此狼狈，不禁都是大呼痛快！赵一武笑道：“什么天南剑霸，霸气哪里去了？我看不如改号天南懦夫，倒名副其实！”

龙木公给气得七窍生烟，凶顽之性大发，猛地喝道：“好小子，我与你拼了！”在剑光笼罩之下，身子突然腾空飞起，竟然一个“飞鸟投林”，连人带剑，凌空下击。看来他是自知打不过孟华，故而决意拼个两败俱伤。

孟华喝道，“去！”一招“举火撩天”，双剑相交，借力使力，一牵一送，龙木公身不由己的斜飞下坠，还算他武功不弱，半空一个“鹞子翻身”，这才能够平平稳稳地落在地上，不致跌倒。他一站稳，众人也都看得清楚了。登时爆发起震耳如雷的哄笑声！

原来，天南剑霸的头发须眉都已给孟华的快剑削得个干干净净，变成了一个和尚了！

赵一武大声叫道：“好呀，孟少侠，你真是慈悲为怀！这样的坏人，你也要给他剃度！”龙木公只觉头皮沁凉，把手一摸，

这才知道确实已是变成一个光头。

按说他败得如此狼狈，不自刎也该认输的，他却是双眼火红，疯牛一样的又向孟华蛮冲过来。

孟华冷笑道：“你不服气那就让你再见识见识天山剑法的大须弥剑式！”

大须弥剑式是天山剑法中最复杂最深奥的一套剑式，在场的武学名家听见他要使这套剑式，不觉都已瞪大眼睛。

但孟华的剑尖好像挽着重物似的，东一指，西一划，剑势断断续续，骤眼看来，竟似不成章法，使得也似乎甚为吃力。

看来这大须弥剑式，刚好和追风剑式相反，追风剑式是疾逾飘风，快如闪电，剑式翔动，姿态潇洒；而这大须弥剑式却是迟缓不堪，剑势呆滞，姿态笨拙。

场中除了寥寥数人之外，许多剑术名家都是不禁大为纳罕，几乎不敢相信这就是天山剑法中最为深奥的大须弥剑式。有些人甚至怀疑，莫非孟华在刚才一场剧斗之中，气力业已耗尽了。

但说也奇怪，在天南剑霸的拼死猛攻之下，孟华却是兀立如山，丝毫不为所动。龙木公的毒剑有如毒蛇吐信，看来是着着进迫，但一到孟华身前，就好像碰着一堵无形墙壁似的，总是刺不进去。他的毒剑始终在离开孟华身子三尺之外，连孟华的衣角也没沾上。

·雷震子看得如醉如痴，首先喝起彩来。金逐流也是看得眉飞色舞，但却叹道：“当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三十年前，我曾见过唐老掌门（唐晓澜）使这套剑式。不想如今得获重睹。这位孟老弟的剑法，

几乎可以比得上唐老掌门当年了。他用不着再练十年，我也要自愧不如了！”

经过两位武学大宗师这么一赞，众人方始相顾骇然。尤其金逐流是以天下第一剑客的身份称赞孟华的剑法，许多成名己久的剑术名家都是不禁又感羞愧，又感震惊了。惭愧自己的武学造诣差得太远，难得有这百年难遇的眼福，可惜却看不懂这深不可测的大须弥剑式。

原来这大须弥剑式看似迟缓，看似呆滞，但每一招都蕴藏有极其复杂深奥的变化，要不是孟华有意让众人一窥大须弥剑式的全豹，三招之内，便可取龙木公的性命。

再过一会，只见龙木公大汗淋漓，额上青筋暴露，凶焰全消，只知跟着孟华的剑势团团乱转，好像在陷阱中的野兽在作最后的挣扎。

孟华陡地喝道：“你平生惯以毒剑伤人，如今就让你尝尝自己的毒剑的滋味吧！”喝声中一招“三转法轮”，缓缓使出，龙木公明知他要绞飞自己的毒剑，却是无法躲得开。只见一道暗蓝色的光华自龙木公手中飞出，毒剑己是倒转剑锋，插在龙木公的肩头了。

龙木公大叫一声，卜通便倒，在地上打了几个滚，嘶声叫道：“快，快给我敷解药。”解药本来是在他的身上的，但他已是连掏取解药的气力也没有了。他的同党怕招众怒，竟是不敢帮他。

龙木公声音嘶哑，像一头临死挣扎的野兽，用尽最后一点气力嗥叫：“你们要我帮凶，如今竟然见死不救么？哼、哼、你、你们不讲义气，可休怪我，我要说……”声音越说越弱，但仍是刺耳非常。众人见他眼耳鼻口全都流出血来，无不毛骨惊然。

孟华一来不忍，二来想他说出背后指使的人，便道：“好，我姑且饶你一命，只要你肯把老实话说出来。”

哪知龙木公话犹未了，孟华也还未来得及赶到他的身前，忽听得波的一声，也不知是哪里飞来的一颗石子，恰好打中龙木公的太阳穴，登时送了他的性命。

雷震子怒道：“这分明是杀人灭口，哼，此案越来越可疑了，洞真道长，你可得查究才行！”

洞真子道：“我当然要查究的！”佯作震怒，叫众弟子彻查，扰攘一番，结果当然也是查不出凶手。

洞真子作出无可奈何的神气，说道：“龙木公仇家甚多，有人趁这机会暗杀他也是有的，未必与本案有关。唉，暗算我们玉虚长老的凶手如今也还没查到呢。我自愧无能，只有请各位武林同道日后帮忙了。”言下之意，比较起来，追查杀害龙木公的凶手，还是次要的了。既然难以即时缉凶，只有留待他日。今日这个大会，则非继续进行不可。

他以崆峒派掌门人的身份说话，雷震子等正派人物虽然觉得他未免有给那“幕后人”开脱之嫌，却也不便当众驳他。但众人却也不禁暗暗起疑，疑心那“幕后人”就是洞冥子。只有孟华知道真正的“幕后人”是谁，但此际也还未是说出来的时机。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过后，审讯丹丘生一案继续进行。

孟华回到台上，说道：“禀掌门，龙木公已经试过我的天山剑法，太师叔可以相信我是唐掌门的代表了吧？”

洞真子道：“我早已相信你了。不过经此一战，让大家都相信你，你也不算白费气力。如今你要说的话都已说了，你退下去吧。我自有分数。”这

几句话倒是说得似乎公道，孟华行了一礼，便即退下。

金逐流上前向洞真子道贺：“ 可喜贵派出了这样一位少年豪杰！”

洞真子冷冷说道：“ 他现在还不能算是本派弟子呢。而且纵使他的师父丹丘生无罪的话，我们也不敢委屈天山派的记名弟子列入门墙！”

雷震子道：“ 像孟少侠这样的例子，是武林极为罕见的。他身兼数派之长，点苍派的段仇世，崆峒派的丹丘生，都是他的师父。丹丘生目下虽名份未定，但传给他的总是崆峒派的武功，至于贵派是否愿意把他收列门墙，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如今他又得唐经天认为天山派的记名弟子，（金逐流在旁插口道，他还有家传的武功呢。他的父亲是孟元超孟大侠！）像这样例子，我以为可以由他自己选择，在师承各派之中，归依一派；也可以融会各派之长，自创一派。或者虽不自创一派，但也不隶属任何一派，只叙所传武学的渊源。像他这样在武林中百年难遇的少年英侠，贵派与他有过渊源，亦已足引以为荣了。”

这段话虽然说得不是十分明显，但谁也听得出来，是和洞真子刚才说的那几句话针锋相对的。弦外之音，以洞真子作为掌门的崆峒派，还不配有这样的好弟子呢。

雷震子是武当派的前任掌门、武当派现今硕果仅存的长老。他的地位和玉虚子在崆峒派的地位大致相似。这次崆峒派邀请前来观礼的贵宾之中，也以他的辈份最尊，年纪最大。是以洞真子听了他的话，虽然满不是味儿，却也不得不勉强笑道：“ 多谢雷老前辈对一位和敝派有点关系的后起之秀的夸赞。但话说回来，也总得等待丹丘生这案定了之后，才谈得到他和敝派该属何种关系。”说罢重申前议：丹丘生虽有段仇世和孟华替他辩护，但也只能减掉两项罪名，对案情本身无关宏旨。他要洗脱罪嫌，就必须自己提出证据分辩，或者是有人能够证明他的无辜。

洞真子虽说是“ 无关宏旨 ”，但经过了段。孟二人替丹丘生辩护之后，情况其实已是起了颇大的变化，变得有利于丹丘生，不利于洞冥子了。在此之前，虽然有人为丹丘生呼冤，但也有不少人相信洞冥子指控的。但现在与会之人，包括崆峒派的弟子在内，均已不禁对洞冥子起了疑心。因为他们的辩护，最少可以证明，洞冥子曾经说了两个谎言。

另一个影响是，崆峒派众弟子在目睹孟华的惊人武功，尤其是他一人能使本派绝技连环夺命剑法之后，不禁都会想到：徒弟如此，师父可知。怪不得玉虚长老要提名丹丘生做继任掌门的人选了。孟华学兼各派，他可能不被认为只属崆峒派的弟子，丹丘生却是纯粹崆峒派的武功的。只要他能洗脱罪嫌，他就有资格被立为掌门。他一做掌门，孟华也就多半愿意做崆峒派的弟子了。

另一方面，洞真子和洞冥子也是各怀心事，洞真子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者是经过今日之事，“ 师弟面皮再厚，料也无颜敢做掌门。 ”惧者是丹丘生倘若得脱罪嫌，他的声望势必超乎自己。洞冥子把丹丘生师徒恨得如同刺骨，心里想道：“ 为今之计，只有快刀斩乱麻，先把丹丘生定了罪。然后我和海兰察联手，对付孟华这小子。大不了我拼着和所谓名门正派闹翻，索性率领本支弟子归顺朝廷，纵然做不了掌门，也有高官可做。 ”

主意打定，洞冥子便即说道：“ 师兄，丹丘生早已声明他不自行分辩，如今也没人出头替他辩护了，还不定罪，更待何时？ ”不想给丹丘生继任掌门，这是他们师兄弟共同的心事。于是洞真子假惺惺他说道：“ 好，我再问

一次，要是没人替丹丘生辩护的话，我就要处他以应得之罪了。”

正当他要“宣判”之时，忽听得有人叫道：“且慢！”

只见一行人飞步跑来，跑在最前面大叫“且慢”的是个英俊少年。不认识这少年的赶忙打听：“这人是谁？”“啊，你还不知道吗，他就是江大侠的二公子，金大侠的大徒弟江上云呀！”

不过令得众人大为惊愕的还不仅仅是江上云的突如其来，而且是由于和他同来的这几个人。

在江上云后面是天山派的弟子丁兆鸣和一个美貌的少女，还有一个面有伤疤的汉子，他是被丁兆鸣拖着跑的，这模样好像是押解囚犯！

登时有人叫了起来：“啊呀，这汉子不就是少林寺的叛徒吉鸿吗？”“那少女是谁？”“我知道。她是福州虎威镖局邓老镖头的女儿邓明珠。丁兆鸣是她师叔。”至于丁兆鸣，则因为认识他的人很多，早就有识者说出来了。

丁兆鸣把吉鸿押解到场，大为惊喜的除了少林寺的两位高僧之外，就是孟华了。

孟华这才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想道：“漪妹没有骗我，他们果然没有遭那妖妇的毒手。看这情形，江二哥和邓姑娘也是孟光已接梁鸿案’了。唉，只不知漪妹现在怎样？快活张一直没有提她，恐怕她还是在那妖妇之手吧？”

忽听得金逐流叫道：“小心暗器！”话犹未了，只听得叮的一声，江上云已是挥剑把一枚石子打落。那枚石子本是打吉鸿的，江上云反手挥剑，就像背后长着眼睛一般。与此同时，丁兆鸣放开吉鸿，跃入人群，把一个人捉住。正是：

案结终须分皂白，杀人灭口岂能容。

第五十回　堪叹同门施毒计　竟求大盗抢新娘

那人叫道：“冤枉，冤枉，你捉错人了！”

丁兆鸣道：“我亲眼看见你的，你还不认？”

那人张大嘴巴，正想分辩，忽地面色由白变红，由红变黑，眼耳鼻口，流出血来。底下的话未能说出，就瘫做一团，死了。有认得这个人的道：“他就是黄河五鬼中的老三焦蛟。”黄河五鬼在黑道中不过是二三流的人物。

江上云道：“丁大侠，你恐怕真的是捉错人了，刚才打来的那粒石子，用的是和弹指神通类似的功夫，内劲很是不弱。黄河五鬼，哪里能有这样的功夫？”原来他虽然挥剑打落了这颗石子，当时虎口也是给震得酸麻的。

丁兆鸣也是个江湖上的大行家，想了一想，说道：“你说得对，是我上当了。看情形是有人在背后把他推出来，让他做替死鬼的。”原来了兆鸣刚才是看见焦蛟在人丛中冲上两步，把手扬起，是以他不假思索，就把他捉住的，如今仔细一想。定是发暗器的那个人躲在他的背后，却把他一推，令他把手扬起，同时在他身上下了剧毒。

金逐流道：“暂且别忙追究，先把你们要说的话说吧。”要知江上云一跑进来就叫“且慢！”金逐流自是料想得到，定然是他的这个徒弟，发现了什么新的线索，是对丹丘生有利的了。

丁兆鸣先把吉鸿押到少林寺的两个高僧面前，说道：“幸不辱命，我和江二公子把贵派的叛徒抓来了。如今我把他交回贵派处理，不过，我却想替他说个情。”

少林寺十八罗汉之首的尊胜诧道：“他也是你师兄的仇家，你怎么要替他求情呢？”丁兆鸣道：“因为在抓了他之后，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话未说完，洞冥子就插口道：“我不敢干预少林寺清理门户，不过是否可以把他押回少林寺你们再自行清理门户？”弦外之音，实是不悦丁兆鸣不懂武林规矩，在崆峒派的会场插进别派的事情。

丁兆鸣缓缓说道：“按理我当然不该扰乱你们的审讯，不过这个少林寺的叛徒和丹丘生一案有关，希望贵派掌门让他说话，也让我把话说完。”

洞真子在这种情形之下，当然不能袒护师弟，只好说道：“好，那么就先请丁大侠把话说完。”

丁兆鸣道：“我先要让大家知道，我们是在哪里抓着这个少林寺叛徒的。正是三天之前的晚上，在这崆峒山上的断魂崖下把他抓住的！”

众人大为惊诧，纷纷议论：“奇怪，怎的他会跑上崆峒山来？”“哼，看来恐怕他定然是有所恃的了，否则焉能如此大胆？”“是呀，少林寺的方丈早已知会武林同道要把他捉回寺去，他在崆峒派即将举行大会的前夕，跑上山来，岂非自投罗网，此事当真是有点蹊跷了！”

江上云接着冷冷说道：“那天晚上，在断魂崖下面，和这厮同在一起的，还有一个人，你们猜猜，这个人是谁？”“是谁？”“是御林军的副统领欧阳业！当时，崆峒派洞冥道长的大弟子大石道人正在接引他们上山！”

此言一出，会场里纷纷议论声音倒是突然静下来了。众人已知事有蹊跷，但顾着主人的面子，大家都不作声，只是把目光集中在现任掌门人洞真子和业已接受提名的继任掌门人洞冥子身上，静待他们的解释。这种无声的压力更是令得他们心悸。

情景端的像是“万木无声待雨来”。

洞真子缓缓说道：“ 师弟，你解释一下吧，欧阳业是你邀请的客人。 ”洞冥子情知不能掩饰，只好力持镇定，说道：“ 其实也没有什么奇怪，事情是这样的：本派举行的同门大会邀请武林各派知名人物观礼，欧阳业好歹也算得是一派的头面人物。我们请他来作客人，并非看重他的官衔。而且我请这位客人，也是得到掌门师兄的同意的！ ”

武林各派行事不同，各有各的规矩。名门正派的侠义道当然不会和官府中人来往，但请官府中人作客，尤其是在立新掌门人这样的大会作客，那也不能据此就说他们是于理不合的。洞冥子解释之后，属于侠义道的客人心里当然不满，却也不便说他。只能撇开欧阳业，质问他道：“ 那么，你请吉鸿这厮，又有何话可说？ ”

洞冥子道：“ 这点你们倒是误会了，吉鸿并非我们的客人，那天晚上，我也根本不知道欧阳业竟会带了吉鸿一起来的。 ”

大石道人站出来说道：“ 当时欧阳业说吉鸿是他朋友，我碍着欧阳业的面子，不能不招呼他。但在丁大侠和江二公子来到，说明他们是要捉拿吉鸿之后，我也就不管了。我记得当时我也有向丁、江二位表明，吉鸿本来不是我们邀请的客人，这话没假吧？ ”

江上云道：“ 不错，当时我是觉得你有点偏袒欧阳业和吉鸿，但大致的情形，是和你说的一样。不过我还要你拿出一个人来和吉鸿对质！ ”

洞冥子心头一震，硬着头皮问道：“ 什么人？ ”

江上云朗声说道：“ 就是你请来的那位贵客，御林军副统领欧阳业！ ”原来他未曾知道，那天晚上，就在他们捉了吉鸿去后不久，欧阳业业已神秘失踪的事。

洞冥子放下心上一块石头，暗自想道：“ 我倒是在作无谓的杞忧了。海兰察偷来这里，是连欧阳业也瞒住了。他们怎么能够知道？欧阳业所知道的事情恐怕也不会完全告诉吉鸿，吉鸿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过海兰察。 ”原来他担心的是吉鸿要找海兰察对质。

他心头一宽，便即冷冷说道：“ 请恕不能从命！ ”

江上云怒道：“ 怎么，你不敢让欧阳业见我！是不是你认为我辈蚁民，不能见你请来的这位副统领大人？ ”

洞冥子道：“ 江二公子，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

江上云道：“ 什么其二？ ”

洞冥子道：“ 不错，欧阳业那天晚上是曾来过。但现在我也正想有人能够告诉我，他在何处呢？ ”

丁兆鸣道：“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 ”

大石道人说道：“ 那晚你们走了不久，就不见他了。当时我本是带他上山的，忽然他大叫一声，我回头一望，就不见了他的踪迹。 ”

江上云道：“ 有这样奇怪的事？ ”洞冥子道：“ 我们为什么要骗你！他是经我掌门同意请来的客人，正大光明，有何必要躲躲藏藏，不敢露面？不信，你可以问前两天就到了这里的客人，有谁见过欧阳业没有？ ”

丁兆鸣是个老江湖，料想他对此事不敢说谎，于是说道：“ 好，我们姑且相信你。找得到欧阳业固然最好，找不着他，我们也无须要他对质了。 ”洞冥子大为得意，说道：“ 我已经解释过了，你们满意了吧？ ”

雷震子道：“ 对啦，你们只是在崆峒山发现吉鸿，怎能就说他与丹丘生一案有关？ ”他这话表面似乎是有点偏帮洞冥子，其实是想早点知道个中真

相，催吉鸿出来说话。

丁兆鸣本来还有一件事情要说的，但转念一想让吉鸿先说更好。于是便把吉鸿推了出去。吉鸿看了洞冥子一眼，目光跟着又向金逐流射去，说道：“实不相瞒，我是此案的案中人之一。但我只怕说了出来，性命不保。”

金逐流道：“你到这里来，在我和雷老前辈的身前说话。”有他和雷震子就近保护吉鸿，天下还有何人能够偷施暗算？

当吉鸿走到金逐流身边之时，江上云亦已在人丛中发现孟华，赶忙跑过来和他相见了。

“啊，孟兄，你这样快就从天山回来了，可见着了令弟么？”孟华哪有工夫和他闲谈，忙道：“我的事情慢慢再告诉你，你可知道碧漪怎么样了？”

江上云怔了一怔，说道：“自从那天我和她在昭化分手之后，就没有再见过她，你为什么这样问？你得到了她的什么消息？她出了事么？”

旁边有人嘘了一声，原来台上的吉鸿已经开始说话了。

孟华低声说道：“说来话长，你既然不知道，待吉鸿作供过后，我再告诉你。”心想：“为什么漪妹却知道他和丁兆鸣已经脱险呢？啊，对了，可能是她被那妖妇捉去以后，听得那妖妇说的。”又一次打听不到金碧漪的消息，孟华自是不免越发担心。

不过吉鸿已经开始说话，他的供词将对丹丘生一案有极大影响，孟华只好把金碧漪的事情暂且搁过一边，聚精会神，听他说话。

吉鸿在金逐流和雷震子保护之下，已是无须顾忌，于是面向着洞真子，眼睛却是盯着洞冥子，缓缓说道：“我要说的是十八年前的一件事情，那时我已逃出少林寺变成了一个在江湖上作恶多端的独脚大盗了。

“那年发生了一件很为江湖人注意的新闻，到处都有人谈论这宗新闻。关中大侠牟一行死了，他的独生女儿将要嫁给崆峒派数一数二的后起之秀，那位牟小姐国色天香也是早已名播武林的。大家都说他们是一对天造地设的壁人。但令人注目的还不止此，牟一行身家丰厚，是武林中有名的富户。听说他死了之后，家产业已变卖，全部作他女儿的嫁妆。金银珠宝就有几大箱。

“消息传来，何洛将由丹丘生作伴，到米脂迎接他的未婚妻子，回到崆峒山再择吉成亲。这条路可有一千多里。

“黑道中人尤其注意这件事情，一说起来，都是艳羡何洛人财两得。可是却没有一个人敢打他的主意。“说老实话，我也曾动过心，但我也和所有的同道一样，自问惹不起丹丘生和何洛，倘若不自量力，前去行动，只怕一个铜钱都未得到，就要命丧他们之手。

“我做梦也料想不到，我不敢去惹事，这件事却来惹我了。”

虽然隔了十八年之久，他想起当毕之事，似乎犹有余悸，不自觉的摸一摸脸上的伤疤。雷震子急于知道真相，催他道：“怎的事情反而会惹到你的头上，说下去呀。”

吉鸿定下心神，继续说道：“一天晚上，我劫了一个珠宝商人回来，很是高兴。哪知回到家中，忽然发现一个陌生人在等着我。”

“我吃了一惊，喝问：‘你是谁？为何擅入我家？’那人哈哈一笑，说道：‘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崆峒派的何洛，擅入别人家里，在你来说，是寻常不过的事，何必这样大惊小怪。’笑声中只见剑光一闪，墙壁上已经现出九个窟窿。

“何洛是常在江湖上走动的，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也曾听得黑道的朋友

说过他的相貌。我仔细一看，他的相貌果然和朋友说的相符。而他用的这招剑法，我也看得出来，确实是崆峒派的连环夺命剑法。据我所知，当时崆峒派能使连环夺命剑法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洞冥子，一个是丹丘生，还有一个就是何洛了。三人中洞冥子年纪最大，丹丘生年纪最轻，都不可能是眼前这个人。是以不用怀疑，这个人自必是何洛了。

“我吃了一惊之后，心中自忖，要是我用疯魔杖法对付他的连环夺命剑法，或许不会即时落败，但在他这样奇快凌厉的剑法之下，我始终是逃不脱的。我暗自庆幸好在刚才没有鲁莽，否则只怕我的身上，多少也要开了几个窟窿了。

“何洛笑道：‘别慌，坐下来说话吧。你是黑道中本领最高的独脚大盗，我想不到你会这样胆小的。，

“我坐了下来，说道：‘不是我胆小，是你来得大突兀了。我和你河水不犯井水，你来找我作甚？，

“何洛说道：‘你是刚刚做案回来的吧？油水怎样？，

“我以为他是替物主出头追讨的，便道：‘不算多，也不算少。劫来的珠宝，大约可值口五千两银子。冲着你的面子，我可以交回一半给你。’

“我正准备可能还有一番讨价还价，哪知何洛却是哈哈大笑，说道：‘你的眼眶也未免太小了，几千两银子，提也不值一提。老实告诉你吧，我是特地来送你一宗大生意的。少说也值四五十万两银子，比你今晚所得要多一百倍。’

“我惊异不已，说道：‘什么，你要和我合伙干没有本钱的买卖？’”

这个少林寺的叛徒，当年江湖上数一数二的独脚大盗说出他的奇遇，把众人都听得惊异不已，洞冥子斥道：“胡说八道，我那何洛师侄岂会邀你合伙打劫？”

雷震子道：“让他说完之后，咱们再判断他说的是真是假还不迟！”

吉鸿继续说道：“不错，何洛那晚也是如此说道：我不是邀你合伙打劫，我要的话，那笔钱本来就是我的。我是特地来把这宗大买卖送给你的。

“他这样说，我倒是越发惊疑，不敢随即答应了。我说多谢你有心关照，但你我不过刚刚相识，过去并没有交情，为何你要把一份值几十万两银子的礼物送上门来给我？

“何洛答道：‘这很简单，因为你是当今本领最高的独脚大盗。而且我知道你是少林寺的叛徒，名门正派的侠义道只能是你的敌人，决不能是你的朋友了。这事你不答应的话，谅你也不会对侠义道说出来。’

“我抑制不住好奇之心，说道：‘究竟是怎样的一宗买卖，你总得先告诉我，我才知道能不能答应你呀！’

“何洛说道：‘好吧，现在我就告诉你，你知不知道过两天我要到米脂去迎亲。我的未婚妻子是关中大侠牟一行的女儿。牟家可说是武林的首富！’

“我说我虽然孤陋寡闻，这样一件轰动武林的事情我怎能不知？何先生，我正要向你贺喜呢！

“何洛微笑道：彼此彼此，我也向你贺喜。

“我怔了一怔，说道：何先生，你是人财两得，我却喜从何来？

“何洛说道：这宗大买卖，就是要你去劫牟小姐的嫁妆，还有要你把她劫走！”

此言一出，全场不禁哗然。洞冥子忍不住又斥吉鸿：“天下哪有这种事

情之理，要别人去劫自己的未婚妻子？除非是有神经病的人才会相信你的鬼话！”

雷震子皱眉道：“洞冥道兄，你别一再打岔好不好，纵然他是‘鬼话’，咱们也得听听他说的理由！”

吉鸿缓缓说道：“这也怪不得洞冥道长惊诧，当时我也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我说：何先生，你不是和我开玩笑吧？你去迎亲，却要我抢你的未婚妻子！

“何洛板起了脸，说道：谁和你开玩笑。说明白些，我是雇主，雇你替我办这件事情。事成之后，我把妻子的嫁妆分一半给你！

“我惊异之极，说道：你，你不喜欢牟一行的女儿？何洛说道：谁说我不喜欢，正因是我喜欢她，才要你帮我这个忙！”

越说越见离奇，众人不觉都是想道：莫非案中有案？

“何先生，恕我愚笨，你不说还好，越说我可越糊涂了。你既然喜欢她，为何又要我把她抢去？”吉鸿继续讲述那一晚他和何洛的对话。

“何洛哈哈一笑，说道：你以为我当真舍得如花似玉的未婚妻子让你抢去吗，这不过是串通做戏罢了！”

“他这么一说，我登时明白几分，说道：哦，我明白了，敢情你是要我做歹角，你演护花救美的大英雄？”

“何洛笑道：不错，你把她劫走，我再把她救回来。但她的嫁妆，我只夺回一半。其一半让你带走，当作给你的酬劳。这半份嫁妆，也值二三十万两银子了，你满意吧？

“理由他是告诉我了，但我还不能不有怀疑。不错，他勇救佳人，那位牟小姐当然是会感激他的，但他们已是定了名份的夫妻，这次他又去迎亲，还怕牟小姐不嫁给他吗？只为了讨取未婚妻子的感激，值得安排下这一条苦肉计吗？何况还是要他的未婚妻受点委屈？

“他见我迟疑未敢应允，好像猜到我的心思，说道：你不必多问，总之我不会骗你，照我的话去做，有你的便宜。

“三十万两银子对我的引诱太大了，我不禁患得患失，再问他道：何先生，或许你是有难言之隐。你是雇主，照黑道的规矩，我也不能要求雇主把他们的秘密告诉我。但我要你保证我不会送掉性命！

“何洛道：已经和你说了是串通做戏，怎会要你性命？

“我问：你在勇救佳人的时候，也不会重伤我吗？

“他说：那就要看你了，你若是见色起心，欺负我的未婚妻子的话，我当然不会饶你。

“他得了我只是求财，决不劫色的保证之后，说道：那你就可以放心，最多我只令你受点轻伤，丝毫也不碍事的。

“我蓦地想起还有一个丹丘生，说道：你策划这件事情，你的伴郎知不知道？何洛说道：你是指丹丘生吗，他不知道！

“我说，如此说来，你就不能保证我的性命无优了！何洛说道：我知道你必然有此一问，但你不用担忧，我早已替你安排好了。

“事关我的性命，我还是坚持要他说出他是怎样安排，我才能够放心。”

开始说到丹丘生身上了，本来还有人小声议论的，此时也静了下来。全场鸦雀无声，人人竖起耳朵来听。

只听得吉鸿继续道：“何洛道：‘你要知道我怎样安排吗？第一，我另

外还约了两个人，在约好的那天晚上，和你一同行事。但你不用担心他们会分薄你的酬劳，他们并非黑道中人，只是为了帮我的忙，并不在乎金银珠宝的。说到这里，何洛拿出一顶熊皮帽子。这是关外在高山采参的参客常戴的一种帽子以御奇寒的，但在关内却很少见。

“何洛说道：‘行事那天晚上，你把这熊皮帽子戴上，帽檐朝后，他们就会认得你是自己人了。’

‘抑制不住好奇之心，我问：我可以知道这两个人是谁吗？’何洛好像很不高兴，冷冷回答：‘这两个人身份非同小可，你不知道比知道更好！’他这么说，我当然不便再问下去。只好心里怀着一个闷葫芦了。”

说至此处，场中窃窃私议之声不禁又是四起。“身份非同小可，不是黑道中人，那么这两个人是什么人呢？”

“关外参客常戴的帽子，莫非是关外的武林人物？”“这件事也还不知是真是假呢，何必胡猜！”

场中只有孟华心中雪亮：“海兰察正是关外长白山派的，那时他虽然未曾做到御林军统领，但也是一个官儿了。看来，那两个人当中，一定有一个是他！”

歇了片刻，吉鸿接下去说道：“虽然有了帮手，但我还是有点害怕，于是我再问他：你既然不许我知道他们是谁，想必事先也不会让我和他们见面了，是吗？

“何洛说道：‘当然。’我说：“那么就很难同时到达了，要是刚好我一个人先到的话，我自问可是对付不了丹丘生。’

“何洛好像是要鼓励我，说道：‘你也不可太过自谦。你老实回答我，不要客气。你见过我刚才所使的连环夺命剑法，你自问可抵挡几招？’

“我说三十招到五十招，大概还勉强可以。何洛一听我这回答，便喜形于色他说道：这就行了。我也说老实话，丹丘生的剑法是比我高明一些。但你既然可以抵挡我三五十招，那么料想最少可以挡丹丘生十多招的。

“我说十招之后呢？何洛哈哈笑了起来，说道：‘傻瓜，你能够抵挡十招，暗中有个帮你的人还会坐视你给丹丘生杀掉吗？那时他早已出现在丹丘生背后了！’

听他说到这里，稍微会用一点脑筋的人都已猜到他要说的是什么人了。果然便听得吉鸿说道：“我己然明白几分，但还是故意问他，既然不是你邀来的那两个帮手，那还有谁会暗中帮我的忙？你不告诉我，我还是不能放心！

“我坚持要他非说出来不可，何洛皱了皱眉头，终于说道：你是装傻，还是真的不懂，那个暗中帮忙你的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是我！”

此言一出，全场不禁哗然。洞冥子眉心打结，似乎想骂吉鸿，但由于接连碰过雷震子两次钉子，此际心里虽然惊怒交并，却是不敢再说了。

吉鸿缓缓说道：“我这可完全懂了，他是想假手于我，除去丹丘生，免得有人和他争夺掌门弟子之位。当然所谓‘假手’，也还是他自己动手的。嘿，嘿，他这计策可定得真妙，真狠，当丹丘生正面与我交手之时，他在背后突然给丹丘生一剑，有谁能够知道？”

这次崆峒派的现任掌门人洞真子不能不说话了：“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本门上下，谁不知道我那何师侄品行端正，岂能有这卑鄙的念头？即以当年的声望而言，丹丘生除了武功比他较胜一筹之外，处事的精明能干，是远远不如他的。他实在无须以谋杀丹丘生的手段来夺掌门弟子之位！”

他以掌门人的身份说话，雷震子不便驳他，却对吉鸿说道：“你只说事实，别发议论。后来怎样，赶快说吧！”弦外之音，已是把洞真子也责备在内了。

不过在场的大多数人，虽然明白洞真子替何洛的辩护，却是认为吉鸿的惴测也不无道理了，只有孟华，则是另外一种想法：“何洛想除掉我的师父之心那是不用猜疑的了，不过恐怕也还是次要的。事情不会仅仅是为了要争夺掌门弟子之位这样简单！”

在大家急于一知究竟的等待之下，吉鸿终于把那天晚上的事实说出来了。

“何洛安排好行程，在他从米脂接亲回来的第三天晚上，他会在一座深山中的古庙过夜。约定我在那天晚上动手。

“那天晚上，我依约前往，不料事情的结果，大大出乎我意料之外！

“当我到达那座古庙的时候，便听得里面有呻吟声，似乎有人已受了伤！”

雷震子问道：“受伤的是丹丘生还是何洛？”

吉鸿说道：“都不是，是护送嫁妆的牟家仆人。

“我听得有人在骂‘狗强盗’，也听得有人在叫，‘还不赶快去找小姐回来！’我心头一跳，只道有人已是先我而来，把嫁妆和新娘子都抢走了。

“我冲进庙里，有两个未受伤的仆人大叫强盗又来了。无可奈何，我只好把他们杀了灭口。我定睛一看，庙里有牟家仆人的尸体，有昏迷不醒等于已死的人。但却没有一个能够说出话的人了！刚才发生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不见丹丘生，不见何洛，那位待嫁的牟家大小姐也不知是去了哪里！

“我最关心的是那几箱嫁妆，好在没有给人搬走，我打开一个箱子一看，果然里面满是金银珠宝！我大喜过望，没有丹丘生在这里对我更好，我用不着冒和他交手的危险了。此时我哪还有心思去理会他和何洛是死是活？

“我匆匆把那几箱嫁妆搬上驴车，可是正当我要溜走的时候，丹丘生忽然回来了！”

“只他一个人吗？”雷震子问。

“不错，就只他一个人，何洛仍然不见露面。我吓得傻了，只好硬着头皮和他动手。

“唉，何洛以为我最少可以抵挡他的十招，我自己也以为是可以的。但何洛和我的估计都错了！

“不过三招，我便给丹丘生刺伤。喏！你们瞧，我这脸上的伤疤，便是那天晚上丹丘生给我留下的！”他摸一摸脸上的伤疤，似乎心中犹有余悸！

洞真子冷冷说道：“丹丘生为何会放你走？”他自以为是抓着了破绽。

吉鸿说道：“保命要紧，无可奈何，我只好把秘密披露出来，大声叫道：‘是何洛叫我来的！我最多只是帮凶，你可不能杀我！’

“丹丘生听了我的话，似乎呆了一呆，就在此时，远处隐隐传来一声清脆的啸声，似是女子所发。丹丘生面上变色，突然收敛，喝了一声：你给我滚！他却先我而走了！

“我哪还敢搬走嫁妆，只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连金创药也无暇去敷，忍着疼痛，立即飞奔。当我跑过山拗之时，还隐隐听得有金铁交鸣之声。料想是有人在谷中交手。”

洞真子忽然发问：“是什么人交手，你可曾见到？”

众人觉得洞真子此问未免有点愚昧，心中都是想道：“假如吉鸿不是编造谎言，按当时的情势而论，他哪里还有功夫和胆量跑近去看？洞真子实是多此一问了！”

心念未已，果然便听得吉鸿答道：“当时我唯恨爹娘少生两条腿，连伤口都无暇敷上金创药呢，我焉敢多惹闲事？金铁交鸣之声从山谷底下传出，我在山上跑，只闻其声，不见其人。”

吉鸿作供完了，众人都觉得案中有案，大是蹊跷。谁都不敢随便开口。静默了一会儿，还是雷震子首先说话：“如此看来，谋害同门的不是丹丘生，反而是何洛了。”

洞真子道：“何洛的父亲，我的师弟洞玄子后来曾经找到两个受伤未死的牟家仆人，据他们的目击作供，他们亲眼见着何洛确实是被丹丘生所杀！”

金逐流道：“据吉鸿所说，他只发现受了重伤的牟家仆人，可没发现有何洛的尸体！”

吉鸿续道：“我再说得清楚一些，牟家总共五个仆人。有一个早已给人杀掉，有两个重伤昏迷，还有两个伤得较轻给我打死。不可能还有另外的牟家仆人在另一处地方看见何洛给丹丘生杀掉！”

金逐流道：“而且假如真的是何洛给丹丘生杀掉的话，那些仆人应该指名道姓，骂丹丘生才对，但吉鸿听到的，他们只是骂狗强盗！”

洞真子道，“吉鸿的供词是真是假暂且搁在一边，但即以他的供同本身是说，他是曾经听得有人在谷中交手的，焉知不就是丹丘生在把他打发之后，又去追杀何洛呢？”

雷震子道：“纵然如此，那也是因为丹丘生已经知道何洛要谋杀他，他为了自卫才杀何洛的！”他这样已经是顾全洞真子面子了。不过这样解释，也算是合乎情理。

洞冥子松了口气，暗自思量：“原来吉鸿知道的不过是他亲身经历的一小部分事情，我倒是不必过分担忧了。嘿，嘿，反正死无对口，要驳他的话又有何难？”于是未曾开言，先发三声冷笑。

雷震子怒道：“洞冥道兄，你笑什么？”

洞冥子道：“雷老前辈，我不是笑你。我只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好笑！”雷震子道：“哪一点好笑？”

洞冥子并无直接答他，却回过头来，向金逐流发问。

“金大侠，你是否相信吉鸿的说话？”侗冥子问道，眉宇之间，颇有轻浮之态。

金逐流道：“我并无成见，但咱们既然是为了求得此案的真相，就不能偏听一面之辞。吉鸿的作供是真是假，固然可以存疑，但也不能完全置之不理！”

洞冥子道：“我总觉拿他的证供来对证我的洞玄师兄的说话，这件事情的本身就有点可笑了。吉鸿是少林寺的叛徒，是江湖上无恶不作的强盗，请问这样的一个人，焉能和我的师兄相提并论？”

吉鸿大声说道：“不错，我过去是曾作恶多端，如今后悔莫及。但正因如此，我才不忍见丹丘生被你们冤枉，我要拼死为他作证，稍赎前愆！”

洞冥子道：“有谁可以给你证明所供是实？”

吉鸿道：“丹丘生！”洞真子摆出掌门人的身份说道：“按照规矩，丹

丘生是被指控的疑犯，你帮他辩护，他就不能作为你的证人。还有别的目击证人没有？”

吉鸿愤然说道：“我早已说过，目睹我进入那古庙的人，除了丹丘生之外，早已死了！”

金逐流忽道：“我也有一事想请问道兄。”洞真子道：“何事？”金逐流道：“请问除了业已死去的洞玄子之外，还有谁人曾经见过那两个指证何洛是被丹丘生所杀的牟家仆人？”

洞真子道：“没有！”金逐流也冷笑一声，说道：“好，要是你们认为只能相信你本门中人的话，那我也就不必再问下去了。”

雷震子也是心中有气，说道：“对呀，若然如此，你们尽可自行定罪，何必多此一举：主持什么公道？”

洞真子连忙放宽口气说道：“老前辈误会了，我并非偏听一面之辞，不过正如金大侠所说，是要查究吉鸿的证供真假而已。”金逐流道：“他的话既然除了丹丘生之外，无人可以证实，你又如何查究？”

洞真子道：“是呀，既无人证，那就只能根据常理判断了。吉鸿的供词，一来太过不合情理，二来他又是声名狼藉的武林败类，我实在无法相信他了。”

雷震子道：“他与何洛无冤无仇，也没受过丹丘生的恩惠，照他所说，他还是受过丹丘生的创伤的。他为什么要捏造谎言，反而替丹丘生辩护？”

洞冥子道：“这只能问吉鸿了，不过问他恐怕他也不会说真话的！”

吉鸿怒道：“反正我说的你们也不会相信，那我还能再说什么？”

洞冥子忽道：“金大侠，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金逐流冷冷说道：“你是本案的控方，还有什么话不能说

洞冥子缓缓说道：“依我看来，恐怕是有人要帮丹丘生洗脱罪名，吉鸿知道那人的用意，反正他已经做了许多坏事，也不怕多认一桩，他帮那人的忙，那人当然也会帮他向少林寺说情的。”

江上云勃然大怒，说道：“你这样说，是疑心我教吉鸿捏造口供的了。哼，那我也要不客气说了，你这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洞冥子满面通红，说道：“什么，江二公子，你，你骂我是小人！”

金逐流心里想说的话给徒弟从口中说了出来，心中大感痛快。有意让他说了之后，这才斥道：“上云，你怎么对前辈如此无礼，还不快过来赔罪？洞冥道兄，我这徒弟性情鲁莽，说话不知检点，你看在我的份上，可莫见怪！”弦外之音，江上云的说话只是“不知检点”而已。至于他说的究竟对是不对，做师父的可没作结论。

洞冥子越发难堪，佛然说道：“不用了。我怎敢当金大侠高徒的赔礼！”江上云乐得他有此言，把跨出去的脚也收了回来了。

丁兆鸣微笑说道：“洞冥道长不必动怒，上云世兄，你也不用着恼。咱们是来寻求事情的真相，不是来吵嘴的，对吗？说到吉鸿的供词是真是假，我倒有一个旁证，可以证明他刚才那番话大概不是胡乱捏造。”

洞真子道：“哦，什么旁证？”丁兆鸣道：“有人要把吉鸿杀了灭口。连我们也几乎遭了鱼池之殃！”

洞真子暗暗吃惊，但却不能不明知故问：“哦，有这样的事！那人是谁？”

丁兆鸣道：“是江湖上擅于使毒的妖妇辛七娘！”

“辛七娘”的名字一说出来，场中不禁又是群情耸动，纷纷议论。“难

道这妖妇也和此案有关？”“是谁把她请出来作凶手的？”

雷震子道：“请大家静些，让丁大侠说出事情经过。”

丁兆鸣道：“我们本来是要把吉鸿押回少林寺的，下了崆峒山之后，第二日途中就碰上这个妖妇……”

丁兆鸣继续说道：“我们正在路旁的茶铺歇息，那妖妇来得有如鬼魅，倏的现身，立施毒手。幸亏江公子挡在吉鸿身前，出剑得快，只一剑就削去了她的覆额青丝，这才把她吓走的。”

洞真子故意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将那妖妇擒下？”

江上云愤然说道：“那妖妇的暗器没打着吉鸿，却打伤了我。丁叔叔为了照料我，只好暂且让那妖妇逃了。”说至此处，拿出三枚黑黝黝的梅花针。

他把这三枚梅花针放在手帕上，拿去交给雷震子，说道：

“雷老前辈，你见多识广，请你法眼鉴定，是否那妖妇的独门暗器？”

雷震子仔细审视之后，说道：“不错，这是辛七娘淬过五毒的梅花针。天下能用这种毒针作暗器的只有两家，另外一家是川西唐家。不过唐家的毒针是暗红色的，这妖妇的毒针则是紫黑色的。唐家的毒针，中了之后，十二个时辰之内，全身的肤色都变得通红，那时纵有多好的内功，多好的灵丹妙药也是无法医治，必定身亡，但这妖妇的毒针更加厉害，六个时辰之内，就会全身瘀黑而亡的。两位道兄要是不相信的话，不妨就拿这三枚毒针试一试。”

这话自是有意挖苦洞真、洞冥不肯相信别人的，他们纵有天大的胆子，岂敢试这毒针？洞真子仙讪说道：“江世兄的说话和雷老前辈的鉴定，贫道岂敢稍有怀疑？”

江上云继续说道：“幸亏丁叔叔有天山雪莲泡制的碧灵丹，我一受伤，他便立即给我料理。用磁石将那三枚毒针吸了出来。但虽然如此，我也还要打坐六个时辰，才能恢复。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迟来的原因了。”

丁兆鸣接着道：“那间茶店离此不到一百里，当时，目击这妖妇行凶的还有茶店的老板，人证物证大概可算得是齐全了吧？”这话他是盯着洞冥子说的。洞冥子力持镇定，淡淡说道：“丁大侠和江公子说的话我当然是相信的，不过‘杀人灭口’四字，似乎还可商榷！”

江上云怒道，“这妖妇和我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她来暗算吉鸿，不是杀人灭口是为什么？”

洞冥子道：“吉鸿作恶多端，仇家之多，自必难免，说不定是他曾经得罪过这个妖妇，她是来为自己报仇呢？”

吉鸿说道：“我和这妖妇过去是曾相识，但那时正是同恶相济，怎能会是仇家？”

洞真子道：“或者你是有别的仇家，请这妖妇出来杀你？”吉鸿说道：“与我为敌的人十九是侠义道，他们料想也不会求助于这个妖妇！”

洞冥子道：“你总干过一件黑吃黑的事吧？”吉鸿说道：“不错，那就是剩下来的十分之一的黑道上的对头了。但我知道，他们是没一个够得上份量去请那妖妇的！”

江上云冷笑道：“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除了是杀人灭口，还能再是什么？”

洞冥子勃然作色，说道：“江二公子，你这话也未免武断了些！好吧，我们就姑且相信她是杀人灭口，请问指使她杀人灭口的是谁？那妖妇有说出来没有？”

江上云怒道：“ 她怎肯亲口说出来？ ” 洞冥子冷冷说道：“ 那么谁又能够断定她是为了此案才去杀人灭口？ ”

本来对辛七娘“ 杀人灭口 ” 的指控倘若能够成立的话就可以连带证明吉鸿并非编造谎言。此时大多数人也已相信了吉鸿的证供，认为洞冥子是嫌疑最大的指使人了。想不到洞冥子还有这番狡辩。

虽然强辞夺理，但苦无对证，却还当真没有办法驳他！

正当洞冥子侧目斜视，嘴边挂着得意的冷笑之际，忽听得有个女子的声音叫道：“ 爹爹！ ”

这女子一出现，金逐流是大为诧疑，孟华是惊喜交集，洞冥子则是面色大变了。

原来走进场中的少女不是别人，正是金逐流的女儿金碧漪！

“ 爹爹，你要替我报仇！ ” 金碧漪一面向父亲走来，一面叫道。

“ 报什么仇？ ” 金逐流也不禁吃了一惊问她了。

“ 你们把那妖妇交出来给我！ ” 金碧漪未答父亲之前，一走进来，就冲着洞真子和洞冥子伸手要人了！

洞真子心里惊惶之极，但他可也装得真像，说道：“ 哪个妖妇？ ”

金碧俯朗声说道：“ 除了辛七娘还有哪个妖妇？ ”

洞真子眉头一皱，说道：“ 金姑娘，你伸手问我们要人这是什么意思？我们也正想找这妖妇呢！ ”

金碧漪道：“ 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假作不知？那妖妇就在你的清虚观里，你是掌门，还敢说不是你包庇她的吗？ ” 正是：

恶行岂能长隐庇，清虚观里庇妖人。

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一回　揭发奸谋呈密信　原来毒妇害亲夫

洞真子佯作大吃一惊，不敢相信自己耳朵的模样，失声叫道：“你，你说什么？”金碧漪道：“我说辛七娘这妖妇躲在你这清虚观里，你敢抵赖么？”

洞真子叫道：“什么，有这样一回事情？我敢发誓，我压根儿就没见过这个妖妇！”他这话倒并非抵赖，辛七娘是把金碧漪囚禁在洞冥子所住的地方。这件事情，洞冥子起初本是想连师兄也瞒住的，不过，后来还是给他的师兄知道了。辛七娘不放心让任何人接近金碧漪，她独自在那密室看守，甚至连洞冥子也不许进去的。清虚观里，见过辛七娘的，只有洞冥子和他的心腹弟子大石道人。

金碧漪怒道：“你是崆峒派的掌门人，我不敢说你和那妖妇有所勾结，但最少也是得到你的允许，否则怎能躲进你的观中？”

洞真子道：“我已经发过誓了，金大侠，你应该信得过我还不至于是说假话的人吧？”他不向金碧漪发言而问她的父亲，显然已是甚为不满，不屑和金碧漪争论了。

金逐流只能说道：“漪儿，不能对长辈说话如此无礼，洞真道长是一派掌门，他说不知情当然就是不知情了。这事大概另有蹊跷，还是你自己说出来吧！”

许多人的目光不觉移到洞冥子身上，在崆峒派中，他的地位是仅次于掌门师兄的人，倘若此事真的与洞真子无关，那就只能与他有关了。

洞冥子硬着头皮道：“这件事情，我也委实不知。”

雷震子缓缓说道：“大家都莫发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贤侄女还是请你说给大家听吧。”

金碧漪道：“三天前我至崆峒山想找我的爹爹，途中碰上那个妖妇，我躲避不及，被她所擒。”

洞真子问道：“为何她要捉你？”金碧漪道：“从她的口中，我知道她曾想谋害我的江师兄，没有成功。这件事始终会给我的爹爹知道的，她是要把我掳为人质，要胁我的爹爹。她捉了我，就把我带上崆峒山了。”

洞真子道：“你说她把你囚禁在清虚观，你见过观里的道人么？”

金碧漪道：“我中了她的酥骨散之毒，在上了崆峒山之后，未进清虚观之前，她又点了我的穴道。我是今早逃出来，才知道这几天是被囚在你这座道观里的。”洞真子道：“你既然中了这妖妇的毒，又怎能逃得出来？”

金碧漪淡淡说道：“难怪你惊奇了，大概你们做梦也料想不到，居然会有人给我送了解药吧？”

洞真子道：“金姑娘，你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我替你欢喜还来不及呢！难道我还会幸灾乐祸吗？不过我倒想知道，那个送解药给你的人是谁，你可以告诉我吗？”

金碧漪冷笑道：“多谢你的好心。那个人是谁，和本案无关，你无须知道，我也不想告诉你。那个人说，到了他认为可以露面的时候，他自然会出来的。你等着瞧好了！”洞真、洞冥心里惊疑不定，场中群豪，也都是揣测纷纷。不过她虽然没有说出来，金逐流和雷震子却已猜到了这个神秘人物是谁。

还有一个人是不用猜想，便知道这个神秘人物是谁的。“决没有别的人了，一定是天下第一神偷快活张无疑！原来他昨晚是假装没有得手的，不但

那妖妇给他骗过，我也给他骗过了。”孟华心想。

原来快活张昨晚是用偷天换日的妙手空空手段，把预先准备好一模一式的假药换取了辛七娘的真解药。辛七娘还以为是自己警觉得早，没有给他骗去呢。哪知当快活张假扮的洞冥子在和她谈话之时，早已不知不觉将解药换了。她却以为自己已经收回了解药。

雷震子道：“那妖妇呢？”金碧漪道：“我不知道，我出来的时候，没人阻拦，也不知那妖妇是到哪里去了。”

洞冥子松了口气，暗自想道：“辛七娘手段毒辣，人也机灵，想必是一见不妙，便即逃了。她没被对方所擒，我就有办法可以自圆其说了。”

当下他叹了口气，说道：“师兄，看来恐怕是咱们家门不幸，又要再来一次清理门户了。”

洞真子登时醒悟，苦笑说道：“金姑娘，你不愿告诉我那就算了。不过，你失陷在我的观中，我还是要向你深致歉意的！”金碧漪冷笑道：“只是道歉就算了吗？那妖妇何以能够躲在你的观中，你还想推卸关系？”

洞真子道：“金姑娘，请你说话客气一些，你这样说，难道以为我和那妖妇是有勾结？”

金碧漪冷冷说道：“只有你自己明白。你老老实实说吧！”金逐流道：“漪儿，不可无礼。洞真道长，请原谅小孩子不会说话。不过她受人欺负，想要明白事情真相，那也难怪她是急躁了些。”

洞真子作出十分悲痛的神情，说道：“清虚观里，出了这样的事情，真是令我痛心！真相如何，目前虽然尚未明白，但我身为崆峒派掌门，对此事自是不能卸责。金大侠，我应当先向你们父女赔罪。”金逐流侧身避礼，说道：“赔罪不必了，但请贵掌门给我们一个满意的解释。”

洞真子装模作样地叹了口气，说道：“树大有枯枝，敝派有数百弟子，看来恐怕是又出了一个败类。”

江上云气愤不过，冷笑说道：“我的师妹被妖妇所擒，藏在你的清虚观里，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你认为只是你的一个弟子所为么？……”底下的话未曾说完，却给金逐流眼色阻止了。他想继续说的是，“要是他背后没有靠山，他敢这样大胆？”不过他虽然没有坦直的说出来，大家亦已猜想得到，他要说的乃是什么了。

洞真子咳了一声，仍然是那副十分悲痛而又装作受了几分委屈的神气说道：“我管教门下不严，失察之罪，实是罪无可恕。不过，我确实是毫不知情！”

洞冥子接着说道：“就这件事情看来，恐怕也只能是和我师兄所说的这样了。有一个本门败类，瞒着掌门师兄和我，私自和妖妇勾结，囚禁金大侠的女儿。”两人一唱一和，口头虽然认“罪”，但认的只是“失察之罪”，实际还是把责任推卸得干干净净。

金碧漪正想说话，忽听得有个声音冷笑道：“好一招避重就轻的手法，但接二连三的使用，只怕任何高招也不灵了。”正是刚才用腹语说话的那人声音。

洞真子假装没有听见，问金碧漪道：“金姑娘，你还想说什么？”金碧漪心里暗叫“痛快”，笑道:“我要说的话早已有人替我说了，你没听见么？”

洞真子面上一红，说道：“我早说过，我决不卸责。金姑娘，你放心吧，你在我的道观遭人绑架，我一定替你彻查！”当下装作大发雷霆，命令大石

道人负责回观“彻查！”当玉虚子被人暗算之后，他也曾要这样“彻查”过的。此时连许多平素对他没有成见的人也是不敢相信他了，心中俱是想道：“此事只怕又是不了了之！”

众人心里的说话，忽地又给那个擅于腹语的人说了出来：“不必装模作样了，你要彻查的话，首先就要问你的师弟洞冥子！”话说得很大声，洞真子不能装作听不见了！

洞真子喝道：“什么人，有胆的站出来说话！”

那人说道：“不错，现在是该轮到我出头说话了。我先要指证和那妖妇勾结的人，不是别人，正是这位要作崆峒派继任掌门的洞冥子！”

洞冥子大怒喝道：“胡说八道，你出来，和我对质！”口中说话盛气凌人，却已掩盖不了心头的恐惧。

正当所有的人都在注目要看谁出来的时候，有两个崆峒派的弟子先自气急败坏跑来，叫道：“禀掌门，不好了！”

洞真子道：“什么不好？”那两个人道：“我们没查到那个妖妇，却发现大野道兄给人点了穴道，藏在后院的假山洞里。”这两人是刚才奉命跟大石道人回去“彻查”的，他们所说的大野道人则是洞冥子留守观中的弟子。

洞真子瞿然一省，说道：“好呀，一定是奸人冒充本门弟子混进这里来了！”

那个擅于腹语的人已经走了出来，哈哈一笑，说道：“不错，是我冒充大野道人，但奸人可不是我！”这次他不再用腹语说话，声音也突然变了，好像是个女子。

这刹那间，全场起哄，登时就有几个崆峒派的大弟子扑上前去，要抓这个身材瘦小的假大野道人。

只听得“卜通”“卜通”几声此起彼落，那几个崆峒派弟子全都跌了个仰八叉！在场的武学行家不少，六七个人同时叫了出来：“好个沾衣十八跌的功夫！”

那几个崆峒派的大弟子是同门中出类拔萃之选，连那人的衣角都没沾着，就给摔倒，武学行家固然吃惊，崆峒派的弟子更是吓得不敢再上。

洞冥子涮的拔出剑来，就想亲自下去捉拿，但他心里也不无三分惧意，只盼有人相助。不料雷震子却说道：“此人冒充贵派弟子虽然于理不合，但他既是要出头作证的，那样做法，想必也有他的原因，不如还是让他把话先说了再行议处为是！”洞冥子也怕万一自己打不过这个人，当场丢面。于是只好把剑收回，说道：“好，看在雷老前辈份上，姑且听你胡说八道。”

那人冷笑道：“我还没说，你怎么知道我胡说八道？”雷震子急道：“对，对，那你说呀！”

那人却并不心急，说道：“在我说话之前，我得先请在场各位，哪一位愿意帮我个忙？”

洞冥子冷笑道：“你倒真是贪得无厌，冒名行凶之罪，我们尚未议处，你居然还有脸皮求我们帮忙？”

那人说道：“洞冥子，你放心，我不会求你帮忙，不过这个忙可也是帮你的掌门帅兄洞真子的！”

洞真子吃了一惊，说道：“你这话可奇怪了，我有什么事情却要你替我去求人帮忙？”

那人道：“你不是要把辛七娘这妖妇抓回来的吗？”洞真子道：“不错，

那又怎样？”

那人说道：“实不相瞒，辛七娘这妖妇不但是金姑娘的仇人，更是我的仇人。昨晚五更时分，她给我追到断魂崖上，她无路可逃，吓得失足从悬崖上跌了下去。可惜其时天色已亮，我要赶回这里，没机会去寻找她了。不过，我料她不死也必重伤，要是有人愿意替我去找她的话，即使抓不着活的，最少也可发现她的尸体！”

他这番话一说出来，众人不禁都是相顾惊奇。要知辛七娘是当今的第一使毒高手，除了使毒的本领，自身真实的武功也是非同小可，但听这人所说，辛七娘竟是不敢和他交手，众人焉能不大感惊奇？

洞真子失声叫道：“你这话是真的吗？”

那人说道：“是真是假，用不到一个时辰你可分晓！要是你们现在马上就去断魂崖下搜查的话。”

沧州名武师赵一武自告奋勇，大声说道：“好，我相信你，我去搜查！”丁兆鸣跟着道：“赵师傅，我陪你去！”另外还有几个侠义道的人物，也跟着他们去了。

洞真子勉强镇慑心神，保持他的主审身份，问那人道：“你是要指控洞冥子和那妖妇勾结么？”

那人说道：“我要控诉的很多，比较起来，这不过是次要而又次要的一桩。”

洞真子道：“你还要控诉什么？”

那人说道：“我要为此案作证，也是为我自己作证！”

洞真子变了面色，说道：“为你自己作证？你，你是谁？”雷震子瞿然一省，说道：“对啦，到了如今，你也不用害怕别人知道你的本来面目了吧？”

那人点了点头，说道：“不错，现在我是应该露出本来面目了！”说到“本来面目”四字，脱下道冠、道袍，抹干净脸上的化装，果然就露出了她的本来面目。

这刹那间，众人都是惊得呆了。原来这个人竟然是个女子！

谁也料想不到，这神秘的人物竟然是个女子，而且是个美貌异常的女子！她的美和少女的美不同，假如把少女的美比作春天的花，她的美就是秋天的月。少女的美令人心头温暖，她的美却是令人感到一股寒气。或者勉强可以套用一句成语“艳如桃李，冷若冰霜”来形容她。总之她的美是属于“冷艳”之美，令人觉得“异常”也就在此。

但说也奇怪，洞冥子在这“艳如桃李、冷若冰霜”的女子注视之下，竟是如同鬼魅，吓得浑身直打哆嗦。在他身旁的人都听得见他的牙齿格格作响了。

蓦地有几个人同时叫了起来：“她，她不是牟大侠的女儿吗？”中州大侠牟一行的女儿牟丽珠当年是武林公认的第一美人，如今虽然年近四旬，还有当年风韵。在场的人，见过她的人虽然不是很多，但也不算太少。有人道破之后，认得她的人仔细一看，果然确实是她无疑！

牟丽珠回过身来，面向台下众人，缓缓说道：“不错，我就是本案中十八年前待嫁的那位新娘子！”

然后一声冷笑，对洞冥子道：“你想不到我居然还没有死，居然还活着哩！”

洞冥子勉强镇定心神，说道：“牟小姐，你能够平安回来，这可真是天

大的喜事啊！我欢喜还来不及呢。难道我还会幸灾乐祸吗？”心中暗自思量：“十八年前之事，我并没出头露面。只不知她知道了多少，要是她所知无多，或许我还可以辩得过她，要是她什么都已知道的话，唉，那就唯有和海兰察行最后一着险棋了！”

自从洞真子宣布开会之后，不到半天，已经发生过许多震撼人心的意外事情，如玉虚子之被人暗算，孟华的出现和吉鸿的作供等等，但相比之下，这女子的出现，才是最令人震撼的事情！那些人都不过是配角，她却是主角！而且是被当作死了的主角重新出现！

这十八年来她躲在哪里？虽然并没有死，为什么一直没有出来说明真相？丹丘生知不知道她还活着？这种种疑问，在一阵巨大的哄动过后，不由得都堆上众人的心头了。

牟丽珠面向着洞冥子冷冷说道：“你真的这样高兴吗？你以为本案的人证都已死光了，我的‘复活’，恐怕你还是不免感到失望吧？啊，对啦，你刚才还诬蔑过丹丘生劫财劫色，诬蔑过他带我私奔。你以为经过十八年这么长久的岁月，我当时又是中了奇毒的，一定已经死了，死无对证，丹丘生也就只能任由你诬蔑了。是吗？”

洞冥子满面通红，说道：“发生了这样奇怪的案子，当时自是难免谣诼纷坛，我们不明真相，一时误信谣言，也是有的。其实你是我的侄媳，我当然不愿意这谣言会是事实的。如今就请你证明它是谣言吧。”

有了吉鸿的作证，如今又是案中的主角亲自出来说话。他已经不敢再提只有他的师兄洞玄子才见过的那两个牟家仆人了。原来诬蔑丹丘生和牟丽珠私奔，那是他们捏造的所谓“牟家仆人”的证供。

他也不敢再像对待吉鸿那样，预先就指牟丽珠的话不能相信了。不过，他说的这番说话，弦外之音，还是在怀疑牟丽珠之意。

牟丽珠一声冷笑，说道：“我会给你证明的。如今我就要把本案的真相告诉大家，不仅证明这件事情而已。”

全场鸦雀无声，静听她的发言，几乎连一根针跌落地下都可听见。

只听得牟丽珠缓缓说道：“这件案子，须得从我爹爹之死说起。我爹死的那年，不过四十八岁，五十尚未到，他是练有内功的人，可说正当盛年，你们不觉得他的死有点奇怪么？”

果然就有许多人同时说道：“是啊，事先也没有听说牟大侠有什么病情，突然暴毙，的确是有点奇怪！”

但也有人说道：“牟大侠是风光大葬的，当时许多朋友都曾瞻仰过他的遗容，他的家人也说他是寿终正寝，难道还能不是吗？”

雷震子道：“还是请牟小姐说出来吧，听你口气，似乎另有别情。请问令尊究竟是怎样死的？”

牟丽珠一咬银牙，说道：“我爹是给人毒死的！”

此言一出，全场再度哄动！雷震子大惊道：“是谁毒死令尊，你知道了么？”

牟丽珠道：“是我后母！”

牟一行死后，他的续弦夫人把家产变卖都给了前妻的女儿做嫁妆，这件事情，当时是很博得牟家亲友的称赞，人人都称赞她是贤德的后母的。后来在她遣嫁前妻的女儿之后，她也回娘家去了。由于牟家并无近亲，她走了之后，就没回过米脂，也没人想起要打听她的音讯。

雷震子大为惊诧，说道：“真是料想不到，唉，我还曾经以为那位牟夫人是个难得的后母呢！”

牟丽珠叹道：“这妖妇最善于作伪，莫说亲友给她骗过，以为她是好人，我爹也直到临死之前，还以为她是贤淑的妻子呢！”雷震子道：“临死之前，他不知道，那么临死之时，是不是已经知道了？”

牟丽珠道：“我想他是已经知道了。但他还是始终未知，他的这位妻子是什么样的人？”

雷震子、金逐流同声问道：“她究竟是什么人？”

洞真子则在提出另一个问题：“何以你认为令尊已经知道，是他临终之时亲口对你说的么？”他这个问题，其实是替他师弟问的。他和洞冥子都不约而同的在心里想道：“牟一行中了毒，临死方知，那时想必他也不能多说话，不知他知道了多少，又告诉了女儿多少？”

牟丽珠道：“后一个问题，我迟一点回答。现在让我先告诉大家，我这晚娘是甚么人？”窃窃私议之声顿然停止，又再恢复鸦雀无声的场面，每个人都竖起耳朵来听。

牟丽珠缓缓说道：“我这晚娘名叫韩紫烟，她假充名门闺秀，不懂武功，其实却是辛七娘这妖妇的师妹，使毒的本领不在辛七娘之下！”

众人听得她的晚娘是辛七娘的师妹，已经大为惊骇，不料牟丽珠跟着说出来的话，更是令得众人惊骇莫名，甚至连雷震子也好像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呆了好一会子。

牟丽珠跟着所说的是：“她还有一个身份，她是何洛父亲洞玄子的秘密情妇！”

洞真子变了脸色，说道：“牟姑娘，这种话可是不能乱说的！谁都知道我那洞玄师弟是因中年丧妻方始出家的。他对妻子的恩爱之情，可想而知。出家之后，严守清规，也是门下弟子都知道的。”

牟丽珠冷冷说道：“他的妻子，正是他和韩紫烟同谋害死的。不过这秘密他的儿子何洛也不知道。俗语说物以类聚，韩紫烟可以扮演一个贤德的后母，洞玄子扮演得像一个严守清规的三清门下又有什么稀奇？”

洞冥子面色铁青说道：“洞玄子父子都已死了，牟姑娘，你莫以为死无对证，就可以肆意诬蔑我的师兄！须知这也是侮辱你死去的父亲呢！”

牟丽珠道：“我正因为家丑不可外扬，是以一直没有和外人说过。但到了今天，我是逼于无奈，不能不说了！”

雷震子道：“这些秘密怎的你会知道？你有凭据吗？”

牟丽珠缓缓说道：“这里有一封洞玄子亲笔写给韩紫烟的情书，请雷老前辈和金大侠过目。”此时洞真子还勉强可以保持镇定，洞冥子的脸色已是灰败如死。心里只盼这封信没涉及他。

雷震子接过那封信看了一遍，面色沉重之极，递给金逐流道：“看来确是好像洞玄子的笔迹！”

原来洞真子为了要请雷、金二人“主持公道”，为了便于取信他们的缘故：昨晚曾把那份“档案”给他们详阅。这份“档案”也就是他曾经送去给天山派掌门人唐经天看过的那份“档案”。

“档案”中有洞玄子当年给掌门人的调查报告，包括他捏造的所谓“牟家仆人”的“口供”在内。那份口供是由他笔录的。

洞真子的这个做法本来是想帮忙师弟陷害丹丘生的，想不到如今却变成

了大大不利于他这一方了。

金逐流看过之后，转交给崆峒派的掌门人洞真子，说道：“洞真道长，还是由你鉴定吧！”洞真子情知无可抵赖，只好点了点头，说道：“不错，这是我的洞玄师弟的笔迹。”

当洞真子阅信之时，洞冥子不知不觉也凑近来看。洞真子并没叫他，他就来看，而且由于作贼心虚，无论如何掩饰，也是难以掩饰他的焦急之情。众人看在眼内，都暗暗点头。

“还好，并没明白的涉及我。不过，认真追究起来，恐怕我也是难洗脱嫌疑。”洞冥子患得患失，手里捏着一把冷汗，心中忐忑不安。在这样的情形底下，他已是不敢再发一言。

一时间，谁都没有说话，台下的人只见他们的脸色都很沉重。可以猜想得到，一定非常严重的事情，却不知道这封信究竟是说什么。

静默了一阵间，最后还是雷震子问道：“牟小姐，这封信你是怎么得来的？”

牟丽珠说道：“我爹爹被毒害那晚，我好像有预感似的，三更时分，我还未曾睡着。忽地隐隐听得好像是我爹爹在呼叫，我连忙跑去爹爹的卧房，只听得爹爹呻吟说道：‘什么，那封信？我从没见过！奇怪，你还不赶快给我请大夫，却查问一封信，什么道理？’那时韩紫烟忽地发出一声冷笑！”

牟丽珠回忆当时情景，似乎心中尚有余悸，继续说道：“韩紫烟平时是一副大家风范，语不高声，笑不露齿的。这一声冷笑，却是令人毛骨悚然，完全不似她平时模样。我大吃一惊，也顾不得什么规矩了，连忙冲进他们的卧房。就在我跨进房门之际，听得爹爹骂道：我，我明白了，你这贱人！

“不知是否不愿给我知道，爹爹一见我进来，就没再骂下去。但我从他的凝视我的目光之中，却感觉得到爹爹是因我这突如其来，以致引起他的焦急惊惧。

“韩紫烟更是装出惊惶的神气说道：“你瞧，你爹病成这个样子，神智都好像昏迷了，他一直胡言乱语，我也不知他说什么，这可怎么是好？

“爹爹装作神智好像忽然清醒过来的模样，抓着我的手说道：‘我刚才在说什么？’我知道处境危险，不敢说出我已听见他们在说那‘封信’的事情，只说，我好像听见你在骂妈妈。韩紫烟一副满怀委屈的神气说道：我也不知什么地方不如你爹的意，他竟然骂我贱人！

“爹爹故意叹了口气，说道：“唉，我真糊涂，怎会这样胡言乱语？丽儿，看来我是不行了，你妈是好人，万一我不幸去世，你要听她的话。他口里这样说，抓着我的手，手指却在我的掌心写了一个‘不’字。

“爹爹平日智计深沉，想不到竟受了这贱人的暗算。但此时我也完全明白爹爹的用心之苦了，他已自知不治，死了之后，我是决计难以和那贱人作对的，他是为了要保全我的性命，才不能不自认糊涂。

“那贱人大概也想不到在这样的情形下爹爹还有办法和我暗通消息，或许还以为爹爹仍然受她迷惑，临终对女儿的吩咐当真是出自衷心，于是面色好了一些，说道：丽儿，你快点给爹爹去请大夫吧，别多说了！

“爹爹叹道：用不着了！他在我的掌心又写了‘问刘妈’三个字，看来写这三个字已是费尽他最后的一点气力，写完就垂首瞑目了。

“韩紫烟作贼心虚，为了表示清白，爹爹去世之后，她仍然请了全米脂最出名的大夫来看，说是爹爹死得这么突然，她要知道爹爹的死因。也不知

她用的是什么毒药，大夫一点也看不出来。只能揣测爹爹可能是练功急进，以致暴毙身亡。其后韩紫烟还做了许多表面功夫，她怎样替我爹风光大葬，怎样变卖家产给我做嫁妆，这是大家都已知道的了。我也装作感激她，不让她对我有所怀疑。”

牟丽珠继续说道：“第二天我就悄悄去问刘妈，刘妈是我亲生母亲的奶娘，对我们母女最为忠心。我妈去世之后，她待我更是如同孙女一样。家里也只有她一个人，早就看出韩紫烟的虚伪，曾经不止一次的提醒我，叫我不可相信那贱人的。

“刘妈哀痛非常，说道：我本来想把这封信交给你爹的，可惜你爹不相信我的话，还把我骂了一顿。但也幸亏我没把这封信扔掉。她交给我的那封信就是洞玄子写的这封信了。”

雷震子道：“刘妈又是怎样得到这封信的，你可曾问过她么？”

牟丽珠道：“当然仔细问过她了。她说：小姐，你还记得前几天有个陌生人来咱们家里找韩紫烟么？那天恰巧你爹进城去了，第二天方始回来。

“我说，这事我知道，听说是她娘家的人。韩紫烟娘家的人每年总要来两三次，所以我并不觉得特别奇怪。

“刘妈说道，你不奇怪，我可奇怪，你有没注意到，她娘家派来的人，很少是相同的人？我可清楚记得，这三年来，只有一个人来过两次，其他六次来的都是陌生脸孔？

“我说，她娘家是富户，仆人很多，每次来人不一样，那也不足为怪。还是请你快说怎样得到这封信吧？

“刘妈说道：那天晚上，天色阴沉，我半夜醒来，记得还有衣服未收，于是我就起来收拾白天所洗的衣服。半夜三更，忽听得韩紫烟好似在房间里自言自语。我本就有疑心，此时更兼好奇心起，于是悄悄到她窗下偷看。刘妈自小在我外公家里，后来又是我妈奶妈，外公教我母亲武功，她也曾跟着练过，故此轻功很是不弱。

“刘妈说道：我看见韩紫烟正在看这封信，可能这封信她已经看过不止一遍了，但此时一看再看，还是忍不住在心里笑了出来。哼，我虽然不知道这封信写什么，但看她那个模样，就像是淫妇接到了野汉约她幽会的情书。

“那时我也还未曾拆开那封信看，我说：刘妈，你别说得这么刻薄。后来怎样？那时我还以为韩紫烟不致如此，哪知待我看过这封信后，才知道确是情书。只是情书也还罢了，它还是有恶毒阴谋的密件！

“这样一封信，韩紫烟当然该小心收藏的，何以会落到刘妈手中呢？

“刘妈继续说道：那贼人翻来覆去的看这封信，她一面笑一面还在自言自语：好计，真是好计，就在此时，也不知她是否已经发觉我在窗外偷听，笑声突然收了，喝道，谁在外面？她竟然从窗口跳出来了。

“我伏在墙角，连大气也不敢透。心里正自踌躇，要是给她发现的话，我怎么办？是拼着和她抓破了脸，揭穿她的面目，还是捏造一套说辞呢？主意未定，只觉微风飒飒，她已是从我身旁掠过。她平时装作只是略懂武功，此时我才知道她的身手竟是如此了得！

“墙角虽有乱石挡住她的视线，但只要她停下来稍微细心一点察看，一定可以发现我的。但说也奇怪，她好像根本就没怀疑墙角藏有人，径自向园中那座假山跑去，她上了假山，四面一看，跟着又在假山洞里搜查，没见有人，走出来自言自语道：莫非是风吹树叶的声响，我听错了？唔，一定是疑

心生暗鬼，不会有人跑得这样快的，听她语气，好像是在对着那座假山的方向，她听到了有夜行人经过的声息。或许是由于那时我正在专心注意她的行动，我是丝毫也没有察觉。

“第二天我像往常一样，替她收拾房间，发觉书架相当凌乱。（说到这里，牟丽珠加以说明：我爹喜欢读书，经常是不但书架堆满了书，地上也是横七竖八的乱放书籍的。）我想整理一下，但她说老爷的书你莫乱动，你只打扫干净就行。

“我在书架后面打扫，忽然发觉墙角一堆书籍的旁边，有个老鼠洞，洞口半隐半现的给我发觉一封信，我也不知是不是昨晚她看的那封信，趁她没有留意，我立即把它藏了起来。

“依我推测，可能这是天意，要这贱人暴露奸谋，那晚她发觉有夜行人经过的声迹，匆忙中把那封信放在书架的某本书中，却不料给老鼠拖了下来，拖进鼠洞去了。还幸老鼠只是咬碎了一片纸角，信上写的字，一个没缺。

“我听了刘妈说了经过，拆开信来一看！这才知道，那贼人比我想象的更坏，我的处境恐怕也要比我爹爹替我担心的更为危险！”

说到这里，牟丽珠尚未把信的内容说出来，江上云首先忍耐不住，说道：“牟女侠，你可以把这封信写的究竟是什么，告诉我们吗？”牟丽珠从金逐流手中取回那封信，把眼睛望着他和雷震子。

金逐流却把眼睛望着洞真子，说道：“请问贵掌门，这里有没有官府中人？”洞真子面上一红，说道：“白道的朋友，我们只请了一位御林军副统领欧阳业。那晚欧阳业神秘失踪，我相信在场的是没有官府中人了。”其实，他是知道海兰察已经来了的，不过，他当然不敢说出来。

雷震子愤然说道：“事已如斯，即使有鹰爪在场，我看也无须避忌了。牟姑娘，你但说无妨！”

牟丽珠捏着那封信说道：“我爹已经死了十八年，我也不怕给大家知道，我爹生前，是秘密参加了反清的义军的。他和祁连山的义军首领竺尚父是八拜之交，和川石义军首领叶慕华也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这秘密外人不知，但相信金大侠是一定知道的。”要知叶慕华乃是金逐流更是平辈论交的知己。义军的秘密，他们是不会瞒住金逐流的。

金逐流说道：“不错，我可以作证，义军的朋友，至今还在感激令尊当年对他们的帮忙的。”

牟丽珠继续说道：“我爹是人所共知的武林首富，其实他的‘家产’却并非全是他的。有一部分是他替义军经营的积聚，亦即说那是义军的军饷。”

金逐流道：“有个事实，你还未说出来，据我所知，义军军饷不足之时，令尊曾经不止一次把私产拿了出来，补助义军的军饷。”

牟丽珠继续说道：“我爹给义军做的是两件事情，一是接济义军军饷，一是接引取道米脂，前往投奔义军的各路好汉。也正因此，他赢得小孟尝之称。旁人只知道他是慷慨喜客，却不知他是内里替义军做事。

“我爹用武林首富的身份掩饰，以为官府不会怀疑到他身上，哪知鹰爪的头子早就知道了，而且在他身旁布置了奸细！”说至此处，她把手中那封信一扬，接下去缓缓说道，在我爹身旁的奸细，就是这封信的受信人，我爹的后妻韩紫烟！

“她嫁给我爹之后，曾经发生过一次军饷被劫，好几次由我爹爹指引前往投奔义军的好汉，在半路被暗杀的事情。但也不知那贱人是用什么手段迷

惑我的爹爹，我爹竟然对她没起半点怀疑，直到身受其害，临死之时，方知她的歹毒。但是否知道她是奸细，我也不知。因为那时我爹已是不能亲口对我说出来了！”

牟丽珠叹了口气，抹去眼角的泪痕，继续说道：“爹爹临死之时或许已经知道那贱人是奸细了。但他却不知道，还有一个奸细，一个更大的奸细，这奸细就是他的亲家洞玄子！”

洞冥子面色灰败如陈死人，喃喃说道：“此事恐怕还有蹊跷！”

牟丽珠冷笑道：“还有什么蹊跷？你的掌门师兄也已承认这封信是洞玄子亲笔所书了。”

洞冥子道：“只凭一封信，似乎还不能断定他是奸细。说不定有人冒充他的笔迹，冒充得完全一模一样呢？”

牟丽珠冷笑道：“依你说，是我陷害他了？我可从没有见过洞玄子的笔迹！刘妈更是不识字的，她也没有理由要找人捏造这封信来陷害洞玄子！这封信是她在韩紫烟的房间里找到的，还有什么怀疑？”洞冥子语塞，不敢再辩。

洞真子长叹说道：“我做梦也想不到洞玄子师弟会干这种事情，姑不论是否有人冒充笔迹，他的嫌疑的确是最大的了。虽然他已死去多年，我也还是要彻查这件事情！”此时他但求不受牵连，哪里还敢再帮洞玄子说话？但众人听得他又是一个“彻查”，不禁心里都是冷笑。

雷震子缓缓说道：“用不着彻查了，请牟姑娘说出来，事情也可以完全明白了。你先把这封信的内容，向大家讲一讲吧。”

牟丽珠这才话入正题，扬起那封信说道：“这封信就是洞玄子叫韩紫烟做奸细的证据。原来他是早就和清廷有勾结的。到过我家的义军中人，都由她列入了黑名单，交给了洞玄子。洞玄子在这封信里夸赞她办事得力，她‘放长线，钓大鱼’。不同意韩紫烟太早害死我的爹爹。但后来韩紫烟误会这封信是给我爹爹拿去，以致她迫不及待的便下毒手，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信里还说，要她催促我爹早点叫我出嫁，我变成了他的媳妇就更容易办事。那贱人也可以更容易摆布我的爹爹。

“唉，看了这封信我才明白，原来这头婚事也是有阴谋的，怪不得韩紫烟要极力促成这门婚事，当初我爹本来并非属意何洛的！”说至此处，不知不觉的看了丹丘生一眼，心中暗暗叹了口气。原来她的父亲最初属意的心目中的女婿本来乃是丹丘生的。

众人听得不寒而栗，这才明白她说的当她看了这封信之后，发觉自己的处境，比她所能想象的还要坏上十倍百倍的意思。她的父亲被害死了，在家固然提心吊胆，出嫁也还是嫁到仇人家里！

一直很少说话的金逐流，此时忽他说道：“牟姑娘，多谢你给我们揭开谜底，让我也告诉你一件事情。

“实不相瞒，义军的朋友当年也已怀疑你的家里，可能是有奸细‘卧底’的了，只不知奸细是谁。

“接连出了几次意外，义军的朋友发现，出事的都是到过你家的人，加上军饷被劫，大家都不能不起疑心了。于是竺尚父约了叶慕华秘密商谈此事。我也在场旁听。

“对令尊大家是相信得过的，不过为了稳重起见，他们决定还是不让令尊知道，先作秘密调查，待调查有点眉目之后，再通知令尊。

“竺尚父请他一位好朋友出来负责调查，这人也是我的朋友，我已得到他的同意，可以在今天告诉大家他是谁了。他就是当今天下的第一神偷快活张！”

牟丽珠方始恍然大悟，说道：“啊，原来那天晚上，韩紫烟这贱人发觉有夜行人的声息，果然乃是真的！这人想必也就是快活张了？”

金逐流点了点头，说道：“不错。那天令尊进城，在城里过夜，这也是快活张安排的计划。是他叫你爹爹的一位朋友，约他出城的。

“那晚快活张到了你家，他的轻功虽然远远比不上如今，但在当时他已是武林有数的了，不料还是给你的晚娘发觉。韩紫烟追了出来，他只好走了。那晚他所获不多，只知道日间有人送过信来，是韩紫烟收下。他也听到了韩紫烟怪异的笑声，但没听到她的自言自语。他由从你家下人的口中打听到是韩紫烟娘家派人送信来的，那些人不比刘妈，自是相信主母的话，怎知这是谎言？

“蛛丝马迹，纵有可疑，但快活张可还不敢断定‘牟夫人’就是奸细。更不知道，甚至想也没有想过，崆峒派的名宿洞玄子，牟大侠的亲家也是奸细。他只好第二天就离开米脂，先回祁连山去，把此行的所见所闻先告诉竺尚父。再商量下一步棋怎样走法。哪知当他回到祁连山没有几天，牟大侠暴毙的消息也传来了。再过不久，何洛迎亲，途中忽然发生意外，新娘失踪，新郎被害的离奇案子也发生了！”正是：

午夜去来何所见，案中有案费疑猜。

第五十二回　一篑难将余骨补　半途空托寸心盟

讲出当年快活张曾经到过牟家调查的这个秘密之后，金逐流缓缓说道："把这一连串发生的离奇事件连接起来，我不能不起了怀疑，这些事件是否有关连的呢？所以虽然崆峒派群情汹涌，认定丹丘生是叛徒，是凶手，而丹丘生又无一言分辩，我还是相信他是无辜的。另一方面，十八年来，快活张也在继续调查此事，可惜耗尽许多心力，尚未能拨开迷雾。不过虽然真相还未大白，却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蛛丝马迹，可以证明我认为丹丘生是无辜的推断可以成立了。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不避'阿其所好'的嫌疑，要出头偏袒丹丘生了。"最后几句话是针对洞真、洞冥而发的。身为崆峒派掌门人的洞真子不禁满面通红。

洞冥子除了羞愧难堪之外，比师兄还要更多一层疑惧，金逐流已透露，这十八年来，快活张还在继续调查此事，而且是发现了"越来越多的蛛丝马迹"的。他知道了些什么？是吉鸿证供说过的那些还是另有新的发现？牟丽珠的证供说到现在为止，还没牵涉及他，再说下去会不会说到他的头上呢？

雷震子好似业已注意到了洞冥子不安的神色，若有深意他说道："唉，我真是做梦也想不到，贵派的洞玄道长竟是勾结清廷，谋害同道的奸细。但愿不会还有更加令我意想不到的事情，牟姑娘，以你当时处境的危险，也真是难为你应付了。请你说下去。"

牟丽珠继续道："唉，这也怪我爹爹太过受那贱人迷惑，他本来有机会可以看到这封信的，却因相信这贱人之故，弄得忠心的刘妈，反而受他责骂，这封信也不敢交出来了。"

原来刘妈得到这封信之后，好不容易找得一个只是牟一行独自在书房的机会，怀了这封信去见他。她不识字，不知信里写些什么，一来恐怕自己猜度错了，二来她私自取了这封信，这种行为，是严犯家规的，一下子就交出来，也怕主人责怪。于是她先试探主人的口风，说出昨日有人来给韩紫烟送信，她听见主母阅信之后笑声甚为古怪的事情。她问主人有没有看过这封信，并且提议以后有人送信来的话，是否由门房收下，先给主人拆阅更为妥当一些？

哪知牟一行听了他的话，哈哈大笑，说她是发了神经病。笑过之后，面色突转严厉，斥骂刘妈："要不是看在你是旧主母奶娘的份上，你竟敢对新主母疑心，我早就要开除你了。"

牟丽珠继续说道："可怜刘妈一片忠心，反而受我爹爹责骂，吓得她不敢把这封信拿出来。她也曾想过悄悄把这封信放回原处，幸亏她没有这样做，而是决定把它藏起来留给我看。唉，想不到不过两天，我爹一回家就遭惨祸。刘妈还未有机会单独说给我听，倒是我先去找她了。

"我看了这封信，当真是有如雪上加霜，不知怎样应付才好。我和刘妈商量，她虽不识字，想事情却比我有见识得多。她说：小姐，你千万不能透露出丝毫仇恨那贱人的神色，要是她逼你过门的话，你就将计就计，先到何家去吧。

"我又是吃惊，又是气愤，说道：我怎能嫁到仇人家里？刘妈说道：谁叫你嫁给仇人，这不过是先离虎穴之计。那贱人阴险毒辣，你和我都是难以对付她的。你掩饰得再好，恐怕她也有多少对你起疑了，要是她将你遣嫁，你又不肯听命，她登时就会猜到你已经知道她的秘密，还能对你不下毒手？

“我瞿然一省，说道：对，我可以佯作从命，先摆脱那个贱人，中途逃走，刘妈说道：也不一定需要逃走，我曾听得你爹谈过，说是崆峒派的掌门洞妙真人为人正派，他就是为了敬重洞妙真人，才肯将你许配给崆峒派门下的。你到了崆峒山，大可以向他申诉揭发他那师弟的阴谋。我说，只怕洞妙真人不会相信我的说话。刘妈说道：到时你见机而作，但即使此计行不通，你也还有缓兵之计可行的。我虽没读过书，也知道书礼人家，父母之丧，要守孝三年之礼，你用守孝作为藉口，何家决不能逼你成亲。刘妈给我考虑得这样周详，我决意照她的话做。

“果然不出所料，韩紫烟在丧事过后，便即催促何家迎亲。这本是洞玄子的计划，当然很快就有回音。定下日期，由何洛亲自偕同伴郎来接我们，不过也说好了，这只是先行迎亲，为的是何家便于照顾我这个失掉双亲的孤女，过门之后，再行择吉成亲。他们的话倒是说得极其冠冕堂皇，让亲友们都感激他家和我这个‘贤惠’的晚娘。

“我打定主意，虽然有几条路可行，我还是决定中途逃走，放弃到崆峒山去向洞妙真人申诉的计划。我恨极仇家，即使只是和何洛维持未婚夫妻的名义，我也是非常憎恶的。

“就在我和晚娘各打各的算盘，等待何洛来迎亲的时候，又一件事情发生了。这件事情才开始涉及丹丘生！”

真相逐渐揭透，此时差不多所有的人都已相信丹丘生是被陷害的了。但在这个案子中，丹丘生究竟曾经做了一些什么，大家还是未曾知道的。是以当案中的女主角开始要说到丹丘生的时候，大家也就不觉格外留心，希望从中可以找到丹丘生为何不替自己辩护的答案。

牟丽珠歇了一歇，继续说到：“在何家约好前来迎亲的前三天，上次来过我家送信的那个人又来了。不过这次他却未能见到韩紫烟这贱人，在踏进我的家门之前，就给刘妈智擒了。

“刘妈是全心全意为我，恐怕何家还布置有什么阴谋令我上当，故此在临近迎亲的那几天，她都在到我家必经之路的一个山口等待，有心等待这个机会，要抓着洞玄子派来送信的人。她的顾虑果然并非胡猜，那天终于给她等到了。

“刘妈上去迎接他，说道：我是主母派我来接你，上次你来我家，已引起小姐怀疑，她不便在家中见你。我知道你不是她娘家的人，你是洞玄子差遣来的。对吗？

“那人惊疑不定，说道：主母都已告诉了你吗？刘妈笑道：当然，要不是主母告诉我，我焉能知道你的身份？主母吩咐，要你把信给我转交给她。

“那人半信半疑，盘问刘妈和韩紫烟是什么关系。刘妈知道话一说多，定露破绽，立即快刀斩乱麻，说道：‘你不必多问了，我也无暇与你多说，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我还可以多告诉你一点秘密。’跟着把那封信的秘密透露出来，那人这才不能不相信了。

“那人悄悄说道，这次我带来的是口信，必须绝对秘密，决不能让别人知道的。于是刘妈带他到山后松林之中，那人方始放心告诉刘妈。

“原来洞玄子父子虽然已在暗中请了凶手，准备途中暗杀丹丘生，但还恐怕不能成功，是以要请韩紫烟帮忙。

“韩紫烟为避嫌疑，她原定的计划是把我遣嫁之后，藉口先回娘家，过了一个时期，再和洞玄子双宿双飞的。但洞玄子却不同意这个计划。他要韩

紫烟以后母的身份，送女儿到男家去。万一买凶也杀不了丹丘生，她还可以下毒！料想丹丘生不会提防她的。

“刘妈听了这些话呆了一呆，问道：为什么一定要害丹丘生？那人似乎有点诧异，说道：你还不知道吗？好在他尚未发觉到刘妈骗他，终于还是说了出来。”

“众人虽已隐约猜到这个秘密，但由当年的新娘子口中转述出来，大家还是不禁听得惊心动魄。

只听得牟丽珠继续说道：“那人想不到刘妈乃是骗他口供，迟疑片刻之后，终于还是告诉她了。

“那人说道：你既然知道你的主母为什么要害牟一行，就该知道洞玄子父子为什么要害丹丘生了。

“刘妈吃了一惊，问道：原来丹丘生也是秘密参加义军的吗？

“那人说道：他是否业已参加，我们不知。但我们已经知道，他有许多在义军的朋友。假如给他当上了崆峒派的掌门，即使不会公然反抗朝廷，也是决计对朝廷不利的。

“你应该知道何洛和丹丘生号称崆峒双秀，下一任的崆峒派掌门，要不是落在丹丘生身上，就一定落在何洛身上。不除去丹丘生，何洛如何能够安心？

“刘妈钉住又问：那么何洛要是当上掌门，又将如何？

“那人似乎笑刘妈问得愚蠢，说道：这还用问，当然是为朝廷暗中效力了。

“刘妈再问：你刚才说何洛已经请了帮手，他请来的是些什么人？”

“那人说道：你为什么要知道这个秘密？

“刘妈说道：我是替主母问的。要是帮手的本领高强，她也可以放心一些。万一她下毒不成，有本领高强的帮手，那就还可以克制得住丹丘生。否则我真有点担心主母反而会伤在丹丘生剑下，我曾听说丹丘生的剑术是崆峒派中数一数二的啊！

“那人好像相信刘妈是出于对主母的忠心，于是说道：我知道的三个人，一个是江湖上著名的独脚大盗吉鸿，还有两个……他压低声音说道：是御林军的高手。

“刘妈又问：那两个御林军高手是谁？

“这一问，那人可不肯回答了。可能是因为刘妈问得太多，他蓦地起了疑心，说道：有这样三个人物做帮手，已是足以令你主母安心了，你为什么要知道得如此详细？

“刘妈知道他不肯再说，当下哈哈一笑，说道：我不是为那贱人担心，我是为小姐担心。好，幸亏你告诉我这许多，我，我可以……

“她话犹未了，那人已吓得跳了起来，喝道：原来你，你是奸细！立即拔剑要杀刘妈。

“据刘妈说，那人会使崆峒派的连环夺命剑法，在剑术上的造诣还相当不错呢。料想当是洞玄子的得意弟子。

“不过他纵然是洞玄子的得意弟子，毕竟还是比不上刘妈数十年的功力。他杀刘妈不成，反而给刘妈杀了。

听得牟丽珠说至此处，台上的洞真子和洞冥子不觉都是心头一震，面有异色。但由于台下的人都在留心静听牟丽珠的讲述，对他们的神色并没有注

意。

崆峒派现任掌门洞真子不觉暗自想道：“原来大志的失踪，是这么一回事情，洞冥师弟却一直瞒着我！”

洞冥子则是四分吃惊，六分欢喜，暗自想道：“原来大志竟是命丧在牟家一个老奶娘手里。但不幸中之幸，幸亏她们直到如今，还未知道大志的底细。”

原来那次给洞玄子送密信的人名叫郝大志，这个郝大志却并非洞玄子的弟子，而是洞冥子的俗家弟子。洞冥子对他的看重，是还在如今他的大弟子大石道人之上的。那时郝大志已经学成出道，他是俗家弟子，不用住在清虚观，但每年也总要来几次的。他一去不回，洞冥子亦已猜想得到他是送命的了，但未得确实的消息，十八年来，却是难免一直提心吊胆，不知他是否落在对方手里留作活口，如今听得他这得意弟子早已死掉，方始放下心上这块石头。

牟丽珠讲完了这件案中案之后，长叹一声，说道：“刘妈对我的忠心，对我的恩德，我是永远也无法报答她了！”

“我要暂且不按时间前后，提前说一说刘妈为我的壮烈牺牲。韩紫烟这贱人把我‘遣嫁’之后，按照原定的计划，藉口要回娘家，把家里的仆人全部遣散，只留下一个刘妈，猜想她准是对刘妈早已起疑，要留下她盘问口供的。

“刘妈猜想也明知她的用意，但刘妈却不愿逃走，她为了替我爹爹报仇，我已脱出虎口，就不顾一切的和那贱人动起手，但可惜她报仇不成，却给那贱人杀了。这是事情过后，我悄悄回过一次家乡，打听到的。可怜刘妈为我，尸骨无存，我要找那贱人为她报仇，也找不着！”

听至此处，众人都是不禁为这忠仆慨叹吁嗟，只有洞冥子越发安心，暗自得意。

雷震子待众人吁嗟过后，说道：“牟姑娘请你回到正题来吧，后来怎样？”

牟丽珠继续说道：“那晚刘妈回来，告诉我他们安排要杀丹丘生的事，我这才更进一步明白了他们的阴谋。

“起初我还不知道何洛是否与他父亲同谋，此时方知，何洛的心狠毒辣，实是不在他父亲之下。他们父子同谋，不仅要杀害我们父女，还要谋害他们本派的丹丘生！

“我本来的计划是中途逃走的，在知道他们的阴谋之后，我这计划也是不能不放弃了。我必须在途中找个机会，把他们的阴谋告诉丹丘生，不能只顾自己逃跑！

“可是我却没法找到这个机会。一路上何洛与丹后生形影不离，而我又是何洛未婚妻的身份，怎能不顾嫌疑，去找丹丘生单独出外说话？

“日子一天过了又是一天，走了三天我还未曾和丹丘生交谈过半句。何洛串通了的那些强盗，每一天都有可能来到，到来谋害丹丘生的。我怎么办呢？

“第三天我们到了一座古庙歇宿。那天是天色未晚，何洛就藉口说是前面恐怕找不到宿头，要大家提前歇息。

“我不觉起了疑心，莫非他们就是约定了在今晚动手？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今晚非得引开丹丘生不可！

“约莫三更时分，我悄悄起来，到他们同住的那一间房窗外偷窥，只见

丹丘生尚未睡觉，独对枯灯，支颐默坐，好像在想什么。何洛则已发出鼾声。我心里暗喜，这可正是一个好机会呀。于是我轻轻撕开窗纸。

“不料就在此时，何洛和丹丘生同时跳了起来，喝道：‘什么人？’我这才猛然省悟，何洛是假装熟睡的。他约了凶手，怎能安心睡觉。”

“幸亏我早已想好了第二套办法，我立即低声说道：‘我听得有夜行人的声息，你们赶快帮我追贼！’

“何洛咦了一声，说道：我怎么听不见？喂，你先回来，别去追吧！

“那时我还未曾知道，原来他是约了吉鸿来掳劫我的，必须把我留在庙中，他才有机会充当勇救妻子的英雄。

“何洛果然发了急跑出来追我，丹丘生也跟他出来。我故弄玄虚，加快脚步，哎哟一声叫道：‘好呀，好大胆的小贼，竟敢用暗器打我！非捉住你不可！’

“我知道丹丘生的轻功在何洛之上，他以为我中了暗器受伤，一定会飞快的先跑来救我的。此时我和他们的距离少说也有百步之遥，黑夜中他们也看不清楚前面的情形，连何洛也想不到我这是弄假。他一面追一面叫喊，你是受了伤吗？受了伤还不赶快回来！

“果然不出我所料，丹丘生先追上我！”

说至此处，那天晚上的情景历历如在目前，牟丽珠那本是冷若冰霜的脸上，不知不觉现出一抹轻红。

丹丘生像风一样掠过来。追上了她了，贴近她了！

她跑得很快，她的心跳得更快。

虽然已经同行了三天，但在路上她是乘着马车的，只有上车下车的时候，才见得着丹丘生。而丹丘生又总是和何洛形影不离的。她一来为了憎恨何洛，不愿把目光投向他们。二来也是为了避嫌，是以虽然同行三天，她可从未“正视”过丹丘生。

她第一次看清楚了丹丘生的相貌。啊，原来丹丘生是这样一个英俊而又本领高强的少年。

这也是她第一次和一个“陌生的”男子单独在一起。

这个男子，她的父亲本来是有意将她许配给他的。唉，恨只恨错配了姻缘，要是她的父亲当初肯坚持原意的话，她这一生的命运，可能就大大不同了！

但此际，她的心跳，她的面红，倒不是为了她自己也还未曾感觉得到的初茁情苗，而是为了目前她的这个身份，不知如何向丹丘生措辞才好。

她心里十五个吊捅，七上八落，脚步也不觉一步高一步低，突然一个踉跄，险些跌倒。看来更像是受了伤了。

丹丘生忙将她扶稳，问道：“牟姑娘，你怎么啦？是受了伤吗？”

“我没受伤，我是骗你们的！”牟丽珠低声说道。丹丘生怔了一怔，睁大眼睛看她，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别问我为什么？快点跟我再跑！”丹丘生迟疑不定，脚步反而停了下来。说道：“何大哥就要到了，为什么不等他？”

牟丽珠急得直跺脚，也顾不得什么避嫌不避嫌了，拉着他的袖子，说道：“我就是为了害怕给他听见，必须离得远些！请你相信我，快跑，快跑！”

丹丘生好似忽地想起一事，这次听她的话了，跑了一会，把何洛甩得更远，回头遥望，也看不见他的影子了。

他们跑过一个山谷之中，牟丽珠估量是足够时间，可以在何洛赶到之前说清楚这件事了，这才停下脚步。

“何洛要谋害你，你知道吗？”

丹丘生这一惊非同小可，说道：“何洛与我情如兄弟，他怎会谋害我？”

“他已经害死了我的爹爹，你还以为他是好人？”牟丽珠道。

丹丘生大惊道：“他，他不是你的丈夫吗？怎，怎能谋害岳父？”

牟丽珠咬牙说道：“他是我的仇人！也是你的仇人！不但是你我的仇人，还是所有侠义道的仇人。”

丹丘生定了神，说道：“牟姑娘，此话怎说？”

牟丽珠恐怕何洛就会到来，只能简单扼要的把一些重要的事实告诉丹丘生。

这事情来得太突然了，丹丘生并非不相信牟丽珠。但要他立即就相信何洛和他的父亲都是奸细，他却还是不敢的。这刹那间，他不由得只是感到一片茫然。

“丹丘生，你可得赶快打点主意。要嘛，你帮我杀他报仇，你若不敢杀他，那你就赶快逃走！他已经请了很厉害的帮手，要来暗杀你了！说不定就是今晚动手！”

说到此处，忽地发觉丹丘生目注远方，呆呆出神，好像并不留心听她的话。牟丽珠急得顿足说道：“大丈夫一言而决，你还在想些什么？”

丹丘生“咦”了一声，说道：“牟姑娘，也许你猜得不错，我好似听见了古庙那个方向有厮杀之声！”

牟丽珠道：“一定是他约来的凶徒已经在那里大肆屠杀了。唉，可惜我是无力救我的几个老家人啦！”

丹丘生心里想道：“要是那些凶徒并非何洛约来的，我倒是应该回去帮何洛救牟家的仆人。”忽地想起一事，问道：“何洛约来的帮手是些什么人，你知道吗？”

牟丽珠道：“我只知道一个是江湖上无恶不作的独脚大盗吉鸿，还有两个听说是御林军的高手。”

丹丘生瞿然一惊，说道：“哦，果然有吉鸿在内！”

牟丽珠听他说得很古怪，心想，难道他也知道了何洛收买了吉鸿之事，正想问他，何洛已经来到！

何洛叫道：“牟小姐，你受了伤吗？”牟丽珠未知丹丘生打算如何，暂且隐忍，说道：“还好，并没受伤。”

何洛说道：“那么，咱们可得赶快回去。我已经发现有敌人来到那座古庙了。”

牟丽珠道：“我虽没有受伤，可是走不动了。”

何洛装得极为着急的样子，说道：“丹丘师弟，你轻功比我好。你先赶回去救人吧！牟小姐，我扶你回去！”

丹丘生是侠义心肠，心里想道：“说不定这伙强盗是来抢牟姑娘的嫁妆的，我岂能忍心让牟家的家人被强盗所害？”想到救人要紧，他无暇思量。果然立即飞奔回去。

丹丘生走后，何洛笑嘻嘻他说道：“你们来到这里已经好一会儿了吧，谈了一些什么？”

牟丽珠心中一凛，佯嗔说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来帮我捉贼，我也

累得要命，哪有什么闲心谈天？”

何洛笑道：“你长得美艳如花，我是怕我的好朋友把我的娇妻抢去。哎，我是开玩笑的。你别着恼！”

牟丽珠板着脸说道：“强盗都已经杀来了，亏你还有工夫开玩笑。我跑不快，你应该赶快回去帮丹丘生救人才是。”

何洛说道：“我怎舍得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嗯，你要是真的跑不动的话，我背你回去。”

牟丽珠羞道：“不，不，你不要这样！”

何洛笑道：“咱们是夫妻名份，你还害羞什么？”一面说话，一面走到牟丽珠跟前，伸手拉她。

牟丽珠突然一跃而起，左掌如刀，一个“刀手”向何洛头部斩下，右掌骈指如戟，点向他胸膛的璇玑穴。

掌指兼施，本是牟家的绝技，哪知何洛早有防备，一闪闪开，喝道：“好呀，原来你果然是丹丘生串同了来谋害亲夫！”

说时迟，那时快，牟丽珠一击不中，唰的已是拔出剑来，喝道：“狗嘴里不长象牙，老实告诉你吧，我是要替我爹爹报仇的！”

何洛架开牟丽珠的青钢剑。面色也像剑一样的铁青，喝道：“你胡说什么，你爹爹的死关我什么事？”

牟丽珠哪肯和他多说，喝道：“你应该自己明白！”何洛见她充满仇恨的目光，不觉心里发毛：“难道她，她已经知道我们父子的秘密？”

何洛的剑法本来是比牟丽珠稍胜一筹，但一个是怒火填胸，誓报父报，一个是作贼心虚，且有顾忌，在牟丽珠一轮狂攻之下，何洛竟是只有招架的份儿。

“你一定是听到什么谣言了，快告诉我，让我向你解释！”何洛嚷道。他口中说话，剑招略缓，只听得“嗤”的一声，衣襟已是被削去一幅。何洛见势不妙，发出一声长啸。牟丽珠料想他是招呼同党，出手更狠，但可惜毕竟是技逊一筹，何洛转攻为守，守得极稳。消耗她的气力。

何洛啸声发出之后，不过一会，果然便有两人来到，牟丽珠一见这两人是穿着军官服饰，心里想道：“想必这两人就是何洛所邀的两个御林军高手了。”

她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管他来的是高手不高手，非但不逃，反而更加拼命。银牙一咬，施展出两败俱伤的剑法！

前面的军官大为惊异，笑道：“小夫妻有话好说，你们耍什么花枪？”后面那军官失声叫道：“不对，好像不是在闹着玩啊！”

其实前面那军官当然已知道不是“在闹着玩的”，他故意用轻松的口吻，不过是想松懈牟丽珠对他的防备而已。只听得“哎哟”一声，何洛肩头中剑，血流如注。

就在此时，前面那个军官摸出一枚铜钱，双指一弹，薄薄的一枚铜钱，打了到来。竟把牟丽珠手中的长剑打落了。

那军官笑道：“好啦！你们小夫妻打架，我可不便再插手了。何兄，你安顿了尊夫人再说。”

他只道牟丽珠已经丢了兵刃，这场架自必不可能再打下去。哪知牟丽珠竟然不顾死活，扑上前去和何洛扭打。“乓”的一掌，又正打着何洛受伤的肩头，打得何洛痛彻心肺。

何洛大怒道：“你这小贱人好狠！”倒转剑柄一撞，同时猛的一拳捣出。剑柄撞正牟丽珠的心口，拳头打着她的小腹。他的气力比牟丽珠大得多，这一击一撞登时把牟丽珠打得跌倒地上，片刻就晕了过去。

隐隐约约只听得那军官说道：“哎哟，何兄，你出手未免太重了，莫要把尊夫人打死才好，赶快看看她再说吧。”

何洛恨声说道：“打死这小贱人也就算了。”

另一个军官笑道：“怎的你毫无怜香惜玉之心，竟舍得打死貌美如花的妻子？”当然他并非真的要何洛“怜香惜玉”，而是绕个弯儿，向何洛打探缘由的。

何洛说道：“你们不知，这小贱人已知道了我们的秘密，她如今己是把我当作杀父的仇人了。先别理她死活，咱们还要设法对付丹丘生呢！”

前面那军官道：“好，那我们马上把丹丘生引来。你装作尊夫人是被我们所伤，赶快和我们打架！”

牟丽珠尽力支持，希望再听他们说些什么。可惜还是支持不住，神智渐渐迷糊，终于什么也听不见了。

牟丽珠原原本本他说出当晚的遭遇，只是隐瞒了她和丹丘生初会时候的心情不提。说到这里，突然停止。

江上云问道：“后来怎样？”

牟丽珠望了丹丘生一眼，说道：“那时，我已经晕了过去，后来的事，应该由丹丘生讲了！”

雷震子道：“对啦，牟姑娘已经说了，你还避忌什么？”丹丘生若有所思，看样子也似乎是还未拿定主意。

牟丽珠缓缓说道：“我知道你要遵守对师父的诺言，但我也知道你这诺言是有一个例外的。”

“你相信你的师父可以约束得住本门败类，不让他们勾结清廷，把崆峒派带到自我毁灭的路上。你发誓，要是没有这种情况发生，你就宁愿背上叛徒的罪名，永远不说出这件案子的秘密，在师父的生前死后都是一样。如今，你的师父和洞玄子虽然都已死了，但你不愿意见到的事情，恐怕还是难以避免，就要发生！倘有这种情况，令师父也应允你可以说出来的！你还不说，更待何时？”

这番话的意思很明白，洞玄子虽然死了，但在崆峒派的首脑人物之中，还是有人要走洞玄子的路！

在场的侠义道人物，在听了吉鸿的证供和牟丽珠的忆述之后，虽然亦已多多少少有此怀疑，但可还不敢肯定。如今突然由牟丽珠的口中说了出来，众人都是不禁骇然震惊，也都是不觉把目光集中到洞真子和洞冥子的身上。

洞真子变了面色，说道：“牟姑娘，这种话你可不能乱说。不错，我是曾经同意邀请御林军副统领欧阳业做本派客人，来此观礼，但你可不能对此就说我和清廷勾结，说我要驱使和侠义道作对！”

牟丽珠道：“我不是说你，我说的也不是这件事情！”

洞真子道：“那你要说什么？”牟丽珠道：“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也总会有知道的人来说的。别的我让他人来说，我只想先说我知道的一件事情。”

洞真子道：“好，请说！”

在洞真子和牟丽珠争辩的时候，洞冥子作贼心虚，却是不敢发言。此时

他的面色越发灰白了。

牟丽珠道：“当晚何洛请来谋害丹丘生的那两个军官，正是贵派某一个人的上宾，现在他们还没出现，但用不了多久，他们一定会在此地现形！”

雷震子连忙问道：“那两个军官，你已经知道了是什么人吗？”

牟丽珠道：“当时我不知道，后来当然是知道了。一个是崆峒派掌门刚才所说的那个欧阳业。十八年前，他不过是御林军中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儿，如今则是贵为御林军的副统领了。”众人早已知道今日的崆峒门人之会，请欧阳业前来观礼是出于洞冥子的主意，此时不觉都是想道：“原来他们早已有了渊源。”

雷震子道：“另一个呢？”牟丽珠道：“另一个来头更大，他是欧阳业的顶头上司！”

雷震子吃了一惊，说道：“是御林军的统领海兰察！”

牟丽珠点了点头，重复他的话道：“不错，是御林军的统领海兰察！”雷震子呆了半晌，连声说道：“这就对了，这就对了！”

洞真子忐忑不安，试试他的口风：“什么对了？”

雷震子道：“暗算贵派长老玉虚子的一定就是这个海兰察了！清廷鹰爪之中，只有他有此功力。我真是老糊涂，竟然一直没有想起此人。”

洞真子道：“老前辈的猜测想必不会错的。不过，那个疑凶，现在可还没有抓到。”弦外之音，实际是说，雷震子的“猜测”，只是猜测而已。

雷震子道：“贵掌门不必心急，牟姑娘刚刚说过，这两个人

不久定会在此现形。我相信她的话是不会随便说的。咱们等着瞧吧！现在先请丹丘生说明当晚的真相。”

洞真子道：“我倒想先和牟姑娘说的敝派的那个‘某一个人’是谁？”

牟丽珠道：“我现在说出来，贵掌门也会以为我只是‘猜测’而已。不如等到海兰察和欧阳业现形之后，再说不迟。或许说不定他们还会自己招供呢。”

洞冥子情知已是难免“现形”，反而没有前些的惊慌了。他心里暗自想道：“听这丫头的口气，似乎海兰察和欧阳业一定会被抓到似的。欧阳业我不敢担保，以海兰察的武功，如何能落在他们的人手上？就在此处，海兰察的人也不会放过他们的人。而且海兰察早已有了安排，即使当真打不过他们的人，也还有最后一着险棋可走！”他横了心肠，索性沉着脸一语不发，任凭众人对他猜疑。

金逐流道：“树大有枯枝，贵派纵有一两个像洞玄子那样的不肖弟子也不足为奇。贵掌门也无须顾虑我们会把事情牵连到你的身上。”

原来金逐流早已看出洞真子和洞冥子并不完全一样，虽然这件案子，洞真子或许亦是知情，但大概还不会是和洞冥子同谋。看来他多半只是受了洞冥子的挟制而已。金逐流说出这番话，是有意“安抚”洞真子的。

洞真子稍稍放下点心，暗自想道：“好在他们还信得过我。倘若当真到了自身难保之时，我也只好不理洞冥子了。”于是说道：“好吧，丹丘生，既然大家都希望你说出本案真相，那你就说吧。”

丹丘生长叹一声，说道：“十八年来，我但望能够保全师门声誉，想不到还是有今日之事发生，连最爱护我的玉虚太师叔也命丧鹰爪之手。事已如斯，我是不能不说了。

“不错，我是做梦也想不到何洛会谋害我，但事前却也并非 毫不知情。

在我准备陪何洛前往米脂迎亲的前夕，有一个人悄悄来找我。这个人是天下第一神偷快活张。

“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是江湖上著名的独脚大盗吉鸿，已经在我们前往米脂的这条路出现。据他打探到的风声，很可能就是要劫牟小姐的嫁妆。

“吉鸿是独脚大盗，拦途抢劫，本是毫不稀奇的事。不过牟小姐是何洛的未婚妻，他决不会不知，他竟敢太岁头上动土，那就有点稀奇了。

“快活张继续说道：‘还有更稀奇的是，吉鸿要劫牟小姐之事是他的一个黑道的朋友泄漏的，这个人本来想约吉鸿做另一件案，去关外劫一帮参客。’吉鸿对他说道，我要发的大财，比劫十帮参客都多得多，恕我不奉陪了。那人知道有个神秘的客人前两晚曾来找过吉鸿，问他是谁，吉鸿却不肯说。问他是否这个客人约他去做‘大案’，他笑而不言。

“那人在吉鸿房间的墙壁上发现九个小小的窟窿，他也是个武学行家，一看就知是利剑所刺的痕迹。

“快活张说道，吉鸿这个黑道上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他把这件事情告诉我，我也曾到吉鸿的住处去观看过，那时吉鸿已经出发，不在家中。我可以仔细观看，观看之后，很是怀疑，这似乎是崆峒派的连环快剑造成的痕迹。

“快活张问我，会使连环夺命剑法的崆峒派子弟有多少人？我说只有洞冥师叔，我和何洛。这个月来，洞冥师叔从未离山，剩下来的只有一个何洛。

“当时快活张就曾怀疑，是不是何洛怕我和他争夺掌门，要假手吉鸿来害我呢？但我不信。”

丹丘生继续说道：“快活张得到这个消息，便即亲自出马查探吉鸿行踪，果然在前往米脂的路上，发现他的踪迹。把几件事情连串起来，仔细推敲，快活张认为，吉鸿要做的‘可发大财’的案子，十九恐怕是要劫牟小姐的嫁妆了。只劫嫁妆还不打紧，内中恐怕还有阴谋，是何洛串通了他谋害我的。

“我多谢这位前辈对我的关怀，心里却认为他的看法未免太过多疑，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何洛会串通了强盗来害我的。

“唉，待到事情过后我才知道，他们的阴谋实在是比快活张所怀疑的还更严重。他们谋害我还不仅是为了要帮何洛取得掌门之位，而是要把崆峒派变成依附朝廷的黑帮！在何洛的背后还有海兰察和欧阳业。这些内情，快活张当时都还是未曾知道的。

“快活张好像知道我的心思，说道：‘我知道你是不会相信的，但纵然你不相信，你也千万不可把我刚才告诉你的消息，说给何洛知道。’我答应了他，他才放心离去。”

讲完了快活张向他报讯这件事后，开始进入正题，丹丘生讲到那晚的遭遇了。

为了便于讲述起见，他把当时还未知道而现在已经知道的事情混合来说。

“那晚牟小姐对我揭破了何洛的阴谋，我虽然听得惊心动魄，可还是半信半疑，后来何洛来到，叫我先赶回古庙救人，我一想救人要紧，纵然牟小姐说的是真，何洛也只不过要谋害我，她和何洛一起料想是没事的。那些强盗，不管是否何洛请来，我倒要看看他们是否有本领杀得了我。

“在回去途中，我发现两条黑影跑得飞快，看样子是刚从古庙行凶之后出来的强盗。但因距离颇远，那两个人却好像并未发觉我。救人要紧，我也无暇去追强盗了。

“正在我将到古庙的时候，我又听见牟家仆人的呼喊，原来刚才已经来过一批强盗，就是我在路上看见的那两个人。他们是海兰察和欧阳业。

“海兰察和欧阳业大概因为在古庙里找不到我和牟小姐，连何洛也不在，是以他们只是伤了两个仆人，便又匆匆而去。

“在他们走后不久，何洛邀来的另一个强盗又来了。这人就是刚才作证的吉鸿了。我踏进古庙的时候，他正在行凶。

“吉鸿到那古庙的经过，以及当时庙中所见的情形吉鸿刚才已经说过，我就用不着多说了。

“他伤在我的剑下，害怕我会杀他，连忙说出他是受何洛指使而来的，求我饶他不死。

“我这才相信快活张所说的是事实，牟小姐说的也果然都是真话。就在此时，我又隐隐听得远处传来金铁交鸣之声，还听得何洛用传言入密的内功所发出的长啸。

“我恐怕牟小姐遇害，无暇理会吉鸿，连忙跑回那个山谷。只见一出好戏正在上演，可惜当时我却不知道他们是在串通做戏。”

说到这出“好戏”，丹丘生犹有余愤。

那晚的情形是这样的。

丹丘生回到那个山谷，只见何洛正在和两个军官恶斗。那两个军官不消说就是海兰察和欧阳业了。

海兰察佯作不知丹丘生业已赶来，喝道：“何洛，你别包庇同门，快快从实招来，否则你可要做替死鬼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我究竟是犯了哪一条王法，你叫我招供什么？”何洛叫道。

“你还装蒜！”海兰察喝道：“丹丘生勾结朝廷叛逆，他们已经查有实据。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能不知情？”

“哼！依我看来，他不仅知情，恐怕还是和丹丘生同谋的！”欧阳业接着说道。

何洛装作又是惊惶又是委屈的样子叫道：“我委实不知丹丘生去了哪里，更不知道他曾经作了一些什么事情？”

海兰察冷笑道：“你的岳父牟一行和你的师弟丹丘生都是私通反贼的叛逆，哼，要说你和他们不是一丘之貉，骗鬼也不能相信！你交不出丹丘生，又不肯招供，我们只有捉你归案了。”

欧阳业道：“何洛，事情我们已经说得很明白了，你还要抵抗，是不想要性命了么？”

海兰察跟着说道：“不错，他和丹丘生定是一丘之貉，他敢顽抗，我们杀了他也不会是杀错了人！”

何洛佯怒喝道：“大丈夫决不无辜受辱，崆峒派的弟子也决不能弃剑投降。要我束手就擒，万万不可能！好吧，你说我与丹丘生谋反，反就反了，那又怎样？”

他们一唱一和的“做戏”，心地忠厚的丹丘生本来对他起了的一点怀疑，不觉也动摇了。正是：

朋比为奸施毒手，贪图名利害同门。

第五十三回　谋害同门伤惨变　顾全大局屈沉冤

丹丘生心里想道：“牟小姐说他们父子和清廷勾结，并且还约了御林军的两个高手要来害我，但如今我看见的情形恰好相反，我该相信谁呢？这两个军官假如就是牟小姐说的那两个御林军高手的话，何洛倒是为了维护我而和他们拼命了！咦，牟小姐呢？怎的不见她了？”他是在山坡上借物障形，悄悄下来的。可还没有看见晕倒在地上的牟丽珠。他希望听得见牟丽珠亲自出来说话，便可明白真相，却哪知牟丽珠早已伤在何洛手下。

牟丽珠没有给他释疑，倒是海兰察为他“释疑”了。心念未已，只听得海兰察又在冷笑说道：“哼，何洛，你要造反？你也不仔细想想，第一、你打得过我们吗？”何洛“傲然”说道：“打不过也要打！”海兰察不理会他，继续说道：“第二，你死了不打紧，你舍得连累如花似玉的妻子也陪你一同死吗？她已给我用独门重手法点了穴道，一个时辰之内，得不到我的解救，必死无疑。你赶快投降吧！”

听到这里，丹丘生再也忍耐不住，暗自想道：“耳闻是假，目睹方真。牟小姐错信谣言，也说不定。我必须救她，我也绝不能让何师兄为我而死！”心意立决，现出身形，飞快跑下山谷。何洛一见，佯作大吃一惊的模样叫道：“丹丘师弟，鹰爪正是来捉你的，你别顾我，赶快逃吧！”

丹丘生唰的拔剑出鞘，喝道：“大丈夫一人作事一人当！不错，我是和你们口中的叛逆常有往来，你们有本领就来抓我领功！不关我这师兄的事！”

何洛当然不肯退下，结果自是他们师兄俩“并肩作战”了。按照预定的计划，何洛最初装作一副下了决心和强敌拼命的模佯，使得丹丘生对他只有感激，毫没提防。

何洛装作拼命，剑招似是凌厉，其实并无足以伤人的劲道。这一战实际是丹丘生独力与御林军的两大高手相抗。以当时的本领而论，丹丘生和海兰察单打独斗，或许可以稍占一点上风，加上一个欧阳业，他已经不是敌手了。不过，他却是真的把生死置之度外了，海兰察在他狠捷奇准的连环夺命剑法之下，也不由得暗暗心惊。

丹丘生本是希望速战速决，尽快打败这两个鹰爪，才好替牟丽珠解穴的，虽说他相信牟丽珠真的是给海兰察用“独门重手法”点穴，但自信凭本身的功力，还是有把握可以解开。哪知对手本领之强，远出他的估计之上。久战不下，不由得焦急起来。高手拼斗，哪容分了心神？何洛抓着最好时机，在他背后突施暗算！

丹丘生讲到最紧张之处，忽然停了下来。众人虽然明知他终于没事，但听得他在剧斗之中，突遭何洛暗算，大家还是不禁绷紧心弦，手里捏着一把冷汗。好几个人齐声问道：“后来怎样？”

牟丽珠站了起来，缓缓说道：“后来的事，应该让我来说了。

“我晕了过去，何洛以为我不死也必重伤。他们全副心神都用来对付丹丘生，对我全无防备。

“不错，我是受伤不轻，但侥幸还没有死。更侥幸的是，正当丹丘生危急的叮候，我醒过来了。

“我仍装作昏迷，赶快用家传的内功心法，凝聚了一点真气。

就在此时，我看见了何洛在丹丘生背后突施暗算。

“我的功力本来连一成也还未恢复的，那时也不知哪里来的那么大的气

力，我一跃而起，一剑就向何洛的背心插下！

“这正是应了一句俗话：‘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何洛的剑尖不过在丹丘生的背脊划开一道伤口，我的长剑却在他的背心插得没至剑柄！”

听她冰冷的口气，就像感觉得到她推进何洛背心那柄冰冷的长剑一样。听到这里，众人既是松了口气，又是不禁毛骨惊然。原来仇恨是这么可怕的！

牟丽珠笑了起来，笑得是那么痛快又是那么凄凉，说道：“现在你们该明白真相了吧，杀何洛的不是丹丘生，是我！倘若有谁认为我杀得不对，有谁要替何洛报仇，请他来和我算这笔帐，不关丹丘生的事！”话说完了，她那冰冷的目光，从洞真子面上掠过，投到洞冥子身上。

洞真子不愿说话，洞冥子不敢说话，所有崆峒派的弟子也都没有说话。

半晌，雷震子说道：“真相既然如此，所谓丹丘生谋害同门一案，大概可以宣判他无罪结束了吧？”

洞真子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说道：“唉，真想不到内情原来竟是这样。丹丘生既是代人受过，‘清理门户’一事自是不用提啦。”

金逐流冷冷说道：“不，丹丘生一案可以结束。贵派的‘清理门户’大事，似乎还未应该结束呢。”

雷震子也道：“不错，牟姑娘和丹丘生虽然说明了当晚的真相，但有些事情，我还未曾明白。”

洞真子颓然说道：“本门出了这样事情，我痛心得很，恐没精神审下去了。请两位老前辈代我发问吧。”

金逐流道：“我想请问丹丘兄，何以在这件事情过去三个月之后，方始回山？”当年丹丘生就是因为在案发之后，“失踪”如此之久，以至被人猜疑他是“劫财劫色”的。金逐流亦已知道他，“失踪”的原因，所以明知故问，是想给他有一个当众解释的机会。

牟丽珠代答道：“这是因为我的缘故，我受了重伤，他当然不能不照顾我。而且他自己也受了伤，虽然没有我伤得重，亦是不轻。”

她继续讲那晚她杀了何洛之后的事情，众人方始知道，他们那天晚上当真可说得是死里逃生，凶险之极。

本来晕倒地上的牟丽珠，突然跃起，一剑杀了何洛。这一下大出海兰察与欧阳业的意料之外，这刹那间，他们都是不由得骤吃一惊，心神大乱。

高手搏斗，哪容乱了心神。丹丘生抓紧时机，反手一剑，伤了欧阳业。跟着一剑，又伤了海兰察左臂。

不过，海兰察的本领却非欧阳业可比，在丹丘生刺伤他的时候，他也一掌击中了丹丘生。丹丘生先受了何洛的剑伤，此时伤上加伤，其实是伤得比海兰察还重！

但伤得最重的是牟丽珠。她一剑插入何洛后心，没至剑柄，用了全身气力，在何洛倒下去的时候，她只觉眼前金星乱舞，眼看自己也要跟着倒下去了。

眼光一瞥，只见掌风剑影之中，海兰察固然衣袖殷红，丹丘生也是摇摇欲坠。牟丽珠神智尚未迷糊，一看就知他们乃是两败俱伤。这正是最危险、最关键的时刻！

“不，我现在还不能死！”牟丽珠一咬牙根，把插在何洛背心的长剑拔出来，吸一口气，用最后的一点气力喝道：“不要放过这两个鹰爪！”

她唱的是“空城计”，幸亏海兰察却是不知她的虚实。他曾亲眼见过何

洛给她杀得只有招架之功，此时只道她刚才乃是诈伤晕倒。欧阳业给丹丘生伤得颇重，此时已是无力再战。海兰察怎敢单独一人，抵挡丹丘生与牟丽珠的联手夹攻。只好拖着欧阳业赶快逃了。

牟丽珠暗暗叫了一声”好险！”，待到看不见海兰察的背影之时，方始松了口气。这口气一松，她也登时支持不住，又再晕过去了。待到醒来之时。已是身在一个山洞之中。

她还发觉，她的“嫁妆”装满五个箱子的金银珠宝也已搬到这个山洞来了。

原来她这一觉睡得好长，她是足足昏迷了两天两夜方始醒来的。在她昏迷的期间，丹丘生在密林深处找到这个山洞。虽然他也受了伤，他还是不顾性命的非但把牟丽珠背进这个山洞，还把她的“嫁妆”也都搬了来。他用崆峒派独有的“续断膏”给牟丽珠敷伤，又以本身残余的一点真力替她推血过宫，这两天来目不交睫的守护她，这才保住了她的性命的。一到牟丽珠醒来之后，可怜他已是心力交疲，跟着病倒了。

不幸中之幸的是，来找何洛的人，发现了何洛的尸体，都以为他们早已远走高飞，没有在荒山密林仔细搜查，当然也没发现这个山洞。还有，他虽然病倒了，牟丽珠的伤势却渐渐好转，可以“易位而处”，反过来服侍他了。

虽然这是她一生中过得最艰难、最危险的一段日子，但此际，牟丽珠回想起来，心中仍是不禁充满甜意。因为她与丹丘生相互扶持，情根已是不觉的在她心头种下。在她的心中，这段日子，其实是她一生中过得最美、最甜的日子！但可惜，后来……

她心里一酸，望了望近在眼前的丹丘生，丹丘生转过头去回避她的目光。迎接她的目光却是雷震子和金逐流在望着她。

雷震子道：“牟姑娘，后来怎样？”

牟丽珠仿佛从梦中醒了过来，记起了现在她是和众人讲述真相，只好抑制激动的心情，把温馨的旧梦重埋心底，继续说道：“总算我们命不该绝，过了两个多月，丹丘生和我都已脱离了危险期，身体也渐渐恢复健康了。

“但还有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办的，怎样处置我的那份‘嫁妆’？

“我知道这份‘嫁妆’其实并不全是我牟家的家产，即使有一部分是我爹爹要留给我的，我也不想再要一文了。我决定把那五箱金银珠宝全部送给义军。

“当然我不便出面，丹丘生也不能出面，怎样交出这份财产呢？最后还是丹丘生想出了法子。

“他潜入米脂，打听到一向替义军和我爹爹联络的那个人，半夜他偷偷进入这家人家，留下了一封信。”

说到此处，会场里忽地有个人站了出来。

只听得这人朗声说道：“我就是十八年前在米脂替义军和牟大侠联络的那个人。如今我才知道，原来那天晚上在我家中投下那封匿名信的人是丹丘生。”跟着向众人讲述那封信的内容。

“那封信上说，义军寄存在牟家的军饷放在一个山洞，叫我去取，信上附有详细的地图。当时我还半信半疑，恐怕是敌人布下的圈套。但为了义军的大事，我只能冒险去看一看。果然在那山洞里发现了装满了金银珠宝的五个箱子。十八年来，我和义军的朋友都是感激这位朋友的义举，一直希望能够知道他是谁，向他道谢。如今方始有这机会。”

当下这人走上台来，向丹丘生和牟丽珠道谢。

牟丽珠道：“这是我应该做的，否则我岂不成了吞没义军军饷的小人了。”那人说道：“可你归还我们的财物，可远超过义军寄存在你家的军饷啊！”

牟丽珠继续说道：“那天晚上，我和丹丘生是躲在山洞附近，待到看见那五箱金银珠宝确实是给义军的朋友搬走之后，我们才放心离开的。第二天，我也就和丹丘生分手了。”

雷震子赞叹道：“你们两位真是义人！如今事情都已经弄清楚了。还有谁敢诬蔑丹丘生是‘劫财劫色’吗？”

台下忽然有人发出冷笑，轻声说道：“此事虽然有人作证，但也只是澄清一半吧！”言下之意，“劫财”的嫌疑是洗清了，但“劫色”的嫌疑还是有的。原来这个人是洞冥子的弟子。洞冥子在台上不敢出声，他却在台下窃窃私议。

听见他说这句话的人虽然气愤，但一想孤男寡女，在山洞同住三个多月，这嫌疑却也是水洗不清。为了顾全牟丽珠的面子，本来想斥骂这个人的人，也只好不作声了。

不过这句话幸丽珠也听见了，她柳眉一竖，说道：“雷老前辈、金大侠，我想请你们作个见证！”

说话之际，她已把右边的衣袖捋了起来，只见雪白的臂膀上一颗鲜红朱砂印。

这是标志处女保贞的“守宫砂”，雷震子连忙帮她把衣袖放下，说道：“牟姑娘冰清玉洁，何必理会那些狗嘴里不长象牙的人！”

金逐流道：“其实何洛早已不能算是牟姑娘的丈夫了，她喜欢嫁给什么人就可以嫁给什么人，谁也管不住的！说刚才那句话的人，应该自己惭愧！”

牟丽珠冷若冰霜的脸上现出一抹红霞，心里想道：“可惜十八年前，我和丹丘生都是没有这个勇气。”

往事历历，都上心头。最令她难以忘怀的是和丹丘生分手的一幕。

相处了三个多月，他们的身体已经复原了，珠宝也已经交给义军了，他们是必须分手了！他们默默下山，彼此都是咬着嘴唇，强忍眼泪，没有说话。

不知不觉走到山脚，丹丘生终于不能不说一声“再见”了。眼看丹丘生就要离她而去，她是再也不能强忍了！

丹丘生的心情恐怕也是和她一样，两人的手忽地不知不觉的紧紧相握。

牟丽珠忍不住珠泪夺眶而出，哽咽说道：“咱们真的还能再见吗？”

丹丘生涩声说道：“我不知道，唉，看来只有听命运的安排牟丽珠叹口气道：“咱们相处这段日子，在我是觉得最苦也最甜的日子，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丹丘生道：“我也不会忘记的。只可惜它是一去永不复返了！”

牟丽珠心痛如绞，不觉倒在丹丘生怀中。

丹丘生替她抹脸上的泪痕，说道：“牟姑娘，我知道你的心事。我并非铁石心肠，我，我也是一样不愿和你分离的！但可惜命中注定，咱们非得分开不可！除非……”

牟丽珠道：“除非什么？”

丹丘生摇了摇头，叹道：“但人言可畏，咱们怎能不避嫌疑？这个‘除非’，其实只是痴心妄想而已！”

他没有说明这个“除非”是什么，但牟丽珠已经懂得了。不错，这件案子外间一定已是议论纷纷，在这样情形底下，她怎能和丹丘生结为夫妇？

牟丽珠低声说道：“我可以等待，等到案情大白于天下之日！”

丹丘生苦笑道：“我却不敢抱着这样的希望、莫说人家未必会相信咱们的话，我恐怕也不能把真相披露人前，唉，这一天恐怕是永远也不会来的！”

丹丘生料得不错，他回山之后，便因“谋害同门”的嫌疑而给逐出师门了。

但他也有料错了的。他以为永远也不会来的这天终于来了。如今，这件案子已是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了。不过是不是来得嫌迟了呢。

她偷眼向丹丘生望去，只见丹丘生正在低着头，如有所思。只不知他是否也在想着和自己同样的心事？

金逐流道：“丹丘兄，后来的事情，应该你来说了。你愿意把你这十八年来的难言之隐告诉我们么？”

丹丘生叹道：“恩师当年最不愿见到的事情已经发生，事既如斯，我说也无妨了。”他说了出来，众人方始知道，他的师父，当年崆峒派的掌门洞妙真人，为什么宁愿委屈爱徒，以致令他几乎沉冤莫白的原故。

案发三个多月之后，“失踪”的丹丘生方始突然回来，一众同门，自是难免对他大起怀疑，群情汹涌。

丹丘生为了顾全师门声誉，只好对同门的盘问不发一辞，只肯单独告诉师父。

洞妙真人听了徒弟的禀告，许久许久都没说话，最后方始叹了口气，说道：“徒儿，为师的只怕委屈你了！”

原来洞妙真人于公于私都有顾虑。

在“公”的方面，第一、他害怕这件案的真相公开之后，崆峒派的声誉必将大受影响。倘若他的处置稍有不当，只怕还会引起矢志反清的一班侠义道大兴问罪之师！

如何处置才是“得当”呢，在别的不怕公开表示反清态度的门派或许比较简单，在崆峒派却是极难处置。因为崆峒派根本就没有这样一条处置叛徒的门规。

崆峒派的传统是不问朝政，不介入外界的任何纷争，在清兵入关之后的一百多年，也是坚持既不反清，也不替清廷做事的。历代祖师，只是要求弟子专心学武，至于他们的私人交往，和反清的侠义道做朋友也好，和当官的做朋友也好，都是任由他们。正是因此，百多年来，崆峒派与两方都是相安无事。

洞玄子和海兰察勾结，谋害了反清的关中大侠牟大侠，这件事依照崆峒派的门规，掌门人可以说他不对，也可以警告他以后不许帮清廷做事。但却不能说他是叛徒。而且丹丘生也曾在暗中替义军做事，严格依照门规，他也是要受斥责的。

洞妙真人本身的态度是比较同情义军方面，他并不以丹丘生所作为非。但要根据本派传统来定是非，那又是另一回事了而且他还有一层顾虑。

这第二层顾虑是：假如他要为徒弟伸冤，就必须说明真相。然后行使掌门人的权力，违反传统，自定门规。处罚暗中替清廷作鹰爪的师弟洞玄子。

这样做虽然未尝不可，因为掌门人有权创立门规。但这样做的话，也就等于表明了态度，在他领导下的崆峒派，今后将是反清的了！一旦表明态度，后果也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崆峒派势必要与清廷为敌，他给崆峒派带来的将是无穷无尽的风波，令到门下弟子永无宁日！

这样做需要极大的勇气，洞妙真人可还没有这个勇气！

这是把崆峒派的传统根本改变的做法，除了极大的勇气，还要有极大的魄力，洞妙真人也没有这个魄力！

洞妙真人于公于私都有顾虑，除了于“公”方面这两个顾虑之外，他也不忍令自己的师弟洞玄子身败名裂。

这里面有个因由，原来他是曾奉师父的遗命，必须善待这个师弟，一生都要照顾这个师弟的！

他的师父玉鼎真人和洞玄子的父亲是最好的朋友，有一次他们碰上强敌围攻，洞玄子的父亲为了掩护玉鼎真人，以致重伤不治。玉鼎真人抚养故友的遗孤，自是难免过分溺爱。洞妙真人比洞玄子年长十几岁，他接任掌门之时，洞玄子尚未成人。是以玉鼎真人在临终之际把这个小弟子郑重付托给他。

洞妙真人把自己的顾虑，把自己的难言之隐，都和丹丘生说了之后，不觉流下泪来，说道：“你是我最疼爱的徒弟，我本是不该也不忍让你受到委屈的，但如今我却求你原谅我了！”

请问丹丘生还能有什么话说，他只好跪了下来，含泪说道：

“师父言重了。师门声誉要紧，一己荣辱算得什么。弟子一切愿听师父吩咐。”

洞妙真人想了好一会儿，这才说出他的安排。

洞妙真人说道：“洞玄、洞冥要我处你以‘谋害同门’之罪，我当然不能依从他们。但为了顾全大局，我只好含糊其辞，就说你是应负‘处事不当，照顾同门不周’的罪名吧，名义上你是被‘逐出门墙’，但在我的心里还是永远把你当作我的最好的徒弟的！”

丹丘生要被逐出师门，心中难过之极！但却还不能不反过来劝慰他的师父不要难过，说道：“师父，得你老人家这句话，弟子就算受再重的处罚也是心甘。但只怕一众同门，可能还会认为师父判得不公，太过偏袒弟子了。”

洞妙真人苦笑道：“我既不能说明真相，也唯有这样故作糊涂了。不错，这样糊涂的判决，门下弟子是会窃窃私议的。所以我打算在这件案子用我的糊涂办法‘了结’之后，我也要退位让贤了。我这样做别人会以为我是因‘管教不严’而负疚让贤，但你会明白，不错，我的确是内疚于心，但这是对你的负疚！”

丹丘生道：“师父别这样说，我连累师父也受委屈，该负疚的还是我呢。但不知师父要把掌门之位让给谁人？”

洞妙真人道：“你放心，我不会让给洞玄子和洞冥子的，我准备让给二师弟洞真子。他虽然才干平庸，但却比较忠厚，料想不致胡作非为。

“我会告诉洞玄子，我已经知道他的秘密，我也会把本案的真相约略告诉我准备让他接任掌门的洞真师弟。

“我在生之日料想他们不敢胡作非为，但我会告诫他们，在我死去之后，要是他们不遵遗命，有谁重犯洞玄子所犯过的错误的话，我会允许你把这件案子公诸天下的。我所说的‘他们’，特别说明，是包括洞冥子在内！”

丹丘生心存忠厚，把师父针对洞冥子和批评洞真子的一些说话省略了去。但虽然省略了这些话，众人却已知道，原来现任的掌门人洞真子其实并非是完全不知本案真相的了。洞真子自己也感觉到这一点，暗自想道：“洞冥师弟这次定必自身难保，过去我一直受他挟持，如今可不能再受他连累了！”

正当他踌躇未决，要不要立即把他已知的洞冥子的罪恶和盘托出之时，只听得丹丘生叹了口气，继续说道：“想不到在我的师父和洞玄师叔相继去世之后，今日我还是被逼要回到崆峒山来，说明此案真相，如今我要请掌门追究：重犯洞玄师叔的错误，和海兰察勾结的乃是何人？”

洞冥子忽地冷冷说道：“丹丘生，你如今还未曾是掌门，待你做了掌门，再行自定门规吧！”按照崆峒派原有的门规，门下弟子是可以和官府中人做朋友的，“和海兰察勾结”这可不能算是一项罪名，既然不能算是罪名，“追究”也就无从谈起了。

丹丘生怒道：“海兰察害了本派的玉虚长老，难道咱们不该追究？”

洞冥子道：“这可就是两回事情了。玉虚长老是否海兰察害死，目前还不能断定，充其量只能说他是嫌疑最大的凶手。再退一步，即使证实了他确是暗算玉虚长老的凶手，那也只能找海兰察报仇，崆峒派的弟子即使有人与他往来，也非犯了什么门规。何况还未必真的有这个人呢。你要掌门追究什么和海兰察勾结的人，那不是有意株连，无风起浪么？”虽然强辞夺理，但按照原有的门规，却也委实难以驳他。

许久没有说话的洞真子忽地朗声说道：“你们不必争吵，我有话说！”神态严肃，看来他已是要重新执行掌门人的职权了。

丹丘生道：“弟子遵命，请掌门示下。”洞冥子木然毫无表情，却不知他想什么。

洞真子咳了一声，缓缓说道：“今日的同门大会，本是要决定两项大事，一是真相丹丘生应否予以‘清理门户’处分的案件，一是推选继任的掌门，如今丹丘生一案有关已白，他的罪嫌亦己洗清，理该让他重归本派，我这判决，众人有异议么？”

崆峒派弟子十之八九鼓掌欢迎，没人表示反对。在这样情势底下，恨极丹丘生的洞冥子也不敢说话了。

洞真子请众人静下来，继续说道：“既然没人反对，丹丘生重归本派，他是有权做继任的掌门人了，我在开始的时候，曾提议由洞冥师弟继任掌门，后来玉虚长老又提出了丹丘生作为继任人选，有没有人提出第三位人选。”

过了约半炷香时刻，没人说话。洞真子道：“好，那么现在就请同门公决，决定继我之任的掌门人。我自愧德薄能鲜，有关本派应兴应革的大事情，要等待新任掌门选出之后，由他来处理了！”

用意十分明显，他是要把责任推卸给后任掌门。

可笑那一心想做掌门人的洞冥子，此时却是有如待决的死囚。尽管他力持镇定，留心的人还是可以觉察得到他那充满怨毒的眼神。此时他正在心里想道：“你这老狐狸倒是狡猾，表面充当好人，其实分明是借丹丘生之手来杀我！”

开始进行表决了，结果是众人都可以预料到的，也是洞冥子预料到的。

洞真子叫众人腾出当中一块空地，朗声说道：“本门弟子，拥护洞冥子做继任掌门人的请站出来。”

崆峒派的弟子谁也没有移动脚步，甚至连洞冥子的心腹弟子大石道人也变作了缩头乌龟。

洞真子继续说道：“本门弟子，拥护丹丘生做继任掌门人的请站出来！”

这一下可热闹了，洞真子话犹未了，崆峒派的弟子已争先恐后的站了出来，把那块空地都站满了。不好意思站出来的只有洞冥子门下，寥寥几个。

洞真子吁了口气，说道：“ 丹丘师侄，恭喜你得同门拥戴，接任掌门。从现在起，你就是本派的掌门人了。 ”

丹丘生道：“ 我得重列门墙，于愿已足。掌门大任，实不敢当。师叔，你的年纪还不算老，我希望你多做两年。 ”

洞真子连忙摇手，说道：“ 这是一众同门的公决，怎么可以私将授受？ ”

雷震子道：“ 丹丘生，你是众望所归，不必谦辞了！ ”

丹丘生还想退让，牟丽珠忽他说道：“ 丹丘生，你不做掌门不打紧，难道你师父的仇，你也不想报了？ ”

丹丘生大吃一惊，说道：“ 你，你说什么？你是说我该为玉虚太师叔报仇吧？ ”他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牟丽珠道：“ 不，我不是说你的玉虚太师叔。我是说你的师父洞妙真人！玉虚子固然是死得不明不白，但你的师父也是一样！你知道你的师父是怎样死的吗？ ”

此言一出，台上台下无不惊愕！丹丘生失声叫道：“ 我的师父是怎么死的？ ”

牟丽珠道：“ 是给人毒死的！ ”

洞妙真人在把掌门之位让给师弟之后，不到两年便即身亡，当时他不过年近六旬，对一个武功精纯的人来说，这个年纪死亡，纵然不能说是“ 短命 ”，也只能说是 “ 中寿 ”。故此死讯传出，武林中人都是深为悼惜，觉得他的死未免来得突兀了些，但也没人疑心他是死于非命。

在他死前一个月，雷震子是曾经见过他的。那次他们还曾切磋武功，洞妙真人丝毫没有身体衰弱的迹象。此时雷震子听了牟丽珠的话，想起了和洞妙真人最后一面的情形，不由得半信半疑，连忙问道：“ 牟姑娘，你怎么知道？ ”

牟丽珠道：“ 我已经来过一次崆峒山了。那次来到崆峒山之时，恰好是洞妙真人被害之夕！ ”

洞冥子冷笑道：“ 我们崆峒派弟子并非都是饭桶，牟姑娘你一个人就能潜入情虚观，这话未免令人难以置信！ ”

牟丽珠道：“ 在我和丹丘生分手之后不久，我遇见了天下第一神偷快活张。他教给了我改容易貌之术以及腹语的功夫，我是扮作你们清虚观的一个小道士偷进去的。 ”众人曾见过她的这两样本领，刚才她混在崆峒派弟子堆中，用腹语数次发言，都没被人察觉。比较之下，当年她能潜入清虚观，那是毫不稀奇。

牟丽珠继续说道：“ 也并非没人发觉我，有两个人是已经看见了我而且知道我是冒充崆峒弟子的。一个是下毒的人，另一个则是想要制止那人下毒却没成功的人。 ”

雷震子道：“ 那个制止下毒的人想必是崆峒派的了，他是谁？ ”牟丽珠想了一想，说道：“ 我希望最好还是他自己说出来！ ”

但那个人却迟迟不见出来说话。

丹丘生惊痛未已，喘着气问道：“ 请你先告诉我，那下毒的人是谁？ ”

牟丽珠抬眼一看，忽地用手一指，说道：“ 这个人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喏，她已经来了！ ”

众人顺着她所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丁兆鸣和沧州老拳师赵一武正在押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妇人进场。

金碧满叫道：“ 爹爹，欺负女儿的正是这个妖妇！ ” 原来丁兆鸣和赵一武得到牟丽珠的指点，到断魂岩下寻找，果然找到了受伤的辛七娘。

牟丽珠缓缓说道：“ 下毒害死洞妙真人就是这个妖妇，那次请她来的人也就是这次请她来的人！ ”

丹丘生道：“ 那人是谁？ ”

牟丽珠道：“ 那人也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

话犹未了，忽听得洞真子闷哼一声，接着是洞冥子发出的令人毛骨悚然的狞笑。原来他站在洞真子的后面，趁着众人都在注意刚被押进场中的辛七娘时，快如闪电的突然出手，一把抓着洞真子的后心。

牟丽珠早已预防他会暗算丹丘生，但想不到他却是暗算他的掌门师兄。丹丘生又惊又怒，唰的拔出剑来，喝道：“ 洞冥子，你敢作乱犯上？快快放手！ ”

洞冥子冷笑道：“ 谁叫你们逼得我无路可走？嘿嘿，丹丘生，你听着，你敢再踏上前一步，我马上就要洞真子的性命！掌门之位尚未正式举行交接大典，洞真子如今还是掌门，你若不顾他的性命，你就要负上害死掌门的罪名！ ”

投鼠忌器，丹丘生在他恫吓之下，双眼几乎要爆出火来，但却还是不能不停下脚步，把宝剑重又纳入鞘中。

洞冥子把手掌按在洞真子的背心大穴，自己的背脊则贴着一根柱子，说道：“ 雷老前辈，金大侠请你们两位包涵点儿，我知道你们一举手就能要了我的性命，但在我丧命之前，洞真子必定先我而死。嘿嘿，这点本领，你们应该相信我洞冥子是还有的吧？ ” 他的手掌按着洞真子的背心大穴，只要内力一吐，洞真子定必命丧当场。金、雷二人自是看得出来，确实不是虚声恫吓。

雷震子气得须眉怒张，骂道：“ 我从来没有见过你这样阴毒卑鄙的小人，有你这样的人，真是武林之耻！ ” 骂是尽管骂了，可还真的没奈他何。

洞真子气愤填胸，叫道：“ 你们别顾我的性命，我宁愿与他同归于尽！ ” 虽然他愿意如此，但有本领能够杀洞冥子的侠义道却怎忍玉石俱焚？

洞真子接着叹了口气，说道：“ 我真后悔没有早点揭露他的罪恶！ ”

洞冥子冷笑道：“ 如今你说也无妨了！ ”

洞真子道：“ 其实我早就知道丹丘生是冤枉的，当年洞玄子把他儿子的尸体搬了回来，我和洞冥子是最先见到何洛尸体的人，何洛致命之伤是背心一剑，这证明牟姑娘刚才所说是她所杀不假。但第二天公开验尸的时候，何洛身上却添了七个窟窿，让人一看就知是崆峒派连环夺命剑中那招‘ 七星伴月 ’ 造成的伤痕！ ”

这是丹丘生受嫌的主要证据之一，案情虽然真相已大白，但在几个人的证供中，这一点却还是未有解释的。刚才牟丽珠自认杀了何洛，好些人也曾不免怀疑，以为她是有心“ 代人受过 ”，但因大家都同情她和丹丘生，大家也都觉得何洛死有余辜，是以对何洛究竟是死在何人手上这一点，也就不愿枝节横生，细加盘洁了。此时，众人方始恍然大悟：“ 原来在尸身上造成这招‘ 七星伴月 ’ 的伤痕，乃是洞冥子干的好事。我真糊涂，怎的想不到是他！ ”

洞冥子阴恻侧笑道：“ 不错，这件事是我干的，崆峒派只有我和丹丘生会使这招，料想没人怀疑是我！当时洞玄子本不愿意儿子的尸体多受毁伤，但为了要冤枉丹丘生，他还是给我说服了。掌门师兄，我也知道你会知道是

我，多谢你替我隐瞒了这么多年！”

洞真子气到极点，说道：“这都怪我私心太重，在他们威胁利诱之下，我竟然昧着良心做人，如今悔也迟了！”虽没详加解释，众人亦已明白，所谓“威胁”乃是指洞玄子、洞冥子狼狈为好，在崆峒派的势力远胜于他；所谓“利诱”，当然是指他们以“掌门”大位为饵了。洞真子既怕他们加害，又想当上掌门，自然唯有听从他们摆布。

洞真子继续说道：“我当上掌门，实际等于是他们的傀儡。但我还想不到，洞冥子，他，他竟是如此心狠手辣，嫁祸给丹丘生还不算，他还竟敢勾结妖人，谋害我的师兄——前任掌门洞妙真人！

“他偷偷把辛七娘请来，藏在清虚观里。那天晚上，给我知道。他为什么要把这妖妇请来？我虽糊涂，也可猜想得到，定然是要这妖妇下毒害人了。我赶忙跑去找他，阻止他们害人。想不到已经迟了一步，我苦苦劝他之际，正是那妖妇下毒之时。我话未说完，那妖妇走了进来，狞笑对我说道：‘倘不是洞冥子说你这个人还有用处，我早把你也毒死了。哼，哼，你既这样好心，那就由你去收尸吧！哈，收谁的尸，这还用问？当然是你的师兄洞妙真人了！’

“我慌忙跑出去，忽见一个小道士身法奇快，我还没有看清楚他，他的背影已是消失。不过我还是听到他说的两句话：‘祸福无门，唯人自召。你还不算太坏，为善为恶，全在你的一念了！’现在我才知道，原来这位赠我以金玉良言的是牟姑娘。”

牟丽珠道：“我偷入清虚观，本来是想见洞妙真人禀告真情的，谁知我来迟了一天，洞妙真人已经被那妖妇所害，我只有把希望寄托给洞真子，希望他能主持公道了。”

洞真子愧悔交迸，说道：“我非但不能主持公道，反而同流合污，十八年来，甘心被这奸徒利用。我实是死有应得，但不该死在这好徒手上！”

洞冥子忽地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说道：“掌门师兄，你现在才想到一个‘死’字，不嫌迟了点么？你该知道，小弟可舍不得你去死啊！”

原来洞真子在说这番话的时候，已经打定主意，要想暗运内力，自断经脉而亡。哪知却给洞冥子识破他的心思，听他话一说完，赶紧便即点了他的麻穴。

丹丘生说道：“洞真师叔，你也不用太过责备自己。不错，你是曾经做错许多事情，但这十八年来，你总算没有把本派带上歪路。就凭这一点，你已是功可掩过了。别人怎样想我不知道，我还是把你当作长辈尊敬的。”说至此处，陡地喝道：“洞冥子，按你应得之罪，你是死有余辜。如今我给你一个最后的机会，你把洞真师叔放开，我让你走。只要你今后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你虽然被逐出本门，但也可以安度晚年！”

金逐流道：“这样的条件，对你来说，实在是好到不能再好的了。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如今就看你了！”

哪知洞冥子竟然冷笑说道：“哪有这样便宜的事，要我放人，还要把我逐出门墙！”

雷震子大怒道：“那你到底想要怎样？”

这一问把洞冥子问得哑口无言！不是他答不出来，而是他想要得到的东西，在目前的情况底下，他自己也知道是属于非份之想，大家一定不会答应。但他抓住了洞真子作为人质，也总得有个收场，怎样收场才好呢？

正当他感觉骑虎难下，不知如何是好之际，忽听得有人朗声说道：“让我替洞冥子回答你们！”

众人把眼望去，只见对面的山坡上出现一个军官，不是别人，正是御林军统领海兰察！他已经换上军官服饰，但众人还单认得出他就是那个害死玉虚子嫌疑最大的“杂工”！

谁也料想不到海兰察竟敢公然出现，这刹那间，就像风雨来临之前的情景：“万木无声”。挤满了人的大草坪，突然一点声音都听不见了。异样的静寂令人呼吸紧张，令人心头颤栗！

不过这异样的静寂只是刹那间事，突然，愤怒的吼声爆发，首先是要为本门长老报仇的崆峒派弟子，跟着是宾客中的许多侠义道人物，喝骂声中，纷纷亮出兵刃，跑上去要捉拿这清廷的御林军统领。

海兰察哈哈笑道：“要动武么。我劝你们还是稍微冷静点吧！你们也不想想，倘若我没有收拾你们的把握，我敢一个人站在这儿说话？”

他站在对面的山坡说话，崆峒派上百弟子的喝骂声竟是掩盖不了他一个人说话的声音。就在此时，他的一班党羽，混杂在宾客中的邪派人物，也都纷纷亮出兵刃，跳了出来。

眼看大混战就要爆发，海兰察又再笑道：“你们听我把话说完，倘若还是要打，那时再打不迟！”

雷震子喝道：“好，大家且慢动手。海兰察，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声音送到对面山坡，震得海兰察的耳鼓嗡嗡作响。海兰察也不禁心头微凛：“这老匹夫的功力看来不在我下，好在我早有准备，否则只是这老匹夫和金逐流，只怕我就对付不了。”

海兰察慢条斯理他说道：“你们若要动武，只怕你们就要全部死光！别以为我是虚声恫吓，老实告诉你们吧，我已经在这草坪上埋下炸药，只要我一支蛇焰箭射出去，马上就可以爆炸！”

洞真子蓦地一省，失声叫道：“洞冥子，你，你这奸贼，原来你是瞒住我和海兰察布置下如此毒辣的阴谋！”原来用洞冥子名义请来的那些妖人，这两天晚上都不是住在清虚观内，他们不许蛇恫派的弟子跟着他们，但还是有人看见他们搬着一包包的东西，带着铁锄铁铲之类的工具，在晚上出动。当时只能猜想他们干的定然不是好事，如今方知是埋炸药。

洞真子这么一说，等于替海兰察证实并非谎言，众人都是不觉又惊又怒，同时也不知应该如何应付才好了。

洞冥子哈哈笑道：“不错，这是海大人和我定下的计划，非到不得已不使用的。谁叫你们逼得我们无路可走。”

洞真子道：“炸药一爆，你也同样尸骨无存！”

洞冥子碟碟怪笑，说道：“我一条性命换你一条性命已经并不吃亏，何况还有这许多武林中顶尖儿的人物陪我一同死掉，那我是更感荣幸无比了！”话虽如此，但他心里可是着实害怕，若是双方谈不拢的话，海兰察比他还更心狠手辣，只怕当真就要“一网打尽”！

海兰察狂笑过后，又再说道：“不仅草坪埋有炸药，还有更厉害的法宝在这山上呢！不信，让你们瞧瞧！阳继孟，把法宝亮出来！”

只见在清虚观后面的主峰上影绰绰的出现了十几个人，当中指挥的那个人正是邪派中数一数二的大魔头阳继孟。在他指挥之下，片刻之间，架起两门大炮，炮口对着广场。海兰察哈哈笑道：“你们瞧清楚没有？草坪上的炸

药纵使不能把你们炸个精光，漏网之鱼，也决计难逃我这两门大炮的轰击！”
草坪上埋的炸药，在听了洞真子的话之后，虽然大家都已是“宁可信其有，不敢说其无。”但究竟还是看不见。如今这两门大炮推了出来，那可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东西了。炸药只能爆炸一次，大炮则是可以连续轰击的。在这样双重布置之下，海兰察的确是有把握把在场的人一网打尽！
雷震子愤怒之极，喝道：“你用这样阴毒的手段来对付我们，算得什么英雄好汉？有胆的你和我单打独斗！”
海兰察哈哈笑道：“雷老前辈，这里算你年纪最长，怎么说这样孩子气的话！我是替朝廷办案，你当是江湖上的擂台比武么？你一定要比的话，我可以准你一个人先逃下山去。待我了结此间之事，咱们再约日期比武。”
雷震子给他气得七窍生烟，可也做声不得。
金逐流喝道：“海兰察，你到底想要怎么样，划出道儿来吧！”
海兰察笑道：“对啦，要打你们只是白白送死，不如还是接受我的条件好些。上天有好生之德，我也不忍滥杀无辜。只要你们依得我两件事情，今日之事，便可善罢！”
金逐流道：“哪两件事？”
海兰察道：“崆峒派的事我是管定的了，所以第一件事，是要让洞冥子做崆峒派的掌门。崆峒派弟子有谁敢说半个不字，我替洞冥子把他杀掉！”
金逐流冷笑道：“那你是做崆峒派的太上掌门了！”
海兰察哈哈一笑，说道：“这就是我和崆峒派的事情，不必你金大侠费神多管了！”
金逐流道：“第二件又是什么？”
海兰察缓缓说道：“你知道我是替朝廷办案的，反叛朝廷的钦犯，我们总得押几个回去，才能交差。”
金逐流道：“你心目中的钦犯是哪几位？”
海兰察道：“按说今日在场的人，不少人都曾有过大逆不道的言行。但我也不想株连太广，只要你们交出三个人来，随我赴京投案，也就勉强可以交差了。”
金逐流道：“哪三个人？”海兰察道：“第一个是丹丘生，他替牟家接济叛贼，造反罪证确凿。第二个是牟丽珠，她是父女同谋。她的父亲虽然已死，她还是脱不了关系的。第三个是丹丘生的徒弟孟华，他曾帮过小金川叛贼，伤害朝廷命官，我们也必须缉他归案。”
金逐流冷笑道：“只三个人么，我以为还有我呢。”
海兰察皮笑肉不笑的打了个哈哈，说道：“我知道你和冷铁樵、孟元超等人都是朋友，不过目前我还不想把你列为钦犯，算作是我卖给你的一点交情。”
金逐流道：“多谢你的‘开恩’，不过你的这份‘人情’，我金某人可不领受！”
海兰察道：“领不领在你，我的道儿已经划出来了，咱们无谓节外生枝。我只是要问一声，我划出的道儿，你们究竟接不接受？”
丹丘生道：“让我和孟华跟他‘投案’，我们师徒不能连累大家受害！”
雷震子道：“不行！怎可相信鹰爪的说话？焉知他不是先骗你们作为人质，回头再来对付大家。”
海兰察道：“你们想清楚吧，我划出的道儿，已经是格外宽容的了。嘿

嘿，难道你们宁愿玉石俱焚？”

是委屈求全，还是一同赴难？这实在是个难以立即作出决断的问题。不错，侠义道中的人物，十九都是不怕牺牲。但一想到自己一个人死还不打紧，要许多有为的同道和自己一起去死，却是谁也不敢作这决定。

海兰察道：“好，我给你们半炷香的时刻，让你们商议吧？”侠义道谁也没有作声，海兰察的党羽则纷纷离开草坪，向山坡逃去。只有洞冥子不能逃走，但他既抓着了掌门师兄作人质，又有海兰察作为强援，心里也不着慌了。正是：

何堪覆雨翻云手，又见名山隐杀机。

第五十四回　换日偷天惊妙手　引狼入室拼残生

海兰察这边的人还有一个不能逃走的是辛七娘。她昨晚给牟丽珠吓得跳下断魂崖，受伤甚重，如今又给了兆鸣抓了回来，己是气息奄奄了。不过她的内功造诣也很不弱，虽然气息奄奄，尚能苟延残喘。此时她已经恢复清醒，看见海兰察的党羽纷纷逃上山坡，想起自己还是身处险境，情急之下，嘶声叫道：“海兰察，你就只顾洞冥子，不顾我么？”

海兰察是不满她对他不够尊重，才故意疏忽她的。此时听得她情急嘶喊，方始哈哈一笑，说道：“这是小事一桩，你急什么？谅他们也不敢杀害你的。好吧，你既然害怕，那就让你到我这边来吧。丁兆鸣，听见没有，快快把她放开！”

雷震子怒道：“你说好只有两个条件，为什么又随意添加？”

海兰察笑道：“放辛七娘，这根本不能算是条件。你应该懂得，如今是你们向我求和，我方受伤的俘虏，你们当然应该先予释放，否则还有什么谈和可言？”

他俨然以战胜者自居，口气咄咄逼人，雷震子气得七窍生烟，正想不顾一切和海兰察一拼，忽见牟丽珠向他投了一个眼色，摇了摇头。

雷震子虽是姜桂之性，老而弥辣，但毕竟不是鲁莽之徒。他注意到牟丽珠的态度，不觉瞿然一省，想道：“她一早就曾预言，海兰察必定还会在此处出现。莫非她早已料到会有今日之事，也早已有了对付的方法了。小不忍则乱大谋，且让海兰察暂时得意吧。”于是不再作声。

雷震子不作声，丁兆鸣可要出声了，说道：“这妖妇是害死洞妙真人的凶手，我没权释放她。如何处置，只有听崆峒派掌门人的说话！”

丹丘生被逼释放害死师父的仇人，心里实是极不愿意。但转念一想，和几百个人的性命比较起来，这的确还是“小事一桩”。何况辛七娘已受重伤，放回去，她也未必能够活下去。

海兰察喝道：“半炷香已经烧剩无多了，丹丘生，你究竟放不放人？”

丹丘生剑眉一竖，咬牙说道：“好，让这妖妇多活几天吧！放她回去！”

丁兆鸣满怀气恼，放开了辛七娘，喝道：“便宜你了，滚吧！”辛七娘折下一枝树枝，当作拐杖，一跛一拐地走上山坡，走到海兰察身边，冷冷说道：“海兰察，你还算有点良心。”

海兰察道：“今后只要你肯帮我做事，我不会待薄你的。这次累你受伤，我很是过意不去。这是能治内伤的大内珍药，你服下去。”辛七娘从他手中接过一粒药丸，这才消了心头之气，淡淡他说了一声“多谢”。

日影西斜，已是过午时分，海兰察陡地喝道：“半炷香就快烧完了，你们商量定妥没有？”众人都没作声。

金逐流道：“你急什么？香烧完了再说。”看样子似乎已是胸有成竹。

丹丘生道：“金大侠，他漫天讨价，咱们何妨就地还钱。”金逐流道：“你的意思是……”丹丘生道：“答应他一小半条件，让我和孟华随他‘投案’。”

牟丽珠忽地笑道：“丹丘生，多谢你要代我受罪，不过这盘棋咱们还是稳赢的。你何须出此下策？”

丹丘生怔了一怔，说道：“我不懂你有什么神机妙算，可以扭转败局？”牟丽珠笑道：“不是我有神机妙算，而是有一枚棋子还没走呢！”

海兰察喝道："香已经烧完了，你们要是还没答复，我可要不客气啦！"丹丘生惊疑不定，说道："牟姑娘，你说的那格棋子……"

牟丽珠正自心想："怎的他还没来？"忽听得海兰察"咦"了一声，站在一块石头上，伸长颈子，好像在看什么。牟丽珠抬头一望，大喜说道："你看，是谁来了？"

只见两个人影从断魂崖那边方向，飞快跑来。不过片刻，已是看得清清楚楚。

来的是两个穿着清军军官服饰的人，丹丘生认得其中一个，正是海兰察的副手，清廷御林军副统领欧阳业。再看清楚，他是被另一个军官拖着跑的。丹丘生虽不认识这个军官，但一看他的轻功好得出奇，已是蓦然醒起了，失声叫道："是快活张！"

不错，是快活张！只见他剥下人皮面具，朗声说道："对不住各位，我来迟了！"

海兰察怒道："好呀，你这偷儿竟也胆敢和我捣乱！"

快活张哈哈笑道："你说得不错，我是小偷，而且我是带了'赃物'来自行投案的。不过我这次偷的可不是什么东西，而是你们的御林军副统领欧阳大人！"

欧阳业在他挟持之下，状似木鸡，嗒然若丧。

众人方始恍然大悟，原来欧阳业的失踪，是给快活张俘虏了去的。那晚接欧阳业上山的大石道人心想道："怪不得当时我只听得欧阳业一声叫喊，回头就不见他。我真糊涂，早该想到是这位天下第一神偷来捣鬼了。"要知快活张不但是人所共知的天下第一神偷，轻功也是天下第一的。

海兰察喝道："快把欧阳业给我放回来！"

快活张笑道："海大人，你要我投案，我也要你们这位欧阳大人投案呢。各位，这位欧阳大人除了是个官儿之外，还有两重身份。第一，他是洞冥子的好朋友；第二，他是谋害崆峒派前任掌门洞妙真人的凶手之一。洞冥子是靠他的穿针搭线，才能向清廷卖身投靠的；也是靠他的穿针搭线，方才搭上了辛七娘这个妖妇，串通了她，来谋害洞妙真人的。如今我先要他向崆峒派的新掌门丹丘生投案。嘿，嘿，欧阳大人，我说的是事实吧？"

欧阳业木然说道："我已落在你们手中，无话可说，但求你别再折磨我了，一切罪名，我都承认。"

快活张道："不行，我要你老老实实说一句，谋害洞妙真人，是不是你有份干的。"

欧阳业道："不错，是我奉海统领之命，把辛七娘带上崆峒山，请她帮洞冥子的忙的，我都已承认了，你让我早点死吧！"

海兰察暗恨欧阳业太不争气，但却不能不维护他，当下喝道："我没工夫和你这小偷瞎缠，你不放人，我马上叫你们都死！"

快活张道："真的？你有什么办法叫我们都死？"

海兰察只道他刚才不在场，是以不知，说道："草坪上埋有炸药，我这支蛇焰箭一射过去，马上爆炸！"

快活张又再大笑起来。海兰察怒道："你笑什么？"

快活张道："我笑你在做梦，你以为你的炸药还会爆炸吗？"海兰察大吃一惊，虽然他不相信快活张的话，但还是忍不住出声喝问："为什么不会爆炸？"

快活张笑道：“ 你有你的王法，我有我的行规。干我们这行的秘密，岂有随便说给人家听的？你要知道，可得付出代价，我满意了才能说给你听。 ”

海兰察面色变青，心想：“ 这炸药是我亲自监督埋下的，昨天晚上，又是我亲身在附近看守，即使他当真有妙手空空的绝技，谅他也不能偷去。 ”自我安慰，心情稍为镇定，喝道：“ 胡说八道，你以为我会怕了你的虚声恫吓？ ”

快活张冷笑道：“ 这两句话本来应该由我来说才对。嘿嘿，你又有炸药，又有大炮，这难道不是恐吓我们？我说的事实，反而是恫吓你了！哼，你不相信？好，那你就试一试吧！ ”

海兰察道：“ 我不和你说话，如今期限已到，我只要问金大侠和雷老前辈，我划出的道儿，你们究竟接不接受？ ”

雷震子与金逐流交换了一个眼色，便即代表侠义道这边答道：“ 你想我们向你屈服，那是做你妈的春秋大梦！ ”原来他从金逐流的眼色之中，已经知道快活张的话是可以相信的了。不过他以八十高龄，武林中辈份最尊的武当长老身份，说这样的“ 粗话 ”，可还是第一次。小一辈的各派弟子听了，都是忍不住笑了起来。

海兰察面色铁青，喝道：“ 你们相信这偷儿的鬼话，可莫后悔！炸药一爆，尸骨无存，那时后悔就迟了！ ”

金逐流笑道：“ 快活张早已叫你试了，我们也已答复你了。你还一再虚声恫吓，不嫌太过啰嗦么？ ”

海兰察大怒喝道：“ 好，你们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流泪，那就让你们看看我是否虚声恫吓吧！ ”把手一扬，一支蛇焰箭，向他亲手埋藏炸药的地方射去。

只听得“ 蓬 ”的一声，声音倒是有了，但却完全不是海兰察想象中的惊天动地的爆炸之声。

只见一溜溜七彩的焰火飞起，好像是元宵晚上的大放烟花！

在他射出蛇焰箭之时，站在山坡上他的那群党羽，都是吓得伏下来的，此时也纷纷站了起来，睁大眼睛看天空，那情景更像是一大群人在观赏烟花了。

快活张哈哈笑道：“ 丹丘兄，我知道你今天定会当上新掌门，故此特地买了烟花来给你助兴的。海大人，多谢你这双贵手，替我这小偷儿燃放烟花。”

原来这两包炸药虽然是海兰察亲自监督埋下，但他却不知道快活张早就在清虚观中，施展偷天换日的手段，把他这两包炸药换了。快活张用一种崆峒山上特产的黑石头磨成幼粉，充作火药，只在上面留下一层薄薄的火药，并混杂了可以发出七彩焰火的烟花。海兰察也是粗心大意了些，在埋下炸药之前，虽然打开炸药包看过，却没仔细检查。

海兰察气得七窍生烟，喝道：“ 快活张，你别得意，炸药不爆炸，我还有大炮对付你们！ ”

快活张冷冷说道：“ 我劝你还是不要乱放大炮的好！ ”

海兰察狞笑道：“ 好，你怕了我的大炮么？但如今你要求饶，我也不能饶你们了。阳继孟，发炮！ ”

哪知却没听见阳继孟的回答。阳继孟本来是在山头负责指挥发炮的，此时竟不知溜到哪里去了。

海兰察大怒道：“ 不必理会这胆小鬼了，褚兆，你替他指挥发炮！ ”这

个褚兆是他从京师带来的炮手。

褚兆讷讷说道：“ 海大人，这，这…… ”

海兰察怒道：“ 你怕什么，大不了又给这偷儿做了手脚，顶多打不响罢了。立即发炮！否则我上去斫你的头！ ”

褚兆不敢多说，心里想道：“ 不错，即使真的打不响，也是应由阳继孟负责，与我无关。 ” 于是遵命发炮。

哪知大炮倒是打响了，但炮弹却没有打出去。炮弹是在炮筒内爆炸的。只听得“ 轰隆 ”一声，炮筒炸裂，铁片纷飞。褚兆登时炸死，其他的人也无一不受伤。海兰察也给震倒，飞扬的尘土溅得他满头满面，眼睛都几乎睁不开来。

快活张哈哈笑道：“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海兰察，你得意得太早了，这一炮只轰掉你的孔雀花翎，还算是便宜你呢！ ”

原来快活张是刚在半个时辰之前，突然偕同御林军副统领欧阳业在那架设炮位的密林中出现，藉口是来察视他们的布置，在检查大炮之时，偷偷做了手脚，弄坏机件，以致他们得到这样一个“ 害人不成反害己 ” 的结果的。

欧阳业按照快活张教他的说话，告诉阳继孟道，那天晚上，他的离奇失踪，其实是自行失踪，为的是另有秘密任务。这个御林军的同僚，就是海兰察派给他的帮手。

欧阳业的职位是仅次于海兰察的御林军副统领，阳继孟当然不敢仔细盘问他是什么秘密任务，他又不能离开防地去找海兰察来和欧阳业对质，何况他在确认是真的欧阳业之后，已是根本不敢怀疑真的欧阳业会说假话了。是以也就当然只能相信欧阳业的解释了。

但为什么欧阳业肯这样乖乖的听快活张的话呢？原来快活张有一种奇特的点穴功夫，被他点了穴道，体中如有无数虫行蚁咬，酸痛痕痒的感觉就像从骨缝里透出来，身受乏惨，胜于任何一种酷刑。快活张可以用另一手法，令他所受的这种痛楚暂时消失，但在未曾解穴之前，仍然会复发的，复发之时，痛楚更甚。这两天来，欧阳业就是给快活张用这个办法折磨得他好几次死去活来，连一丁点反抗的意志都被折磨尽了，只能唯快活张之命是从。

看见快沽张押解欧阳业到场，露出了本来面目，才知道是上了快活张的大当。他亦已料想得到，这两门大炮定然给快活张做了手脚了。生怕海兰察追究，唯有逃之夭夭。

炮弹在炮筒中爆炸，炸得大炮变成废铁，炸得炮手尸骨无存，炸得御林军的统领海兰察翻倒地上，惊惶失措，也炸得各方的英雄好汉心里乐开了花！

可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那“ 轰隆 ”一声刚刚响过，忽地听得洞真子和洞冥子两人，同时发出的一声撕心裂肺的狂叫惨呼！

原来洞真子在各人相继作证的这段期间，他已经暗中凝聚真气，冲开了被封的穴道。

洞冥子也不是不知道师兄有自行解穴之能，但一来他想不到师兄能够这样快便把被封的穴道自行运气冲开；二来他已制住师兄要害，即使他的穴道解开，料他也不敢反抗。是以并不怎样加意提防。他哪知道洞真子已经存了必死之心，等待适当时机与他一拼。

洞真子等待的适当时机终于来到了。大炮炸裂，就在那惊天动地的爆炸声中，洞真子突然发难！

他一个时捶向后猛撞，洞冥子是紧紧贴在他的背后的，这一捶撞正洞冥

子的心窝。

洞冥子大吼一声，掌力尽吐。他的掌心是按着洞真子背心大穴的。这一下登时也把洞真子的五脏六腑全部震伤。两人同时发出惨厉的呼嚎，在台上跌了下来。洞真子只使出最后一点气力，把师弟紧紧压在下面，扼着他的喉咙。洞冥子拔出剑来，刺进师兄小腹。

惨变突然发生，近在咫尺的金逐流等人都没料到。丹丘生连忙跑过去，把洞真子拉起来，只见洞冥子双眼翻白，舌头吐了出来，形状十分可怖，显然已是给扼死了。

丹丘生一脚踢开洞冥子的尸身，立即掏出金创药替师叔敷上。洞真子断断续续他说道：“ 丹丘生，我，我对不住你，你，你肯原谅我么？ ”

丹丘生道：“ 师叔，你千万别这样说，如今我只有更加尊敬你。 ”

洞真子脸上绽出一丝笑容，说道：“ 好，好，你肯原谅我，我可以放心去了。 ”

丹丘生叫道：“ 不，不，你的伤可以治好的，你别胡思乱想。 ”

洞真子微笑道：“ 不，我知道我是不行了。本派最大的仇人是海兰察，他不但累你受苦十八年，也是主谋害死你师父的仇人。你别顾我，留点精力报仇吧！ ”声音越说越微弱。说到“ 报仇 ”二字，终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丹丘生心伤如割，但一滴眼泪也没流下来。他强忍悲愤，说道：“ 师叔，我听你的吩咐！ ”把洞真子的尸体放下，立即拔剑，冲上前去。

混战早已开始了！海兰察的党羽为数不少，此时还想纠合各路妖人，作困兽之斗，大声叫道：“ 你们为我出力，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好处。要官有官，有钱有钱！ ”

但这些妖人，差不多一半以上是阳继孟替他请来的，不约而同的心里想道：“ 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海兰察如今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连阳继孟和他那样深厚的交情，也都不敢依傍他了。我何苦还为他卖命？ ”转眼之间，跑了十之七八。剩下来的只是海兰察自己带来的心腹，以及少数利禄薰心的邪派妖人。

快活张解开欧阳业的穴道，说道：“ 总算你还听话，饶你不死，滚吧！ ”

混战已经开始，快活张虽然饶他不死，但他却怕崆峒派的弟子还是不肯放过他，只好硬着头皮逃到海兰察这边。

海兰察沉声喝道：“ 你干的好事！ ”欧阳业大吃一惊，颤声说道：“ 统领明鉴，我，我是被逼得无可奈何的。 ”

海兰察布下的天罗地网被快活张破坏，不觉都迁怒到欧阳业身上，当下“ 哼 ”了一声，说道：“ 在我提拔你做我的副手，贪生怕死，要你何用？ ”手起掌落，一掌把欧阳业的天灵盖打开了天窗！欧阳业真是临死也没想到，敌人饶了他，他却死在自己人手里。

海兰察恨极了快活张，喝道：“ 臭贼，有胆的你莫跑！ ”身形疾起，向快活张扑去。

快活张笑道：“ 你好香么，我看你倒是比粪坑还要臭呢。嘿嘿，你既然知道我是小偷，却来找我比武，那不是强人所难么？

要是我找你比赛偷东西，你比不比？ ”他嘻皮笑脸在海兰察身边窜来窜去，海兰察轻功不如他，哪里抓得他住。

猛听得一声大喝：“ 你要比武，我和你比。有胆的你也莫跑！ ”双掌相交，”蓬 ”的一声，震得已经走出百步开外的快活张，耳鼓都嗡嗡作响。

快活张伸了伸舌头。笑道："海兰察，你找到了好对手了，恕我不陪你玩啦！"

原来这个和海兰察硬拼了一掌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武当派的长老雷震子！

这霎那间，两人都是不禁心头一凛。海兰察暗自想道："这老匹夫已是八十高龄，想不到内力还是如此深厚。"雷震子心里叹了口气："我到底是年纪老了，要是早三十年，我岂能容这贼子在我手底过得十招。"

丹丘生赶了到来，喝道："海兰察，十八年前你害我不死，难得你亲自送上门来，用不着我去找你算帐了！"

海兰察傲然说道："很好，你要算帐，那就并肩子上吧！嘿、嘿，你们一位是武当派的长老，一位是崆峒派的新任掌门，海某纵然死在你们手里，亦足自豪！"他明知雷震子决计不会和丹丘生联手斗他，但还是用言语挤兑。用意是要逼使丹丘生必须亲口答应和他单打独斗。

丹丘生果然说道："雷老前辈，这厮是敝派的大仇人，我不只是要为自己报仇，还要给玉虚长老报仇的，请你让给我吧。"雷震子斗得兴致方酣，笑道："这厮约我比武，迄今胜负未分，你再待一会如何？"

金逐流笑道："雷老前辈，你已经赢了一招，怎还说胜负未分？比武可以点到即止，报仇则须一决死生，比武怎比报仇要紧？你已经赢了一招，也该让给丹丘生了。"

雷震子这才哈哈一笑，说道："对，我真是老糊涂了。你不说，我都忘记我已经赢了一招了。不过，只是你说，不能算数，你是我的朋友，海兰察会认为你帮我的。我要海兰察亲自说，刚才那一招算不算是输了给我？"

海兰察很不服气，但大敌当前，哪有心情和雷震子斗口，只好说道："老前辈老当益壮，海某佩服得很。刚才那招是你赢了。"雷震子这才退下，哈哈笑道："好，他已经认了输，我也不为甚是了。丹丘生。让你来和他算帐吧。"

海兰察忽道："且慢！"

丹丘生喝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海兰察道："咱们可得有话在先，你只是为崆峒派报仇，那么，此事和崆峒派以外的人是并不相干的了？"

丹丘生冷笑道："你是怕我请我武林同道助拳吗？那你可以放心，报仇大事，我是不会求助外人的。"

金逐流道："按说你是武林公敌，假如不是崆峒派找你报仇，我也不肯放过你的。但既然崆峒派找上了你，我就决不会动你一根毫发。"

海兰察心想，只要金逐流与雷震子袖手旁观，其他人都不足惧，于是又再问道："你们崆峒派有数百弟子，你是意欲群殴，还是独斗！"

丹丘生怒道："我决不倚多为胜，但也不能轻易放过了你。要是我死在你的手里，崆峒派的弟子当然还要找你报仇，但也只是和你单打独斗！"

海兰察道："这算不算是你以掌门人的身份，对贵派弟子的命令？"

丹丘生冷笑道："不错。你还有什么顾虑么？"

海兰察放下了心，哈哈笑道："好，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你莫后悔！"要知他虽然没有必胜把握，但丹丘生对他作了这个承诺，他却已有了一线生机。他打着如意算盘，暗自想道："十八年前，丹丘生的武功大约是和我在伯仲之间，如今我的大力鹰爪功早已练成，即使未必杀得了他，谅也不会输

给他了。嘿，嘿，要是我能将他重创，崆峒派中，还有谁人能是我的敌手？”

丹丘生喝道：“你当我是像你们一样，说话不算数么？快来领死！”海兰察哈哈一笑，说道：“阎王爷的帖子还未知道是派给谁呢？”笑声未已，倏地一跃而起，伸开蒲扇般的大手，已是朝着丹丘生的琵琶骨直抓下来！

这是拼着两败俱伤的打法，也是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打法。要知琵琶骨乃是练武之士最关紧要的地方，琵琶骨倘被抓碎，多好武功，也要变成残废。那时即使海兰察也受创伤，只要不是伤着要害，丹丘生已元力阻他逃走了。余下的弟子，海兰察自是不会放在心上。

这一瞬间，所有在旁观战的人无不绷紧了心弦，手心里捏了一把冷汗。甚至连临敌经验最丰富的武当派长老雷震子也不由得暗暗吃惊：“这厮使的好狠辣的招数，要是他刚才这么逼我硬接，只怕我已是要和他两败俱伤了！”

但也就是在这瞬息之间，形势立变，海兰察抢攻，来得快极，丹丘生却比他还快半分。只见他身躯半转，侧目回睨，三尺青锋，赛如电掣，不架敌招，反截敌腕。竟然是后发先至，剑尖下铲，一下子就划到了敌手脉门。

雷震子禁不住高声喝彩：“好一招玄鸟划砂！”

正所谓善战者攻敌之所必救，丹丘生以攻对攻，登时把海兰察的攻势全都化解。海兰察也真不弱，手腕一翻，一招“覆雨翻云”，作势托向敌肘，虽是虚招，但也可以倏然化实，倘若丹丘生不加防御，他立即便可施展小擒拿手法扭断丹丘生的手臂。虚中有实，左手一托，右手跟着便是一个劈挂掌。用的是和丹丘生同样的战术，这一招也是攻敌之所必救！高手搏斗，当真是死生悬于俄顷，招招险绝！

丹丘生应招发招，往下一塌腰，掐剑诀，领剑锋，剑走轻灵，圈回来，发出去，一招“春云乍展”，直奔敌人右肋。几个动作，一气呵成，快得难以形容，却又看得清楚玲珑。场中剑术名家，无不看得高声喝彩！

眼看丹丘生唰的一剑，倏然间已是从“春云怎展”变为“白虹贯日”，剑光端的好像化作了一道银虹，明晃晃的剑尖直指海兰察的咽喉，海兰察万难躲闪。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海兰察蓦地拍下手掌，迅即双掌斜飞，竟然迎上前去。众人方自惊诧：“丹丘生的剑法如此凌厉，难道他竟敢用空手入白刃的功夫不成？”

心念未已，只见双方都在向前扑去，但却没有碰个正着，而是交叉穿过。不知怎的，丹丘生那一剑竟是刺了个空，当然海兰察那一掌也没沾着他的衣角。

原来海兰察双掌能发不同的掌力，一刚一柔，相互激荡，生出一种回旋牵引的劲力，就像两股急流会合一起，造成的漩涡一样。倘若换了一个武功稍弱的人，突然碰到这股牵引的劲力，只怕当真就要像小舟之被卷入漩涡，纵然身子还站得牢，兵刃也要脱手而飞了。丹丘生和他功力相当，但突然碰上他这奇怪的一招，剑尖也给荡歪少许。

双方兔起鹘落，剑掌争雄。尽管性命相拼，却绝非蛮打，转眼斗了数十招，都是一合即分，稍沾即退。看在行家眼里，招招动魄，那方稍有不慎，都有血沾尘埃之险。但斗了数十招，双方都还没有正面碰着。但见剑气纵横，掌影翻飞，在武学造诣较弱的人看来，他们却像是在各打各的。

初时看了几招，大家都以为丹丘生很快就可取胜的，此时却又不禁暗暗担心了。许多人不禁都是想道：“海兰察身为御林军统领，果然是有很不寻常的真实功夫。万一丹丘生打不过他，这……”崆峒派中还有谁人能够阻拦

他呢？众人可是不敢往下想了。

剧斗中丹丘生剑法突然一变，顿时银光匝地，紫电飞空，剑光镣绕中但见四面八方都是他的影子。满空飞舞的剑光忽东忽西，忽聚忽散，翩若惊鸿，宛似游龙。再看片刻，场中虽然只有两人相斗，给人的感觉却如千军追逐，万马奔腾。丹丘生的一把宝剑也化作了重重剑影，好像有数十把利剑，从四面八方，向着海兰察一齐刺来。

看到此时，众人方始不再为丹丘生担心。但由于看得目瞪口呆，倒反而没有喝彩了。

虽无彩声，却非寂静。人人屏息以观的只是在丹丘生和海兰察展开恶斗的这块草坪。

当然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挤到这块草坪观战，在这里观战的只是各派武学名家和一部分崆峒派中地位较高的弟子。

更多的崆峒派弟子和另外一部分客人则正在驱逐海兰察的党羽，以及一些还想助纣为虐的妖人。

由于海兰察的人早已逃了十之七八，余众无多，有半数崆峒派弟子已是足以对付他们，何况还有不少侠义道中人物在帮崆峒派呢。故此在草坪观战的武学名家谁也没有放在心上，此时他们正在看得如醉如痴，对周围一切，恍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

丹丘生越逼越紧，渐渐只见剑光不见人影。海兰察虽然还在负隅顽抗，但谁也看得出优势已是属于丹丘生了。

海兰察这才暗暗吃惊，后悔对丹丘生的估计不足了。

原来在这十八年间，海兰察固然是练成了大力鹰爪功，比起十八年前，本领不知高明多少；但这十八年丹丘生也没闲着，他把崆峒派的绝技七十二手连环夺命剑法练得炉火纯青，而且还精益求精，开拓了更新的境界，即使起开创这路剑法的崆峒派祖师于地下，只怕也是比不过他。

十八年前，双方的本领大致是在伯仲之间；十八年后，双方虽然也都是各有进境，今非昔比，但比较之下，却是丹丘生较胜一筹了。

斗到三百招之后，海兰察已是知道自己决计没有取胜的希望了，唯一的希望只是能够和丹丘生拼个两败俱伤！但倘若用这险招，一击不成的话，他自己立即便要丧命，而对方是否受伤还在未可知之数。

正当海兰察踌躇未决要不要用这最后一招杀手之时，丹丘生的剑法却忽然露出一点破绽。他正在用到一招“云麾三舞”，这招“云麾三舞”乃是一招三式，分刺敌手上中下三处要害的，他用了两个式子，最后刺向敌手下盘要害的一式却不知怎缓了半分，未能及时刺出，反而变成了自己门户大开。

何以他会露出这个破绽？原来正是在那瞬息之间，他忽然听到了远处隐隐一声长啸。

此时草坪外侠义道和崆峒派的弟子正在追逐残敌，追逐者的喊杀声和敌方受伤者的呼叫声，也正是在四面八方传来，草坪上观战的人看得如醉如痴，谁也不去理会这声长啸。即使听见了也不知是谁的声音。

但丹丘生一听见远处传来的这一啸声，却是不由自己的心头一震了。因为旁人听不出来，他却是一听就能分别的。这是牟丽珠的声音！

牟丽珠遇险，还是她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在呼唤自己呢？虽然他没有接受牟丽珠的爱意，但在他的心坎深处，却是早已把她当作最亲最近的人，把她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更宝贵的。

他听到了牟丽珠的啸声，不自觉的心头一震，也就不自觉的在这紧要的关头，忽然露出一个破绽了。

本领差不多的高手搏斗，哪容露出些微破绽？假如海兰察能够抓着这个机会，立即抢攻的话，他就最少可以达到两败俱伤的愿望，甚至可以避免自己受伤。

海兰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他当然不是看不出这个破绽。但也正因为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他不敢相信这是“真的破绽”！

丹丘生正占上风，在海兰察想来，他哪有“无缘无故”忽然如此疏忽之理？既然不是疏忽，那就只能依理推测，这是丹丘生有意卖个破绽诱他上当的了！

这霎那间，海兰察非但不敢进攻，反而退了一步，小心翼翼地提防丹丘生的伏着！

观战的各派名家，包括金逐流和雷震子在内，也都是像海兰察一样，看出了这个破绽，却以为是丹丘生有意卖的这个破绽。

看得出这个破绽的名家寥寥无几，更多的是看不出这个破绽的，他们还只道是海兰察躲避得快，这才避过了丹丘生这凌厉的一招，不约而同的在心里叹了一声“可惜”！

场中只有一个人看出了是真的破绽的，他是孟华。一来他跟丹丘生学过这路剑法，二来他在“剑学”的造诣此时已是差不多胜过金逐流了。他知道这招“云麾三舞”，一招三式若是一气呵成，即使仍然伤不了海兰察也可稳持先手，没有理由要故意卖个破绽的。

不过他虽然看出了是真的破绽，却不知道师父何以会露出这个破绽的缘故。他是曾经和海兰察交过手的。深知海兰察内力之强，此时由于太过关心师父，不觉暗自猜疑：“莫非师父已是力不从心，若然真的如此，久战下去，只怕是要吃亏了。”为了避免师父吃亏，他立即就跳出来！

“师父，割鸡焉用牛刀？剑法上你已经胜了这厮，让弟子替你收拾他吧！”孟华说道。

丹丘生曾与海兰察有言在先，只要是崆峒派的弟子，就可以为本派报仇，但有一个限制，只能单打独斗。是以孟华中途替出师父，并不违反规定。

丹丘生早已知道孟华得到张丹枫所留的无名剑法，在剑法上已是胜过自己，但还不放心让他独自对付强敌。正自踌躇，眼光一瞥，忽见金逐流正在朝着他望，而且点了点头。

丹丘生瞿然一省：“听说华儿此次前往天山，曾有许多奇遇。金大侠如此对我示意，莫非已是深信华儿定有取胜的把握？”他一来为了成全徒弟扬名立万；二来为了悬挂牟丽珠，于是说道：“也好，我就让你代劳吧。海兰察，你要是连我的徒弟也打不过，你也应该无话可说了！”

海兰察心头微凛：“我刚才倒是有点糊涂了，怎的没有想起这个小子？”喝道：“你究竟算是天山派的弟子，还是崆峒派的弟子？”

孟华说道：“我是天山派的记名弟子，是崆峒派的嫡传弟子！”“记名”与“嫡传”的分别，海兰察当然是懂得的。

雷震子喝道：“所有在这里的人，无人不知孟华是丹丘生的徒弟，还能骗你不成！”

海兰察暗自思量：“这小子的剑法虽然不错，却还不是我的敌手。无论如何，对付他要比对付丹丘生好得多了。”虽然他也曾想到自己是给孟华占

了先打一场的便宜，但孟华的身份不过是丹丘生的徒弟，他又怎好意思当着天下英雄面前与孟华计较？

不过他仍是不愿“太过吃亏”，于是说道：“对不住，刚才我没在场，尚未确实知道孟华是丹丘生的徒弟。如今既已知道，我当然同意接受他的挑战，难道我还怕他这样一个毛头小伙子不成。不过，我可还有话要说！”

雷震子的口头禅又出来了，喝道：“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海兰察冷冷地说道：“崆峒派弟子有数百之多，一个个和我打下去，那要打到几时方能罢休？我纵然不怕车轮战，也总得吃饭睡觉呀！”口说不怕，其实正是害怕。

孟华在这会场出现以来，曾经一斗大石、大松；二斗天南剑霸龙木公，剑术之精，目所共睹。但还是谁也不敢相信他有打败海兰察的本领。雷震子以公证人的身份，不觉暗自踌躇，一时间不知如何裁定方始得当。

雷震子还没出声，孟华却先说话了：“若要杀你，我师父就可以独力杀你，何须用到什么车轮战法？不过你不值得污我师父宝剑，我才替师父代劳而已！”

海兰察冷笑道：“要是你杀不了我呢？”

孟华说道：“师父，请恕弟子自作主张。”

丹丘生道：“好，你喜欢怎样，尽管答应他！”

孟华说道：“要是我没本领替师父杀你，甚至反而给你杀掉的话，我也唯有自己认命，绝不要同门为我报仇。”

海兰察道：“我与贵派的梁子那又如何？”

孟华望了望师父，大声说道：“就此一场而决！”

海兰察喜出望外，连忙问道：“丹丘生，你徒弟说的可以代表你的意思吗？”

丹丘生从孟华的眼光中看出他有很大的自信，更加放心，便即说道：“我既让徒弟替我，当然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只要你胜得了他，崆峒派任何人都不会再去找你。”

此言一出，除了金逐流一人之外，无不大惊。但丹丘生以掌门人的身份许下的诺言，自是谁也不能更改了。

海兰察大喜如狂，双掌一错，喝道：“好，那就请高徒来指教吧！”口说“指教”，双眼却是朝天，意殊不屑。

丹丘生淡淡说道：“华儿，我相信你会替我争气的，也无须我为你掠阵了。”他急于去找牟丽珠，说完便走。

雷震子吃了一惊，说道：“丹丘道兄，你去哪儿？”

丹丘生边走边笑道：“我在这里掠阵，海兰察心里会害怕。我出去走一转就回来，这一转的时间，料想也足够华儿收拾他了。”说到“收拾”二字，早已走出人丛，背影也不见了。

众人不知丹丘生匆匆而走的缘故，不觉都是甚感诧异，心里想道：“知徒莫若师，难道他这徒弟当真有胜过海兰察的本领？”但强如武当派的长老雷震子尚且不过堪堪和海兰察打成平手，众人可是委实不敢相信孟华真的能有这个本领。

海兰察几曾受过如此蔑视，何况孟华又是曾经败过给他的，当下大怒喝道：“好小子，来吧，看是你收拾我，还是我收拾你！”

孟华说道：“你和我的师父已经打了半场，我先让你三招！”海兰察气

得七窍生烟，喝道：“狂妄小子，你本是我手下败将，谁要你让？”

孟华微笑道：“既不要让，那就接招！”声出招发，快如电闪，唰的一剑，指到海兰察前心。原来他是有意激怒海兰察的。这一招来得又快又狠，但海兰察竟似并不放在眼内，冷笑说道：“米粒之珠，也放光华！”竟然双手笼在袖中，挥袖抵挡孟华的宝剑。

以袖拂剑，看似轻敌之极，其实却是他平生所学的功力所聚，也是他早已胸有成竹的一招。要知他身经百战，表面看来似乎给孟华激怒，实则还是冷静非常。

只见他的袖子轻飘飘的好像贴着孟华的剑锋飘晃，孟华的剑锋却是伸缩不定，好像碰到了一股无形的阻力。原来他用的是一个“黏”字诀。

拳经有云：“舍己从人”，“随曲就伸”，“不抗不顶”，“劲急则急进”，“劲缓则缓随”，如影随形，紧粘不舍，便是这种“沾黏劲”功夫。那晚他在断魂崖下和孟华第一次交手，就曾用过这种功夫克制孟华的快剑，有过一次经验，如今是用得更为高明了。

雷震子暗暗吃惊，和金逐流悄悄说道：“丹丘生恐怕是太过托大了。”言下之意，自是埋怨丹丘生不该让一个年纪这样轻的小徒弟替代自己。哪知金逐流却似丝毫不以为意，面带笑容，只是轻轻说了两个字：“无妨！”

话犹未了，只听得声如裂帛，孟华剑光暴涨，海兰察的袖子被削去一幅，被剑光一绞，化作片片蝴蝶。

原来海兰察固然是因有过一次经验，重施旧技，更为高明；但孟华也取得一次经验，御敌之法，也是大胜从前。不过他能够一剑削掉海兰察的衣袖，破了他的“沾黏劲”，剑法高明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如今的功力，已是足以与海兰察旗鼓相当了。

原来这次他中了辛七娘的酥骨散之毒，又被洞真子关入黑牢，结果遭受危难，反而因祸得福。在两天一夜当中，他把这几个月学到手的天竺、波斯、天山三种上乘内功和原有的张丹枫隔代相传的玄功要诀融汇贯通，终于达成所愿，不但功力恢复，而且更胜从前。

另一方面，海兰察和丹丘生斗了半场，丹丘生那样变化复杂，招招狠辣的连环夺命剑法岂是容易对付的？海兰察虽未至于心力交疲，真力亦已消耗不少。此消彼长，孟华此际，功力纵然未必能胜他，却也并不输于他了。

海兰察的“沾黏劲”用来对付功力不如己者，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但用来对付功力与己相当的人，本身所耗的气力却是要比对方还大，这也就是他为什么不敢用这种功夫抵敌丹丘生的缘故。是以在相持片刻之后，终于给孟华一剑削掉他的半条衣袖。

雷震子这才放下心上一块石头，哈哈笑道：“你说人家是米粒之珠，原来你才是井蛙之见！”

海兰察弄巧成拙，老羞成怒，喝道：“谁是井底之蛙，你们等着瞧吧！”此时他虽然已经知道孟华不比从前，但还是不信他能够胜过自己，因为他还有极厉害的杀手绝招尚未使出来。

雷震子冷笑道：“好，我已经擦亮眼睛了，就等着看你出丑！”他一生好胜，在口舌上也不肯输给别人的。但话虽然这样说了出来，心里可还着实有点惴惴不安，但盼孟华能够为他争气。

海兰察无暇与他斗口，说到一个“瞧”字，右掌一拂，便向孟华持剑的手腕直截过来，左掌捏着一个“大手印”，又向孟华当胸膛“印下”。这是

他独门的大擒拿手法，加上小天星掌力，端的凶悍无比。

孟华不敢大意，立即施展追风剑式，如秋风扫叶，横扫下压。他是以天山剑法的精华融汇了家传的快刀，出手之快，变化之繁，他的师父丹丘生的连环夺命剑法只怕还不如他。海兰察若是蛮干的话，或许可以打伤他，但他的双掌十九也要给孟华快剑削掉。海兰察怎敢冒这样大的危险，慌忙缩手变招。雷震子欢喜之极，高声喝彩。

但海兰察也真了得，强攻不成，立即采取沉稳的攻势，脚踏五行八卦方位，进退趋闪，都有极其严谨的法度，每一招也都是攻守兼备，俱见功夫！

雷震子见海兰察困兽之斗，依然如此坚韧，不觉又是暗暗担心。海兰察显然已是作消耗对方气力的持久战打算，“ 孟华剑法虽然精妙，但毕竟是个二十岁还未到的小伙子，怎比得海兰察数十载寒暑之功？久战下去，只怕他支持不住！ ” 雷震子心想。

心念未已，只见孟华滴溜溜一个转身，剑花错落，顿时间，但见剑光，不见人影。孟华出剑之快，快得难以形容。虽然只是他一个人，却似有身外化身似的，从四面八方同时展开攻势。剑光飘瞥，宛如水银泻地，花雨缤纷。看得所有的人也都眼花缭乱了！

雷震子这才又再松了口气，惊奇于孟华的剑法之高，还在他的意料之外。心里想道：“ 以己之长攻敌之短，这正是最得当的打法。他用这办法继续打下去，说不定是可以速战速决了！ ”

但在海兰察的感觉来说，令他最感威胁的还不是孟华的剑法之快，而是他的剑法奇诡之极，瞬息百变。饶是他见多识广，也看不出孟华使的是哪家哪派的招数。有时好像是崆峒派的连环夺命剑法，突然就变成天山派的追风剑式。他学过这两派的武功，这还不算为奇，最奇的是在他的剑法之中，还好像有少林、武当、峨嵋……诸大剑派的“ 家数 ” 在内，但每一招又都似是而非。

原来孟华此时正在施展张丹枫所传“ 无名剑法 ” 对付强敌。无名剑法本来就是没有一定的招式的，它是融汇各家之长，临时应变，采集众长，随意挥洒，便成新招的。无名剑法与天山剑法同出一源，本有相通之处。孟华新诉得唐经天指点天山剑法的奥义，此时融合在无名剑法之中，相得益彰。而孟家的家传快刀，也化在剑法之中，又令得他的快剑不但比天山派的“ 追风剑式 ” 更快，而且更加难以捉摸。单以剑法而论，只怕起张丹枫于地下，也未必能够胜得过他了！

海兰察用沉稳的打法，片刻间和他斗了数十招。虽然勉强还可抵敌，但在这数十招之中，孟华的每一招几乎都是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他不禁越打越是吃惊，只怕再打下去，难免要给对方弄得心力交疲。

“ 看来我留作最后一招的杀手是不能不用了！ ” 海兰察一咬牙根，突然咬破舌尖，喷出一口鲜血，舌绽春雷，蓦地喝道：“ 好小子，我与你拼了！ ”

众人还道海兰察是受伤拼命，但金逐流和雷震子却已看出有点不对了！

只见海兰察好像轻飘飘的一掌拍出，丝毫不带风声，但孟华却是面色一变，接连退了三步。

雷震子吃了一惊，悄悄问金逐流道：“ 这鹰爪孙捣的什么鬼？ ” 要知他的年纪虽然比金逐流大得多，但对正邪各派的武功，见识却是不及金逐流之博。

金逐流道：“ 他咬破舌头，口喷鲜血，这是西藏密宗的天魔解体大法。

所用的掌力，则好像是他本门的…… ”话犹未了，海兰察又已接连轻飘飘的拍出几掌，依然听不见风声，但方圆数丈之外，竟然砂飞石走！突然有个人“ 哎哟 ”一声叫了起来，打断了金逐流的说话。

雷震子定睛一瞧，好在这个人不是孟华，而是站在场边观战的一个少年人，他是沧州名武师赵一武的小儿子赵烈。赵一武最疼爱这个小儿子，是以此次带他随同赴会。其实他这小儿子是尚未学成出师的。

雷震子瞿然一省，叫道：“ 这厮用的七煞掌功夫！ ”

金逐流道：“ 不错，刚才玉虚子长老就是被这七煞掌的功夫暗算的。靠近场边的人快退！ ”

原来这七煞掌功夫擅以“ 阴劲 ”伤人，能伤奇经八脉。发掌之时，看似毫不着力，其实却似暗流汹涌，掌力可以波及五十步之内的距离。赵烈是少年人爱看热闹的心性，站得最近场边，忽地感到胸口好像给人打了一拳似的，这就禁不住失声惊叫了。

其他站在靠近场边的人，功力较高，尚未至于像赵烈那样狼狈，但亦已感觉得到那股暗流汹涌的压力了。一听见金逐流说是“ 七煞掌 ”功失，众人无不大惊，纷纷后退。

越一武扶小儿子退上石台，又惊又怒，说道：“ 要是我的儿子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可不管你们订下什么规矩，我是一定要替儿子报仇的。 ”

金逐流道：“ 让我替令郎瞧瞧。 ”掌心贴着赵烈胸膛揉搓片刻，说道：“ 赵老前辈不必担心，令郎未曾伤着奇经八脉，我已替他推血过宫，不会有事的了。 ”赵一武这才放下心上一块石头。

场中剧战双方，对周围发生的事情，都似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过海兰察则是着着抢攻，孟华的快剑却逐渐缓慢下来，竟似有点力不从心之感了。

金碧漪看得手心里捏着一把冷汗，问父亲道：“ 爹爹，这厮不是已受伤吐血了么？怎的却比刚才还更厉害了？依你看孟大哥能否抵敌得住？ ”正是：

替代师尊抗强敌，掌风剑影骇群豪。

第五十五回　凤泊鸾飘悲侠侣　龙争虎斗骇群豪

金逐流道：“ 你懂什么，他用的是西藏密宗的天魔解体大法，咬破舌尖，自残身体，功力可以陡增一倍。缺点是不能持久，而且过后必将元气大伤。唉，要是你的孟大哥刚才如没有把话说得那么满，谅他是不敢施用这种邪派功夫的。现在胜负可难说了。 ”

要知孟华在和海兰察交手之前，曾经作出“ 一场而决 ” 的允诺，亦即这是最后的一场决斗。海兰察只要能胜这场，就可以从容离去。纵然杀了孟华，也无须顾忌别人再来寻仇邀斗！金逐流替孟华后悔他把话说得太满，就是指此而言。否则他施展天魔解体大法之后，元气大伤，那时，一个不懂武功的小童，只怕也能将他杀掉，他如何胆敢使用？

金碧漪一听父亲说话的口气，心头不禁如坠铅块，往下一沉。本来金逐流对孟华是极有信心的，但如今却从他的口中说出“ 胜负难料 ” 四字，显然这信心已是动摇了！

不错，天魔解体大法的缺点是不能持久，但胜负的关键却在于谁能支持得更久一些。崆峒派的长老玉虚子也经受不起七煞掌的掌力，他能够抵御这威力极大的阴狠掌力的连续不断的冲击么？金碧漪实在是不敢想下去了。

不仅金碧漪心里是惴惴不安，所有在场观战的侠义道，也都是无一不替孟华担心了。

孟华的剑法忽地又是一变，变得和刚才截然不同！

本来他是以快剑制敌，出招如电，着着抢攻的。如今却是越来越慢，慢得似乎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的剑尖如挽重物，慢吞吞的东一指西一划，好像甚为吃力，迂缓不堪。

但说也奇怪，海兰察那么猛烈的攻击，双掌也是递不进他的剑光圈内。孟华像是江心的一块大石头，任他风浪冲击，竟不摇动分毫。

金逐流打了结的眉头方始渐渐解开。雷震子悄悄问他道：“ 孟华使的可是天山剑法中的大须弥剑式么？ ” 这“ 大须弥剑式 ”，孟华在对付“ 天南剑霸 ” 龙木公时曾经用过一次，但这次却又似乎并不完全一样。在雷震子这样的大行家眼中看来，乃是更“ 慢 ”、更“ 重 ”、更“ 拙 ”，但也更“ 巧 ” 了。这并不矛盾，大智本来就是若愚，大巧本来就是若拙的。

金逐流在回答之前，先叹口气。

金碧漪吃了一惊，问道：“ 爹爹因何叹气？ ” 心想：“ 莫非是孟大哥的大须弥剑式使得尚未到家，爹爹怕他仍然对付不了海兰察的七煞掌。 ”

金逐流叹气之后，微笑说道：“ 我是感叹于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以前我以为孟华须得再过十年，方有大成的。如今看来，你的孟大哥不用三年只怕就已经可以胜过我了。 ”

金碧漪大喜道：“ 那么，你看他的大须弥剑式…… ”

金逐流道：“ 他已得了上乘剑法重、拙、大三字真髓，这套剑式，在他手中又已创了前人未达的境界，除了功力稍逊之外，恐怕未必会输给天山派的掌门人唐经天了。 ”

金碧漪道：“ 爹，你还未说他究竟能不能够抵敌得住七煞掌呢？ ” 孟华剑法大进，她当然欢喜，不过此时此际，她最急于知道的还是这一点。

金逐流缓缓说道：“ 依我看孟华是不会吃亏的。不过…… ” 金碧漪连忙问道：“ 不过什么？ ” 金逐流道：“ 别多问了，你赶快瞧！ ”

只见孟华挥剑划圈，大圈圈、小圈圈，一个圈圈套着一个圈圈，斜圈圈，正圈圈，花式甚多，但划来划去也还总是圈圈，根本看不出是什么招数。把众人都看得不由呆了。

海兰察头顶冒出热腾腾的白气，掌力发出，已是带着呼呼的风声，攻势似乎更为强烈了。

金碧漪看得纳闷，实在不懂其中奥妙，想问父亲，但见父亲和雷震子都是全神贯注，目不暇瞬，时而面有笑容，时而眉头一皱。金碧漪不敢打扰他们，只能从他们的神色揣度。

原来金逐流早已看出孟华不会吃亏，但最但心的是两败俱伤。即使海兰察伤得比他重，他杀了海兰察自己也要大病一场的话，那也不值。

如今己是到了胜负将决的时候，海兰察显然已在把所能发挥的精力都“榨”出来，孟华是否抵受得了免致两败俱伤呢？未来到最后的一刻，金逐流都不敢判断！

场中不乏武学的大行家，许多人也都看到了这一点。人人手心里都在捏着一把冷汗。

崆峒派弟子尤其着急，要是孟华杀不掉海兰察的话，他们就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害死他们长老的人走了。他们盼望新掌门人，赶快回来，但丹丘生却还未见回来！

丹丘生正在寻找牟丽珠的下落，他循声觅迹，到了崆峒山最险的所在——断魂崖。

从崖上高处望下去，隐约可见三条人影，其中一个好像是辛七娘。

丹丘生怔了一怔：“奇怪，这妖妇受了重伤，怎的还跑得这样快？”凝神望去，这才看出，原来辛七娘是被那两个人抬着跑的。那两个人轻功很是不弱，转眼之间，人影模糊，变成弹丸似的黑点，再一眨眼，连黑点也消失了。

辛七娘是下手毒死他师父的仇人，如今和她同谋的洞冥子已经毙命，幕后主谋的海兰察在孟华剑下料想也逃不脱，剩下来的就只有这个妖妇了。

他本来要抓着辛七娘的，但此际却有另一件更紧要的事情，阻止他去追赶这个妖妇。

他听见金刃迎风之声，山腰处有人正在厮杀。

虽然还看不见这两个人，但最少他已经知道其中一个是谁了。从那金刃劈风之声，他听得出是牟家剑法，使这剑法的人，不用说当然是牟丽珠了。丹丘生一声长啸，飞快的就跑下去。

他这声长啸是要让牟丽珠知道来的是他，好放心对付强敌的，不料效果适得其反。

和牟丽珠交手的那个人，也正好是丹丘生的另一仇家，曾经被他逐出石林的那个大魔头阳继孟。

阳继孟是四十年前邪派第一高手孟神通的再传弟子，是当今之世，唯一会使修罗阴煞功的人。虽然他尚未能如他师祖当年之把修罗阴煞功练到第九重的最高境界，但他练到了第八重了。练到了第八重修罗阴煞功，发出的掌风，已是奇寒刺骨！

牟丽珠轻功高明，剑法精妙，但却吃亏在内功的造诣较逊一筹。

而要抵御修罗阴煞功，必须有比对方更为深湛的内功。

牟丽珠正在吃紧，忽然听得丹丘生的啸声，不由得又喜又惊，高手比拼，

必须保持冷静，哪容得心神稍分？她本来正在运功抵御寒气的，这口气一松，不禁机伶怜地打了个冷颤，剑尖刺歪，刺着了一根横伸的石笋。

阳继孟乘机一把就向她的琵琶骨抓去，牟丽珠无暇思索，只能一个“细胸巧翻云”的身法向后倒纵，却忘记了后面乃是悬岩，她已经退到了边缘了？

牟丽珠一脚踏空，眼看就要坠下深不可测的幽谷，陡然间只觉身子一轻，手掌已是给丹丘生牢牢握住。

救人攻敌，同时施展。丹丘生伸出右手，拉起牟丽珠，剑交左手，一招“排云驶电”，立即朝着正在扑过来的阳继孟咽喉疾刺。他这左手剑法劲道不及右手使剑之强，但却更为奇诡。仓猝之间，阳继孟未省起这是左手剑法，本能的向左方一闪，等于是送上去给他剑刺，只听得“嗤”的一声，胸衣已是给剑锋划开一道裂缝。幸而由于丹丘生需要同时用力把牟丽珠拉起，本来劲道就已较弱的左手剑更加弱了，否则这一剑已是开膛剖腹之灾。

说时迟，那时快，丹丘生已是把牟丽珠拉了起来，轻轻用了一股劲，把她推过一边。

在这瞬息之间，三个人都是吓出了一身冷汗。牟丽珠和阳继孟都是死里逃生，固不必说；丹丘生救起牟丽珠之后，这才知道吃惊，要是稍迟片刻，真是不堪想象！

阳继孟只道丹丘生还在和海兰察恶战的，做梦也想不到他会突然出现。只好硬着头皮喝道：“你们并肩子上吧，我豁出了这条性命不要，和你们拼了！”

丹丘生哼了一声，说道：“我和你一样，都是斗了一场的，谁也没有占谁便宜。只要你有本领胜得我一招半式，我就放你逃生，决不请人帮手。”

阳继孟喝道：“好，这是你自己说的！”大喝声中，双掌齐发，一照面就使出了第八重的修罗阴煞功。

丹丘生喝道：“来得好！”说到一个“好”字，已是刺出了六六三十六剑，出招之快，真个是快如闪电！

过去他们曾经两度交手，虽然两次都是阳继孟败在丹丘生手下，但丹丘生对他的修罗阴煞功也是颇有顾忌的。这次却大不相同了。

原来修罗阴煞功和七煞掌的功夫一样，都是颇为耗损内力的。阳继孟刚才要凭修罗阴煞功来活擒牟丽珠，然未使到第八重的功力，内力亦已消耗不少了。丹丘生虽然也是曾经和海兰察剧斗一场的，不过由于海兰察尚未使出七煞掌来对付他的，他的内力倒是要比阳继孟消耗得较少。

另一方面，他们上次交手，距今已有三年。三年当中，丹丘生勤练内功，阳继孟虽然也有进境，却是远不及他。

有这两个原因，此消彼长，丹丘生应付阳继孟的修罗阴煞功，当然就要比从前容易得多了。

未满百招，阳继孟已是只有招架之功，毫无还手之力。丹丘生唰的一剑，剑气如虹，直指阳继孟的琵琶骨。阳继孟无法招架，只能退后。

阳继孟后退一步，丹丘生就踏上一步，唰的又是一招“白虹贯日”，剑尖仍然不离阳继孟的琵琶骨。

阳继孟吓得面如死灰，一步步退到了悬崖的边缘。和牟丽珠刚才的处境，一模一样。他自知无力抵抗，双手垂了下来，嘴唇开阖，似乎想说什么，却没有说。

丹丘生冷笑道：“你也知道害怕了么？你作恶多端……”他在冷笑声中，

剑尖仍然是指着阳继孟的琵琶骨的，话未说完，只见阳继孟一个转身，自己跳下去了。他哪里知道，当丹丘生骂他“作恶多端”之时，其实却是有意只废他的武功，但可饶他性命的。

丹丘生叹了一声：“可惜，可惜！”

牟丽珠诧道：“这样一个作恶多端的妖人死了，有什么可惜？”

丹丘生道：“我不是可惜他，我是可惜修罗阴煞功只怕就要从此失传。其实武功本身我认为是并无邪正之分的，只要用得其当，就可扶善锄恶，无论如何，修罗阴煞功总算得是一门武林绝学。”

牟丽珠叹道：“分别了十八年，你还是从前一样心地慈悲，记得当年你也是不忍杀何洛的。”

丹丘生听她一开口就提起十八年前之事，却是不由得心头一动了。

牟丽珠微喟道：“想不到隔别十八年，咱们还能会面。多谢你又一次救了我的性命。”

丹丘生道：“我更感激你为我辩白冤情。”

牟丽珠叹道：“咱们曾经生死与共，大家都莫说客气话了。不过世事的变化，的确是出人意料之外。丹丘生，你还记得十八年前，咱们分手的时候，你说过的话么？”

丹丘生心头一热，说道：“是啊，那时我以为我这一生是注定要受冤枉的了……”

往事历历，如在目前，他当然不会忘记分手那一幕的。

牟丽珠就像现在的模样，站在他的面前，用含情脉脉的眼光看着他。

所不同的是，那时她的眼角有晶莹的泪珠，为着无可奈何的分手而伤感；而现在，她的目光则是充满着重逢的喜悦。不，还不仅只是喜悦这样简单，他甚至可以从她的目光之中感觉得到，她是蕴藏着一种对自己期待的心意了。

其实早在十八年前，他已经知道牟丽珠对他的心意的。

他知道牟丽珠舍不得和他分手，他又何尝舍得和她分手呢。

他记得那时曾对她长叹说道：“除非、除非这案情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否则咱们是注定不能同在一起的了。”

想不到他当初以为永远不会来到的这“一天”，终于是在今天来到了。如今，面对着牟丽珠含情脉脉的目光，一时间他倒是不知应该怎样说下去了。

牟丽珠仰着粉脸望他，等待他继续说下去。脸色还是很苍白，不过苍白之中却已有了一抹微红。

丹丘生瞿然一省，说道：“丽珠，你还觉得冷么？第八重修罗阴煞功的奇寒之气可是不容易抵受的啊！咱们还是先加预防好些，别让寒毒留在你的体内。”一面说话，一面伸出手去握着牟丽珠的掌心。

牟丽珠的身体的确还是感觉寒冷，但心里可是热乎乎的，半晌说道：“我已经好得多了，你，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她得到丹丘生助她运功以令血脉流通，此时身体也已感觉暖和了。

丹丘生低声说道：“咱们回去慢慢再谈，你现在有没有别的事情？”

牟丽珠也是瞿然一省，说道：“我真糊涂，几乎忘了。”

丹丘生连忙问道，“什么事情？”

牟丽珠道：“你可曾见着那个妖妇？”

丹丘生知道她所说的“妖妇”当然是指辛七娘无疑，于是把刚才在断魂

崖上的眺望所见告诉她。

牟丽珠道：“原来有人帮她逃走，怪不得我遍寻不获。听你所说的情形，那两个人可能是梅山二怪。”梅山二怪是结义兄弟，大哥名叫朱角，二弟名叫鹿洪，他们也都是擅长于使毒的邪派人物，但和辛七娘相比，则还是有如小巫之见大巫。不过他们的轻功本领，在江湖上却颇有名气的。

丹丘生道：“你说得不错，我也猜是梅山二怪。他们把这妖妇抬走，大概是想这妖妇传授使毒的本领。”

牟丽珠道：“我的爹爹是给韩紫烟这贱人毒死的，十八年来，我还未曾找到这个贱人为爹报仇。辛七娘是这贱人的师姐，所以我想从她的身上找到这贱人的下落。想不到还未曾见着辛七娘这妖妇，却先碰上了阳继孟这个魔头。要不是你及时赶到，恐怕跌下断魂崖的就不是他而是我了。”

原来阳继孟临阵逃脱之后，患得患失。一方面虽然庆幸自己见机得早，避过了大炮爆炸的杀身之祸；另一方面，可又有点害怕海兰察倘若得胜的话，必然会责怪自己。是以当他碰上牟丽珠的时候，就起了将功赎罪的念头，想把牟丽珠活擒献给海兰察。不料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

丹丘生道：“我也要找这妖妇，替我师父报仇的，不过他们已经跑得远了，在这乱山之中，实是不易寻找，不如先回去吧。好在咱们已经知道是什么人将她带走，不至于没有线索可寻。”

牟丽珠道：“你有什么紧要的事情必须现在回去？”

丹丘生道：“我和海兰察打了半场，这下半场是孟华替我对付强敌呢。”

牟丽珠吃了一惊，说道：“你叫你的小徒弟替你对付海兰察？哎呀，要是他有什么不测，这可是为了我的缘故连累他了！”

他们回到那个草坪的时候，正是孟华和海兰察的决头到了最后的时刻！

只见孟华仍然挥剑划着圈圈，大圈圈，小圈圈，斜圈圈，正圈圈。不过圈儿却是越划越慢了。

海兰察头顶冒出势腾腾的白气，攻势却是更为猛烈。丹丘生回到草坪的时候，刚好看见他又吐出一口鲜血。

牟丽珠吃了一惊，悄悄问丹丘生道：“怎么样？”

丹丘生心里捏着一把冷汗，不敢回答。

原来海兰察一再使用“天魔解体大法”，已是把全身的精力都“榨”了出来。他是把自己的生命当作赌注，只求胜这一场。过后他最少要大病一场，甚至可能从此变成废人。但只要能够胜得孟华，他就可以从容离去，正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了。

对方的打算，丹丘生和金逐流一样，都是看得出来的。但孟华是否能够抵御海兰察这最后的一击呢？丹丘生也是和金逐流一样，实在难以断言！

丹丘生目不转瞬地注视形势的变化。只见孟华的圈儿不仅越划越慢，而且是越划越小了。忽然看见孟华接连划了三个歪歪斜斜的圈圈，几乎不成其为圆圈了。

大须弥剑式本来是以静制动，以客迎主的，慢不足为病，但圈儿划得歪歪斜斜，却显出孟华的内力逐渐减弱，发挥不了这套上乘剑法的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的妙用了。

丹丘生不禁心头一沉，看这情形，再斗下去，只怕难以避免两败俱伤！暗暗后悔，自己刚才估计不足，若是早知海兰察会使“天魔解体大法”来加强七煞掌力和孟华拼命的话，他是不该让孟华答应和对方“一场而决”的。

但现在后悔已经迟了。他崆峒派掌门人的身份，说了话怎能不算数呢。

两败俱伤是意料中事，假如情况更坏的话，说不定还可能“两败俱亡”的！

要保全孟华的性命，只有一个办法，他以掌门人兼孟华师父的身份，替徒弟认输。

不过这场决斗可并不是孟华和海兰察两人之间的事情，而且关系崆峒派的荣辱甚至整个武林侠义道的利害的，俗语说“放虎容易捉虎难”，他担当得起放走这一侠义道大对头的责任么？

丹丘生踌躇未决，眼看就要到了最后一刻了。他一咬牙根，心里想道：“无论如何，我不能让孟华的这条性命换海兰察的一条性命！”

正当他想要不顾一切，跑出去替徒弟认输的时候，忽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这啸声并不猛烈，但却震得四面山谷都起回声，绵绵不绝。也震得所有在场的人，耳鼓都在嗡嗡作响。丹丘生大吃一惊，心里想道：“是谁有这功力，难道是天山派的唐掌门来了？”

啸声中孟华好像陡地精神一振，接连划出三个圈圈，不再是歪歪斜斜的圈儿了。

海兰察的攻势仍然十分猛烈，但喘息却是越来越重，啸声还未过去，众人已是听得见他喘若牛鸣。

丹丘生稍稍放了一点心，心想：“还可以多看一会儿。”把伸出去的脚步又缩回去。

啸声未已，只听得那人朗声吟道：“十年磨剑，五陵结空，把平生涕泪都飘尽……”

丹丘生心头大喜：“我怎的没想到此人！”他还未来得及和来客招呼，金逐流已是站了起来，哈哈笑道：“缪大侠，原来是你，可惜你来迟了点儿！”

原来这个长啸高歌而来的人，正是孟华弟弟杨炎的义父，也是金逐流和丹丘生的好朋友缪长风。丹丘生和他分别已有十多年，只知他是归隐天山，想不到突然来到这里。

不过孟华却知道他会来的，他们在天山分手之时，缪长风已经和他提过是要来“凑凑热闹”的了。他倒以为缪长风是因路上有事耽搁，赶不上来“凑热闹”，是以突然听见他的啸声，不觉喜出望外。

也不知是人逢喜事精神爽，还是这啸声对他有鼓舞的作用，孟华忽地精神一振，大须弥剑式又使得中规中矩了。

缪长风道：“我以为我来得正好呢，怎的你却说我来迟了呢？”金逐流道：“这是最后的一场决斗，前半场的好戏你可错过了啦。”

缪长风笑道：“看戏要看压轴戏，能够看到这样精彩的压轴戏，我也不会觉得可惜了！”

雷震子道：“缪大侠，依你看这场戏将是怎样收科？”

缪长风笑道：“雷老前辈，你看戏当然比我看得多，你见过哪出武戏不是杀了大花脸收科的？”

金逐流与缪长风相视而笑，雷震子和丹丘生听他这么一说，也都放下了心。

原来缪长风的啸声实是暗中助了孟华一把力的，不过除了金逐流之外，别的人甚至包括孟华在内，都不知道。

原来缪长风的那声长啸，其实乃是佛门的狮子吼功。据说当年创立这“狮

子吼功”的高僧乃是用来震慑群魔的。这说法虽然有点玄妙，但却并非全无道理。“狮子吼功”固然不懂分辨人的善恶，但善恶不同的人，骤闻这一声断喝，却很可能产生不同的感受。

俗语说：“平生不作亏心事，夜半敲门也不惊。”普通的善人都能有此定力，何况是练有上乘内功的侠义道人物？

孟华以张丹枫所传的内功心法全神对付敌手的七煞掌力，心地一片空明，他听到缪长风的啸声，虽然也难免心神略分，但那只是兴奋的情绪而已，并没受到狮子吼功的干扰。

海兰察就不同了，他是正在把最后一点的精力都“榨”出来的，忽闻异啸，心头突然一震，本来已经凝聚的真气都涣散孟华不知缪长风是在暗助自己，但心里却在想道：“缪叔叔是第一个传我重、拙、大三字诀的人，如今他特地赶来为我打气，我可不能令他失望！”精神一振，剑势如环，俨似剥蚕抽丝，绵绵不断。来得虽然缓慢，却已把海兰察的攻势封在他的剑圈之外。

忽听得海兰察一声大吼，惨厉有如负伤的野兽狂嗥，吼声中双臂箕张，跃起一丈多高，向孟华猛扑！

旁观者围成的圈子，随着他们恶战的展开。本来就已不停的向后移动，圈子越扩越大的了。但当此际，站在前面的人，仍是感觉得到海兰察那股猛烈的掌风！

这刹那间，孟华的慢剑突然转为快剑，一个个的阑圈有如电光疾转，看得众人眼花缭乱。也不知他有没有刺着海兰察？还未看得清楚，只见双方已是倏的由合而分，　的一声，一道银虹横过空际，孟华的宝剑已是脱手飞出。

众人看见孟华的宝剑给海兰察击落，无不大惊。连雷震子也不觉“啊呀”一声，叫了起来。

缪长风却是哈哈笑道：“妙呀，孟世兄，你这一招已是深得重、拙、大的精髓了！”

众人还在忧虑海兰察要对孟华乘胜追击，但说也奇怪，海兰察却像僵尸一样，站在原来的位置，动也不动。

只见一点点的鲜血从他的眼眶鼻孔滴下来，跟着张开嘴巴，又喷出两口鲜血。

众人惊疑不定，还道他又在施展天魔解体大法。

就在众人惊疑不定之中，终于听到了“咕咚”一声，海兰察倒下去了。听到了这“咕咚”一声，大家方始松了口气，片刻的异样静寂过后、爆发了惊天动地的欢呼！

欢呼孟华终于能够以弱胜强，欢呼一个少年英雄压倒了敌方的第一高手。

要是丹丘生杀掉了海兰察，大家虽然高兴，恐怕还不会有这热烈的欢呼的。

这热烈的欢呼，还不仅仅是庆祝胜利，更值得庆祝的是侠义道后继有人，一代胜过一代！

孟华看着海兰察在他面前倒了下去，脸上露出一丝微笑。可是双脚却似不听他的使唤，他想上去迎接正在向他跑过来的师父，竟然走不动了。

原来海兰察那最后一击，乃是毕生功力之所聚。虽然已属强弩之末，孟华也还是不易抵挡。双方拼了这招，海兰察固然力竭而亡，孟华亦已到了心力交疲的地步。

孟华脱手飞出的那把宝剑，此时已是由金逐流接了下来，他和缪长风一见分出胜负，立即不约而同地向孟华奔去，同时到了孟华身边。“华儿，这次真是多亏了你啦！”金逐流替他把宝剑纳入鞘中，握着他的右手。缪长风在另一边，同时也握着他的左手。

合两大顶尖儿的高手之力，助他运功约束体中乱窜的真气，片刻之间，孟华已是能够气沉丹田，精神复振了。此时孟华的两个师父，段仇世和丹丘生亦已来到他的身前了。“华儿怎么样了？”丹丘生还是有点惴惴不安地问道。

金逐流微笑道：“恭喜你收了这样一位好徒弟。华儿的功力比我的估计还要高些，起初我本来有点担心他可能和海兰察拼个两败俱伤的，如今是不用担心了。”

丹丘生放下心上一块石头，忙向金、缪二人道谢。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当然知道要是没有这两大高手相助孟华恢复精力，孟华纵然不至两败俱伤，最少恐怕也得小病一场。

金逐流笑道：“我其实并没帮了令徒什么忙，帮忙他最大的是缪大侠，要是没有他的狮子吼功，恐怕华儿是要多少受点内伤呢。”

孟华这才知道缪长风刚才那一声长啸的作用，丹丘生也是不由得暗暗叫了一声惭愧，惭愧自己的武学所知有限，不识狮子吼功的妙用。师徒三人，重新向缪长风道谢。

缪长风笑道：“你们有所不知，我帮他的这点小忙，还不足以弥补我的过失呢。”笑得颇似有几分苍凉。

丹丘生怔了一怔，说道：“此话怎说？”缪长风道：“我和他的父亲是最好的朋友，我却曾经误会过他，逼他与我交手。”

丹丘生道：“你是指在小金川的时候，你曾误会他是清廷的鹰爪吧？”

缪长风笑道：“不错。想不到我曾经误会是鹰爪的人，今天杀了清廷鹰爪的头子。”

金逐流哈哈笑道：“原来你是感慨往事。长江后浪推前浪，后起之秀，本来就应该胜过咱们老一辈的啊！”

缪长风的确是在感慨往事。十二年前，他也曾像现在的孟华一样，和当时的御林军统领北宫望决战，结果是斗得两败俱伤。要是没有云紫萝给他吸出毒血，他当时早已死了。（事详拙著《游剑法湖》）云紫萝救活了他却牺牲了自己。

不过他的感慨不尽如此，他想起了肝胆相照的好朋友孟元超，更想起了半生唯一的红颜知己云紫萝。如今对着他们的儿子，不由得又是欢喜，又是感伤。想道：“要是紫萝地下有知，知道她的儿子今日一战，名扬天下，泉下也该瞑目了。”

缪长风携着孟华的手，笑道：“仇世兄，丹丘兄，你们两位调教出这样一个好徒弟，我瞧着又是高兴，又是妒忌，又是有点担心呢！”

段仇世道：“你担心什么？”

缪长风笑道：“我担心的是弟弟比不上哥哥，在你们面前，我可是不能不感到惭愧了！”要知他是杨炎的义父，是由他和唐经天负责教养杨炎成材的。

丹丘生笑道：“其实应该担心的是我，不过我可并不担忧。要是十年之后，做哥哥的给弟弟比下去，我才高兴呢！对啦，咱们还是别说笑了，这次

你从天山来，不知唐掌门可有什么话托你交代？”

缪长风道：“唐掌门已经把你遭受冤屈的事件案子告诉我了，他很关心你，只盼你的冤情得到昭雪，别的倒没有说。”

丹丘生道：“我这次的事情，得到许多好朋友的帮忙，还得到武林前辈的关心，真是令我感激不尽。”

缪长风继续说道：“对你，我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说，对你的徒弟，我倒是有些事情要告诉他。”

孟华连忙问是什么事情，缪长风想了一想，说道：“还是先回到清虚观再说吧。”金逐流料想他是因人多不便说话，于是说道：“对，你的师父新任掌门，有许多事是要料理的，待这些事料理妥当之后，再说也还不迟。”

回到清虚观已是黄昏时分，有半数客人已经告辞，但还是热闹得很。观中筵开百席，庆祝丹丘生继任掌门，庆祝这次的大捷。宾客们纷纷来给丹丘生敬酒，闹了个半夜，把丹丘生都闹得几乎有点昏头昏脑了。

席散之后，丹丘生方始想起：怎的不见牟丽珠呢？由于客人太过拥挤，牟丽珠刚才究竟有没有参加他的庆功宴他也不知道。留下来的客人已经由崆峒派的弟子招呼去安歇了，丹丘生这才有空暇和缪长风、金逐流等一班好朋友再作品茗夜话。

缪长风道：“华儿，我有个消息要告诉你，罗海已经继任哈萨克族的酋长，他的女儿罗曼娜也已经定好佳期即将和他们本族的第一勇士桑达儿成亲了。他们希望你能够去喝这杯喜酒。”

孟华问道：“不知佳期是在何时？”

缪长风道：“听说定在下个月圆之夜，婚礼和刁羊大会同时举行。”

孟华说道：“照哈萨克族习惯，刁羊大会是一年一次的。他们上次的刁羊大会距今未到半年，怎么又要举行了。”

缪长风道：“这次的刁羊大会是特地为了庆祝新‘格老’就任和他的女儿成婚而举行的。罗曼娜是哈萨克族的第一美人，桑达儿是第一勇士，所以小伙子们都为筹备他们的婚礼兴高采烈，决定今年增多一次刁羊大会为他们锦上添花。其实对那些小伙子来说，这也是给他们自己多一个机会的。”

金碧漪不懂哈萨克族的风俗，问道：“什么叫做刁羊大会，小伙子们为什么这样热中开这个会呢？”

缪长风笑道：“这是小伙子们一年一度追求他们心爱姑娘的机会，你欲知其详，可问孟华。我听得罗海说，上次孟华来到他们那里的时候，正巧他们是在举行刁羊大会，孟华还曾经答应过他们，明年的刁羊大会要带你去一同参加呢。”

金碧漪面上一红，嗔道：“缪叔叔，你乱嚼舌头，我不相信。他们又不知道我，华哥怎会提起我来？”

缪长风道：“不信，你问你的华哥。”孟华有点尴尬，但他不惯说谎。只好说道：“那是他们和我开玩笑逼我答应的，他们说的是要我带心爱的姑娘一起来。”

缪长风笑道：“你听，不是我乱嚼舌头了吧，孟华要和他心爱的姑娘一起去，这位姑娘还能不是你吗？”

金碧漪满面通红，说道：“缪叔叔，你为老不尊，专门和我开玩笑，我可不依。”金逐流为女儿解窘，笑道：“好了好了，这件正经事你说过了，回到原来的正经事吧。”

缪长风道：“ 华儿，我这可不是开你玩笑的，一来你是他们的好朋友，二来咱们也需要哈萨克人的友谊，于公于私，于理于情，你都应该去喝桑达儿和罗曼娜这杯喜酒。 ”

孟华说道：“ 不错，我是应该去的，不过…… ”

缪长风道：“ 你有什么为难之处？ ” 孟华说道：“ 时间太短促了，我恐怕不能如期赶到他们那儿。 ”

缪长风道：“ 他们的佳期定在下月十五，今天才是初八，还有一个月零七天呢。 ” 一个月零七天的时间，从崆峒山前往回疆，对一般人而言，可能是走不到的，但对身具武功不畏烈日风霜之苦的人来说，应该是绰有余裕了。

不过孟华却是面有难色，说道：“ 我此次奉命襄助尉迟大侠联络回疆各族的经过，似乎应该回去向冷头领禀报，我也想见见家父。 ” 原来他是计划明日便即动身，回到柴达木义军那里的。按这计划行事，只有一个月零七天的时间，当然是不够奔走两地了。

缪长风笑道：“ 叫你到回疆去喝喜酒，正是你爹爹的意思。而且义军的首领冷铁樵也同意了。 ”

孟华喜道：“ 原来缪叔叔已经见过家父了？ ”

缪长风道：“ 我是先到柴达木才到这里来的，根据他们所得的情报，清军可能先入回疆，用威胁利诱双管齐下的手段，逼使回疆各族帮清廷‘ 围袭 ’义军。纵然不要各族出兵，最少也要他们断绝义军的接济。这叫做釜底抽薪之策，你说毒不毒辣？ ”

孟华吃惊道：“ 这计策果然毒辣，不过回疆十八个部落，已有十五个和义军订了盟约。清军的如意算盘，未必打得通的！ ”

缪长风继续说道：“ 回疆各族，以哈萨克族最为骁勇善战，他们的新酋长罗海也最具抗清的决心。俗语说蛇无头不行，要回疆各族齐心抗清，先得有个首领，这个首领人选，自当以罗海最为适合。 ”

孟华说道：“ 罗海不但在哈萨克族极具威望，在回疆各族，也是很有威望的。除非那些酋长不想抗清，否则十九会推举他做盟主的。 ”

缪长风道：“ 义军计划派一个人去向罗海报讯，这个人并且要留在他那儿帮他策划抗清的。但却想不到适当的人选，后来我说起你和罗海有特别的交情，令尊和冷头领一致同意要你充当这个肩负重任的义军使者！

“ 至于令弟的情形，以及你这次在天山的经过，我已尽我所知，替你禀告令尊。你可以放心，无须再去柴达木了。 ”

孟华甚为欢喜，当下一口应承，明天便即动身。

缪长风道：“ 好，那你早点歇吧。 ” 正要告辞，段仇世忽道：“ 缪兄，请你多留一会，有件事情，我想问你。 ”

缪长风道：“ 请说。 ” 心里已经知道他要问的是什么了。果然他没猜错，段仇世问道：“ 我有个侄儿，名叫剑青，许久没得他的音讯，最近才得到消息，听说他去年已投入天山门下，不知是真是假？ ”

缪长风道：“ 不错，他是做了天山派长老武成泰的关门弟子。 ”

段仇世高兴非常，说道：“ 我这侄儿有点小聪明，只可惜也有点华而不实的毛病。我一直担心他误入歧途，如今他得到名师，可就好了。你在天山时常见到他吗，不知他的近境怎样？ ”

缪长风道，“ 这个，这个……嗯，你问令徒吧，他比我知道得更加清楚。 ”

金碧漪悄悄向父亲使了个眼色，金逐流心中一动：“ 莫非缪长风有甚难

言之隐？”又料想女儿定是有事情要和他商量，便道：“时候不早，华儿明天就要动身，咱们还是让他们师徒多叙一会吧。”说罢，父女俩便与缪长风一同告辞。

他们走了之后，段仇世不觉起了疑团，和孟华说道：“剑青在天山行为如何，华儿，你可不能瞒我！”

孟华踌躇片刻，终于决定实话实说。“师父，徒儿说了出来，你老人家可莫生气！”

段仇世道：“我正要你说实话，你但说无妨！”

孟华从段剑青和冷冰儿第一次进石林找剑谱的事情说起，一直说到他如何在回疆碰上冷冰儿，段剑青如何拜红发妖人欧阳冲为师，以及群魔大闹天山之时，段剑青如何充当内应；冷冰儿抵达天山的时候，又如何再次险些丧在段剑青之手等等事情说了出来。

他已经隐瞒好些事情，例如段剑青害他弟弟的事他就没说。但所说的事情，已经足够段仇世气得死去活来了。

“真想不到这畜生胆敢如此胡作非为，华儿，你为什么不把他一剑宰了，真、真是气死我也！”

孟华待他稍稍气过之后，说道：“段大哥本性其实是没有这样坏的，只因利欲薰心，走错了第一步，以致误入歧途，越走越远。但好在他年纪还轻，要是能够及早回头，为时未晚。”

段仇世片刻间好像老了十年，颓然叹道：“华儿，你真是心地忠厚。但这畜生已经到了如此田地，要他回头，怕是难了。”

他叹了一声，继续说道：“不过这也应该怪我，我当年弃家出走，从来没有好好管教过这个侄儿。后来我看出他有点小聪明，但也看出他为人浮夸，因此也没好好传他武功。他可能就是因为从我这里得不到好处，故而误交匪人。唉，段家只有他一根苗，他变成这个样子，他固然不孝，我也深感愧对祖宗了！”

原来段仇世因为少年时候的一段伤心恨事，决意终身不娶，段家的香烟，他是只能指望段剑青延续下去的。丹丘生和孟华都知他的心事，孟华拙于言辞，实是无言可慰师父。

丹丘生道：“华儿刚才说得不错，令侄一时误入歧途，咱们还是应该挽救他的。”

段仇世的心情稍稍平静一些，说道：“那畜生做出这等对不住冷姑娘的事，料想他是不敢回来的了。他没有别的地方好去，很可能还是躲在回疆。华儿，要是你在回疆碰上了他，我求你一件事情。”

孟华惶然说道：“师父言重了，有话尽管吩咐就是，徒儿敢不依从？”

段仇世缓缓说道：“要是碰上了他，请你看在我的份上，废掉他的武功，留下他的性命！”

孟华吃一惊道：“废掉他的武功？”

段仇世道：“华儿，我知你心地善良，但按他的罪行而论，我求你饶他一命，已经是我的偏私了。

“段家的家规本来是不许子弟习武的，他失了武功或许可以比较安份一些，守他这份家业，做他父亲生前所希望的那种‘孝顺儿子’！”语气说得甚为沉痛，显然他对这个侄儿已经绝望，是以他虽然不同意哥哥的见解，如今也只能希望侄儿如此了。正是：

原知姑息终非计，只为家声嘱爱徒。

第五十六回　了却恩仇情未尽　难明友敌费疑猜

孟华走后，段仇世忽道：“丹丘兄，牟姑娘有几句话托我带给你。”

丹丘生呆了一呆，失声叫道：“她，她已经走了？”

段仇世道：“你不要难过，亡羊补牢，为时未晚。你们此别并非死别生离，但只盼你不要一错再错！”

丹丘生道：“丽珠，她，她和你说了一些什么？”

段仇世道：“她请你原谅她不辞而别。”

丹丘生甚为苦恼，搔头说道：“为什么她要这样？”

段仇世道：“她要为父亲报仇，第一步就得去追踪梅山二怪，把落在二怪手中的辛七娘这妖妇抓回来。”

丹丘生道：“我已经答应了她，帮她报仇的。”

段仇世道：“她顾虑到你新任掌门，自必有许多事情需要料理。不过，依我看来，真正的原因恐怕还不在此。”

丹丘生默不作声，大口大口地喝酒。

段仇世道：“我是过来人，我猜是不是她曾经与你提起往日之情，你却没有向她明白表示？”

丹丘生叹了口气，低头说道：“难道她还不明白我的心事？”

段仇世道：“她等了你十八年，你不肯和她说句明白的话，也难怪她要失望。”

丹丘生叹道：“经过了这场风波，或许我的顾虑是不免多了一些。而且过了十八年，我们也都上了年纪了。”

段仇世不禁笑了起来，说道：“你不过四十刚刚出头，牟姑娘四十都还未到，正是壮年，焉能言老？如今案情又已澄清，更是何须顾虑了！其实，只要你们是真诚相爱，纵有不识大体的人说些闲言闲语，那又算得什么。”

丹丘生好像拨开了迷雾，毅然说道：“你说得对，我是决不能辜负她了。我会去找她的！最多再过几天，我一定要去找她的！”他下了决心，明天就要在本门弟子中，挑选一个老成持重的人，代理他的掌门职务。

黑夜很快过去，转眼就是天明。

孟华向众人告辞，他的两位师父和金逐流父女，缪长风等人送他下山，一直送到断魂崖下。

孟华想起“黯然销魂，唯别而已。”这两句话，站在断魂崖下，眼睛望着金碧漪，不觉有点依依惜别的情绪。

孟华黯然神伤，强颜说道：“金大侠，缪叔叔，二师父，三师父，弟子不敢有劳远送，请你们回去吧。”他没提到金碧漪的名字，眼睛则仍然是望着她。

缪长风忽地笑道：“你怎么还用金大侠的称呼？”

孟华愕了一愕，目光不觉移到金逐流身上。

金逐流微笑说道：“华儿，我把阿漪付托你了。这次她要随你远行，你们还是定了名份的好！”

金逐流不但答应他们的婚事，而且还叫女儿和他同行，这真是双喜齐来，令孟华喜出望外的好消息！这霎那间，他不觉欢喜得呆了，竟不知说些什么话好。

缪长风笑道：“傻小子，还不赶快磕头，改过称呼？”

孟华果然傻乎乎的便即双膝跪地，给金逐流磕了个响头，叫了一声："爹爹。"金逐流眉开眼笑，将他扶了起来，说道："我总算了结一桩心事了。对啦，你的缪叔叔是大媒，你也应该去多谢他才是。"

缪长风笑道："我做的是现成的媒人，你用不着和我客气了。"这才向孟华说明原委。

"我这次在柴达木见到你的爹爹，把你的行踪告诉他，你爹就提起你和金姑娘这头亲事。他已经知道金大侠是已应邀来崆峒派的大会观礼的，是以他就要我做这个现成的媒人了。昨晚我和金大侠一说，金大侠果然便即答应。我本该早点告诉你的，但昨晚已经夜深，你和两位师父在临行前夕料想也有许多话要说，所以我就不打扰你们了。留待此际才说，也好让你惊喜一番。"

缪长风说完之后，金逐流笑道："漪儿，现在还了你的心愿了，你还在我的身旁干嘛？时候不早，和你的孟大哥一起走吧。"金碧漪满面通红，嗔道："爹爹，你怎的拿女儿来开玩笑？"其词若有憾焉，其心则实喜之。原来她昨晚一直缠着父亲，要父亲准许她和孟华同往回疆的。

金逐流笑道："华儿，我这宝贝女儿自幼给宠坏了，你可得包涵她点儿。漪儿，你孟大哥是老实人，你可也不能欺负他。"金碧漪噘着小嘴儿道："爹，你专说我的坏话，你问问他，我几时欺负过他了？"

情侣同行，一路上自是有说不尽的旖旋风光，那也不必细表。

他们走路比一般人快得多，不到二十天工夫，已是开始踏进回疆。

塞外风光，大异中原。沿途虽有戈壁流沙之险，狂风烈日之灾，但也有"海市蜃楼"的奇景；有"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原壮丽风光。可幸孟华是旧地重来，识途老马，有他带领，给金碧漪减少了许多旅途艰苦。

金碧漪十分喜爱草原风光，踏入回疆之后，他们花了三天的时间，方才走过一个草原。金碧漪道："怪不得有人说，不到塞外，不知天地之大。站在这无边无际的草原上，一个人的胸襟也好似突然开阔了。"

孟华说道："在这里，别处地方看不到的奇景还多着呢，你瞧！"

金碧漪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发现了山顶一道喷泉，此时正奔大风之中喷发。灼热的泉水变成一团团蒸气冲上天空，水沫也向四周飞溅，在风中扩散开来，形成了许许多多橙黄色的、淡紫色的、紫罗兰色的"花朵"。令人神为之迷，目为之夺。

金碧漪道："啊，真美！咱们走近去看。"

孟华道："好，我和你比比轻功。"故意稍微放慢脚步，让金碧漪和他同时到达山顶。到了近处，喷泉的奇景是越发令人目眩神迷了。金碧漪吸了一口湿润的空气，在暖风中伸了个懒腰，说道："好像是在春天的江南一样，啊，真舒服！你猜我想什么？"

孟华道："可是想吃饱了睡一大觉？"金碧漪道："在这温暖如春的喷泉旁边，能够舒舒服服睡一大觉自是人生乐事，不过在吃饱睡足之前，我先要做一件事情。"

孟华猜了几样，没有猜着，问道："那是什么？我猜不着，请你揭开谜底吧。"金碧俯似乎有点不好意思，说道："咱们这几天在路上最缺乏的是什么？"

孟华恍然大悟，说道："啊，你是想喝水。不过喷泉的水虽然能喝，但一来太热，二来又杂有硫磺的气味，却是不大好喝的。歇会儿我再给你去找

清泉吧。”

他以为这次必定猜得不错，哪知金碧漪还是摇了摇头，说道：“水是想喝的，但还不至于焦渴得非立即找水来饮不可。”

孟华说道：“你不想喝水，那是想什么呢？”蓦然一省，笑起来道：“我知道了，你是想洗个澡！”

金碧漪粉脸羞红，说道：“我有五天没洗澡了，满身尘垢，难受得很。这喷泉不知有多深，不知可不可以跳进去洗一个澡。”

孟华自测了一下深浅，说道：“凭我的经验看，这是个漏斗 形的喷泉，不算很深，应该是没有危险的。不过这喷泉刚刚喷发，如今虽已停止，还是热得可以煮熟一只鸡的。你要洗澡，须得再等一个时辰，普通的喷泉，一日喷发三次，下一次喷发，大概是在午夜时分。”

金碧漪道：“好，那么咱们先找东西吃。对，你提起了鸡，我倒是想起了烤鸡的昧道了。”

孟华道：“这山上会有雪鸡的，我曾经吃过雪鸡，味道比家鸡还好。我去碰碰运气，说不定可以抓回两只雪鸡。”

他的运气很好，不过一会儿，果然就捉了两只又肥又大的雪鸡回来。

金碧漪喜道：“烤鸡比较麻烦，咱们做上汤浸鸡吧，你试试我的手艺。”她拔了鸡毛，在喷泉浸了一会，果然都浸熟了。孟华亦已找了清水回来，把煮熟的鸡，再用清水洗净，虽然还是有点硫磺气味，但饥不择食，吃起来己是感到胜似珍馐。一只雪鸡有四五斤重，还未吃完一只雪鸡，已经饱了。

孟华说道：“味道不错吧，我再去碰碰运气，希望多抓几只回来，留作路上食用。这十多天老是吃干粮，也真是难为你了。”

金碧漪道：“你别忙着去捉雪鸡，我，我要……”脸上微泛红晕。

孟华试了试水的温度，笑道：“不错，是可以适合洗澡了。

那你就舒舒服服洗个澡吧，我走开就是。”

金碧漪道：“但也不要走得太远，虽然料想在这雪山上没有人来，但还是小心的好。”

孟华道：“好，那我就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给你把风。”

他选择了一个便于眺望的地方，披襟迎风，纵目骋怀、观赏雪山草原的景色。除了风声之外，就只偶然听到冰块滚落的声音。

“这地方连野兽也难寻找，哪里会有人来？”孟华心里想道。

哪知心念未已，忽见白皑皑的山坡上，出现两个黑点，虽然看得还不清楚，但己可断定绝对不是野兽，是人！

不过片刻，黑点由小变大，那两个人的轮廓都看得清楚了。好像一个是和尚，一个是乞丐。孟华心头一凛：“这两个人的轻功倒是不弱。”他躲在岩石后面，伏地听声，只听得那个乞丐说道：“我知道这山上有个喷泉，咱们可以在这里过夜，还可以舒舒服服地洗个澡。”

那和尚道：“从这里到鲁特安旗，还要走几天？”一个字一 个字的说得又生硬又迂缓，听口音似乎不是汉人。但孟华听了不觉又是心头一动：“鲁特安旗，这不是哈萨克族前任老酋长所在之地吗？”

那叫化道：“还有四天路程。”那和尚道：“好，既然用不着忙赶路，受了几日风砂之苦，我也很想洗个澡了。”

孟华听得他们是要去喷泉洗澡的，吃了一惊，心想：“幸亏有我把风。”当下连忙发出一声长啸。他和金碧漪早已说定，这啸声是通知她有人来的。

这样穿云裂石的啸声令得那两个人大吃一惊，他们不知道是否已给孟华看见，但从这啸声，他们却已知道碰上了一个内功深湛的高手。

这两人也许是不想让孟华看出他们身有非凡的武功，登时放慢了脚步。那老叫化故意装作气喘嚅嚅的模样，一步步走上山坡。

这老叫化须眉俱白，看来最少也有六十开外的年纪。山坡上积雪没腔，孟华虽然怀疑他是伪装，但也恐怕他当真滑倒，于是过去拉他。

哪知双掌一握，孟华想要拉他上来，忽觉一股大力好似千斤坠一般，那个老叫化反而要把他拖下去。

幸亏孟华近几个月来进境神速，功力的深厚早已今非昔比，当下也使了千斤坠的功夫，双脚似打桩一样牢牢钉在地上，运气一提，终于还是把那老叫化拉上来了。

老叫化暗暗吃惊，心里想道：“怪不得天竺两神僧都盛赞他的武功，最近江湖传言，据说御林军统领海兰察也是死在他的手上，我还只道传言未必确实，或许是他的师父丹丘生有意成全徒弟的声名的，如今看来，果然是名下无虚，非同小可！”

原来这老叫化虽然不认识孟华，和他一起的那个和尚却是认识孟华的。当孟华刚在山坡上露出身形之际，那和尚早已悄悄告诉他了。

老叫化心中暗暗吃惊，脸上却装作非常高兴的模样，哈哈一笑，说道：“少年人，真好功夫！你叫什么名字，尊师是哪一位，可以告诉我吗？”其实，他是明知故问。

孟华心道：“果然他是试我武功。”类似的事情，他曾碰过多次。天下第一神偷快活张就曾不止一次捉弄过他。他只道这老叫化也是和快活张一样，是个游戏风尘的异人，故此丝毫也没怀疑，这老叫化刚才的举动是有害他之心。

孟华把姓名来历如实告诉了他，恭恭敬敬地说道：“晚辈多承谬赞，实不敢当。请问老前辈高姓大名。”

那老叫化哈哈笑道：“原来你就是这两年来名播江湖的孟华、孟少侠，我早就听得人家说过你的名字了，当真是名下无虚，我嘛，我是老了，不中用了。我姓钟，名字就叫做无用。名实相副，就是不中用的意思。”孟华料想他说的不是真名，但江湖异人，不愿意人家知道他的真名实姓，那也是常有的事。于是说道：“老前辈说笑了，请问这位大师……”

和老叫化一起的那个和尚高鼻深目，肤色漆黑，一看就知不是汉人。

果然那老叫化说道：“这位高僧是从天竺来的大浮法师。”说罢叽哩咕噜和那和尚说了几句印度话，似乎是替孟华介绍。

孟华不禁有点觉得奇怪，他刚才亲耳听见这天竺和尚会说汉语，为什么老叫化和他说印度话呢？

他看了看这个法号大浮的天竺和尚，忽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咦，我是在哪里见过他的？”

蓦地想了起来，那次天竺那烂陀寺的主持优昙法师和他的师弟奢罗来天山找唐经天切磋武学，随行的有僧俗弟子数十人，这个大浮法师正是其中之一。他还记得当时是奢罗的大弟子大吉在霜华宫外把守，他直闯进去，把大吉摔了一个筋斗，当时有几个人上来要帮大吉截他，这个大浮法师似乎也曾经接过他的一招的。

他想了起来，甚为高兴，径自用汉语和大浮法师说道：“法师还记得我

么，我们是在天山见过面的呀！想不到分手不过半年，在这里又见着了。那烂陀寺两位神僧可好？”

大浮法师定着眼睛凝视孟华，作出业已想起了他是谁的神气，但却耸了耸肩，仍然叽哩咕噜他说他的印度话。

那老叫化道：“他说他认识你，不过他是不懂汉语的，我替你翻译吧。”

本来就觉得奇怪的孟华越发莫名其妙了，“他分明懂得汉语，为什么假装不懂？”

原来大浮法师起初以为孟华未必还会认得他的，那天他们一大群人跟随师父大闹天山，当时的情形且又十分混乱，他想自己虽然曾经接过孟华一招，但一掠即过，而且他只是许多弟子中的一个，不比大吉法师那样是属于头面人物，孟华怎会特别注意他呢？

不料孟华却还是记得他。

孟华明知他懂汉语，但他既说不懂，为了礼貌起见，孟华也只好当作他是不懂，不便说出自己曾经听见他说汉语了。

大浮法师叽哩咕噜的说了几句印度话，老叫化装模作样的替他传译。

大浮法师的师父正是天竺两神僧之一的奢罗法师。他说，“多谢居上关心，他的师伯和师父已经回到那烂陀寺，一切都好。他还说他的师父曾与他提及昔日在天山与居士切磋武学之事，叮嘱过他，倘若碰上居士，托他代为致意的。”

大浮法师说得出这桩事情，孟华对他的身份，自是相信不疑了。天竺两神僧，优昙与奢罗。优昙精研佛法，戒律深严，孟华对他当然极之尊敬。但奢罗嗜武成迷，性情真朴，孟华和他是不打不相识的，意气方面，却是更为相投。此时孟华听得大浮法师是奢罗的弟子，喜其师而及其徒，感觉上也似乎亲近许多了。

由于有了对他师父的好感，孟华不觉暗自想道：“有其师必有其徒，奢罗法师行事怪僻，但却是个最不懂作伪的人。这个大浮法师假装不懂汉语，想必是有他的道理，并非存心作伪。”

“佛家讲缘法”孟华笑道：“小别不过半年，今日就能碰上，我和法师也算得是有缘法了。但不知法师既已回到那烂陀寺，何故再又重来，可能见告？”要知孟华虽然并不怀疑大浮法师会做坏事，但对他在半年之中，匆匆来去，却也不免有点觉得奇怪。

那老叫化道：“居士此问，我可以替他回答。他因喜爱中华的奇山异水，风土人情，是以来作云游。这次他是希望我陪他走更多的地方，广结善缘。”

孟华本来想问他们是不是要到哈萨克族的鲁特安旗去的，但转念一想，假如这样一问，那就等于是向他们暗示，他已经偷听了他们刚才的说话了。如此一想，便即转过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更是他希望能够得到答案的。

“我有个朋友，叫做段剑青，那日从天山下来之时，我曾见到他跟着你们的人一起下山，不知法师可知道他后来的去向么？”

大浮法师假装不懂汉语，其中一个原因，就是避免孟华多所盘问，而孟华这个问题，正是他不愿意回答的！

他装模作样的听了老叫化的遥译，又装模作样地搔搔光头，说道：“哈，好像我是曾经见过这个人，但他并不是跟我们下山的，未到半山，就不知他是何处去了。”

孟华只是想打听一点有关段剑青的消息，并没疑心他有可能求这些天竺

僧人庇护。这个大浮法师既是一问三不知，他自也不便再问了。

就在此时，听得一声清脆的啸声，从喷泉那边传过来。这是金碧漪的啸声。孟华知道她已经出浴，于是放心和他们向喷泉走去，果然未到泉边，便看见金碧漪迎上前来。

那老叫化和天竺僧人听见金碧漪的啸声，却是不禁又吃一惊。

金碧漪自小就跟父亲练正宗内功，功力虽不及孟华深厚，但却更纯，一听就知是出自名门正派的上乘内功。

老叫化和大浮法师俱是心里想道：“ 怎的一日之间，接连碰着两个高手。此人虽然不及孟华，也可算得是武林中一流人物了。 ”他们只道世间决难再有第二个孟华，此人料想应该是个上了年纪的武林前辈了。

哪知他们心念未已，便看见了金碧漪。金碧漪可比孟华还更年轻，而且是个女子。他们更吃惊了。

孟华替他们介绍过后，那老叫化问道：“ 金姑娘，请问天下第一剑客金逐流、金大侠和姑娘是怎么个称呼？ ”

“ 正是家父。 ”金碧漪答道。

老叫化哈哈笑道：“ 我的所料果然不差，虎父无犬女，怪不得金姑娘有这样好的本领。 ”

金碧漪道：“ 钟老前辈认识家父？ ”老叫化道：“ 仰慕已久，可惜尚无缘相见。不过令祖金世遗、金老前辈，我们是曾经见过一面的。 ”

金碧俯没有再说话，低头如有所思。

老叫化闻到雪鸡香味，啧啧赞道：“ 好香好香！ ”

孟华说道：“ 这是我们刚在喷泉浸熟的雪鸡，滋味倒还不错。只不知大浮法师可戒荤腥？ ”

老叫化道：“ 他是有道高僧，早已破了法执、我执，既无执著，何忌荤腥？ ”

孟华说道 :“ 这就最好不过了，否则两位远来，我可要惭愧无物奉客呢。”当下把那只又肥又大的雪鸡给老叫化和大浮法师分食。

老叫化打了个饱嗝，伸了伸懒腰，说道：“ 又暖又饱，好舒服，好舒服！真是难得有这喷泉。 ”

金碧漪忽道：“ 听说西藏喷泉最多，钟老前辈，你是司空见惯了吧？ ”

那老叫化好像没料到她突然有此一问，不觉变了面色，怔了一怔，好半晌方始说道：“ 不错，西藏地方，喷泉很多。但我虽然去过西藏，两次都是路过。只是路上偶然发现过几个小喷泉，‘ 司空见惯 ’还是说不上的。 ”

孟华不禁也是有点觉得奇怪，奇怪金碧漪何以突如其来有此一问，好像早已知道这老叫化曾经到过西藏，甚至曾经在西藏住过一段很长日子似的？

孟华是到过西藏的，于是他顺着话题谈他的见闻 :“ 我只去过西藏一次，却有幸曾经见到西藏一个出名的喷泉，名叫‘ 白鹰泉 ’，喷射的时候，一团团蒸气冲上天空，形成白色的好像是兀鹰在摆动着翅膀。比这个喷泉的景象还要壮观。 ”

金碧漪道：“ 记得你似乎和我说过，那次你就是在白鹰泉碰上两个清廷鹰爪的，我没记错吧？ ”孟华说道：“ 没错，这两个鹰爪，一个是清廷大内总管萨福鼎的得力手下，名叫丁兆栋，一个是原在小金川的军官调到西藏来的邓中艾。 ”那老叫化道：“ 我也曾听过邓中艾这个名字，听说他是武林有数的点穴高手，曾得连家双笔点四脉的真传，在小金川号称“ 五官之首 ’。

孟少侠说的就是他吧？”

孟华说道：“不错，就是此人。”金碧漪忽地问道：“这两个鹰爪后来是怎么个下场？”

孟华不觉又是一怔，想道：“我不是早已告诉了漪妹的么，怎的她还要问我？”“但想金碧漪或许是想他说给这老叫化知道，于是说道：“丁兆栋后来是死在西藏一个恶霸场主江布的家里，是中了千手观音祈圣因的毒针打进心窝死的；邓中文则是后来在天山碰上了我，被我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点了他的伤残穴。当时有人将他救了去，如今生死如何，我则不知了。”

金碧漪笑道：“不论生死如何，总之这两个鹰爪是没有好下场！”她说这话的时候，那老叫化的面色不觉又是微微一变，孟华虽没留意，金碧漪却已瞧在眼内。

老叫化好像不想再提清廷的鹰爪，也没兴趣再讲西藏的喷泉。他吃了最后一块雪鸡，抹了抹嘴，说道：“孟少侠，金姑娘，多谢你们的招待，如今我们吃也吃饱了，歇也歇过了，该向你们告辞了。”

孟华怔了一怔，说道：“怎么你们就要走了？”正是：

作贼心虚难掩饰，匆匆来去为何因？

第五十七回　衣钵难传嗟劣子　雪山脱险识奸谋

老叫化道："已经打扰了你们许多时候，我们也该识趣了。"孟华说道："老前辈说笑了。难得碰上高人，我们正喜有这机会向两位前辈请益呢。"

老叫化的脸色阴晴不定，暗自思量："金逐流的女儿似乎已经知道我的来历，孟华这小子要把我留下，恐怕也未必安着好心。"原来他是误会了孟华所用的"请益"两字。自忖武功远远不及孟华，不禁心里发慌。赶忙说两句客气话，匆匆便走。

孟华待这两人走了之后，说道："漪妹，你好像不大喜欢这老叫化？"

金碧漪道："你不觉得这老叫化有点奇怪么？"

孟华说道："是啊，他本来是和那天竺和尚说好了要来这喷泉洗澡，并且准备在这里过一晚，明天才走的。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他们突然改变主意。"

金碧漪道："谢天谢地，幸亏他们没有听你的话留下来，否则可要弄脏了这个喷泉了。"

孟华正容说道："人不可貌相，游戏风尘的异人，大都不喜欢修饰仪表，咱们还是该尊敬他的，眼前就有一个例子，天下第一神偷快活张在崆峒山帮了咱们多大的忙，他不是比这老叫化还更肮脏！"

金碧漪也正容说道："这老叫化怎能和咱们的快活张叔叔相比。快活张只是身体肮脏，心地可不肮脏！"

孟华怔了一怔，说道："对啦，我正想问你，你刚才和钟老前辈说的那些话我也觉得有点奇怪。漪妹，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他的来历的？"

金碧漪道："孟大哥。你觉得这老叫化子的名字有点古怪吧？"

孟华说道："他自称钟无用，我想这名字当然是假的了。"金碧漪道："名字固然是假的，他的姓也是假的。不过却是谐音。他姓仲，名叫毋庸。"

孟华道："他姓仲？这个姓倒很少见。"金碧漪道："早两辈的武林人物。就有一个大大有名的姓仲的人。"

孟华瞿然一省，说道："你说的可是四五十年之前，北丐帮的帮主仲长统么？"

金碧漪道："不错，这老叫化正是仲长统的儿子！"

孟华说道："怪不得他说认识你的爷爷。不过他倘若真的是仲长统的儿子，他也应该不是坏人了吧？"

金碧漪笑道："你这话可说得没道理了。你当人人都是像你一样，父是英雄儿好汉么？父是英雄儿好汉的固然很多，但父是英雄儿混蛋，或父是混蛋儿英雄的也不是没有啊！你想想，假如这个仲毋庸假如真是好人，为什么你就根本没听过他的名字？"

孟华点了点头，说道："你的话有理。仲毋庸若是好人，先莫说子承父业，最少他也应该是丐帮中一个知名人物了。"

金碧漪道："不但你不知道，许多比咱们年长的人也不知道仲长统有这个儿子呢。"

孟华问道："这是什么缘故？"金碧漪道："你听过仲长统一个大公无私的故事么？"

孟华说道："我的三师父曾和我说过许多武林前辈的故事，但仲帮主这个故事我可没有听过，请你告诉我吧。"

金碧漪道："丐帮是天下第一大帮，当时的南北两帮主翼仲牟、仲长统

并驾齐名。他们都是丐帮近百年来罕见的杰出人物。翼仲牟并没娶妻生子，仲长统则有一个儿子，就是这个仲毋庸了。

“他自恃父亲是帮主，一心以为这帮主之位也自必由他继承，于是自小就以少帮主自居。别人看在他父亲份上，少不免让他几分，所到之处，也少不免有些趋炎附势的江湖人物对他奉承，渐渐养成了他的狂妄自大。

但在当时北丐帮的年青一代弟子中，论本领论才能，他都是远远不及他的一位师兄，他父亲的二弟子管羽延。

“仲长统年纪渐老，把帮中的事务让几个弟子和儿子分担。仲毋庸接连几次出错，有一次仲长统叫他去援救一个被清廷鹰爪追捕的义士，他在路上却忙于应酬那些奉承他的人，迟到一天。几乎害了那义士的性命。要不是同门为他求情，他的父亲当时就要把他逐出丐帮。

“管羽延为人厚道，师父只有一个儿子，他不愿意见到师父对这唯一的儿子失望。于是常常暗中帮仲毋庸的忙，把自己为本帮立下的功劳让给他。

“南丐帮帮主翼仲库的年纪比仲长统还大几岁，这一年他和仲长统商量南北丐帮合并之事，由于他们都有告老让贤之意，决定合并之后的新帮主，从年青一代的弟子之内，挑选一人担任。

“这一大事，当然令得丐帮弟子大为兴奋，谁人出任合并之后的新帮主，成为众所注目的事情。

“仲长统宣布他与翼仲牟商定的人选，大出众弟子意料之外。他们并非认为管羽延不够资格，相反，他们十九是拥护管羽延的，令他们感到意外的是帮主不传子而传徒。尤其在他的儿子近年已立了不少功劳之后，这一决定大家更意料不到了。

“管羽延倒是有心成全师弟，却不知道师父已知内情。当下便即提出仲毋庸近年所立的功劳不少，请师父重新考虑。

“仲长统这才说了出来，他说知子莫若父，他对仲毋庸所立那些功劳，早已是有怀疑的了。如今他都已查得明白，是管羽延暗中出力，瞒着他把功劳让给仲毋庸。

“他揭发了这件事情之后，按照帮规，把管羽延训斥一顿，尽管原议并不变更，但管羽延仍然要给记一次大过。这也是丐帮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记大过的帮主（虽然他当时还没正式接任帮主）。

“仲毋庸所受的责罚就更严厉了，他被贬为普通弟子，交刑堂香主严加管束。”

孟华笑道：“想象仲毋庸当时的情形，他一定是羞愧难当，恨不得有个地洞钻进去了。”

金碧漪道：“要是他真的知道羞耻，那倒好了。只怕他当时还是气恼更多于羞愧呢。”

孟华说道：“后来怎样？”金碧漪道：“他被管教一年，仲长统才让他跟大师兄出去办事。其时南北丐帮合并之事已经一切筹备妥当，管羽延亦已定期南下接管南丐帮事务了。”孟华说道：“他自幼以少帮主自居，如今受了这么大的打击，恐怕不肯甘心情愿，从头做起，带罪图功吧？”

金碧漪道：“你猜得不错，这次他做了更大的错事，从此也就自绝于丐帮了。”跟着说后半段的故事。

“仲长统的大弟子名叫宣羽赞，为人诚实可靠，才能虽然不及师弟管羽延，江湖的阅历却是甚为丰富的。故此仲长统把儿子交给他管束。

“哪知仲毋庸耻居人下，趁着出差的机会，中途逃走。宣羽赞早就看出他有点不对，有所提防。他一逃走，宣羽赞便即发 觉。

“宣羽赞追上他劝他回去，仲毋庸非但不听劝告，反而刺伤了师兄。宣羽赞的武功是比他强得多的，但他却怎能用强硬的手段对付师父的独子，只好任由他逃跑。”

孟华道：“仲长统得知此事，不知如何生气伤心了？”

金碧漪道：“还有更令他生气伤心的事在后头呢。

“管羽延南下接管南丐帮事务，中途碰上鹰爪偷袭，那几个鹰爪都是清廷大内高手的身份，本领甚为了得，幸亏有南丐帮同门接应，管羽延这才幸免于难。但他独力击毙了三个大内高手之后，自己也受了不大不小的伤，以致就职总帮主的大典也得延迟数月。

“管羽延南下之事，何以会给清廷鹰爪知道，此事只是南北两丐帮的首脑人物方能知道的，是谁泄漏出去。”

孟华说道：“会不会是仲毋庸呢？”

金碧漪道：“当然是他嫌疑最大了。不过一来并无实据，二来大家看在老帮主的份上，虽然都是有此怀疑，却没有谁说出来。

“仲长统一气之下，就要亲自出马，把儿子找回来处死，反而是宣羽赞、管羽延两大弟子苦苦将他劝住。管羽延极力替师弟辩解，不惜抬出帮规和师父理论，说是只有嫌疑，查无实据，就不能处以如此重刑。

“仲长统无奈何，只好作了折中的判决，只问儿子刺伤师兄、私自潜逃之罪，亲自宣布，把儿子逐出丐帮。但仍留下遗言，要是以后查出仲毋庸确有向清廷告密、谋害帮主之罪，就必须把他抓回来处死。

“但仲毋庸这一走之后，从此便即不知下落。仲长统在管羽延就任总帮主之后不久就病死了。他的儿子也没回来奔丧。”

孟华说道：“丐帮一直没人见过他吗？”

金碧漪道：“不错。丐帮弟子一来由于顾念老帮主的恩德，二来也是由于家丑不愿外扬。是以仲毋庸失踪之后，从来没人提及过他。日子一久，莫说外人，丐帮后一辈的弟子也不知道有这个人了。”

孟华说道：“那你怎么知道他在西藏？”

金碧漪道：“我的爷爷曾见过他。那是在仲毋庸被逐出丐帮之后二十年的事情了。”

“那年我的爷爷云游西藏，有两个后辈妖人，号称梅山二怪，擅于使毒，为非作歹，在中原立足不住，那时恰巧也逃到西藏。这两个妖人本来不值得我的爷爷出手的，但既然碰上，爷爷又反正没事在身，也就打算管一管这件事情了。他打算把梅山二怪捉回去交给有关的侠义道处置。”

孟华忽地问道：“这梅山二怪，可是一个名叫朱角，一个名叫鹿洪。”

金碧漪道：“不错。原来你是知道他们的吗？”

孟华说道：“他们就是把辛七娘这妖妇救走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们，是我的师父告诉我的。”当下把丹丘生与牟丽珠那日在断魂岩上所见，转述给金碧漪知道。“牟女侠正要找寻这梅山二怪呢！”

金碧漪继续讲故事的后半段：“爷爷追踪梅山二怪，追到藏边一个雪山，还未找着他们，却碰上了仲毋庸。原来仲毋庸正是梅山二怪的靠山，他知道爷爷要捉梅山二怪，竟然不自量力，就和我爷爷动手。”

孟华笑道：“他这点道行，和令祖动手，那真是以卵击石了。我倒是有

点奇怪，他何以能活到现在？”

金碧漪道：“他抵挡我爷爷三招，本来爷爷在三招之内，就可杀掉他的。但一见他出手的招数，倒是不忍杀他了。”孟华说道：“敢情令祖在这三招，已经看出他是仲长统的儿子？”

金碧漪道：“不错。有关他的事情，外人知者寥寥，但我的爷爷和南北丐帮的翼、仲二帮主都是好友。他是知道的。”

孟华问道：“后来怎样？”金碧漪道：“爷爷知道他是故友之子，自是不忍伤他。只好自己继续找寻梅山二怪。但梅山二怪遁入雪山已是无法找寻。当时这梅山二怪还只是小妖人，够不上称为大魔头的。爷爷找了三天，找不着他们，也就算了。

“这件事情，爷爷除了告诉丐帮帮主管羽延之外，就只告诉我的爹爹。去年我在拉萨见着爹爹，爹爹给我讲西藏比较有名的武林人物，才想起这个仲毋庸的。爹爹不知他是否还活在人间，也不知他目前是变好了还是变得更坏了，但嘱咐我若是碰上了这个人，须得特别留心。”

孟华沉吟半晌，说道：“你以为他现在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金碧漪道：“那还用说，从他种种作为的情形看来，一定是变得更坏了。我还担心一件事呢！”

孟华道：“担心什么？”

金碧漪道：“我瞧那个什么大浮法师当你问及段剑青之时，他假装听不懂汉语，要那老叫化替他翻译，当时你没留意，我却留意到他的眼神闪烁不定。显然是作贼心虚，讲的假话。

“再说你和罗海的女儿罗曼娜同上天山，即使没有段剑青告诉他们，他们也会打听到你和罗海的关系的。为什么只隔半年，你又重履回疆？咱们曾经这样怀疑那匆匆去来的天竺僧人，他们也会同样怀疑你的。”

孟化瞿然一省，说道：“啊，那你是怀疑他们要赶在咱们的前头，先到鲁特安旗，说不定会有什么不利于罗海的图谋了？”

金碧漪道：“不错。四十年前，仲毋庸已是曾有嫌疑和清廷鹰爪勾结的了，焉知他如今不变本加厉？他料想你要到鲁特安旗帮罗海抗击清兵，他当然要先走一步。”

孟华说道：“你讲得对，防人之心不可无，好，那咱们兼程赶路，追过他们就是。”

金碧漪道：“从这里到鲁特安旗，最快要走几天？”

孟华道：“他们最快要走四天，咱们走三天尽可到了！漪妹，不是我夸赞你，你的轻功确实是比从前又迈进一大步了。”

金碧漪笑道：“多谢你这大行家夸奖，好，那么你可以舒舒服服在温泉洗一个澡才走。”此时已是午夜时分，他们准备一早动身，让对方先走几个时辰，料想也还可以追上他们。

洗过了澡，孟华笑道：“这温泉真像一个医生，一浸过后，什么样的疲劳都爽然若失了。好，漪妹，你好好睡个觉吧，养足精神，明天和他们比比脚力。”

孟华自己却不敢放心熟睡，只是闭上眼睛，盘膝静坐，直到天明。他的内功已练到上乘境界，在这样静坐的状态中，比起日间，更听得远了。

这一晚虽然没事发生，但在将近天亮的时候，他却听见了远处夹在风声中的脚步声。由于那脚步声是在很远的地方传来的，孟华可没有老猎人的丰

富经验，一听就知是人是兽。心想那叫化昨晚跑得唯恐不快，料必是野兽行走的声音。

他唤醒金碧漪，怕她笑自己太过紧张，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

离开喷泉，走了一程，踏进一条喇叭形的山口。忽听得轰隆轰隆之声，只见磨盘大般的石头挟着冰岩雪块从山顶滚下来，他们脚底的土地都好像在震动了。

孟华大吃一惊，叫道：“ 不好，” 恐怕是碰上了雪崩了。咱们快往高处跑。”

一块磨盘大的石头从高处滚下，碰着冰岩。像滚球受阻一样飞腾而起，正好向着他们迎面飞来。孟华喝声：“ 去！” 霍地一个“ 凤点头 ”，双掌一拨，使出一招“ 斗转参横 ”，掌力轻轻一带，把那块巨石拨转方向。从他们身旁飞了过去。轰隆一声，直坠深谷，震得地动山摇。金碧漪赞道：“ 孟大哥，使得好个四两拨千斤的功夫！”

这块巨石飞过去后，跟着滚下来的是体积较小的石头和雪块，金碧漪施展腾挪闪展的上乘轻功，作“ 之 ”字形地斜窜上去。滚到她身边的石头雪块初时甚多，在她几个起伏避开之后，忽然少了。

金碧漪喘过口气，说道：“ 孟大哥，我觉得有点奇怪！” 孟华道：“ 什么奇怪？” 金碧漪道：“ 我虽然没见过雪崩，但为什么雪块、石头只是朝着咱们这个方向滚下来呢？你瞧，另外那两面的山坡，就不似是‘ 雪崩 ’情景！”

孟华定睛一看，果然在距离他们较远的地方，虽然也有雪块砂石滚下，却少量得多，一看就看得出来，是受到这边的震动而引起的。

孟华虽然也没有碰过“ 雪崩 ” 的经验。但料想无论是怎样波幅轻微的“ 雪崩 ”，也不会只是波及在他们周围方圆十数丈之内的地方的。而且他们一移转方向，那些石头雪块也跟着移转方向，好像追着他们来打，这确是更可疑了！“ 孟华瞿然一省，说道：“ 不错，这一定是有人在上面和咱们捣鬼！”

提一口气，孟华一掠数丈，猛地喝道：“ 仲毋庸、大浮法师，我当你们是朋友，你们却加害于我，是何居心？哼，我已瞧见你们啦，有胆的你们莫逃！” 其实他根本就没瞧见山上有人，只是试一试吓吓对方而已。不知是否由于作贼心虚，孟华这“ 攻心 ”之计，果然奏效，躲在山上一座冰岩后面的人只道当真已是给他发现，怕他轻功了得，追了上来，于是慌忙逃走。但一面逃走，一面还是不停的把石头冰块踢下来。

孟华定睛看去，隐约看得见那人的模糊背影，果然像是大浮法师。但那老叫化却还未见。

好在这只是人为的“ 雪崩 ”，虽然造成功了，那震力震幅的强度与范围还是远远不能和天然的雪崩比的。孟华拉着金碧漪飞快地跑，终于跑到了山上。但虽然如此，这次“ 微不足道 ” 的“ 雪崩 ”，已是足以令得他们惊心骇目了！

雪崩过后，大浮法师和那老叫化早已不知去向，当然是找不着了。金碧漪说道：“ 这两个家伙害咱们不成，对咱们倒是有利。 ” 孟华一时未解，说道：“ 咱们虽然未遭其害，却也捉他们不到，有什么好处？” 金碧漪笑道：“ 咱们可以更有把握抢在他们的前头赶到鲁特安旗了，是么？”

孟华这才懂得她的意思，说道 :“ 不错，现在他们是和我们同时起程了。” 蓦地想起一事，说道：“ 不过，啊，咱们还是不可托大…… ” 金碧漪道：“ 不过什么？” 孟华说道：“ 不过，咱们刚才所见的似乎只有大浮法师一人，你

有没有看见那老叫化？”

金碧漪道：“没有。啊，你是害怕那老叫化先已走了？不过他们二人乃是狼狈相依，未必就敢拆开来各走各的吧？但既然你有这个顾虑，那么咱们就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三天内赶到鲁特安旗就是。”

他们兼程赶路，走过了大雪山，第三天中午之前，果然就赶到了鲁特安旗。

罗海父女和桑达儿看见了他们，比从天上掉下来宝贝还更喜欢。桑达儿和罗曼娜争着上来拥抱孟华，说道：“孟大哥，你真是信人，果然来喝我们的喜酒。”罗海说道：“他们的婚期已经定在明天，你可来得正好。”

罗曼娜笑道：“咱们别只顾和孟大哥说话，还有一位更难得的贵客呢。”说罢，回过身来，和金碧漪拥抱，笑道：“好漂亮的一位姐姐，姐姐，你先别说自己的名字，让我猜猜，我猜你一定是孟大哥那位心爱的姑娘，金碧漪、金姐姐了，对么？”口里说话，手指蘸了马奶酒在几上写出“碧漪”二字，跟着说道：“姐姐，你的名字我是特地叫孟大哥教我写的，写得没错吧？”

金碧漪羞红了脸，心里却是甜丝丝的，微笑道：“没错，你很聪明。”

罗曼娜和金碧漪拥抱过后，桑达儿跟着也走到她的面前来了。金碧漪不觉有点恐慌，想道：“原来哈萨克人的见面礼是喜欢拥抱的，要是他也来和我拥抱，我怎么办呢？”幸亏桑达儿好似知道汉人的礼节，并没和她拥抱，而是走到她的面前，规规矩矩的向她鞠了个躬。

金碧漪怔了一怔，连忙答礼。桑达儿道：“金姑娘。明天晚上我们有个刁羊大会，请你和孟大哥赏面参加。”罗曼娜恐怕金碧漪不懂他们的风俗，坦白地告诉她道：“明晚上的刁羊大会，是为了庆祝我们的婚礼特别举行的，他以新郎的身份请你参加，那是把你当作最尊贵的客人呢！”

金碧漪面上一红，说道：“哟，这我可不敢当！”

罗曼娜却不懂这是客气的说话，连忙说道：“金姐姐，我们是诚心邀请你的，你要是不来，明天晚上，大家都会玩得不开心了。”

孟华笑道：“我早已和她说好了，她不但答应和我一起参加，她还说要准备一条皮鞭重重的鞭打我呢。”罗曼娜信以为真，说道：“金姐姐，你可不能这样。依照我们的习惯，对你心爱的人儿，你只能把皮鞭轻轻的打在他的身上的。”听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旧友相逢，新知结纳，当真是喜上加喜，欢笑满堂。这晚罗海为他们摆下了接风酒，人人开怀畅饮，种种热闹的情形，不必细表。席散之后，桑达儿请孟华到他的帐幕歇息；罗曼娜也邀金碧漪与她同榻而眠。

桑达儿在天山一个多月，已经学会了几项粗浅武功，兴趣很高，这晚过了三更，还不想睡。不停地向孟华请教。

罗曼娜与金碧漪同榻而眠，说的却是女孩儿家私房话。

罗曼娜毫不忌讳地告诉她：“去年刁羊大会之时，我曾经想把皮鞭打在孟大哥身上的，幸好没这样做。否则可是既对不起你，又对不起桑达儿了。实不相瞒，当孟大哥告诉我他已经有了心爱的姑娘的时候，我是颇为有点失望的。但后来一想，值得孟大哥心爱的姑娘，一定是世间罕有的女子，我就替他高兴了。金姐姐，今晚见到了你，果然你比我想象的姑娘还要更好！”

金碧漪非常喜欢她的纯真，笑道：“我们汉人有句话，叫做情人眼里出西施。西施是我们古代著名的美女。只要两情相悦，对方的一切都是美的。又说：易求无价宝，难得有情郎。只要有一个人真心爱你，你就是最幸福的

姑娘了。”

罗曼娜说道：“ 不错，我也觉得我现在是非常幸福的，因为我已经知道桑达儿是天下最爱我的人了。但说来惭愧，我曾经有过三心二意的。”

金碧漪笑道：“ 那时你的皮鞭还未曾打在桑达儿身上，你当然还有权可以选择，这可不算三心二意。”

罗曼娜道：“ 我不是指孟大哥，我说的是另一个人。”

金碧漪随口问：“ 什么人？”罗曼娜道：“ 是一个名叫段剑青的汉人。”金碧漪吃惊道：“ 这人可是个坏蛋啊！”

罗曼娜叹道：“ 不错，他是一个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这样坏的坏人。但他最初和我相识之时，是装作好人的。幸亏我到底没上他的当。”当下把经过情形告诉金碧漪，金碧漪以前亦略有所知，但没她说得这样详细。

罗曼娜叹道：“ 你和孟大哥对我们这么好，段剑青却这么坏。同一样的汉人，分别竟然如此之大！”金碧漪笑道：“ 普天下不论哪个地方，哪个种族，都是有好人也有坏人的，这并不稀奇。不过，我相信好人总是要比坏人为多。”

罗曼娜笑靥如花，说道：“ 不错，我也是这样想。金姐姐，我是好喜欢你啊！”

她正要诉说仰慕之情，忽见金碧漪坐了起来，把手一挥，隔着轻纱罗帐，发出一股掌风，把房中点着的两枝粗如儿臂的牛油烛的烛光熄灭了。

罗曼娜吃了一惊，正想问她什么原因，金碧漪已在她的耳边悄悄说道：“ 噤声，好像是有夜行人来了！”

她把罗曼娜推向里边，自己睡在外边，故意装作熟睡，发出鼾声。

只听得屋顶掠过衣襟带风之声，她听得出那人跳下来了，正是停在她们这间卧室的门前。

房门是虚掩的，那人一推就开，听得里面的鼾声，喜出望外，一闪身就走进来。他知道罗曼娜不会武功，肆无忌惮的走上前就揭开纱帐。

说时迟，那时快，金碧漪一个“ 鲤鱼打挺 ”便跳起来，剑尖刺向他的面上双睛。这人在这瞬息之间，还未知道金碧漪是拿着宝剑的，连忙说道，“ 罗曼娜，别怕，是我。我不会伤害你的，只要你跟我走！”

听见了这人的声音，金碧漪不由得蓦地一呆了。

原来来的不是别人，正是段剑青！

金碧漪这一剑本来是要刺瞎他的眼睛的，突然发现了是段剑青，看在孟华份上，不忍刺瞎他的双眼，转锋戳向他小腹的“ 愈气穴 ”。

此时段剑青亦已发觉不是罗曼娜了，就在剑气沁肌之际，立即一个“ 细胸巧翻云 ”的身法倒纵开去。这一剑只差毫厘，没刺着他。但金碧漪亦已如影随形，追上来了。

“ 哼，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你偏进来！哼，你这忘恩负义的小贼，我正要找你！”金碧漪一声叱咤，剑走轻灵，一招之间，连刺段剑青背心的三处穴道。她不想伤害段剑青的性命，只要把他生擒。

罗曼娜听得是段剑青；这一气可大了，她不顾危险。出声喝道：“ 金姊姊，切莫放过这个小贼！”

段剑青这才知道是金碧漪，这一惊非同小可，当下连忙施展新近学成的武功，一个转身，反手擒拿，“ 这一招是攻敌之所必救。招数之狠，掌力之强，颇出金碧满意料之外。

只听得嗤嗤声响，段剑青的衣襟被刺破几个小孔，后心已是感到冷森森的剑气，但穴道可还未被刺个正着。说时迟，那时快，他一个转身，已是溜了出去。

这几招有如兔起鹘落，不过瞬息间事，段剑青固然是死里逃生，吓出一身冷汗；金碧漪也不由得暗暗惊奇：“ 这小子的武功想不到精进如斯，虽然比不上我，却也是大胜从前了！ ”其实金碧漪刚才要是全力施为的话，段剑青还是难逃一死的，只因她顾住孟华答允段仇世的诺言，不敢用重手法刺穴，这才给了段剑青逃生的机会。

金碧漪当然还不肯就这样放过了他，追出院子，喝道：“ 哪里走！ ”一招“ 玉女投梭 ”，剑尖依然不离他的背心大穴。这次可是力透剑尖，不管他是否要受重伤了。

斜刺里两条黑影同时窜到，左边一人快刀如电，一口气向金碧漪劈了六六三十六刀。右面那人则是在距离七八步之外，便向金碧漪遥发一掌。

幸亏金碧漪也是新近才跟孟华练成了三招“ ‘ 大须弥剑式 ”，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倏的施展出来，虽然不过三招，但已把全身防护得风雨不透，对方三十六刀快刀，全都给她这三招化解。

但另外那人的劈空掌力可是非同小可，金碧漪在化解快刀攻势的同时，胸口突然如受铁锤一击，不由自己的急退三步。

金碧漪连忙叫道：“ 孟大哥，快来！ ”

段剑青也在叫道：“ 快进去抢新娘！ ”

就在此时，只听得孟华一声长啸，叫道：“ 漪妹，别慌，我来了！ ”此时，他其实还隔着几重门户，但由于用上了“ 传音入密 ”的内功，声音就似就在那些人的耳边说话似的！

段剑青首先逃跑，那两个蒙面人跟着也逃。

金碧漪扬声叫道：“ 我们没事，你快去捉贼吧！ ”她怕段剑青还有党羽，当真来抢新娘，心想有孟华一人对付他们已是足够，于是回转新房陪伴罗曼娜。

这也是金碧漪经验不足之过，假如她和孟华联手去追，段剑青绝计逃跑不了。虽说孟华肯放过段剑青，她也不会放过他的。如今只由孟华去追。他可又有了逃生的机会了。

孟华已经听见了段剑青的声音，循声觅迹，不过一会，已是越追越近，此时担任守卫的哈萨克的武士，亦已有十数个人闻声赶来。孟华不由得心念一动，想道：“ 要是我现在将他擒下，哈萨克人一定不会饶他，我要劝他改过从善，只有另等一个可以和他单独相对的机会了。 ”

段剑青和那两个蒙面人是分头逃走的，孟华心念一转，抛开段剑青，转个方向追赶那两个蒙面人。

那两个蒙面人大概是自忖跑不过孟华，待他追近，突然回身反扑。

刀光掌影之中，孟华一声冷笑，喝道：“ 吓，好快的刀法，但可惜你还差着点儿！ ”

以刀对刀，以掌对掌，不过三招，高下立判！ ”

使刀那人一口气劈了十八刀，孟华一招七式，三招之内，便向四面八方劈出了二十一刀，比那人的刀法果然还快半分。最后一招，“ 三转法轮 ”，第三个式子尚未使全，七是把那人的一口缅刀绞出手去。

另一个蒙面人吃的亏更大，他和孟华硬对一掌，“ 哇 ”的一口鲜血喷了

出来。不过，孟华虽然打伤了他，胸口亦是感到烦闷不舒，不由自己的退了两步。一招便已试了出来，这人虽然吃亏较大，但功力却是委实不可小觑，尚在他那使刀的同伴之上的。

孟华蓦地想起一个人来。正要喝问，草丛中忽地奔出两匹空骑，那两个人跨上坐骑，如飞跑了。看来他们是早有准备，谋定后动的。

孟华追不上那两个蒙面人，哈萨克的武士也追不上段剑青。他们告诉孟华，段剑青也是有一匹空骑跑来接应他的。那卫士队长是个很有经验的练马师，他还告诉孟华一个可疑之点。正是：

可恨奸徒心不息，串同鹰爪抢新娘。

第五十八回　格老拒封伸大义　土王被诱入歧途

“那小子的坐骑看来是匹久经训练的战马，而且短小精悍，和咱们的马匹大不相同。”

孟华问道：“那么你的意思是……”

那个富有练马经验的卫士队长说道：“依我看来，那是一匹川马，那小子恐怕是来自四川的清廷官长。”

孟华得他提醒，想起那两个蒙面人的坐骑也正是短小精悍的川马，心中已经明白几分。

桑达儿气过之后，说道：“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个消息，听说原来驻守小金川的清兵在调来回疆，如今发现了这三匹川马，恐怕就是从小金川来的清军细作了。咱们倒不可不防。”

孟华道：“不错，我也是这样想。这三个人无关紧要，要防的是鞑子大军开到。”

桑达儿愤然说道：“哼，我们哈萨克人也不是好欺负的，要是鞑子兵当真来打我们，我们一定和他拼命！”

发生了这件事情，哈萨克族的新格老罗海自是加强戒备，但为了不向敌人示弱，女儿的婚礼仍然按照原定计划进行，而且更加铺张，更加热闹，以迎贵客。

白天的婚礼固然热闹，更热闹的还是晚上的刁羊大会。

罗海白天已经派出探子去打探清军的消息，快马驰出百里之外，并无发现行军。黄昏之前，探子回来禀报，大家更是放心玩乐了。

孟华虽然参加过一次刁羊大会，但要是和这次的“刁羊大会”比起来，他参加过的那次，恐怕只能算是“小会”了。规模的大小，实是不可同日而语。

一年前罗海不过是哈萨克众多部落中的一个部落“格老”，他所主持的“刁羊大会”不过是所属的瓦纳族的年轻男女参加。如今他已是哈萨克族的“总格老”，这次为了庆祝他女儿成婚而特别举行的“刁羊大会”，各个部落的小伙子和姑娘们都不辞远道赶来，广阔的大草原上只见骏马穿梭，歌声四起，天地之间，都好像充满了喜气，令人好像沉浸在欢乐的海洋。

从来没有参加过刁羊大会的金碧漪，更加感觉新奇，不停地在问孟华。

罗曼娜走过来道：“你们在说什么，说得这样起劲？”

孟华道：“没什么，她在羡慕你们的年轻姑娘可以无拘无束的对情郎表达爱意呢！”

罗曼娜笑道：“不用羡慕，待会儿你就可以参加‘姑娘追’的游戏，追你心爱的情郎了。”

金碧漪面上一红道：“你莫听他胡说。”

只听得呜呜呜三声号角，刁羊大会开始了。

三只烤熟的大肥羊挂在树上，桑达儿百步之外站定，嗖，嗖，嗖连珠箭发，刚好射断悬羊的绳子，三只肥羊，应声而落。普通的刁羊大会用的只是一头肥羊，这次用上三头，悬羊的绳子虽然比较粗，也不过七八岁儿童小指头般大小。要在百步之外射断绳子，端的得有“百步穿杨”的箭法，要同时射落三头肥羊，那更是难上更难了。桑达儿使出了这手连珠箭法，小伙子人人为他喝彩。

“刁羊”游戏之后，跟着就是“姑娘追”的游戏了。这是刁羊大会的两部分，而后者更是高潮。孟华按照规矩，快马加鞭，从金碧漪身旁掠过。笑道：“漪妹，快来追我！”

金碧漪佯嗔啐道：“呸，你臭美啊，要我追你？”

孟华笑道：“咱们虽然定了亲，但那是你父亲作主的，我要你亲自表示，才能算数！”

金碧漪羞红了脸，说道：“好呀，你故意为难我，我非重重鞭你一顿不可！”

孟华哈哈笑道：“那是求之不得！”快马飞驰，奔向旷野。他们的坐骑，是桑达儿特别给他们挑选的骏马，不多一会，就把其他的人甩在后面了。

这晚天公造美，玉宇无尘，星河皎洁，月华如练。两人在草原上风驰电逐，嗅那夜风中送来的花草芳香，不觉都是心神如醉。孟华在前面跑。跑进一个山拗，扬声叫道：“这地方很是不错，漪妹，你快点来呀！”

正追逐间，金碧漪忽见一骑快马，箭也似的迎面奔来。那人的坐骑，比她胯下的骏马跑得还快。说时迟，那时快，竟然是笔直的向她冲过来了。

草原广阔无边，按说两匹坐骑是决不可能撞上的，那人分明是有意来找她的麻烦！

金碧漪喝道：“你干什么？”那人来得太快，她在急切之间，停不下来。眼看就要碰上。那人双臂一伸，金碧漪正在疾驰的骏马，竟然给他的神力阻住，昂首人立，几乎把金碧漪摔下马背，那人的骑术精绝，陡然勒住。张开大嘴，向金碧漪呲牙一笑。

金碧漪定睛一看，只见这人面如锅底，五岳朝天，相貌奇丑。令人一见，就不由得心里讨厌。

这丑汉身披白狐裘，手提镶金嵌玉的马鞭，一身华丽的服饰，显然不是普通的牧民。金碧漪起初以为他是来参加“刁羊大会”的哈萨克人，但一想一般纯良好客的哈萨克人决不会欺负自己一个女子的。于是提起皮鞭，对这丑汉怒目而视，喝道：“有路你不走，为什么要来撞我，你是存心欺负我么？”

这丑汉哈牙一笑，不答金碧漪的质问，却反问她道：“你就是那姓金的汉人姑娘吧？”金碧漪怔了一怔，说道：“是又怎样。不是又怎样？”

这丑汉啧啧赞道：“我的段师弟说你可以比美罗曼娜，起初我还不相信呢，啊，他果然说得不错！”

金碧漪吃了一惊，问道：“你的师弟可是名叫段剑青？”丑汉哈哈笑道：“不错。如此说来，你也果然是那位姓金的汉人姑娘了。好，好……”

金碧漪喝道：“好，你要怎样？”

丑汉笑道：“我是车居族王子，像你这样美若天仙的女子，别的人也配不上你，你嫁给我做王妃吧！”

金碧漪大怒，举起马鞭，唰的就朝他劈头打下！

丑汉非但不躲，反而伸长脑袋，迎接她的皮鞭，笑道：“我没猜错，你果然是欢喜我！”

金碧漪这才蓦地醒起“刁羊”的规矩，如何还能让皮鞭打到这丑汉的身上？幸亏她近来武功大进，业已练到了收发随心的境界，皮鞭在丑汉的头顶打了个圈，倏地收回，再发出时，长鞭已经换成短剑。

“我欢喜你的脑袋！”金碧漪喝道。剑势斜飞，果然朝他脑袋削下。

这丑汉虽然可恶，不过金碧漪却还不是真的想要杀他。心想这一剑定然

吓得他滚下马鞍，“ 先跌他个狗吃屎，再拷问他。 ”
哪知这丑汉不但神力惊人，本领也委实非同小可，百忙中霍的一个凤点头，举起马鞍一挡，居然把金碧漪的快剑挡住，笑道：“ 你要我的人容易，要我的脑袋恐怕就不易了！ ” 只听得咋唰一声，火花飞溅，丑汉的马鞍给金碧漪一剑劈为两半。丑汉这才知道金碧漪拿的是把宝剑，剑法的迅捷奇幻，也大大出他的意料之外。这一下他可笑不出来了！
金碧漪看出了他的本领，下手更不留情，唰唰唰立即又是连环三剑。那丑汉一个“ 镫里藏身 ” 刚好来得及躲开，但觉背上凉飕飕的，金碧漪的剑锋，几乎是贴着他的背脊横削过去。
说时迟，那时快，只见那丑汉突然笔直的身躯倒下，金碧漪方自一怔，心想：“ 这丑八怪看来倒非庸手，怎的我还未刺着他，他就吓得摔倒了？ ” 心念未已，但是丑汉那匹坐骑已是飞快跑开，丑汉却并没有摔倒地上。原来他是双足勾着马背，以精妙的骑术，“ 倒挂调鞍 ” 的身法，逃避金碧漪续施杀手的。
那丑汉好像荡秋千似的，腾身翻上马背，气呼呼地叫道：“ 好狠的女娃子，幸亏没给你刺着！ ” 不过他虽然不服气，却也不敢回来和金碧漪再斗了。
他不敢回来，孟华却已从前面那个山拗，拨转马头，赶回来了。
孟华一声长啸，扬声问道：“ 漪妹，出了什么事情？ ” 丑汉的耳鼓给啸声震得嗡嗡作响，不禁又是一惊。
金碧漪道：“ 这丑八怪是段剑青的师兄，快去追他！ ” 但那丑汉的坐骑，却比桑达儿特地为他们挑选的骏马还快，越追距离越拉远了。
这晚月色明亮，孟华定睛看去，只见远处又有两匹快马跑来，已经和那丑汉会合了。
金碧漪道：“ 他们说些什么，你听得见吗？ ”
孟华道：“ 隐约听得见一些，但听不懂他们说的话。 ”
说话之间，那三骑已是跑出了他们的视线之外。
金碧漪定了定神，说道：“ 那丑八怪自称是车居族的王子，但赶来和他会合的那两个人却似乎是汉人。 ”
孟华瞿然一省，说道：“ 不错，他们骑的马也似乎是短小精悍的‘ 川马 ’。”
金碧漪道：“ 他们不向回头路逃，反向前面奔驰，莫非又是去找罗海的麻烦的？ ” 说至此处，突然抽了孟华一鞭。
孟华怔了一怔，说道：“ 咦，你为什么打我？ ”
金碧漪“ 噗嗤 ” 一笑。说道：“ 你忘了咱们是在玩刁羊的游戏么，如今游戏已经结束了。嘿嘿，是你送上来挨我一鞭，可不是我追你打的。 ” 很是得意，她占了孟华的便宜，孟华这才省起，笑道：“ 对，先得结束游戏，咱们才好回去。漪妹，幸亏你刚才没有鞭打那个丑汉。 ”
金碧漪道：“ 我几乎打了他呢。可惜我换了快剑，也还未能将他制伏。他自称是段剑青的师兄，本领也的确比段剑青高明许多。 ”
孟华吃一惊道：“ 这丑汉会使雷神掌的功夫么？ ” 金碧漪道：“ 不会。不过他的掌力刚中带柔，却也似乎是一门上乘的武功。你为什么要问这个？ ”
孟华说道：“ 他的武功当然不会是我的二师父传授的，既然他自称是段剑青的师兄，故此我以为他是红发妖人欧阳冲的弟子。段剑青曾经拜过这个妖人为师的。不过，欧阳冲却早已在三个月前命丧天山了。 ”
金碧漪道：“ 这丑汉的武功颇为怪异，看来不属中土任何一派。或许这

小子早已另拜什么西域异人为师了吧？不过他倘若当真是去找罗海的麻烦，咱们就还有机会可以碰上他的，如今先不用费神猜测。”

二人快马加鞭，赶回刁羊大会开始的那个草坪，未曾发问，罗曼娜已经和一班人迎上前来，说道：“孟大哥，我们正盼着你回来呢！”

孟华说道：“是不是有个丑八怪来了这儿？”罗曼娜道：“不错，还有两个满洲鞑子的军官和他同来。”

孟华吃了一惊，问道：“这三个家伙在哪里？”

罗曼娜道：“他们以礼求见我爹爹，据说是要来和我的爹爹商量什么大事的。如今他们和爹爹在那座帐篷里商谈。桑达儿陪我爹爹。”

孟华不觉更是担心，说道：“你爹可别上了他们的当才好。”罗曼娜道：“是呀，所以我们都盼望你快点回来。你现在赶快进去吧！”

金碧漪道：“我可以和他一起进去吗？”罗曼娜道：“在我们哈萨克，男女的地位都是一样的，你和孟大哥都是我们特邀的贵客，我想我可以替爹爹作主，请你进去。不过……”孟华忙问：“不过什么？”

罗曼娜道：“我知道他们此来，定然不怀好意，不过他们声称是来给爹爹和我贺喜的，除非他们先有什么捣乱行为，否则好歹也还算得是我们的客人。我们的规矩……”

孟华笑道：“我知道你们的规矩，对敌人要用弓箭和刀剑，对客人要用马奶和葡萄。你放心，我们汉人也有同样的成语：对文王，兴礼乐；对桀纣，动刀兵。只要他们不是恶客，我们也不会无礼的。”

他们走近那座帐幕，刚好听得罗海说道：“多谢贵客光临，但你们的厚礼我可不敢受。”

罗曼娜首先在帐外扬声：“爹爹，孟大哥和金姊回来了！”说的是瓦纳族的方言。

罗海大喜说道：“快请他们进来！”亲自起身迎接。那车居族王子和陪他来的两个军官不知来者是谁，见罗海如此敬重来客。只好也都随着他站起身来。

孟华揭开帐幕，和金碧漪大踏步走了进去。双方一见，大家的面色都变了。

原来那两个军官正是清廷大内三高手中名列第一、第二的卫托平和叶谷浑，孟华和他们交手不止一次，深知卫托平的本领只不过比海兰察稍逊一筹，再加上一个叶谷浑，实是不可小觑。心里想道：“好在漪妹近来武功大进，我和漪妹联手，料想也不会输给他们。”

卫托平哈哈笑道：“想不到孟少侠也在这里，这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了。”

孟华冷冷说道：“卫大人，你当真不知道我在这里吗？”卫托平道：“真的不知。”孟华说道：“真的不知？难道刘挺之没有告诉你吗？对啦，那位刘挺之刘大人，昨晚不请自来，怎的今晚又不和你们一起来呢。”见了卫、叶二人，他已猜到昨晚使快刀那人是刘挺之了。但想：“第二个蒙面人的掌力虽然刚猛，却不似叶谷浑的大摔碑手功夫。唔，多半是那个老叫化。”

他没猜错，卫托平只好说谎说到底：“怎么，刘挺之曾经来过么？对不住，我可是真的不知此事。孟少侠，咱们拉萨一别，不知不觉又是年余，难得今日又再相见，真是何幸如之！”口里说着客套话，伸出手来与孟华相握。

以前他们曾经数度交手，每一次彼此都是没有占到对方的便宜，不过只论功力，过去几度交手，却还是卫托平稍胜一筹的。故此他藉握手行礼为名，

实是想给孟华来一个“下马威”的。哪知双手一握，他发出的内力竟似泥牛入海，一去无踪，丝毫也试不出孟华的深浅。陡然间只觉虎口一热，少阳经脉的三处大穴都隐隐感到酸麻。大吃一惊，连忙松手。也幸亏孟华不为已甚，没有乘机伤他。

不过孟华虽然占了上风，也稍稍有点感到意外：“这一年来，我得了古波斯、和天竺那烂陀寺以及天山派的三种上乘内功心法，现今自信已能把这三种上乘内功心法熔于一炉，这斯居然经受得起，也算难得了。”

那个丑汉和金碧漪相见，更是感到尴尬。罗海给他们介绍道：“这位是车居族的王子乌里赛，这位女侠是天下第一剑客金逐流金大侠的千金碧漪姑娘。”

乌里赛倒也知道金逐流的名头，吃了一惊，想道：“原来这丫头是天下第一剑客的女儿，怪不得剑法那么了得！”

金碧漪冷笑道：“不劳介绍，这位王子我已经见过了。”乌里赛尴尬之极，说道：“刚才不知是金女侠，失礼之处，请莫见怪。”

罗海不知道他们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不便询问，说道：“既然大家都是相识的，那就更好了。闲话少说，言归正传，请大家不必客气，都坐下来谈吧。”

金碧漪和孟华坐在一起，乌里赛见他们态度亲热，不觉又是心怀妒忌，暗自想道：“敢情这臭小子就是她的情郎，怪不得她不睬我了。哼，我倒要看这臭小子有什么本领。”打下主意，只待一有机会，就要折辱孟华。

卫托平说道：“我刚才说到哪里？对啦，我是说到送礼之事。还有一件最贵重的礼物，是要送给格老的！”

孟华把眼一看，只见他已经拿出来的那两件礼物是一对玉壁和一串夜明珠，心里想道：“这两件礼物已经是无价之宝，不知他还要送什么更名贵的礼物？”

卫托平把那件礼物拿出来了。

他拿出来的是个锦盒，未曾打开，却先说道：“格老，请恕我啰嗦，再说一遍。这次会议，我不希望有外人参加。这件礼物，我也不便当着外人送与你。”

车居族王子乌里赛接着说道：“对啦，我也想要知道，这姓孟的小子是什么人，他凭什么资格参与此会？”

罗海怒从心起，当下勉强抑制自己，保持一点待客的礼貌，冷冷说道：“你们三位是我的客人，这位孟少侠也是我的客人。在我的眼中，你们的地位都是一样的。卫大人，你刚才说的那些话都是自话自说，我可还没有答应你呀。我只是按照我们哈萨克族的规矩招待客人，并不认为这是什么会议，我们绝不稀罕客人的礼物，盒子不必打开了，这两件礼物，你也一同收回去吧！”

卫托平见他发怒，不敢再摆架子，只好赔笑说道：“格老请莫动气，既然这位孟少侠是你的贵宾，那就请他作个见证也好。这件礼物，不是我送给你的，你想知道是谁送给你的吗？”

罗海哼了一声道：“我不要知道！”

卫托平笑道：“我还是要告诉你的，待你知道了是什么东西，那时你的主意说不定就会改变了。”

桑达儿好奇心起，说道：“格老，就让他去告诉你吧，反正咱们不要他

的，听听何妨？”

卫托平说道：“对啦，你听听何妨？”心想：“孟华这小子一定会从中作梗的，不过，这是天大的富贵，罗海怎肯不要这件礼物？”他打着如意算盘，把那锦盒摆在桌子上，自己先跪下去恭恭敬敬地对锦盒磕了三个响头，这才一脸庄重的神色将它打开。罗海、孟华等人只当看戏，瞧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锦盒里藏的是件黄缎裱面的册子，卫托平恭恭敬敬的捧着册子，说道：“贺喜格老，这件礼物是大清皇帝送给你的，皇上册封你为哈萨克的藩王。请你择个吉日，摆香案接受册封。依我之见，就在你举行接任格老大典那天同日举行，好么？”

罗海暂且不动声色，淡淡说道：“哦，原来是要封我为王，多谢你们的皇帝这样看得起我。不过，我知道你们汉人有句成语，叫做：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请问你们有什么条件？”

卫托平道：“格老，你这话有点欠思量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上富有四海，夫复何求？”

罗海说道：“哦，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如此说来，我若是接受你们皇帝的册封，做了什么藩王的话，我们的土地，也就是属于你们皇帝的了，对么？”

卫托平想不到他的词锋如此锐利，勉强笑道：“这不过名义上的转换而已，你接受了册封，你们的土地，名义上虽然属于皇上，但皇上裂土分封，仍然是把你们原来的地方，赏赐给你的。这又有何分别？”

卫托平道：“你接受册封，不仅可以世袭罔替，目前就可以为你免除灾祸！”

罗海说道：“哦，有何灾祸，倒要请教！”

卫托平傲然说道：“实不相瞒，我们的大军已经开到，我们的皇上也不会让你们永远做化外之民的！”

罗海道：“哦，我明白了，我要是不肯归顺你们，你们的皇上就要派兵来打我们了。不错，这确实是个灾祸！”

卫托平只道恫吓成功，又换过一副口吻说道：“趋吉避凶，人之常情。格老是明白人，想必是有所抉择，不用我来饶舌。你做了藩王，非但可以免祸，我们的皇上还会保护你们，让你永保尊容，你们各族也得享太平。”

罗海说道：“这我又有点不大懂了，只要你们不派兵来打我们，我们还何需什么保护？”

卫托平道：“有一股反抗朝廷的强盗，早已流窜到柴达木，难道你不知么？”说至此处，狠狠盯了孟华一眼。

罗海说道：“知道。我也知道他们绝计不会来打我们的！”卫托平忙道：“你可千万不能相信他们的说话，现在我暂且不问你和他们是否已经有了往来，但我必须警告你，切莫上他们的当！

只有我们的皇上才可以保护你不受强盗侵扰！”

乌里赛接着说道：“我们车居族已接受朝廷册封了，将来贵我两族联手，何愁回疆各部不为咱们马首是瞻？我爹还说，愿意让你做各部盟主。”

罗海故意克制自己，暂不发作，待要知道的都知道了之后，这才说道：“你们说完了吧？该我说了！”

“卫大人，请问你是汉人还是满人？”罗海首先向卫托平问道。卫托平

听他问得这样突兀，不觉愕然。说道：“格老，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罗海说道：“看你的模样好像是汉人，但听你的说话，却又不像汉人。我委实弄不清楚你是什么人，所以请你先告诉我。”卫托平无可奈何，只得说道：“我和这位叶大人都是汉人，怎么样？”

罗海说道：“汉人中有个吴三桂，听说他是当初引清兵入关的人，对么？”

卫托平变了面色，一时间不知怎样回答才好。罗海继续说道：“我对他的故事知而不详，你可以告诉我么？”

卫托平按捺不住，勃然色变，说道：“吴三桂和咱们今日所要谈的有什么相干？”

罗海说道：“怎么没有相干？听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之后，也是受封为什么‘藩王’的，不知是也不是？”

叶谷浑道：“是呀，他受封为平西王。”

罗海道：“后来呢？我想知道吴三桂后来的下场是怎么样！”

卫托平道：“你这话题未免扯得太远了吧？”

罗海道：“不见得吧？我读过的书虽然很少，也知道你们汉人有句成语，意思大概是可以把历史当作一面镜子，从过去可以知道未来的，这句成语是、是……”

孟华说道：“这句成语叫做鉴往知来！”

罗海说道：“对，鉴往知来，鉴往知来！你们的皇帝要封我做‘藩王’，我必须知道你们汉人中第一个受封为藩王的吴三桂是怎么个下场，我才能决定是否应该接受呀！”

卫托平被他冷嘲热讽，想要发作，可又碍着孟华在旁，不敢发作。

罗海道：“孟少侠，他们不肯告诉我，你告诉我吧。”

孟华说道：“吴三桂引清兵入关，待到清朝的康熙帝坐稳龙庭之后，便即进行削藩，要把吴三桂和另外两个汉奸藩王……‘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仲明的‘藩封’削掉，吴三桂于是又再反清，兵败忧急而死，其孙吴世藩‘继位’，被清兵追至昆明，在昆明自杀。其后，吴家九族被诛！”

罗海说道：“哦，原来吴三桂的下场是这么悲惨，如此看来，这个‘藩王’真是不好做的了！”卫托平沉声说道：“格老，请你别受小人挑拨，三思而后行！”

罗海说道：“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倒要请教！”卫托平狠狠地盯了孟华一眼，不过他虽然恨极孟华，也还不敢便即和他正面冲突，只能说道：“格老，你应该自己明白。”

罗海冷冷说道：“不错，我虽然见识浅陋，君子小人的分别，我还是懂得的。想把我推上死路的人，却是满口花言巧语，这样的人，当然是小人无疑！”

卫托平给他说得面如土色，一时间不敢作声。

乌里赛硬着头皮说道：“格老，我爹爹差遣我来，实是希望你们哈萨克族和我们车居族合力同心，做一番事业的。请你听卫大人的忠告，务必三思而行。”

罗海冷笑道：“最初我确实还是想得不很清楚的，现在可是想得清楚了。我决计不做哈萨克的吴三桂！不过，人各有志，倘若有人不怕像吴三桂那样的下场，要做吴三桂的话，那也只能由他去吧！”

乌里赛怒道：“格老，我是好言相劝，你怎么连我也骂在里头？”

罗海说道：“ 哦，原来你也知道吴三桂是应该挨骂的坏人吗？不过，我可并没有骂你呀，我只是提醒你，你愿意做什么样的人，那是你自己的事！ ”

卫托平己知无可挽回，最后一招，只能又施恫吓，说道：“ 格老，你可别忘了我们的大军不日就可以开到！ ”

罗海亢声说道：“ 好，你是向我下战书吗？我接受你的战书！ ” 一面说话，一面把那件 “ 册封 ” 他为藩王的 “ 圣旨 ” 撕成粉碎。跟着把那双玉壁和一串夜明珠掷回去给卫托平。

罗海继续说道：“ 五十年前，你们的军队曾经来打我们，杀了不少我们的人，（按：指乾隆年间，乾隆任命兆惠为征西大将军，“ 平定回疆叛乱 ” 之事。）那时我还是个小孩子，不能替父老报仇。如今你们又要来打我们，这正是我得以报仇雪耻的机会，你们来吧！

“ 哼，汉人中有你这样的坏人，但也幸亏有孟少侠这样的好人。老实告诉你吧！这位孟少侠，就是你所说的那股强盗的使者！我已经决意和柴达木的义军结盟，准备对付你们鞑子皇帝派来的军队。你不妨回去禀告你的皇上！ ”

卫托平虽然早已料到孟华是义军使者的身份，但从罗海口中说了出来，这意义可是大不相同，吓得他不禁面如土色了。当下只好诺诺连声，收回那两件礼物，向罗海告辞。

桑达儿想起罗曼娜昨晚几乎被掳之恨，说道：“ 他们这些人才是强盗，你就这样轻易的放过他们？ ”

罗海说道：“ 两方交兵，不斩来使，姑且饶他们这次！ ” 说至此处，回过头来对乌里赛道：“ 车居族和哈萨克族世代交好，到现在为止，你还可以算得是我们的客人，盼你好自为之！ ” 这几句话语重心长，但乌里赛却以为罗海是对他有所顾忌，傲然说道：“ 我会知道怎么做的。多谢你的款待，后会有期！ ”

罗海说道：“ 好，但愿今后不是在战场相见，你们替我依礼送客。 ” 孟华陪桑达儿把乌里赛送出帐外，对卫托平和叶谷浑二人则不理不睬。

乌里赛道：“ 桑达儿，你本来可以和我一样做个王子的，可惜你把到手的富贵又轻轻抛了。 ” 桑达儿面色一沉，说道：“ 你再说这样的话，对不住，我可就不能把你当作客人了。 ” 乌里赛碰了钉子，灰溜溜地说道：“ 好吧，人各有志，你要这样，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 对桑达儿唱了个诺，突然回身拥抱孟华。

以拥抱表示友谊，这本是回疆各族通行的礼节，但乌里赛却是借行礼为名，想要摔断孟华的腰骨的。原来他不但曾得异人授以武功，而且一向就是车居族的第一名摔角好手。

“ 很高兴这次结识了你这位新朋友！ ” 乌里赛口里这么说，双臂已是用力一扳，要用摔角的 “ 肩车式 ” 把孟华扳倒，重重摔他一跤。

哪知孟华练有 “ 沾衣十八跌 ” 的上乘内功，他用的力越大，反弹之力越大。兄听得 “ 咕咚 ” 一声，乌里赛摔出一丈开外，双膝一软，跪倒地上。孟华笑道：“ 哎哟，你是 ‘ 王子 ’ 身份，如此多礼，教我怎么过意得去？ ”

卫托平大吃一惊，忙把乌里赛拉了起来，见他没有受伤，这才稍稍放心。心里暗暗埋怨乌里赛节外生枝，更怕孟华藉此翻脸，连忙说道：“ 孟少侠，我们虽然是各为其主，但请你别忘记我们是使者身份。罗海格老答应过让我们走的。 ”

孟华哼了一声，冷冷说道：“你怕什么，我们说过的话当然算数，你以为我们也是像你一样，言而无信么？”

卫托平放下心上一块石头，说道：“言语冲撞之处，请莫见怪。孟少侠，多谢你了。”

孟华喝道：“有几句话我要向你们交代清楚，今晚我是看在格老的份上，饶你们的。但过了今晚，不在此处，你们就不是使者的身份，乌里赛也不是他的客人了。要是给我碰上你们，那时我可不和你们客气！”

卫托平得到保证，早已安心，哈哈笑道：“这个当然，他日战场相见，你当然不会饶我，我也不会饶你的！”他们生怕孟华变卦，三个人连忙跨上坐骑，绝尘而去。

孟华和桑达儿回到帐中，罗海说道：“现在没事了，桑达儿，你去告诉大家，叫小伙子和姑娘们可以继续尽情欢乐。”

孟华说道：“格老，你刚才把那两个鹰爪孙骂得真是痛快！”

罗海笑道：“我也要多谢你呢。幸亏有你在我身边，给我壮胆。好了，你和金姑娘料想也未曾玩得尽兴吧，你们也继续和我们的小伙子、姑娘们去尽今晚之欢吧。”

孟华可没有再去寻欢乐，待桑达儿传达了格老的说话之后，他便即问桑达儿道：“你们能不能够挑选出两匹骏马，比得上那三个家伙的坐骑的？”

桑达儿怔了一怔，说道：“你要两骑快马做什么？”

孟华笑道：“现在已是四更时分，没多久就天明了。”

桑达儿恍然大悟，说道：“哦，敢情你是要和金女侠去追那三个家伙？”

孟华说道：“不错。那两个鹰爪孙让他们跑掉也还罢了，那个什么乌里赛王子我是必须把他截下来的！”

桑达儿道：“乌里赛虽然可恶，但我看曼娜爹爹的意思还是希望他能够回头的。你想……”

孟华笑道：“你放心，我不是要把他杀掉，但有一件事情，我心须向他打听。这件事说来话长，要是你能够帮忙我追得上他，回来我再说给你知道。”

桑达儿想了一想，说道：“我们的马匹很难挑选出比得上他们的坐骑的，不过……”

孟华燃起希望，问道：“不过什么？”桑达儿道：“我告诉你们一条捷径，可以抄小路赶上他们！”

卫托平等人快马风驰，跑到天明时分，情知已是离开了罗海兵力所及的范围，他们三人方始放下了心上的石头。

叶谷浑余悸犹存，说道：“昨晚可是真险，想不到罗海竟会翻脸，孟华这小子也在那儿。当时我真有点担心，要是他们有意留难，咱们恐怕是回不来了。”

乌里赛悻悻说道：“我只道你们武功十分了得，原来你们竟是这样害怕姓孟的那个小子。早知如此，我应该把师父请来给你们壮胆的。”

卫托平脸上热辣辣的有点挂不住了，说道：“那小子武功虽然不错，我们还不至于就怕了他，不过，乌里赛王子，你可得知道，昨晚咱们是在敌人的营地之中，无论如何，好汉也是斗不过人多的呀！”

乌里赛道：“那么我昨晚所吃的亏是白吃的了？”

卫托平道：“王子不必气愤，你吃的亏，总有一天我们会帮你报复的。”

正是一说曹操，曹操便到。刚刚说到这里，只见两骑快马，迎面驰来。

骑在马背上的一男一女，可不正是孟华和金碧漪是谁？原来他们的火龙驹跑得快，抄小路追踪，竟是过了前头，本来是在后面追踪的却变成了是在前头拦截着卫托平等人的去路卫托平这一惊非同小可，乌里赛心里发慌，口中冷冷说道：“卫大人，你刚刚夸下海口，这回可得看你的了！”

卫托平喝道：“你们来作什么？”

孟华喝道：“当然不是来给你送行的!晓事的快快给我停下，我有话说！”

卫托平勒住坐骑，喝道：“孟华，你不顾信义么？”

孟华冷笑道：“你抬头看看，太阳都已经出来了！这里离开格老的营地也在百里之外了。你以为你们还是格老的客人么？”

卫托平冷冷说道：“哦，原来罗海是害怕我们回去禀报昨晚之事，害怕我一回去就把大军带来，所以他叫你来杀死我们灭口，是也不是？”

孟华说道：“你别用说话激我，格老岂怕和你们打仗？这事他根本就不知情，是我要来找你们的麻烦！你不服气，冲着我来好了！”

卫托平怒道：“姓孟的小子，我不是怕你，不过我要赶着回去禀报军情，可没工夫和你交手。倘若当真如你所说，罗海不怕打仗的话，你敢不敢让我们自回去禀报？以后咱们再约个日期、地点，我与你单打独斗！”口里说得硬，其实却是缓兵之计，孟华如何不知？

不过孟华也因另有目的，吓了一吓卫托平之后，也不为已甚了。说道：“好，我可以让你回去，不过，你们也用不着都回去禀报军情的。把一个人给我留下！”

卫托平怔了一怔，说道：“你要留谁？”

孟华一指乌里赛，说道：“他不能算是清军使者，也无须他陪你们回去禀报军情，就请他给我们留下吧！”

乌里赛大惊，连忙逃跑。孟华叫道：“你别害怕，我只不过想问清楚一件事情，并无害你之意。”

乌里赛哪敢相信他的说话，趁着孟华与卫。叶二人缠斗之际，连忙快马加鞭，跑出数里之遥。孟华怕他逃脱，说道：“漪妹，你先上去把他留下，我来打发这两个赝爪孙。”

金碧漪料想孟华可以抵敌得住，说了一个“好”字，拨转马头，立刻去追赶乌里赛。

乌里赛正道可以逃脱，忽听得急骤的蹄声越来越近，回头一看，金碧漪已是追到了他的后面。

乌里赛嚷道：“现在又不是玩刁羊游戏，你追我作甚么？”

金碧漪怒道：“看在罗海格老的份上，我本来好意把你当作他的客人的，你竟敢油嘴滑舌，那就休怪我非给你吃点苦头不可了！”

说到“苦头”二字，剑光如电，已是刺到乌里赛面门，乌里赛拔刀抵挡，不过十多招，便听得断金戛玉之声，他的那把宝刀已是给金碧漪削断。金碧漪喝一声“着！”乌里赛脸上火辣辣的已是被她扫了一鞭。跟着给她拉下马来。

金碧漪扬声叫道：“孟大哥，我得手了，你快来吧！”

卫托平和叶谷浑本来希望在少了一个强敌之后，能够速战速决的，哪知孟华的剑法实在精妙，以一敌二兀是攻多守少。

此时忽听得乌里赛被擒，他们都不禁心头一震了！不约而同的暗自想道：“只这姓孟的小子已难对付，那丫头若再回来，只怕我们要跑也跑不了！”

打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计的主意，立即拨转马头，逃之夭夭了。

孟华冷笑道：“好，今日姑且让你们回去，你们要是不知死活，尽管做吴三桂带清兵来吧！”当下也便拨转马头，向金碧漪发出声音的地方跑去。

快马奔驰之际，忽然得有一声长啸，自金碧漪那边隐隐传来。孟华吃了一惊。心里想道：“这人不知是准竟然有此功力，听这啸声，似乎比缪长风叔叔的狮子吼功还更霸道，不过却没缪叔叔内功的精纯。

此时金碧漪正在盘问乌里赛。

乌里赛只肯承认段剑青是他的师弟，但对其他的问题都是一问头摇三不知。

金碧漪冷笑道：“段剑青的下落你不知道，你的师父是谁，你总应该知道吧？”原来金碧漪那晚在和段剑青交过一次手之后，觉得他的武功不但进境甚速，而且甚为邪门，对他新拜的师父是谁，自是不免很想知道。

就在此时，忽听得一声长啸，宛若狮吼，震得她的耳鼓嗡嗡作响。

乌里赛猛地叫道：“师父，快来救我！”话犹未了，只见一个身材高大的番僧，已是倏地在她的面前现出了身形。

那番僧格开蒲扇般的大手，一下子就把乌里赛抓了过去。虽然金碧漪无意要把乌里赛挟作人质，在那番僧夺人之际，并未阻拦。但那番僧出手之快，仍是令她大力惊异。心想：“看来这番僧的武功实是远胜于我，我纵然出手阻拦，也是阻拦不住。”

乌里赛到了师父身边，立即说道：“师父，这臭丫头欺侮我，请你老人家替我把她拿下！”

那番僧哈哈笑道：“原来你看中这女娃儿吗？但只怕她是个烫口的馒头呢！不过你既然想要她，为师的也可帮你达成心愿。且待我废掉她的武功，把她擒来送你便是！”

笑声中那番僧已是欺到了金碧漪身前，伸出蒲扇般的大手，朝她搂头便抓！金碧漪气得柳眉倒竖，剑走轻灵，唰唰唰的便是连环三招！这三招她用的是天山剑法中的追风剑式，端的是迅若惊飚，凌厉之极。

哪知这番僧的掌力竟是大得出奇，掌风劲压之下，金碧漪精妙的剑招竟然施展不开。番僧喝声“撤剑”！五指如钩眼看就要抓着她的虎口。掌风剑影之中，站在旁边的乌里赛看都未曾看得清楚，陡然间只见两条人影已是倏地分开，番僧一抓抓空，金碧漪却已到了他的背后。

原来金碧漪的真实本领虽然远远不及这个番僧，但她所练的穿花绕树身法却还勉强可以自保。这一下反身游走，身法美妙非常，一下子就脱出对方掌握，莫说乌里赛吃惊，那番僧也是始料之所不及。

乌里赛眼睛一花，忽见金碧漪已是到了师父背后，不禁大吃一惊，叫道：“师父，小心！这丫头在……”

话犹未了，只得那番僧已在冷笑道：“谅这丫头也跑不出我的掌心！”他的背后就像长着眼睛一样，中指反手一弹，铮的一声，竟是刚好弹着无锋的剑脊，“铮”的一声，把金碧漪的宝剑弹开了。正是：

天竺异僧斗侠女，奸人逃匿已无踪。

第五十九回　苦口婆心终不悟　恶徒毒妇共偕亡

那番憎狞笑说道：“好，且看你这女娃儿还能接我几招？”迈开大步，倏的又追上来，金碧漪也知刚才的奇招奏捷，其实还是因为对方轻敌缘故，可一而不可再的。只有仍然施展穿花绕树的身法，东躲西窜。

正危急间，可喜孟华已是及时赶到。

孟华喝道：“请暂住手，我有话说！”

番僧眼看就可以把金碧漪抓住，如何肯听孟华的话？冷笑说道：“臭小子，你是什么东西，敢吩咐我？想要讨死，你和这丫头并肩上吧！”

话犹未了，只听得孟华说道：“漪妹，你暂且退下！”声出招发，剑中夹掌，替她硬接了对方的攻势。

双掌相交，发出郁雷也似的声响，孟华退了几步，连接打了两个盘旋，方始稳住身形。

但那番僧也没占到便宜，甚至看来吃亏更大。他不但身形一晃，险些仆倒，胸口部分的袈裟，也给剑尖划开了铜钱大小的洞孔！

原来孟华是以古波斯武功秘笈中的“大挪移法”消解了那番僧雄浑的掌力的。“大挪移法”和中国武学中的“四两拨千斤”有异曲同工之妙。

不过，饶是如此，孟华也只能消解对方的七分内力，余下三分仍然留在他的身上，过招之后，方始突然发作，以致令他要接连打了两个盘旋，方能化解余力，稳住身形。

番僧固然吃惊，孟华也不禁心头一凛，“这番僧的内功不但好生了得，而且甚为邪门。要不是我这半年来屡得奇遇，决计硬接不了他这一掌。若论真实的本领，我是不如他的。”

严格来说，以掌对掌这招，孟华还是稍微逊色的，不过，他的剑中夹掌，他那精妙的剑法，在这见面一招之中，却是占了对方的上风。

那番僧低头一看，看见胸口部位的袈裟穿了一个小孔！焉得不惊！

番憎怯意一生，一时间竟是不敢趁着孟华身形未稳的时机向孟华再扑过去。

孟华身形一定，趁这空暇，便即说道：“我们并无恶意，请大和尚暂且住手，听我一言。”

乌里赛道：“师父，你可不能相信这小子的说话！”

番僧把手一挥，说道：“我自有分数，不用你来插嘴。你先回去吧！”原来他自忖并无取胜把握，倒是有点害怕徒弟不肯罢休，逼他做师父的丢脸了。

乌里赛碰了一个钉子，也乐得先行求得自身的平安，于是撮唇一啸，把他那匹久经训练的坐骑唤来，跨上马背，追赶卫、叶二人去了。

孟华说道：“我们其实只是想向令徒问清楚一件事情并无恶意，如今难得大和尚自己来到，那就更好了。”番僧哼了一声，说道：“还说不是欺负我的徒儿，刚才可是我亲眼看见的。不过我也不想追究这点小事了，你要问的是什么，说吧！”

孟华说道：“请问段剑青是你新收的徒弟吧？”番僧说道：“是又怎样？”孟华说道：“实不相瞒，他的叔叔是我师父。他的叔叔希望他回去一趟。请你让我带他走吧。”

番僧说道：“哦，他的叔叔是你师父？”言下颇有不相信的神气。孟华

说道：“ 我骗你做什么？不信，你可以回去问段剑青。 ”
　　番僧说道：“ 是与不是，与我无关。不过你要带段剑青回去，那就与我有关了。 ”
　　金碧漪亢声道：“ 纵然你是他的师父，你也不能阻止他和家人相会。 ”
　　番僧冷冷说道：“ 女施主此言差矣，一来我这徒儿曾经和我说过，他那叔父待他不好，料他并无回家之意；二来他是我的衣钵传人，我也决不许他回去的！ ”
　　金碧漪怒道：“ 正因为段剑青行为不端，他的叔父才要领他回去管教。他的叔父也不稀罕你教他武功！ ”
　　番僧哈哈一笑，说道：“ 若然如此，那我更不能放心让他回去了，嘿，他的叔父不稀罕，他可稀罕我教他呢！言尽于此，请恕老衲失陪！ ”
　　番僧走了之后，金碧漪埋怨孟华道：“ 孟大哥，你让那丑八怪跑掉己是不该，为何又轻易放过这个妖僧，难道你怕打不过他吗？ ”
　　孟华笑道：“ 我确实没有取胜的把握。不过，我让他走，倒也不是为了怕他。 ”金碧滴道：“ 那是为了什么？ ”孟华说道：“ 你忘了咱们来时说好的么？要是那乌里赛‘ 王子 ’不肯把段剑青的下落告诉咱们，咱们怎样？ ”
　　金碧漪低头不语，半晌说道：“ 那咱们今日岂不是白费心力了！ ”
　　原来他们说好的是，即使捉着乌里赛，最多也只能吓一吓他，要是他坚持不肯透露段剑青的消息，还是不能不放走他的。以此例彼，这个番僧要走，当然也只能由他了。
　　孟华说道：“ 漪妹，你刚才对那乌里赛好像不大客气？ ”金碧漪道：“ 不错，我打了他两记耳光，怎么样？ ”
　　孟华正容说道：“ 你不该打他的。 ”金碧漪道：“ 你不知道他刚才对我有多可恶，为什么不该打他？ ”
　　孟华说道：“ 他们父子虽然受了清廷册封，罗海还是希望能够把他们拉回来的。你打了他，他恐怕更难回头了。 ”
　　金碧漪道：“ 好，算我不对。但不打也已打了，难道你要我向他赔罪不成？ ”虽然说的负气话，心中亦已微有悔意。
　　孟华说道：“ 过去的算了，只希望你以后谨慎一些，别再意气用事。 ”
　　金碧漪噘着小嘴儿道：“ 好啦，好啦，你不用教训我了。你说的我都明白，以后我拼着做个受气包就是。 ”
　　孟华笑道：“ 别着恼了，你瞧，天高云淡，碧空如洗，难得有这样好天气，这一带又是风景奇丽，咱们就当是出来玩好了。你高兴吗？ ”
　　金碧漪道：“ 你像哄孩子似的，一会儿疾言厉色，一会儿又嘴似蜜糖。不过，有你陪伴着我，我总是高兴的。 ”说罢，嫣然一笑。
　　茶杯里的风波平息之后，两人并辔徐行，浏览沿途风景。行进间，孟华忽地“ 咦 ”了一声，勒住坐骑。金碧漪吃一惊道：“ 大哥，什么事？ ”
　　孟华道：“ 前面这块形似老猿的岩石好像变了形状，咱们过去看看。 ”
　　这是一块从山腰处伸出来，形状甚为特别的石头，两旁有石笋如臂环抱，下面也有两根石笋纠结一起，形状好似打瞌睡的猕猴。来的时候，他们二人虽是快马疾驰，也曾对这块形状古怪的石头投以匆匆一瞥的。
　　他们走近去看，只见一条“ 猿臂 ”断了半截。落在孟华这等武学大行家眼中，一看就知不是给刀斧劈断的，而是给掌力劈断的。
　　金碧漪最先注意到的也是“ 猿臂 ”部分，说道：“ 这是大力金刚掌或混

元一炁功之类的掌力劈断的，那人虽然厉害，不过你也足可以做得到有余。”言下之意，似乎奇怪孟华的“大惊小怪”。

孟华说道：“你再看清些，这猿腹上还有剑痕呢。”金碧漪定睛一看，但见两条纵横交错的剑痕，剑痕上有香脚般细小的十八个洞孔。

金碧漪吃一惊道：“这人能在一招之内，在岩石上刺穿十八个小孔，要是刺在活人身上，那还了得？谁家剑法。如此厉害？大哥你看得出来么？”

孟华笑道：“多承谬赞，这正是我三师父崆峒派的连环夺命剑法！”

金碧漪大喜道：“原来是贵派的连环夺命剑法，那么这个人应该是、应该是……”孟华说道：“不错，洞冥子已死，按说能够使这一招胡前十八拍连环夺命剑法的人，就只能是我的师父了！看这情形，师父似乎是和什么人比试武功，却不知那人是谁？”

金碧漪道：“咱们何必胡猜，要是你师父来到此间，他一定会去罗海那儿找你的。”

孟华说道：“不错，咱们赶快回去吧！”

两人纵马疾驰，不过一个时辰，便即回到原来营地，首先见到的是桑达儿。

孟华道：“可有什么客人来到么？”桑达儿怔了一怔，说道：“你怎的这样快就知道了，我正要告诉你呢。不错，是有一位远客来到，他一来到，就先问起你们。”

孟华无暇多问，连忙跑去罗海的帐幕。只听得一个熟悉的声音说道：“贤侄，你这杯喜酒几时请我喝，昨晚你和金姑娘一定玩得十分高兴了，格老还恐怕你们跑得太远，要晚上才能回来呢。”

孟华不禁又是欢喜，又是失望，原来这个人是在义军中和他父亲孟元超齐名的宋腾霄。宋腾霄是因为罗海告诉他昨晚孟华和金碧漪参加“刁羊大会”之事，以为他们是跑到老远的地方玩那“姑娘追”的游戏，是以此时才回来的。

孟华只好将错就错，不加分辩。宋腾霄有点奇怪，说道：“贤侄，你是否有着心事，怎么不说话呀？”

孟华道：“我看见叔叔，欢喜得呆了。”

宋腾霄笑道：“还有令你更欢喜的呢，你的爹爹和义军的许多兄弟，不久也要到这里来的。”

孟华听得父亲要来的消息，当然欢喜之极。但不见他的师父牟丽珠，却是不免仍要担着一重心事。

孟华猜得不错，在那“老猿石”上留下剑痕的人，确实是他的师父丹丘生。

丹丘生何以忽然来到此地呢？

自那日牟丽珠不辞而行之后，丹丘生一直闷闷不乐。

他知道牟丽珠一定是去追踪梅山二怪，要从梅山二怪的身上找到妖妇辛七娘，再着落在辛七娘的身上，找寻她的杀父仇人，亦即是辛七娘的师妹韩紫烟的。

他想起了好朋友段仇世劝告他的那些话：“是呀，我已经错过了十八年，也耽误了牟丽珠的青春，如今我是不该再顾忌什么人言可畏，非得把丽珠找回来不可了。”

要找到牟丽珠，首先要找到梅山二怪。

他料想梅山二怪劫走了辛七娘，是决不会仍在梅山，等待仇家去找他们算帐的。天地这么大，去哪里找他们呢？

孟华走后的第二天，亦即是他接任崆峒派掌门之后的第三天，来了一位迟来的客人。这位客人是丐帮帮主管羽延的师兄，也是丐帮中年纪最大的长老宣羽赞。

宣羽赞本是洞真子邀来观礼的客人，如今迟来三天，当然已是知道了丹丘生接任掌门的消息，变成了来给丹丘生道贺的人了。

丹丘生听宣羽赞来到，不觉喜出望外，暗自想道：“丐帮消息，素来灵通。宣羽赞是丐帮长老，我何不托他代为打探梅山二怪消息。”于是忙即出迎。

寒暄已毕，宣羽赞说道：“请恕老叫化来迟三天，本来我是可以赶得及来观光贵掌门继位的大典的，只因路上碰上一件不大不小的事情，以至耽误了三天工夫。”

丹丘生道：“老前辈太客气了，得老前辈赏面光临，我已是深感荣宠。实不相瞒，我正是有件事情想向老前辈讨教呢。”宣羽赞听他开门见山，就说有事问他，不禁有点诧异，连忙问道：“不敢当。不知掌门要问何事？”

丹丘生道：“邪派妖人之中，有号称梅山二怪的两个人，老前辈想必知道？”

宣羽赞怔了一怔，心想：“怎的这样巧，他也要问这两个人？”随即笑了起来，说道：“你说的梅山二怪，敢情是朱角和鹿洪了，前几天，我刚刚听到他们的消息。不过，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打听他们的消息？”

丹丘生把内里复杂的因由原原本本的告诉宣羽赞之后，宣羽赞这才把前几天碰上的事情告诉他。

原来他在经过途中一个分舵之时，那个分舵刚好接获一个丐帮弟子的飞鸽传书，说是发现梅山二怪的行踪。

丹丘生道：“多谢老前辈告诉我这个消息。好，明天我就动身前往回疆，好歹也要找着他们。”宣羽赞沉吟半晌道：“丹丘兄，你亲自出马，那是最好不过了，我也要拜托你一件事情。”丹丘生道：“前辈不必客气，请说。”

宣羽赞说出他的师弟和梅山二怪的关系，说道：“丹丘兄，要是你在回疆碰上了他，请你看在我的份上——”

丹丘生约略知道一点关于仲长统和仲毋庸父子之事，吃了一惊，说道：“原来令师弟还活在人间！”

宣羽赞道：“不错，我也是几个月前，才知道他当年未死，还活在人间的。”原来他三个月前，曾经和金逐流见过一次面，他向金逐流打探，才知道金逐流的父亲金世遗二十多年前见过仲毋庸和梅山二怪之事。

“我得到金大侠告诉我的这个消息，本来准备到崆峒山赴会之后，便去寻找他的下落的。想不到途中便已有本帮弟子发现他的行踪，更想不到过了二十年，他还是和梅山二怪同流合污。不过确实知道他现在还是活在人间，我和管师弟总算可以放下一重心事了。”

“我曾和帮主师弟商量过，念在他是先师唯一的儿子，要是他能够回来，我们决定不追究既往，唉，说起来当年我也有过错，先师命他跟我出差，我没有好好管束他，以致他和坏人勾结，事先我也毫不知道。”

丹丘生这才恍然大悟：“怪不得他在途中的分舵耽搁三天，原来是为了他的师弟。想当年他几乎给他这师弟害死，如今过了三四十年，他还是要顾

全同门的手足之情，可真难得！”
宣羽赞道：“除了请你别要伤他之外，我还想托你带个口信，就把我刚才和你说过的话告诉他吧。”
丹丘生道：“好，我告诉他，你们不究既往，叫他及早回头。是这样讲吧？”
宣羽赞想了想，说道：“我这师弟心高气傲，虽然过了几十年，恐怕他的脾气还是未改。你不必说得那样直率，只告诉他，我和管师弟对他都是十分思念，如今大家都是一把年纪的老人了，只盼有生之年，能够彼此见上一面。”
丹丘生答应了他的这个请求之后，宣羽赞便即告辞，说道：“我也要赶回去报告帮主师弟，请他派人前往回疆和你分头寻找，恕我明天不给你送行了。”
第二天，丹丘生把本派事务交托给前任掌崆峒真子的大徒弟大严道人料理，命他代理掌门之职，便即下山。
这一日他刚开始踏入鲁特安旗的地界，经过一座雪山，当他正在浏览雪山上的奇花异卉之时，忽听得前面有个汉人的声音说道：“啊，这是什么花，真好看！可惜有刺！”在回疆碰上汉人，他自是免不了特别注意了。
他定睛看去，一看之下、不由得又惊又喜，原来在一个冰磨菇之下，花木丛中，他隐约看见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正是背着大红葫芦的老叫化，另外一个，则是年约二十来岁的少年。不过这两个人还没看见他。
丹丘生又惊又喜，心想：“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他虽然知道了这老叫化定是仲毋庸无疑，但这少年是谁还未知道，故此想弄清楚再说。
只听得那老叫化道：“剑青，你知道这是什么花吗？”丹丘生怔了一怔：“剑青，这名字好熟！他是谁呢？”
那少年道：“不知。”老叫化说道：“这是曼陀罗花，开得虽然好看，但可惜不但有刺，而且是有毒的！”
那少年叹了口气，说道：“最美丽的花朵总是有刺的，唉，花和人都是一样！”
那老叫化笑道，“原来你是又想起了那位美若天仙的罗曼娜了！”
那少年道：“是呀，这位哈萨克人的公主，却配给个粗野的猎人，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丹丘生心中一动：“罗曼娜，这不是孟华曾经和我说过的那位罗海格老的女儿吗？”要知那日缪长风赶来崆峒山，催孟华速往回疆去喝罗曼娜的喜酒，是以丹丘生对她这个名字，自是特别记得。
想起了罗曼娜是谁之后，登时他也想到了这少年是谁了。“剑青，剑青？段仇世以前和我说过他那侄儿的名字，好像就是叫做剑青！想不到叫我一起碰上了！”原来段剑青虽然到过石林，但那时正是丹丘生躲在别处养伤的时候，他们从来没有见过面的。
不错，这老叫化和这少年正是仲毋庸和段剑青，他们是在鲁特安旗铩羽而归，准备回去找寻侵入回疆的清军的。
仲毋庸道：“这曼陀罗花虽然有毒，却正好可以给梅山二怪制炼毒药，待我采下来吧。”
这株曼陀罗花长在冰崖之上，仲毋庸正想施展轻功，攀登冰崖，忽听得

十分刺耳的好像是暗器破空之声。仲毋庸吃了一惊，回头看时，只见一个中年汉子已是站在他的面前。

这个汉子不用说当然是丹丘生了。

丹丘生笑道：“采一朵花，何须费那么大的气力！”话犹未了，只见那朵曼陀罗花已是在冰崖上随风飘落。连枝带叶，花瓣保持完整，好像是有人小心翼翼地将它剪下一般。

原来丹丘生是用两边磨利的铜钱，打将上去，割断柔枝，使得这朵曼陀罗花掉下来的。

这冰崖少说也有十来丈高，那朵曼陀罗花又是长在荆棘丛中的。一枚铜钱，打上这么高处已是难了，还要穿入荆棘丛中，刚好割断花枝，不致碰伤花瓣，其难可想而知！

冰崖下的仲、段二人这一惊非同小可，花朵冉冉而落，他们也都看得呆了。“我僻处西域，想不到世上竟是多了这许多能人，这个人的本领，可又要比姓孟那小子高得多了！”仲毋庸心想。

丹丘生接下那朵曼陀罗花，含笑递给段剑青道：“少年人，你喜欢曼陀罗花，我把这朵花送给你。你可以告诉我你姓什么吗？”

段剑青怀着戒心，忙向后退两步，说道：“花要自己采的才有意思，你送给我，多谢你了，我不要。”

丹丘生道：“好吧，你不要也就算了。你姓什么？”

段剑青道：“我为什么要告诉你？我可没欠你的情！”

丹丘生哈哈一笑，说道：“你不说我也知道，你姓段，对不对？”

段剑青道：“我姓不姓段，关你什么事，你是谁？”

丹丘生缓缓说道：“我是崆峒派的丹丘生，段剑青，你应该知道我是你叔叔的好朋友！”

他一报姓名，仲毋庸和段剑青都是不觉心头一震。“你弄错了！”段剑青冷冷说道：“我没有叔叔！至于我姓甚名谁，用不着告诉你！”在他心里，本来就是一向恼恨段仇世只偏爱徒弟，不肯教他武功的。还有一层，由于段仇世当年不服兄长管教，被段剑青的父亲认为“行为乖谬”，是段家的不肖子孙，在他父亲有生之年，也从未在他跟前提过他有这个叔叔的。是以对丹丘生这样说，倒也不无他的理由。他确实是早已不把段仇世当作叔叔的了。

段剑青不肯承认段仇世是他叔父，丹丘生倒是拿他没有法子，只好说道：“祸福无门，唯人自招。莫待身败名裂之时，悔之已晚！这是段仇世叫我告诉他的侄儿的说话。纵然你不是他的侄儿，这几句话也不妨听听。好，我言尽于此，但盼你好自为之！”

说罢回过头来，双目炯炯向那老叫化逼视，说道：“难得与仲老前辈相逢，以老前辈昔日在武林的声望，想必不至于像后生小子一般，要遮瞒自己的身份吧！”

仲毋庸心头一凛：“他果然知道了我的来历！”不过神色却是丝毫不露，冷冷说道：“什么仲老前辈？”

丹丘生道：“难道你不是仲毋庸、仲老前辈吗？”仲毋庸哈哈笑道：“谁是仲毋庸，仲毋庸早已死了！”

丹丘生怔了一怔，随即懂得他这话的意思，却先不说破，倏地骈指如戟，向他胸膛点去。说道：“老前辈不肯承认，那只好请老前辈恕我无礼了！”

他这双指一戳，不但可以点穴，而且是以指代剑，蕴藏着连环夺命的剑

法的。指头尚未沾衣，仲毋庸已是感到劲风飒然，情知要是给他这双指戳个正着，只怕要和给匕首刺着差不多。

面临性命之危，仲毋庸不敢怠慢，这刹那间，无暇细思，立即使出看家本领。横掌当胸，一招“ 斩龙手 ”劈将出去。只听得轻风呼呼，方园数丈之内，砂飞石走。原来他已是用上了丐帮三绝技之一的混元一炁功。

这刹那间，只见丹丘生衣袂飘飘，早已退出数丈开外。说道：“ 好个混元一炁功！ ”仲毋庸方始翟然一省：“ 原来他是逼我露出本门所学。 ”

一来他怕丹丘生续有杀着，二来以他的身份也是不好意思抵赖，于是说道：“ 不错，四十年前只有一个仲毋庸，不过那个仲毋庸早已死了。你是要和我说话，还是要和四十年前那个仲毋庸说话？ ”

这话别人不懂，丹丘生却是懂的。说道：“ 我是要和四十年前曾是丐帮弟子的那个仲毋庸说话，也即是要和现在的你说话！你不能认为是被逐出丐帮就当作自己死了！ ”

仲毋庸道：“ 不错，我是四十年前的仲毋庸，但早已不是丐帮弟子。你倘若是由于仲毋庸是丐帮弟子才要找他的话，那你是找错人了！ ”

丹丘生道：“ 没有找错，因为你现在还可以重回丐帮，这正是你的两位师兄要我告诉你的。 ”

仲毋庸冷冷说道：“ 多谢了，你回去告诉他们，即使他们亲自前来找我，我也不会重回丐帮！ ”

丹丘生道：“ 你们师兄弟三人，都是一大把年纪了，令师兄只盼和你见上一面。 ”

仲毋庸冷笑道：“ 管羽延当年做了帮主，只欠我一个人还未曾向他道贺。他想我回去，大概是为了这个缘故吧？你回去告诉他，仲某人惯了无拘无束的日子，没兴趣再回去叩见帮主了。 ”

丹丘生想不到他竟把同门的手足之情，当作对他的侮辱。一时间气得说不出话。

仲毋庸却扳起了脸，接着说道：“ 话已经说清楚了，你要找的丐帮弟子仲毋庸并不是我，恕我少陪了！ ”说罢与段剑青掉头便走。

丹丘生身形一晃，俨如鹰隼穿林，倏地越过前头，回过身来，喝道：“ 且慢！ ”仲毋庸吃了惊，横掌当胸，喝道：“ 丹丘生，你想怎样？ ”

丹丘生道：“ 现在，我不是为了丐帮的事情，我是为了自己的事情找你！”

仲毋庸道：“ 我与你素无瓜葛，你有什么事情要冲着我来？ ”

丹丘生道：“ 我和你没爪葛，和你两个同伙却有瓜葛！ ”段剑青以为是说他，面色大变。

仲毋庸道，“ 既然不是我和你有瓜葛，那就不管是什么人，都与我不相干。我不喜管不相干的闲事！ ”

丹丘生道：“ 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件事你非管不可！ ”

仲毋庸倒是有点害怕丹丘生真个翻脸，只得改了口气，说道：“ 好，那你说吧，你要我的人是谁？ ”

丹丘生道：“ 梅山二怪。 ”

仲毋庸道：“ 对不住，我虽然认识他们，却不知他们今在何处？ ”

丹丘生道：“ 梅山二怪和你有二三十年的交情，他们可能会去的哪些地方，你总比我清楚，如今你先想想，是否他们曾告诉你，你却忘了？要是当真未告诉你的话，那你就带我各处去找！ ”

仲毋庸哼了一声，说道：“对不住，我还有紧要的事情待办，可没这闲工夫陪你到处找人！”说罢，竟然从丹丘生的身旁硬冲过去。

他这一着乃是行险之着，博一博丹丘生敢不敢对他动武。要是丹丘生硬来的话，那时再说。当他从丹丘生身旁走过之时，手心里实是捏着一把冷汗。

丹丘生果然给他料中，不敢动武。段剑青跟在仲毋庸背后，急急忙忙的也飞步跑了。丹丘生奈何他们不得，不知怎么办才好？刹时间他们已是去得远了。

仲毋庸回头一望，不见丹丘生追来，松了口气，说道：“算他识趣，否则我叫他尝尝我的铁掌滋味！”刚一脱险，便即吹牛。

段剑青说道：“是啊，他的剑法虽然高明，怎比得上老前辈练了几十年的混元一炁功，当然他是不敢追来了。不过，咱们也还是快点回到军中的好。”

仲毋庸道：“他既不敢硬拼，料他也不会再追咱们，不过你也说得是，咱们不是为了怕他，也该早日和卫托平他们会面的。”口说不怕，心里实是害怕，于是加快脚步，又跑了一程。

仲毋庸松了口气，说道：“纵然他敢追来，谅他也是迫不上咱们的了。”原来此际他们已经看见“老猿石”了。

仲毋庸久在回疆，熟悉地理，一见“老猿石”越发放心。因为他知道“老猿石”距离罗海的营地已有百里之遥。

哪知话犹未了，只听得一声长啸，有人说道：“我等了这许久你们才来么？”仲、段二人抬头看时，但见一个白衣汉子，衣袂飘飘，正从“老猿石”上跃下来。可不正是丹丘生是谁？仲毋庸这一惊非同小可，喝道：“丹丘生，你，你阴魂不散，又来作甚？”

丹丘生道：“我不是和你说过了么？我要你带我去找梅山二怪！”仲毋庸道，“我不也是和你说过了么？我没工夫陪你找人！”

丹丘生冷冷说道：“你没工夫陪我，我可有工夫陪你。你说你另有要事是不是？”仲毋庸道：“不错。”丹丘生道：“好，那么你到哪里我就跟你到哪里，等到你有工夫陪我找人，还得找到了梅山二怪之后，我才可以放你走路。”

原来丹丘生既不能对仲毋庸动武，又不甘就此放过了仲毋庸。左思右思，终于给他想出了一个“缠”字诀，他的轻功比仲毋庸高得多，抄另一条路赶来，结果不是他从后面追来，而是在前头等待仲毋庸自行投到了。

仲毋庸却怎敢让这么一个厉害的对头老是跟着自己？何况他是去找清军的，丹丘生的徒弟则在罗海那边，他又怎能让丹丘生知道他此行的目的。

仲毋庸情知自己摆脱不了丹丘生，眉头一皱，计上心来，说道：“丹丘生，你要我替你做事，那也不难，你得显点本领给我瞧瞧！”

丹丘生道：“好，你划出道儿来吧。不论文比武比，我一概奉陪！”

仲毋庸道：“你我往日无冤，近日无仇。我看武比是不必了，还是文比吧。”

高手搏斗，纵然已练到收发自如的境界，只怕也难免会有失手误伤。如今仲毋庸提出“文比”，这正是丹丘生求之不得的。于是说道：“好，文比就文比，怎样比法？”

仲毋庸道：“咱个就借这块老猿石，各显平生绝学，要是你的功夫果然胜得我，我自当唯命是听！”

虽然各自的看家本领不一定是同一类的功夫，但在武学大行家眼中还是

可以定得出高下的，丹丘生料想以仲毋庸的身份，不至于会抵赖，因此一听之后，便即说道：“ 晚辈遵命，请先赐教。 ”

仲毋庸道：“ 好，老夫献拙了！ ” 当下双拳紧握，在那老猿石前，虚比两比，运足真气，蓦地喝声 “ 断！ ” 双掌同时劈下，只听得，“ 咔嚓 ” 一声，老猿石的一条 “ 右臂 ” 果然应声断了半截！

丹丘生微笑道：“ 丐帮的混元一炁功果然名不虚传。 ” 心里 想道：“ 仲毋庸离开丐帮之后，定然是抱着和师兄争胜之心，四十年来不断的苦练本门绝技了。看他如今的功力，的确是要比起管羽延也不遑多让。可惜他执迷不悟，否则他的师兄知他有此成就，不知有多高兴呢。 ”

仲毋庸见他若有所思，以为他已是慑于自己的功力，甚为得意，说道：“ 素仰贵派的连环夺命剑法神妙无比，如今就请你施展施展，让老夫开开眼界吧！ ”

丹丘生道：“ 老前辈有命，不敢不遵。请指教！ ” 说到 “ 指教 ” 二字，陡地剑光电闪，完全不似仲毋庸那样，需要先行运气，虚拟标的，作好准备功夫。旁人看来，他只是随随便便的信手一挥，那老猿石的腹部已是留下了纵横交错的两道剑痕，剑痕经过处且有十八个被剑尖刺穿的小孔了。

孟华后来所见的就是他们 “ 文比 ” 在老猿石上留下的痕迹。不过，孟华只能看见他们 “ 文比 ” 所留痕迹，却无法看得见他们 “ 武比 ” 所留的痕迹。而这 “ 武比 ” 且是丹丘生事先也想不到会有的。

原来仲毋庸早已打下歹毒的主意，不管自己是不是比得过他，当他凝神出剑之时，就在他的背后偷施暗算了。

这件暗器名为 “ 毒雾金针烈焰弹 ”，本是辛七娘的独门暗器，梅山二怪逼辛七娘传给他们，而仲毋庸则是新近从朱角手中学到的。这还是他第一次使用。

丹丘生做梦也想不到仲毋庸竟会如此卑鄙；二来丐帮的戒条是禁止弟子使用喂毒暗器，丹丘生也根本想不到仲毋庸手上有这种歹毒的暗器。

此时他正在全神施展他那精妙的剑法，一招 “ 胡笳十八拍 ” 在老猿石上刺出十八个小孔，正自有得心应手的喜悦之时，冷不防就着了道儿。

不过丹丘生确也是本领非常，应变奇速，烟雾弥漫之中，只见白光陡起。丹丘生身上着火，却已从烟雾之中扑了出来！

“ 仲毋庸，我本来答应过你的师兄不伤你的，好呀，如今你反来伤我，那咱们就武比吧！ ” 丹丘生在地上一滚，扑灭了身上的火焰，挺剑便追。

仲毋庸的暗器害不了他，已等于是 “ 武比 ” 输了一招，如何还敢再和他武比下去？

仲毋庸继续发出两颗毒雾金针烈焰弹，这两次丹丘生已有准备，当然伤不了他。不过仲毋庸和段剑青却是在烟雾弥漫的掩护之下逃跑，跑得和他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丹丘生本来还想追下去的，忽觉膝盖一酸，险些摔倒，同时那头晕目眩的感觉也是愈来愈甚了。

原来他虽未至于给歹毒的暗器所害，但在聚然遇袭之时，却已吸进了一口毒雾，膝盖也着了一枚喂毒的梅花针。

无可奈何，丹丘生只好放弃追敌的打算。必须先替自己治伤了。他在老猿石后面找到一个山洞，这山洞在乱石丛中，若非细心寻觅，极难发现，正好给他用作疗伤之所。

孟华和金碧漪那日经过老猿石之时，正是丹丘生受伤之后的第二天，也正是他在那个山洞之中自行运功疗伤，到了关键的时刻。可惜孟华只知摩挲老猿石上他的师父留下的剑痕，却不知道他的师父就在老猿石后面的一个山洞。

丹丘生运功疗伤正在紧要关头，他听到了孟华和金碧漪的对话，却苦于无法应声，更莫说出去和爱徒相见了。

不过令他欣慰的是，他已经知道了孟华确实是到了罗海那儿，而罗海的营地离此不过一百多里。

不知不觉文是一个夜晚和一个白天过去了。在这一天一夜当中，他以深厚的内功，把体中的毒质逼了出来，化为汗水，挥发净尽，登时气爽神清，那枚毒针，也给他用随身携带的磁石吸出来了。

功力虽然尚未恢复如初，一百多里的山路已经是难不到他了。

“华儿回去看不见我，一定等得不知有多焦急了。”丹丘生心想。他还有未吃完的干粮，当下抓起洞中的积雪，和着干粮咽下，草草塞饱了肚子，恢复几分精力，便想离开这个山洞，连夜赶往罗海那儿。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车轮碾地之声，自远而近，丹丘生听得出来，那是一种手推的独轮车。

丹丘生不禁好奇心起，想道：“处此雪山之上，即使是在白天，人也难行。何以三更半夜，还有人推车上来？”

心念未已，跟着听得断断续续的呻吟之声，躺在那辆独轮车上的似乎是个病人。

“看样子七娘是不行了，咱们怎办？“推车的那个汉子说道。

“好歹也要逼她把那百毒真经交给咱们！”跟在车子后面的另一个汉子说道。

这霎那间丹丘生不禁又惊又喜。原来说话这两个人正是梅山二怪！推车的是老大朱角，出主意的是老二鹿洪。

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丹丘生虽然未能看见躺在车上的那个病人是谁，从梅山二怪的对话之中，也知定是辛七娘无疑了。

不过丹丘生却还没有立即出去。

要知若在平时，丹丘生的武功自是远非梅山二怪可比，他要制伏梅山二怪，只要举手之劳，但此际他毒伤初愈，自忖没有把握稳操胜券。迟一刻出去，他的功力就可以多增一分。于是丹丘生一面运功凝聚真气，一面注意外间的动静，心里想道：

“且听听他们说些什么，或许还可以从他们的口中探听一些秘密。”

朱角把一皮囊的水泼在辛七娘面上，辛七娘在昏迷中醒了过来，哀声呻吟：“我，我要死了！”

鹿洪冷冷说道：“你死了不打紧，我们哪里去找百毒真经？

你把真经交出来再说吧！”

辛七娘道：“我早已告诉你们，百毒真经不是在我身上？不信，你们尽管搜！”

其实梅山二怪早已在她昏迷的时候搜过了，何须她来提醒？朱角说道：“七娘，我们总算是朋友一场，这次我们冒了极大的危险，把你从崆峒山上抢救出来，即使天算不如人算，还是救不了你，但我们也总算尽了心力了。请你念在这点情份，把百毒真经藏在什么地方，告诉我们吧。”

辛七娘愤然说道：“多谢你们尽了心力，不过我受苦也受得够了，不想再受下去了。要是你够朋友，请你帮我个忙，一掌把我打死吧！”

原来那晚辛七娘给牟丽珠追逼，逼得她跳下断魂崖，伤势已是极重。梅山二怪把她抢了去，他们是不懂医术的，只能用昔年在关外所获的两株老山参，每天给她服食少许，仗着她的内功也还颇有根柢，这才可以勉强苟延性命。但经过了两个多月的一路颠簸，却是更加苦不堪言了。

而且还不仅仅只是颠箕之苦，梅山二怪为了逼她传授毒功，一面固然用人参为她续命，一面也不断的折磨她。她说一点就对她好一些，她不说就虐待她。弄到辛七娘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鹿洪听她又要求死，冷笑说道：“哪有这样容易？你现在是没有气力自杀的，除非阎王爷的勾魂使者已经来到，我们没法留你，否则你要死也不行！还是老老实实告诉我们百毒真经藏在哪里吧！”

辛七娘道：“老实告诉你们吧，当年我的师傅偏心，这百毒真经，她是传给了我的师妹的。你们要是不信，那也没法。”梅山二怪面面相觑，半晌朱角说道：“不在你的身上也不紧要，这百毒真经，相信你当然是牢牢记在心中的了，你背给我们听！”

辛七娘当年与洞冥子勾结，暗中下毒，害死丹丘生的师父洞妙真人。丹丘生本是要找她报仇的。但此时他眼见杀师仇人所受的折磨之惨，也是不禁毛骨悚然，好生不忍，心里想道：“她如今说话都已有气没力，梅山二怪有什么办法逼她背书？”

他没有办法，梅山二怪却有办法。只见朱角嚼烂一片人参，喂她服下。鹿洪一掌抵住她的背心，用适度的内力震她心脉。这是邪派的一种手法，可以令气息奄奄的病人由于受到刺激，也会陡然精神一振，不过刺激过后，却是更加痛苦不堪。

鹿洪喝道：“快把百毒真经背诵出来，否则还有苦头你吃！”

辛七娘冷冷说道：“对不住，我一个字都记不得了！”鹿洪大怒喝道：“岂有此理，你死在临头，还不听话！”

哪知辛七娘听了这话，反而纵声笑道：“落在你们手上，死有什么可怕？我正是求之不得呢！很好，你就让我死吧，省得受你们折磨！”笑声宛若枭鸣，凄厉之极！

就在此时，忽听得有个清脆的女子声音喝道：“谁敢动她，我就要谁的命！”

梅山二怪初时听到这话不禁有点奇怪：“想不到这个毒妇居然也有人要保护她！”但不过片刻，说话的女子已是声到人到，梅山二怪一看，登时吓得魄散魂飞，同时也知道这个女子为什么要“保护”辛七娘了。

伏在山洞里的丹丘生听到了这个女子的声音，更是又惊又喜，这霎那间，他几乎疑是身在梦中！

这个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他日思夜盼的牟丽珠！

梅山二怪认得牟丽珠的厉害，但处此性命关头，明知不敌，无论如何，他们还是要抵抗的。

说时迟，那时快，牟丽珠声到人到，一招“玉女投梭”，已是朝着他们刺来，虽然只是一招，朱角和鹿洪都觉得对方那碧莹莹的剑尖是指向他们的咽喉。梅山二怪同声厉叫：“我与你拼了！”双掌亦是同时发出！

这一招是梅山二怪合练的“阴阳双撞掌”，掌力一刚一柔，互相牵引激

荡，登时形成了一道无形的涡流。二怪挟几十年功力，生死关头，全力发招，委实非同小可！

饶是牟丽珠的本领在他们之上，这霎那间，也似一叶轻舟，突然被卷人漩涡之中，身子不由得滴溜溜一转。

丹丘生吃了一惊，赶忙出去。他正愁赶救不及，眼前的形势己是有变了。

牟丽珠脚步踉跄，好像喝醉了酒一般，就在这电光石火之间，陡见剑光一闪，不必丹丘生赶来帮她，她已是重创了梅山二怪。

丹丘生一看便知她用的是“醉八仙”的身法剑法，料定梅山二怪不死也要重伤，这才松了口气。心里想道：“我真糊涂，倒是小觑丽珠了。经过十八年，我的功夫固然有所长进，她的剑法也远非十八年前可比了，梅山二怪焉能是她敌手？”

心念未已，只见朱角一声厉吼，果然跌出了数丈开外。鹿洪受伤则似较轻，跳到老猿石上。

鹿洪跳上了老猿石，掏出一枚暗器，居高临下，向牟丽珠掷去。他这暗器，乃是得自辛七娘的“毒雾金针烈焰弹”，昨日，丹丘生就是被仲毋庸用这暗器所伤的。

丹丘生曾经此苦，如何能看着牟丽珠受这暗器所伤？此时他从山洞出来，亦已跃上老猿石了。人未到，掌先发！

一记劈空掌力，迅如雷霆疾击。鹿洪的“毒雾金针烈焰弹”刚在脱手之际，给这掌力一震，登时就在他的面前爆炸开来。烈焰焚身，毒针钻体，毒雾攻心，惨叫一声，从老猿石上跌了下来，一命呜呼。丹丘生再发两记劈空掌，把毒雾扫荡净尽。

牟丽珠几乎疑是发梦，呆了一呆，失声叫道：“丹哥，是你，你怎么也在这儿？”

丹丘生道：“料理了那妖妇，我再和你说话。”

话犹未了，只听得朱角又是一声惨号，辛七娘厉声狂笑：“好，好，看你还能折磨我么？”

原来朱角刚好仆倒辛七娘身上，辛七娘咬破舌尖，使出最后一点气力，一个翻身，反压住他，扼着他的喉咙！

辛七娘的满腔怨毒，全部发泄出来，紧扼朱角咽喉，死也不肯放松。朱角的琵琶骨刚给牟丽珠一剑刺穿，纵有一身武功，此时却已使不出半点气力。只见他喉头咕咕作响，身躯抽搐，双眼翻白，好像金鱼的眼睛一样凸了出来，就这么样，活生生的给辛七娘扼死了。丹丘生与牟丽珠目睹如此惨厉情景，亦是不禁毛骨悚然。

辛七娘瘫作一团，喘着气尖叫道：“丹丘生，你的师父是我害死的，我知道你要报仇，趁我未死，你快来亲手杀我吧！”丹丘生叹道：“自作孽，不可活，我何必还要杀你。”

辛七娘面色惨变，嘶声哀号：“丹丘生，你、你也不肯杀我！牟丽珠，好，你来下手吧！”

牟丽珠走上前去，掏出金创药给她敷伤。辛七娘伤得极重，这金创药当然不能救她性命，不过却可以稍稍减轻她的痛苦。这一撮金创药对她来说，等于是一个将要渴死的人，得到一滴甘露一般。

牟丽珠柔声说道：“告诉我，你的师妹是在哪里，我会尽我的力救治你的。”

辛七娘似乎受了她的感动，说道：“ 我作孽太多，应有此报，也不盼望再活了。我告诉你，只盼你能让我死得舒服一些。我的师妹，她、她已经再嫁…… ” 牟丽珠把耳朵贴到辛七娘唇边，丹丘生在旁但见她的口唇开阋，半晌闭上嘴唇，眼皮也合上了。

丹丘生道：“ 韩紫烟嫁给了谁，她说了没有？ ”

牟丽珠道：“ 嫁给了一个清廷的什么将军，名叫崔宝山。 ”

丹丘生道：“ 啊，崔宝山？ ” 牟丽珠道：“ 你知道这个人？ ” 丹丘生道：“ 这人以前是驻在小金川的清军提督，如今朝廷正是调他领兵来打回疆！ ”

牟丽珠如有所思，半晌说道：“ 丹哥，我想和你商量商量。 ” 正是：

石上剑痕留绝技，客途情侣喜相逢。

第六十回　孽债难偿空有恨　恶缘自缔情谁怜

丹丘生道：“珠妹，你和我还何必客气。说罢，甚么事情，我都依你。”牟丽珠心里甜丝丝地说道：“丹哥，你这话虽然说迟了十八年，我还是一样喜欢。”说至此处，忽地笑了起来，接着说道：“丹哥，你怎么弄成这个样子？请你先换了衣裳咱们再合计合计。”原来丹丘生的衣裳昨日给仲毋庸的“毒雾金针裂焰弹”烧破，在地上打滚弄熄，又沾满了污泥。丹丘生一直忙于运功驱毒，尚未有空换衣。

丹丘生自己一看，也不禁哑然失笑，说道：“幸亏我还带有几件替换的衣裳，否则可真不能出去见人了。”当下回转那个山洞，换好衣裳，携了行囊，再出来与牟丽珠相见。

各述遭遇之后，牟丽珠道：“我想先去找那贼人算帐。”

丹丘生道：“父仇不共戴天，我当然不会阻挠你去报仇的。不过，你已经等了十八年，也不争在迟早数日了。要知她如今已经是清军统帅的夫人，杀她只怕不易，此事还得三思而行！”

牟丽珠道：“丹哥，我并不仅仅是为了要报私仇，才去冒这个险的。正因为这贼人嫁给了清军统帅崔宝山，促使我下这个决心！”

丹丘生道：“哦，你的意思是要把崔宝山一并刺杀？”

牟丽珠道：“不错。你愿意帮我这个忙吗？”

丹丘生道：“假如能够成功，这就不仅是帮你的忙，对抗清的哈萨克人也是大有好处的了。不过十万军中，行刺统帅，不是我泼你的冷水，这希望可甚属渺茫！”

牟丽珠道：“纵使渺茫，也值得一试。我也并非毫无把握就去冒险的。”

丹丘生道：“你有什么办法可以混入十万军中？”

牟丽珠笑道：“你忘了我有改容易貌之术么？这是我跟快活张学来的！”丹丘生想起那天她假扮洞冥子门下一个弟子，混在崆峒派中一众弟子之中，以腹语讥刺洞冥子之事，那天在她未曾显露本来面目之前，谁也看不出来。于是笑道：“这次你准备假扮什么？”

牟丽珠道：“咱们扮作两个小兵，十万大军，料想混入两个不知来历的小兵，也没人能够识破！怎么样，这个忙你是帮是不帮？”

丹丘生笑道：“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何况还是为了公事呢？这句话，你是问得多余的。”

牟丽珠喜道：“好，那么咱们现在就去，纵然事不成功，也得叫他们心惊胆落，挫折他们的士气！”

在罗海那边，孟华也是有着同样的想法。

清军在那山谷扎下大营，早已有探子回报。第二天罗海约了宋腾霄、孟华、金碧漪等人在他的帐幕里商量军事计划。

正当他们聚会之时，清军统帅崔宝山派人来下战书，声称罗海若不接受朝廷“安抚”，他的大军立即就要开来，玉石俱焚！

罗海大怒之下，把崔宝山的招降书信撕粉碎，将那清军使者赶了出去。

战士们都在摩拳擦掌，准备厮杀。

但宋腾霄却不主张硬拼，说道：“兵法有云：避其朝锐，击其暮归。又云：十则歼之，五则围之，倍可与战，寡则引避。意思是说，在敌人士气正盛之时，我们要避开他，在他战意消沉的时候我们始行追击，断他归路，这

样才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我们的兵力比敌人多十倍，可以将他消灭；五倍可以包围他，多一倍可以和他打硬仗，但要是比敌人少呢，那就只能暂时避开他了。”

桑达儿道：“我不懂什么兵法，但倘若依照你这说法，清军可是比咱们多得多，这一仗是不能打了？但我也知道你们汉人有两句话：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我们的战士都是有志气的人，他们绝不会害怕强大的敌人！依我说，打得过也好，打不过也好，这一仗好歹也要和他们拼个明白！”

宋腾霄笑道：“你误会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叫你们不打，而是主张你们抓到有利的时机才打。清军总的兵力是比咱们多得多，但他总不能每次都是十万个人开上来，我们倘能抓紧战机，不难各个击破。而且我们也有比敌人有利的地方。”

桑达儿道：“那是什么？”

宋腾霄道：“是天时、地利和人和。我们的战士习惯这里的气候，熟悉这里的地形，在冰山、草原作战，清军却是从未有过这个经验。最后一项也是最要紧的一项，清军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我们却是为老百姓打仗，到处都会有老百姓帮忙。一旦抓到有利的时机，还怕打不过他们吗？”

罗海点了点头，说道：“宋大侠，你这话很有道理。不过要说服我们的战士可还得费一番工夫呢。”

桑达儿道：“对，总得先挫一挫敌人的锐气。”

孟华说道：“请你们准许我去干一件事情。”

宋腾霄道：“什么事情？”孟华道：“我想去行刺清军的统帅崔宝山！”

宋腾霄摇了摇头，说道：“行刺不是好办法，纵然你能够刺杀崔宝山，清廷也还是会派第二个人来替代崔宝山做统帅的。”

孟华说道：“宋叔叔，这道理我懂得。不过，有一句俗语也说得好：蛇无头而不行，要是敌军的主将突然暴毙，最少他们会有一段时期纷乱，士气也必因之大折，这对咱们不是很有好处么？”

金碧漪道：“礼尚往来，他们曾派人来意图绑架曼娜姐姐，我们不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有何不可？”

宋腾霄见她跃跃欲试，只好说道：“也好，我让你们去试一试。不过，你们可千万不要勉强，行刺若不成功，立即就要回来。”心想：“他们双剑合壁，几乎可以说是天下无敌的了。纵然杀不了崔宝山，要平安回来，大概还是可以的。”

桑达儿道：“我不能只是让你们冒险，那个山谷的地理我很熟悉，请准许我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孟华笑道：“行刺可不是人多的啊！”桑达儿道：“我知道。我没有高来高去的本领，和你一起去行刺那是不行的。不过我可以挑选几百名精干骑射的战士，埋伏在那座山上，必要的话，也好给你们作接应呀！”

他这计划，首先得到罗海的同意，宋腾霄也只好答应了。当下，桑达儿与孟华约定，有事时彼此以蛇焰箭作为联络的讯号。会散之后，孟、金二人便即动身。

清军的大营气氛也甚紧张，卫托平、叶谷浑、仲毋庸等人已经先后回报，崔宝山正在忙于和将领拟定作战的计划。

调兵遣将，作为清军主帅的崔主山是忙碌非常。但在他的卧房里，却是另一种气氛。冷冷清清，他的妻子韩紫烟正自绕室彷徨。虽然是在十万军中，

她却好像是独自乘坐一叶孤舟，找不到一个可以帮她避过风险的人。

本来她是为了躲避丹丘生和牟丽珠向她报仇，这才隐瞒自己的身份，嫁给崔宝山的。身为统兵十万的大将夫人，还有什么地方比藏在大军之中更安全的呢？这十多年来果然也是风平浪静，莫说没人向她寻仇，连丹丘生和牟丽珠亦已失踪了。她知道即使他们未死，亦己不敢报仇。

两个月前，崔宝山从四川提督的任上被调升为“平回”的将军，官加一品。她当上了统帅的一品夫人，自是更为得意了。哪知就在她得意之时，却听到了丹丘生的消息。一听之下，吓得她魂梦难安。

她听到的就是丹丘生接任崆峒派掌门，以及御林军统领海兰察先败在丹丘生剑下，跟着与丹丘生的徒弟孟华比武，竟然给孟华杀了的消息。

从这个消息之中，她已得知丹丘生的本领更胜从前，简直出乎她的想象之外，十万大军恐怕也未必能是护符！其后有关崆峒之会的消息，陆续报来，牟丽珠已经又再出现的事情她也知道了。不过最令她吃惊的事情，却还是这两天才接到的消息。

昨天卫托平和叶谷浑回来。报道罗海不肯就范，并说出了在罗海那里碰上了丹丘生的徒弟。

今天仲毋庸来到，报道的消息，更是碰上了丹丘生本人了。

仲毋庸是带了段剑青来投奔清军的，给他们引见的人是卫托平。在此之前，仲毋庸虽然早已为清廷暗中效力，但却还是第一次谒见崔宝山。一见之下，崔宝山不由得对他大为失望，心里想道：“卫托平说他是丐帮前辈，武功怎么怎么了得，谁知却是一个浪得虚名的糟老头儿！哼，要是他当真了得，也不至于弄得如此狼狈了。”

原来那日仲毋庸对丹丘生偷施暗算，丹丘生虽然着了他的道儿，但丹丘生的劈空掌风把他那歹毒暗器所发的毒雾烟火扫荡回去，仲毋庸的衣裳也给烧得七穿八烂，而且还给丹丘生的掌力震得翻了几个筋斗。他生怕丹丘生追上，一路上不敢停留半刻，他是上气不接下气的逃到清军的大营的。

那日段剑青由于逃跑在前，丹丘生也对他手下留情，对他毫无伤害，相形之下，段剑青倒是显得俊雅从容，比仲毋庸好得多了。

韩紫烟对这两个人的印象和丈夫一样，一见之下，就不由得讨厌仲毋庸，但对段剑青却是越看越有好感。

端茶送客之后，崔宝山回转内室，韩紫烟道：“那老叫化装模作样，言大而夸，当真是语言无味，面目可憎。倒是那姓段的少年口齿伶俐，气概也颇不凡。看来或许是个可用之材呢。”

崔宝山道：“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

韩紫烟道：“军营虽然不比闺门，但自从嫁了给你之后，我也可以说是三步不出闺门的了。他是什么人，你不说我怎么知道？”

崔宝山笑道：“说起来他倒是颇有点来历的呢，他是大理段家的小王爷。段家在明代还是世袭为王的，如今虽然早已削了爵号，但在大理却还算得是手屈一指的世家。”

韩紫烟道：“我好像听你说过，朝廷不喜欢段家。”

崔宝山道：“那是因为段仇世的缘故。段仇世是这少年的叔叔，是和朝廷作对的。但这少年却是帮咱们的，怎可同日而语？海兰察生前还曾和我提过，他准备栽培这个少年，令他大理段家重沐皇恩呢。”

韩紫烟似乎甚感兴趣，说道：“怎样重沐皇恩，是要奏请皇上让他恢复

王位？”

崔宝山笑道：“本朝自三藩之乱过后，早已不许异姓封王的了，不过，虽然不能让他恢复爵号，也可赏他一个世袭的什么将军之类，反正是个虚衔，但却可以利用段家在大理的势力为朝廷效劳了。只可惜这少年运气不好。海兰察本来想多考察他一些时日，再提拔他的。不料奏章未上，海兰察却已死在丹丘生师徒的剑下。”

韩紫烟笑道：“那倒是你的运气了。”

崔宝山翟然一省，说道：“不错。海兰察想的这个计划，我可以拿来当作是自己的了。”

韩紫烟道：“如此说来，你倒应该好好笼络这个姓段的少年呢。”崔宝山道，“好，我现在就约他单独晤谈，你也替我陪客好吗？”

韩紫烟求之不得，假意说道：“不大方便吧？”

崔宝山道：“这正是笼络的好方法，表示我们当他是自己人呀。何况你也喜欢听听外面的消息。”

崔宝山说了就做，果然立即派人把段剑青独自唤来，内帐晤谈。但这次的晤谈，却是令得她又多了一重心事，也多了一分幻想了。

崔宝山问起段剑青的经历，并且和他说道：“你别看我这位夫人弱不禁风，她倒是很喜欢听江湖上的奇闻异事。”

段剑青本来很会说话，于是把他本身的遭遇以及一路上耳闻目睹之事，都加油添酱地说出来。

别的也还罢了，但当段剑青说到梅山二怪和她的师姊的事情之时，她却是不禁心惊肉跳了。

崔宝山却十分感到兴趣，说道，“你说的那位辛七娘是天下第一使毒高手，此话当真？”

段剑青道：“许多武林的前辈都是这样说的，据说丹丘生的师父洞妙真人也是给她毒死的呢。只可惜她现在受了重伤，不知能活多久。”

崔宝山：“你知道他们现在何处吗？要是找得到的话，你叫梅山二怪把辛七娘送到这里医治，我这里有随军的大夫，医术高明，说不定可以把她医好的。这种擅于使毒的人，对我很有用处。”

韩紫烟心里冷笑：“你和我做了十几年的夫妻，却还未知道我才是真正的天下第一使毒高手。”

原来她嫁给崔宝山乃是海兰察做的媒人，当时海兰察这样做，一来固然是为了帮她避仇，二来也是为了利用她作为监视崔宝山的一枚棋子的。崔宝山根本就不知道她的来历。

知道她的来历的只有两个人，除了海兰察就是她的师姊辛七娘了。辛七娘如今是落在梅山二怪手中，她可不能不有所顾忌，恐防辛七娘会泄漏她的秘密。她身为将军的夫人，当然不愿意让别人知道她从前的事情的。

段剑青道：“禀大帅，梅山二怪本来是要来追随大帅的。但不知是什么缘故，如今尚未见到。”他哪里知道，梅山二怪早已和辛七娘同日丧生。

韩紫烟忐忑不安，不知段剑青是否知道她的秘密，于是试探他的口风：“你见过那位辛七娘吗？”

段剑青道：“没有见过。”

韩紫烟心上的一块石头方始放了下来，暗自想道：“如此说来，这小子倒是未曾知道我的秘密了。不过，他说梅山二怪和我的师姊还是要到这里来

的，怎么办呢？”

崔宝山却是甚为欢喜，说道：“那个擅于使毒的辛七娘，要是能够找到她，倒是可以添个得力的帮手。”

不过心事还是未能放下，接着叹口气道：“丹丘生的剑法如此厉害，那辛七娘却不知是否能够找来，只怕找了来也未必能够对付得了丹丘生。段公子，你知道江湖上有什么能人，不妨说给我听，让我设法把他们请来。”

段剑青道：“我正要禀告大帅。大帅实是无须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我知道有一个人足可以对付得了丹丘生有余，而且这个人将军就是不去请他，他也会来的。”

崔宝山连忙问道：“是谁？”

段剑青道：“就是我的师父，他是天竺出家人，法号迦密禅师。家师以往在天竺之时，是和天竺两神僧齐名的。”

崔宝山吃了一惊，说道：“你说的天竺两神僧，可是那烂陀寺的优昙法师和奢罗法师？”

段剑青道：“不错，家师本来也是那烂陀寺一支，后来迁至藏边，方始另立门户的。”

韩紫烟本想留段剑青多谈一会的，但此时崔宝山已经要去主持军事会议，这一“茶叙”只好散了。不过段剑青临走之时，崔宝山却对他说道：“我当你是自己人，你以后可以常来，不必客气。我纵然不在这里，你也可以陪我夫人聊聊，她很喜欢听江湖上的奇闻异事的。”

此际，韩紫烟独坐帐中，听战马嘶鸣，风翻旗响，越发感到寂寞。不由得心事如潮，起伏不定。

不错，崔宝山对她极为宠爱，百顺千依。但和她心目中的如意郎君，却还是相去甚远。她要的是一个风流潇洒的美男子，崔宝山却是个不解温柔的武夫。

有生以来，能够令她动过心的男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十八年前的丹丘生。但可惜丹丘生爱的却是她名份上的女儿，这也就是她当年为什么要尽力帮忙洞玄子，百计千方来谋害丹丘生和牟丽珠的原因之一。而丹丘生则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她曾经对他动过念头。

几度沧桑，流年似水，想不到在她徐娘半老的时候。才又碰上一个能够令她动心的男子。

她揽镜自怜，镜中还是一张迷人的脸庞，不过在这张迷人的脸上，也隐约可以看见眼尾的皱纹了。她心里叹了口气：“可惜段剑青迟来了十八年。”

不过她随即想到，段剑青毕竟是和丹丘生大大不同的。即使没有冤仇，丹丘生也决不可能喜欢她这样的女人。但对段剑青而言，不管他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他却必须讨取她的欢心，纵然做的只是表面功夫。

当然她还不敢想到要和段剑青有甚么私情，但有一个善解风情的美少年伴在她的身边，也可以为她解除寂寞了。“好在宝山正要笼络他，我何不将他收为心腹？”韩紫烟心想。“要是我有了这么一个聪明伶俐的心腹，那么我不方便去做的事情，也可以请他帮忙我了。”

她脸上发热，心头也在发热。对着镜子老半天，终于把她的一个贴身丫环唤来。

“碧儿，你替我把段公子唤来，但不要让那老叫化知道。”这个碧儿对她最为忠心，有些事情，她是瞒着丈夫，也不瞒这丫头的。碧儿似笑非笑地

说道：“我懂。夫人，你放心，我会替你办得妥妥帖帖的。”

韩紫烟嗔道：“鬼丫头，你想到哪里去了。你再胡说，我不撕破你的小嘴儿才怪。”小丫头道，“我可没有乱说什么呀，我只是听夫人的吩咐罢了。”韩紫烟道：“好，那你喝一杯茶就走吧。”那小丫头不懂韩紫烟为什么忽然叫她喝茶，但知夫人素来多疑，却是不敢问她。说道：“多谢夫人赐茶。”自己斟了一杯茶喝了。只觉茶味有点苦涩，但喝过之后，却是倍加精神。

丫头走后，韩紫烟独自思量，待会儿段剑青来了，用什么手段收服他最好？她是将军夫人，若挑以游辞，未免有失身份。“这小子看来也是个知情识趣的人，或许用不着我来多说，他已经懂得我的心意。”

正当她患得患失，想得出神之时，只见那半掩的房门已是给人推开，那小丫头回来了。韩紫烟怔了一怔，说道：“碧儿，你怎的这样快就回来了？段公子呢？”忽然觉得站在她面前的这个小丫头似乎有点不对。

“你，你是……”一个“谁”字还未曾问出口来，陡然间只见寒光耀眼。剑气侵肌，一把明晃晃的剑尖已是指着她的喉咙！

牟丽珠拔剑指着她的喉咙，冷冷说道：“韩紫烟，你想不到会是我吧？”

韩紫烟这一惊非同小可，讷讷说道：“你、你是丽珠？”牟丽珠道：“不错，我找了你十八年，总算给我找着你了。”

韩紫烟叹口气道：“我知道你怪我不该另嫁别人，但你也要知道，我不过比你大几岁，你爹死的时候……”

牟丽珠斥道：“你嫁十八个丈夫也与我无关，我是给爹爹报仇来的！你毒死爹爹，你居然以为我到现在还不知道么？”

韩紫烟面如金纸，情知无可抵赖。说道：“好吧，那你就一剑杀了我吧！”

“我还不想这样便宜了你！”牟丽珠说道：“你想少受折磨，必须听我的话，否则我一寸寸碎剐了你！”

韩紫烟稍稍放下点心，暗自想道：“只要你不立即杀我，待会儿你就知道我的厉害。”当下装作惶恐求饶的神气说道：“大小姐，你有什么吩咐，我一定依从。”

牟丽珠道：“你要装作没事的模样，倘若有下人要进来，你就要藉词把他们差遣出去。除了你的丈夫之外，不许任何人踏进这间房间。你懂得吗？”

要知牟丽珠此来，并非仅是为报私仇。她和丹丘生最大的目标还是在于清军的主帅崔宝山。要想刺杀主帅，谈何容易？是以最好不过的下手地方，自然只能是在他的内室了。

要杀韩紫烟不难，难在杀了韩紫烟，却不免打草惊蛇。她必须留着韩紫烟，还要韩紫烟听她指使，不让别人知道这里已经出了事情，才能够令崔宝山自投罗网。

十八年的时间都忍耐过去了，还争在这一刻么？此刻她倒是担心韩紫烟不怕死亡的恐吓了。

韩紫烟何等聪明，一听她的说话，便知她的用意，故意装出为难的神色，哭丧着脸说道：“大小姐，你要我这样做，那等于是要我和你串通谋害我的丈夫了。”

牟丽珠冷笑道：“谋害亲夫，这不正是你的拿手好戏么？好，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你。反正崔宝山难逃一死，我先碎剐了你。”剑尖轻轻一送，在她喉头划出一条小小的伤痕。

韩紫烟这才作出怕死求饶的模样说道：“大小姐，你别下辣手。我，我

依你就是。不过，你杀了我的丈夫，可不能再杀我了，你肯答应我么？”

这倒叫牟丽珠为难了，她等了十八年，等的就是此刻。此刻仇人已经落在自己手中，父仇焉能不报。要是说了话不算数，她又不愿意这样。

这刹那间，她心里转了好几个念头，终于还是决定大事为重，说道：“好，我答应你！”

韩紫烟道：“多谢大小姐，那么可否请你把剑尖移开？我受不起惊吓。”说至此处，右手动了一动。

牟丽珠斥道：“你干什么，不许你乱说乱动！”

韩紫烟垂下双手，苦笑说道：“大小姐，我不过是想斟一杯茶给你喝。咱们已是同谋，你还不信我么？”

牟丽珠冷笑道：“你诡计多端，但可惜我已经不是十八年前那个什么事也不懂的小姑娘了。”冷笑声中，剑尖一抖，闪电般的就点韩紫烟三处麻穴。韩紫烟可以说话，但已是半点气力也使不出来。她把韩紫烟放在床上，自己躲在帐后。

天色渐渐黑了，崔宝山尚未回来。但有个仆人却来叩门了。

韩紫烟道：“什么事情？”那仆人道：“将军不知什么时候回来，请问夫人，是等将军回来开饭呢，还是夫人先吃。”韩紫烟道：“我不饿，等将军回来再吃。”

那仆人道：“要我进来收拾房间吗？”韩紫烟斥道：“给我滚开，我刚要静一会儿你就来啰嗦！有事我自会叫你，用不着你献殷勤。”

那仆人讨了个没趣，只好唯唯诺诺，告罪退开，不过心里却也着实有点奇怪：“天天都是这个时候，由我来收拾房间准备开饭的。夫人不想早吃那也罢了，为何要发这样大的脾气呢？”原来韩紫烟善于笼络下人，平日对下人倒是很少发脾气的。但这仆人只是感觉到夫人今天有点古怪，却不知韩紫烟正是要她起疑。

仆人走了之后，牟丽珠松了口气说道：“好，你应付得还算不错。”

韩紫烟道：“我怎敢不听大小姐的吩咐呢？大小姐，我想……”牟丽珠道：“你想什么？可别耍花招！”

韩紫烟道：“说老实话，饭我可以迟些再吃，但口渴却是不能忍受，你可以让我喝一杯茶吗？”

牟丽珠道：“好吧，我倒一杯茶给你喝。”为了谨慎起见，她当然不能解开韩紫烟的穴道，让她自己倒茶。

韩紫烟假惺惺道：“真是不好意思，要大小姐服侍我。”牟丽珠冷冷说道：“你给我安份点儿，用不着口蜜腹剑！”

韩紫烟道：“大小姐，这是从江南来的上好名茶，你不喝一杯吗？”

按说她眼见韩紫烟喝过了这杯茶，是可以放心喝的，但她对韩紫烟的下毒本领实是深怀戒惧，心里想道：“还是滴水不沾的好。”于是说道：“我不喝。你也最好少点啰嗦。”

韩紫烟道：“唉，我自己都喝了，你还怕我会下毒么？你不喜欢我说话，我不说就是。不过，有件事情，希望你告诉我，怎的你会找到这儿？”

牟丽珠哼了一声，说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以为你做了将军的夫人，就可以瞒得过别人耳目么？”

韩紫烟道：“大小姐，你是怎样打听出来的？你说给我听，免得我死了也要做个糊涂鬼。”

牟丽珠思忖：这件事告诉她也是无妨。便道：“是你的师姐辛七娘临终之际告诉我的。”

韩紫烟又惊又喜，说道：“我的师姐死了？”

牟丽珠道：“不错，她是自作孽，不可活！”当下把辛七娘如何受梅山二怪的折磨，终于和梅山二怪同归于尽的事情简单他说给韩紫烟知道。

“她倒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只可惜她后悔已经迟了。”牟丽珠最后说道。

牟丽珠把辛七娘的事情告诉她，用意自是在于给她警惕，希望她将功赎罪，及早回头，莫要像她师姐那样，悔之已晚的。哪知韩紫烟听了，心中却是去了一层顾忌，暗暗欢喜。

“奇怪，我为什么这样渴睡？”牟丽珠不知怎的，忽地感觉眼皮沉重，神智也渐渐有点迷糊了。此时她只想倒在这张床上，睡一大觉。

就在此时，忽听得营帐外面隐隐约约似有吆喝之声。这种拉长了声音的吆喝，在军营中是用来代替鸣锣开道的。韩紫烟面露喜色，说道：“好像是崔宝山回来了。大小姐，你可不能在这紧要关头打瞌睡啊。还是喝一杯茶提提神吧。”

牟丽珠只觉精神涣散，睁大眼睛，眼前的景物都好像蒙上一层灰濛濛的尘雾，看也看得不大清楚了。牟丽珠大吃一惊，连忙拔剑出鞘，喝道：“韩紫烟，你、你好……”不料她越想用力握紧宝剑，气力越是不听使唤，“啷”一声，她那把宝剑竟然跌落地上。

韩紫烟回过头来，淡淡说道：“我没什么不好啊！大小姐，你现在想要杀我，恐怕难了！”忽地提高声音大叫：“来人呀，有刺客！”牟丽珠使出最后一点气力，扑上前去，对准地的背心就是一掌，这一掌打得韩紫烟闷哼一声，登时晕了过去。

可是牟丽珠在打晕了她之后，本身亦已支持不住，瘫在地上。在她失去知觉的前一刻，隐隐听得崔宝山在叫：“夫人别慌，我来了！刺客在哪里？”牟丽珠心头一凉，她希望丹丘生能够先来到的，这希望是落空了。

原来韩紫烟焚的那炉檀香，乃是一种慢性的迷魂香。吸了这种迷魂香，要在半个时辰之后方始昏迷。

牟丽珠也并非不够小心，这炉檀香是早已点燃了的，她想韩紫烟事先不可能知道她要来,这炉檀香若是毒香,她如何还能请段剑青到房中和她私会？是以她根本不疑心这炉檀香，只道自己滴水不沾，料想韩紫烟也无别的手段下毒。哪知她滴水不沾，却正好着了韩紫烟的道儿。

原来和牟丽珠猜想的恰恰相反，那壶茶里并无毒药，却有解药。必须喝了这茶，方可解那慢性迷魂香的毒。韩紫烟焚起这种慢性迷魂香，在她房间里的假如是自己人的话，当然会喝她的茶，只有敌人，才会疑心她在茶里下毒。所以她再三请牟丽珠喝茶，这正是兵法上“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的道理。心思当真是用得十分灵巧。

随同崔宝山回到这座营帐的有大内三高手——卫托平、叶谷浑和刘挺之。还有他自己的两个心腹卫士，一个是沧州大圣门的高手孙道行，一个是独脚大盗出身的以三才剑称雄江湖的张人生。这两人各有独门武功，本领不在大内三高手之下。

韩紫烟在叫了一声“有刺客”之后，便给牟丽珠击晕。崔宝山没听见她的声音，心知不妙，大叫道：“都随我来！”冲入卧室，看见韩紫烟倒在地

上，这一惊非同小可，救人要紧，当然无暇搜查刺客了。

崔宝山挑了一撮“行军散，’弹入她的鼻孔，韩紫烟打了一个喷嚏，这才醒了过来。一醒过来，便即叫道：“那妖女呢？”

崔宝山怔了一怔，道：“什么妖女？”张火生眼快，看见床底有一把剑，当下不声不响，拔出剑来，挑开床帐，唰的一剑就向帐后刺去。牟丽珠正是躲在帐后，靠着墙壁，但已不省人事了。正是：

十万军中寒敌胆，要凭一剑报深仇。

第六十一回　毒妇迷香困侠女　神偷妙手戏将军

就在此时，忽听得一声大喝，恍似晴天打个霹雳，平地响起焦雷。紧接着又是轰隆一响，屋顶突然裂开一个窟窿，瓦片纷飞，跳下一个人来。

这个人不用说就是丹丘生了，他来得可刚是时候。

张火生给他用“狮子吼功”吓得心头一震，剑点刺歪，丹丘生已是把牟丽珠抱了起来，唰的一剑向他刺去，双剑相交，“　”的一声，火星蓬飞，张火生的长剑损了一个缺口，几乎拿捏不牢，慌忙倒退。

张火生这一惊固然是非同小可，丹丘生也是有点感到意外：“想不到崔宝山手下居然还有如此一个剑术名家。”要知张火生虽然不敌，但能够化解他这么凌厉的一招，亦已是十分难得了。

看见丹丘生如此威势，饶是崔宝山身经百战，也不由得抱住韩紫烟躲在墙角发抖。

百忙中丹丘生一探牟丽珠鼻端，察觉她还有气息，稍稍放下点心，正要去捉崔宝山，陡觉劲风飒然，孙道行一拳向他后心猛捣。

丹丘生生怕牟丽珠受伤，反手一抓，背后好像长着眼睛似的，五指疾扣孙道行腕脉。孙道行是大圣门高手，练的猴拳当真是捷比灵猿，丹丘生的手指已经感觉得到沾着他的衣裳了，不知怎的，还是给他滑走。电光石火之间，孙道行已是一个游身滑步，绕到前头，挡着崔宝山夫妇，对准丹丘生劈面又是一拳。

大内三高手卫托平、叶谷浑和刘挺之此时亦已来到，齐声大喝：“丹丘生，休得猖狂！今日叫你来得去不得！”三人分头扑上，各施杀手！

片刻之间，丘丹生遍袭三大高手，张火生和刘道行都还未曾赶上，他已经冲了出去。。

崔宝山此时已经知道了刺客是丹丘生，又惊又怒，躲在墙角喝道：“务必给我把这恶贼拿下！”

丹丘生喝道：“挡我者死，避我者生！”剑光霍霍展开，旋风似的杀出去。

甬道的另一边弓箭手早已调来，一徘乱箭射出。丹丘生是独自一人，杀出去并不困难，此时他要照顾牟丽珠，却是不免有点手忙脚乱了。他给乱箭阻了一阻，说时迟，那时快，五名高手争先抢上，把丹丘生围在甬道的中间。

正在吃紧的关头，甬道那边忽有两个小兵从人堆里跑出来。五大高手围攻强敌，岂是寻常的小兵插得进手的？张火生只道他们不知天高地厚，妄想邀功，眉头一皱，喝道：“用不着你们，给我滚回去！”话犹未了，那两个小兵已是跑到他的旁边。

张火生登时起了疑心，喝道：“你们是谁？”最前面那个小兵忽地喝道：“看剑！”唰的一剑，便刺过去。

他一张口说话，卫托平登时吓得跳了起来，叫道：“这小子正是孟华！”

卫托平没有看错，这两个小兵正是孟华和金碧漪。

孟华二人双剑合壁之助，不消片刻，优劣之势，已是易转。不过围攻他们的这五个人，都是一等一的高手，急切之间也还不能就闯出去。

“在他们激战之际，有一个人急急忙忙地跑过那条甬道。他并不加入战团，而是跑向崔宝山那间内帐的卧室。甬道那边的清兵也并没阻止他。

孟华在剧斗之中，本来是无暇注意这个人的，但眼光一瞥，却发现这个

人的背影好熟。

这刹那间，孟华不由得心念一动：“这个人好像是段剑青，唉，但愿不是他才好。”

可惜他不愿意见到的事情偏偏却是事实。段剑青是应韩紫烟之召而来的。

他发现孟华，吃惊不小。但幸好孟华是在被围攻之中，而他也立即想到这正是向崔宝山夫妻讨好的机会，于是大着胆子，匆匆跑过甬道。

他敲了敲门，说道：“我是剑青，听得这边闹刺客，特来向将军问好的。”

房间里韩紫烟“啊呀”一声叫道：“是段公子吗？请进来吧！”孟华眼观四面，耳听八方，虽然是在苦斗之中，韩紫烟说的“段公子”这三个字他却已听见了，登时得了一个主意。一招“白虹贯日”，连人带剑，化作一道银虹，向挡在他正面的张火生猛冲过去。张火生领教过他的厉害慌忙闪避。卫托平一掌劈空，孟华已是一个鹞子翻身，连人带剑，旋风似的从张火生身旁掠过去了。

“我去取崔宝山的性命，漪妹，你跟师父先闯出去！”孟华朗声道。他这么一说，引得卫托平和张火生、孙道行三人，不约而同的都退出圈子，跑来追他了。而他的用意也正是要引开强敌，以利于师父突围的。

但他踏进房中，却是不禁呆了一呆。

他刚刚还听见段剑青在和韩紫烟说话，但此时却只见到崔宝山一个人靠在墙角。

本来这正是他刺杀崔宝山最好的机会，但可惜就在他蓦地一呆之际，出剑稍缓，卫托平亦已冲进来了。武学高明之士，猝然遇敌，防御自身乃是出于本能。他一觉背后劲风飒然，当然无暇思索的便是反手一剑。

卫托平为了保护主帅，逼得和他拼命，闪电之间，各自抢攻三招，孟华被他缠得无法腾出手去刺杀崔宝山，说时迟，那时快，孙道行与张火生也来到了，孙道行连忙抢上前去抱起崔宝山便跑。张火生施展三才剑的绝招，和卫托平并肩作战。二人联手，使出平生本领，方始能够化解孟华凌厉的剑招。

孟华暗暗叫声“可惜！”既然无法刺杀崔宝山，他自也无心恋战了。

剧斗中孟华一招“夜战八方”，把卫、张二人逼退两步，身形平地拔起，从丹丘生在屋顶打开那个窟窿跃出。

此时丹丘生正在勇闯箭阵。围攻他的五名高手，有三个已经给孟华引开，剩下的刘挺之和叶谷浑自是不敢阻拦。但那一排弓箭手乱箭纷飞，一时间却还是难以闯过。

孟华匆匆赶到，金碧漪道：“怎么样？”孟华说道：“闯出去再说！”两人双剑合璧，剑光四面展开，弓箭射到剑光圈内，立被绞碎。不消片刻，他们已是冲过这条甬道，杀进了弓箭手丛中。

他们各自抢了马匹，闯出大营，但卫托平等人率领的一队骑兵仍是紧追不舍。

孙道行喝道：“元帅有令，不许慌乱，严防敌兵偷袭。亲兵随我去追刺客！”清军要防敌方偷营劫寨，追兵大为减少。不过那队崔宝山的亲信可都是百中选一的骁骑。

电逐风驰，不多一会，离开清军大营已是约莫十里之遥，他们被追进了一条葫芦形的峡谷。

丹丘生攀上危崖，把牟丽珠放了下来，挺剑喝道：“好，咱们和他决一

死战。”有乱石遮蔽，清兵的乱箭难以射着他们。对牟丽珠的安全，丹丘生是比较可以放心了。清兵见他们负隅顽抗，一时间倒也不敢躁进。

丹丘生大喝道：“卫托平，你们有胆的上来！”

卫托平也是个武学的大行家，一听他的喝声虽然宏亮，却已微嫌中气不足，不由得暗暗欢喜，想道：“丹丘生在乱军中冲杀出去，苦斗半夜，任他武功再强，此时料想亦己是强弩之末了！”

正当他部署进攻之际，忽有两匹马疾驰而来，是一个身披孤裘的回族少年和一个披着大红袈裟的番僧。那少年的扬声叫道：“卫大人，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卫托平一见大喜，立即朗声说道：“乌里赛王子，你来得正好！你还记得吗，我们答应过给你报仇的。曾经侮辱过你的那个姓孟的小子，和那姓金的丫头，现在正是躲在山上，我们此刻就是去捉拿他们的。这位大和尚想必是令师吧？”

那番僧哼了一声，说道：“对付三两个人，何须如此兴师动众？我替你们把他们抓来就是，反正我也正要找这姓孟的小子算帐。”

原来来的这两个人正是车居族的王子乌里赛和他的师父迦密法师。迦密那次吃了孟华一点小亏，积恨难消，他是早已准备好可以对付孟华的打法的。

迦密法师有意炫耀武功，用“传音入密”的上乘内功，把声音远远地送出去。那一队清军，人人都觉得他似乎就在自己的耳边说话一般，震得耳鼓都有点嗡嗡作响。山上的丹丘生等人也都听得清清楚楚。

丹丘生问孟华道：“这番僧是什么人？”孟华说道：“是段剑青的新师父，弟子曾经和他交过一次手。他的武功，似乎还在卫托平等人之上。”丹丘生眉头一皱，说道：“什么似乎？比卫托平那些人高得多了。金姑娘，我有一件事情求你。”

金碧漪吃了一惊，忙道：“伯伯尽管吩咐就是。”

丹丘生说道：“我把牟女侠托付你们，请你们保护她回去。”

孟华说道：“师父，请恕徒儿抗命，无论如何，我也要和你老人家在一起。”丹丘生道：“敌强我弱，要拼命也不能大家都拼，你们还是趁早逃出去吧。”

孟华蓦地想起，说道：“师父不用担忧，咱们也会有援军的。”把藏在身上一支蛇焰箭拿了出来，射上天空。

蛇焰箭发出一溜蓝色的火焰，掠过长空。估量附近的山头都看得见。这是他和桑达儿约好的讯号。

卫托平吃了一惊，连忙问孙道行道：“附近山头可有敌军？”孙道行是崔宝山的亲信，崔宝山每天听取有关敌情的报告，都有他在身旁。故而卫托平必须问他。

孙道行道：“哈萨克人的营地，离此处有一百多里之遥呢。而且昨晚探子回报，罗海都已经带领大部人马离开原来的营地了。我看这小子多半是故弄玄虚，使的疑兵之计。”

迦密法师听得不耐烦，冷冷说道：“你们怎的这样胆小，纵有伏兵，又何足惧，好，你们害怕，我先去把那小子揪来！”他加快脚步。话未说完，早已跑出百步开外。

丹丘生知道这个番僧非同小可，一出手便是连环夺命剑法的绝招，长剑一振，声若龙吟，疾如电掣，手起剑落，左刺两剑，右刺两剑，中间又疾刺

一剑。连环五招，一气呵成，身受者就好像有五个人同时持剑向他刺来似的。不过迦密法师虽然是给他杀得手忙脚乱，却还是应付过去了。他用的是一根青竹杖，剑杖相交，竟然发出宛如金属敲击的清脆音响，震得丹丘生的虎口都隐隐感到有点酸麻。

丹丘生不禁一惊：“怎的我竟是如此之不济了？”无暇细思，趁着先手未失，唰地又是一剑。

这一招剑势更为怪异，看是自左而右，却忽地中途一变，突然间就指到了迦密法师的胸口！出手如此之快，而竟能使剑势随心变换，这在剑术中是最最难练的招数。看得孟华也不禁喝起彩来：“好一招横云断峰！”自思不知还要再练几年，方能练到师父的境界。

剑光突然凝止，只见迦密法师那根青竹杖顶着剑尖，好像胶着一般。僵持了片刻，丹丘生的青铜剑竟然跟着他的竹杖慢慢移动。看来似是迦密法师占了上风，丹丘生已是挡不住他那牵引的力道了。

丹丘生暗暗叫了一声“可惜！”心头也不禁一凉：“奇怪，怎的我的气力竟然使不出三成？怎样不济，我也不该糟糕到如此地步的！”原来他这一招本来有两个机会可以杀伤对方，前半招剑锋只要再挺进半寸，就可刺穿对方的胸膛，后半招剑势稍快一分，更可割下对方脑袋。但都由于力不从心，非但给迦密法师躲开，而且给他以一个“粘”字诀，粘住自己的宝剑了。

孟华叫道：“割鸡焉用牛刀，师父，请让弟子代劳吧！”丹丘生道了一个“好”字，用尽全力，剑势向前一伸，这才摆脱了对方那股粘黏之劲，跃过一边。

殊不知他固然吃惊，迦密法师比他吃惊更甚。丹丘生退下去，他当真是有如死里逃生一般，想起刚才的惊险，吓出一身冷汗。

就在此时，卫托平等五名高手都已赶到。他们看见丹丘生与迦密法师之战，竟然给迦密法师占了上风，不觉都是颇感意外。卫托平呆了一呆，大喜叫道：“这厮已是无能为力了，咱们还待什么，上去拿他呀！”五名高手登时争先恐后地抢上前去。

丹丘生心里一凉：“想不到我竟会莫名其妙的失了真力，如今只怕是凶多吉少了。但好歹也要拼他一个两个！”

说时迟，那时快，卫托平和刘挺之二人已经首先来到。卫托平双掌翻飞，刘挺之快刀疾斩。

丹丘生咬紧牙根，一招“胡笳十八拍”展开，剑光闪烁，宛似空中洒下千点万点繁星。

这招“胡笳十八拍”，本是他的连环夺命剑法最厉害的一招，一招便可以在敌人身上刺出十八个窟窿。但气力不济，手颤剑抖，虽然剑点洒开，却是凌乱无章，空有“胡笳十八拍”之形，已无此招原来威力。连他自己也感觉到剑尖上毫无力道。对方都是武学高手，料想纵然能够刺着对方，只怕也是无济于事，最多不过划破对方皮肉而已。有气没力，如何还能经受对方一击？

丹丘生出剑便知不妙，心中不觉暗暗叹了口气：“早知如此，倒不如刚才便即自尽的好，免得落在鹰爪手上。”

但说也奇怪，他固然不济，对方却似比他还更不济。刘挺之这招快刀刀法，是一口气连劈七刀的，他出手用力太猛，劈到第三刀，便已没有气力，连钢刀都掌握不牢，“ ”的一声，脱手坠地。

卫托平那一掌倒是打着了丹丘生，但掌力之弱，却是还比不上一个寻常的壮汉。丹丘生气力虽然不济，内功的根基还是极为深厚的，卫托平打在他身上这股力道全都反弹回去，卫托平登时摔了个四脚朝天。幸而他打出去的力道不强，这才不至于摔得头破血流。

刘挺之吃的亏就更大了，他钢刀落地，根本无法抵挡丹丘生的剑招，登时连中了七八剑，虽然划开的伤口不深，但他内力已失，痛得他杀猪般的大叫。

跟着追上来的孙道行、张火生和叶谷浑三人，见此情形，不觉呆了。孙道行突然感到头晕目眩，张火生也觉眼前金星飞舞。

只有叶谷浑还比较好些，他是练大摔碑手功夫的，在五人之中，他的内功造诣仅次于卫托平，而在其他各人之上。不过跑了一段山路，此时亦已气喘心跳了。

丹丘生莫名其妙，心里想道：“ 奇怪，怎的他们看起来好像比我还更糟糕！ ”他气力消失，内功还是有的，心想：“ 反正我已是准备豁出性命不要的了，且待我唱一出空城计试试他们。 ”当下吸一口气，大声喝道：“ 有胆的就上来和我决一死战，没胆的快快滚下去吧！ ”

他这么一声大喝，孙道行和张火生二人首先如奉纶音，膝盖一软，果然就从山坡上骨碌碌的直滚下去。叶谷浑被他们一拉，跟着也滚下去了。

原来韩紫烟那炉檀香，是一种慢性迷香。不会立即发作。但若换了常人，只要吸进一点，半个时辰之内，定必昏迷。崔宝山就是因为未练过内功，首先昏迷的。

丹丘生在韩紫烟房间里吸进了迷魂香，此时早已过了半个时辰，甚至一个时辰也有多了。只因他的内功深厚，故而在连番恶斗之后，此时方始发作。

卫托平等五人内功造诣比不上他，不过也没有似他这样经过连番恶斗，是以发作的先后，也就按照各人造诣的深浅，有的和他交过手之后方始发作，有的跑上山来未用真力便即发作了。最后发作的是叶谷浑，假如叶谷浑有胆量和丹丘生一斗的话，只怕丹丘生还更不济。

孟华虽然也吸进了一点点迷魂香，但因他在韩紫烟房间里不过片刻，吸进的少量迷魂香一时间尚未至于发生影响，而且在他未来之前，丹丘生已先和五大高手恶斗过一场，耗损的气力也是比他为大。

此时孟、金二人双剑合璧，和迦密法师恶战，正在到了紧要关头。

斗到紧处，孟华忽觉一阵眩晕，划出的剑圈稍有裂缝，不禁心头一凛：“ 怎的我竟似乎有点力不从心了？ ”

本来功力悉敌的高手搏斗，稍有破绽，就难免要给对方识破，何况迦密法师的功力本来就要比孟华高出许多。但说也奇怪，迦密法师竟似未能窥破。

原来此时正是卫托平等五名高手相继滚下山去的时候。而他们也正好斗到和丹丘生站立之处相距不远的山边。迦密法师一抬头，只见丹丘生正在圆睁双眼，盯着他看。他刚刚领教过丹丘生的厉害，怎知丹丘生此际已是毫无能力？目光一接，他不由自己的打了一个寒噤，生怕丹丘生就要加入战团。他连孟、金二人都对付不了，如何还能再添强敌？

他怕丹丘生阻截，把青竹杖舞得风雨不透，从丹丘生旁边数丈之地掠过，孟华作势欲追，丹丘生哈哈一笑，说道：“ 穷寇莫追，由他去吧！ ”

孟华已经看出不妙，走近丹丘生身边，悄悄问道：“ 师父，你怎么啦？ ”丹丘生道：“ 你呢？ ”孟华说道：“ 我似乎觉得气力正在渐渐消失。 ”

卫托平等人滚下山去，伤得都是不轻。只有孙道行因精于猴拳，翻腾滚扑乃是他的特长，滚下山来，只是划破一点皮肉，伤得最轻。不过也是感到气衰力竭了。

他定了定神，回想刚才的情形，疑心顿起，说道，“此事有点邪门，怎的咱们都忽然气力不济？但丹丘生似乎也不会比咱们好了多少，否则他焉能这样轻易放过咱们？”

卫托平虽然受伤较重，但在五人之中，他的功力也是最高，神智尚未模糊，听了孙道行的话，登时瞿然一省，说道：“对，好歹咱们也还要试他一试！”当下把崔宝山的亲兵队长唤来，说道：“你带队上山，不必太过逼近，在弓箭可以射到的地方乱箭射他！”

孟华看见清兵已经冲上山腰，而他的气力却正在逐渐减退，无计可施，只好一咬牙根，说道：“漪妹，你背牟姑姑和师父先走，我在这里替你们抵挡一阵。”

金碧漪忽道：”咦，孟大哥，你看那边，火光好大！起火之处，是不是清军营地？”

孟华跳上危崖，把眼望去，只见一片黑烟，上冲霄汉，火光也都隐约可见。孟华大喜说道：“不错，正是清军大营起火。奇怪，这是谁干的呢？”他知道桑达儿带领一小队人马是计划好来接应他的，但这一小队人马绝对不可能杀进清军的大营。

金碧漪片刻兴奋过后，叹口气道：“可惜远火难救近急，还是让我帮你和他们拼一拼吧。”

孟华说道：“不，你还是和师父、牟姑姑先走的好。我趁他们军心慌乱，出去冲击他们。”

营地起火，冲至半山的清兵也发现了。

亲兵的队长名叫崔一伦，是崔宝山从家乡带出来的疏房侄儿，对叔父最为忠心。他看见火光，好生踌躇不定，想要回去保护叔叔，但又不愿就此放过刺客。山脚下孙道行似是知道他的心意，大声叫道：“营中失火，算不了什么一回事情，自然有人扑灭。你先擒刺客要紧！”他受伤最轻，高声说话，声音还是可以传到山腰。

崔一伦料想不会是无端“失火”这样简单，但一想孙道行的话也有道理。假如这几个刺客当真是如他所料已经有气没力的话，那么擒了刺客再行回去，当然更好。于是他在稍停片刻之后，立即又带队冲上山头。但这片刻的迟延，形势却忽然变了。

只听得号角呜呜，蹄声得得，一队人马，突然出现，马壮人强，来得有如暴风骤雨。

孟华大喜叫道：“好了，桑达儿来了！”

桑达儿人未到，箭先发，百步之外，连珠箭射将过去，登时把三名清兵射下马来。

崔一伦是清军中的神射手，睹状大怒，喝道：“来而不往非礼也，看箭！”嗖、嗖、嗖，也是三支连珠箭射将出去。

桑达儿一声长笑，喝道：“好，我就与你比一比箭法！”只见弓如霹雳，箭似流星，“卜、卜”两声，四支箭在空中碰个正着，跌了下来。

他们都是三支连珠箭齐发的，桑达儿一个“镫时藏身”，闪开了崔一伦的第三支箭。但他最后的一箭却是后发先至，倏的就射到了崔一伦的面门。

急切间闪避已来不及，崔一伦只好持弓拨箭，“ 咔嚓 ” 一声响，他这把五石强弓，竟然给桑达儿一箭当中劈断！

乌里赛拍马上前，喝道：“ 不识好歹的小子，我把功名富贵送给你，你不要，反来庇护这姓孟的小子！你不知道这小子是我的仇人吗？哼，哼，别人怕你神箭，我可不怕！ ”

桑达儿心头火起，斥道：“ 你才是不识好歹的蠢材。不和我们同舟共济也还罢了，反而引狼入室，为虎作伥！好，我倒要看你是真的不怕，还是假的不怕！ ” 声出箭发。

乌里赛挥舞宝刀，上一个 “ 雪花盖顶 ”，下一个 “ 枯树盘根 ”，打落了两支箭。可是第三支箭却已从空门射进，直指胸膛，他的宝刀也来不及收回招架了。

就在此时，忽地有一粒小小的石子飞来，帮他把桑达儿这一支箭打落。这粒石子是孟华以 “ 弹指神通 ” 的功夫打出来的。“ 桑兄，乌里赛王子虽然一时糊涂，可还不能把他当作敌人，由他去吧！ ” 孟华朗声说道。

乌里赛本是听信孙道行的说话，以为孟华已经气力不济，这才敢大着胆子上山要捉孟华的。不料孟华竟然还有如此功力，能够在百步之外，弹出一粒小小的石子，就把来势极其刚劲的飞箭打落了。

更想不到的是孟华以德报怨，他要杀孟华，孟华反而救了他的性命。

霎时间乌里赛不由得又是吃惊，又是惭愧，哪里还敢再发一言，拨转马头就走。

孟华的气力正在渐渐消失，在他使用 “ 弹指神通 ” 的功夫之时，功力已是不到原来五成，勉强施为，替乌里赛打落了那支箭后，只觉胸口阵阵作闷，恨不得有张床在身边，躺下去睡个大觉。

崔一伦弓已折断，气沮神伤。自忖打不过对方，也只好下令退兵了。

此时东方已白，清军营地的上空，浓烟还未散开，但火光则已看不见了。孟华心力交疲，摇摇欲坠。桑达儿吃了一惊，忙跑过来问道：“ 孟大哥，你怎么样了？ ”

孟华苦笑道：“ 没什么，如今我只想睡一大觉。 ” 丹丘生比他疲倦更甚，只因内功深厚，还可勉强支持。

桑达儿见他们并没受伤，稍稍放心，说道：“ 现在睡觉可还不行，咱们必须赶快离开险地。孟大哥，你可以骑马吗？ ”

孟华迎着晓风，吸一口气，精神稍振，说道：“ 大概还可以的，跑到哪里算哪里吧。 ”

桑达儿挑了三匹好马，给他们四个人。牟丽珠仍然昏迷未醒，金碧漪抱着她合乘一骑。

桑达儿走的这条山路极为险峻，而且路上积雪数寸，更加难行。不过好在他们的坐骑都是久经训练的战马，丹丘生师徒强振精神，运功与睡魔相抗，倒还不至落后。

跑了约莫半个时辰，终于到达桑达儿原来埋伏的山头，这座山头四面都有峰屏高障，地形相当隐蔽。

桑达儿吁了口气说道：“ 到啦，孟大哥，你可以下来歇歇了。 ”

话犹未了，只听得咕咚一声，孟华已是跌下马来。桑达儿连忙跃下马背，将他扶起，只见他已是闭上双目，就在桑达儿的怀中呼呼的打起鼾来了。

丹丘生稍微好些，不过也是一下马就躺在地上，立即就睡着了。

桑达儿仔细察视，见他们并没摔伤，也无内伤迹象，方始放下心上一块石头，但却担着另外的心事。

他担心的是如何能够突破清军包围圈，安然返回防地，经过了丹丘生师徒昨晚的一场大闹和刚才的一场厮杀，清军自必大举出动，处处布防，唯一的希望，只有等待夜深时分，仗着熟悉地形，悄悄溜走。但此地虽然隐蔽，难保清军不会寻来。

那个在高处了望的哨兵忽地叫道：“好像有个清兵跑上山来？”桑达儿怔了一怔，心道：“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怎的是‘好像’呢？”赶忙跳上一块耸立如笔的石头，把眼望去。

只见一团白影，旋风也似的扑上山头。桑达儿从来没有见过跑得这样快的人，这才明白那个哨兵为什么要说是“好像”了，他虽然约略看得出是个人，却还不敢相信真的是人。恐怕或许是猿猴也说不定。

桑达儿刚在张弓搭箭，忽听得金碧漪“咦”的一声叫了起来：“来的是张叔叔吗？”

那人哈哈笑道：“贤侄女，你怎么看得出是我？”

金碧漪道：“除了你，天下还有第二个人跑得这样快吗？”桑达儿这才知道来的是天下第一神偷快活张。心想：“怪不得孟华常说此人的偷东西本领和轻功本领都是天下无双，果然名下无虚！”

桑达儿道过了鲁莽之罪，问道：“清军营地那把火，敢情就是张大侠你放的了！”

快活张道：“不错，趁火打劫，混水摸鱼，这是我拿手的本领，我还给你们偷了一样东西来呢。”

金碧漪连忙说道：“别样事情都不紧要，张叔叔请你先看一看孟华和他师父。”

快活张看了一眼，说道：“他们睡得正酣啊，你担心什么？”

金碧漪道：“张叔叔，我急都急死了，你还和我开玩笑。孟大哥和他师父岂能在这个时候睡着了觉，我怀疑他们是着了那妖妇的道儿。还有牟女侠，她昏迷得更久了，她是在清军的大营之中，就不省人事的。张叔叔，你见多识广，麻烦你赶快给他们看一看，看看是否真的中毒？”

快活张笑道：“你不要着急，我不是和你说过我给你们偷了一样东西来吗？”

金碧漪这才恍然大悟，说道：“哦，敢情你偷来的就是解药？”

快活张道：“不错！”倏的一个转身，拍一拍手掌，就像变戏法似的，手中已是拿着一个茶壶。这么大的一个茶壶，他藏在身上，金碧漪和桑达儿竟然都看不出来。

快活张道：“这半壶茶还没凉呢，正好趁热给他们喝下。”依次给牟丽珠、丹丘生和孟华灌茶，过了半炷香时刻，牟丽珠和丹丘生先醒过来，不久，孟华也恢复了知觉。

牟丽珠几疑身在梦中，说道：“丘哥，咱们不是在地府相逢吧？”

丹丘生笑道：“你看看站在你身边的是谁？”牟丽珠张眼一看，啊呀一声叫道：“原来是张师傅来救我们来了！”快活张曾教她改容易貌之术，故而她以“师傅”相称。此时，快活张已经抹掉化装，恢复了本来面目。牟丽珠刚才不知有这么多人围在他们身边，想起自己无意间对丹丘生真情流露，不觉面红过耳。

孟华跟着醒来，看见了快活张，惊诧不已，说道：“张叔叔，你怎么知道我们今日有事，这么巧也来到这儿。”

快活张道：“这不是凑巧，是我知道你们昨晚的行事，特地跑来帮你们一点小忙的。”

孟华诧道：“怎的你会知道？”

快活张道：“说来话长，我先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的爹爹，亦已来到了回疆了！”

孟华欢喜得跳起来，问道：“真的，我爹现在哪儿？”

快活张道：“目前他到了什么地方，我不知道。不过，我知道他的进军路线。他是带领一支义军来给罗海增援的。和他一起来的还有关东大侠尉迟炯和千手观音祈圣因这对夫妻。”

丹丘生和孟华都是喜上加喜，丹丘生道：“咱们正愁敌强我弱，有孟大侠领兵来到，这就好了！”

快活张继续说道：“我本是随军来的，前天我们扎营离此约三百里外的黑石岗，得到消息，知道清军已经来到这儿，对罗海采取包围态势，孟大侠和我商量，叫我偷过清军营地，先去和罗海联络。”

孟华这才明白说道：“张叔叔，敢情你是已经见过了罗海格老，再到这儿来的，是吧？”

快活张道：“不错，罗海格老告诉我，你和金姑娘正在计划偷入清军大营，刺杀崔宝山。是以我见过了罗海，席不暇暖，马上又赶回这里。”众人听得他在七日之间，来回奔走的路程不下七八百里，都是不禁骇然。

快活张笑道，“牟女侠，昨晚也该怪我不够机灵，以至你着了那妖妇的道儿。”牟丽珠怔了一怔，说道：“我对付那妖妇的时候，你也在旁？”

快活张道：“不错，我躲在窗外，听见你已经制服了那个妖妇，也听见那妖妇请你饮茶。当时我没想到兵法上虚者实之，实者虚之的道理，见你不肯喝她的茶，我还在暗中赞你机警呢。”

牟丽珠方始恍然大悟，说道：“怪不得那妖妇曾叫我倒一杯茶给她喝，原来那壶茶才是解药。”

快活张道：“我烧了清军粮草之后，混入营中，打探消息。你们猜猜，在我放火之后，再度偷入崔宝山的帅帐之时，那些官兵正在忙于什么？”

孟华说道：“他们是不是在忙于救治崔宝山？”

牟丽珠道：“我猜崔宝山一定是像咱们一样，着了迷香。那妖妇害了咱们，也害得她的丈夫昏迷不醒。”

快活张道：“不错，我混进帅帐的时候，崔宝山还昏迷未醒。不过他的手下虽然忙于救治他，却是更忙于另一件事情，因为他的手下不乏能人，已经看出他虽然不省人事，却非中毒，对性命是绝对无妨的。”金碧漪道：“哦，那么他们忙的另一件事情，想必是救火了。”

快活张摇了摇头，说道：“烧的虽是粮草，但救火之事，自有士兵去做，倒用不着崔宝山的亲信手下着忙。”

金碧漪道：“张叔叔，你别吊我们的胃口了。还是请你自己揭开哑谜，把这个‘特别的消息’告诉我们吧。”

快活张这才说道：“他们正在忙于找寻他们的将军夫人呢！”

牟丽珠吃了一惊，说道：“你是说那妖妇失踪了？”快活张道：“正是。和她一起失踪的还有一个段剑青！原来她的卧室装有机关，崔宝山的亲信早

已把复壁打开了，仍然找不着他们的将军夫人，这才惊惶失措，上上下下忙作一团。”

牟丽珠惊疑不定，说道：“莫非这妖妇是怕我们再来取她性命，段剑青这小子也怕华儿再去找他，他们觉得在大军之中也难保安全，故而另外找个地方躲藏？若然如此，我的报仇一事只怕又更多生阻滞了。”

丹丘生道：“十八年咱们都忍耐过去了，还争在这几天？只要打败清军，谅这妖妇也跑不了。”

牟丽珠道：“后来怎样，张师傅，请你继续说吧。”

快活张道：“后来我把茶倒进这个茶壶，原来那个茶壶，我撒了一泡尿进去。”

众人捧腹大笑，金碧漪边笑边道：“张叔叔，你这主意想得真绝，就是缺德了些。”

孟华笑道：“如此一来，卫托平等人料想也要陪同他们的将军一尝异味了。张叔叔，你这主意不但想得绝，对我们也是大有好处呢。”

金碧漪笑过之后，再一想也想明白了快活张的用心，说道：“不错，待到他们的人发觉不是解药之时，再叫那丫头去找，他们的将军和卫托平这些人最少要多睡一两个时辰了。在他们未醒之前，料想清军也不会大举出动搜索咱们，最好那丫头根本找不到解药，让咱们可以平安度过今日，到了晚上，突围就比较容易了。”

孟华说道：“可惜我爹爹和罗海格老不知道这件事情，否则趁着他们军中无主，倒是一个打胜仗的机会。”

快活张瞿然一省，说道：“孟老弟，多谢你提醒我，我可得马上走了。”

孟华怔了一怔，说道：“张叔叔，你要赶往哪儿？”

快活张道：“回去找你爹爹呀！要是能够早点见着你的爹爹，我还可以再到罗海那儿一趟。”

桑达儿吃一惊道：“张大侠，你独自一人，白日青天，要闯出清军的营地，这个险未免冒得大一点吧？”

快活张哈哈一笑，说道：“清军想要把我逮住，恐怕也没那么容易！”笑声未了，他的背影早已隐没在山腰的长茅野草之中。

桑达儿瞠目结舌，半晌，骇然说道：“孟大哥，不是我亲眼看到，我真不敢相信天下竟有如此能人。”

这天白天，果然平安度过。其间虽然也曾在过几个清军跑到近处山头了望，却也似乎并未发觉他们。

不知不觉夜幕又已降临了。桑达儿道：“怎么样，咱们冒险走吧？”孟华说道：“不等援兵么？要是有援兵来到，咱们里应外合，岂不更妙！”

桑达儿虽然对快活张的本领已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但还不能相信他这样快就会请得来援兵。

正在他们商议未定之际，只听得群马奔驰的铁蹄踏地之声来得有如暴风骤雨，一彪军马，已经冲上山来。

但可惜来的不是援兵而是敌兵！

这支清军冲上山头，分为三队，三面围攻，每队的人数，少说都有千人。正是：

何惧敌骑千百万，孤军奋战守山头。

第六十二回　义师奋战摧强虏　侠士攻心释战俘

第一队人马由五个军官带领，正面攻山。为首的那个军官是以双笔点四脉驰名武林的邓中艾。

第二队人马却是由四个喇嘛僧率领，绕到后山来攻。为首的那个喇嘛是密宗中的高手天泰上人。

第三队人马则是由四个道士率领，为首那个道士是在中原四大剑派之外别树一帜的笫莱山青松观的“天罡剑客”混元子。这队人马作为第二线侧翼进攻。

牟丽珠道：“咦，崔宝山哪里找来这许多和尚道士？”

丹丘生道：“你别小觑他们，这些人都是江湖上的成名人物呢。我听得段仇世说过，崔宝山手下有‘五官’‘四道’‘四僧’，在小金川的时候，崔宝山就是倚仗这十三个人侵入义军的根据地，逼使义军不能不退至柴达木的。华儿，你曾经到过小金川，你看一看，这些人想必就是崔宝山手下的‘五官’‘四道’‘四僧’吧？”

孟华说道：“不错，我和漪妹在小金川的时候，曾经和他们交过手的。当时幸亏不是他们十三个齐上，我们的双剑合璧，方能突围。如今他们十三个人一起齐来，想必是已经知道我们躲在这里了。”

丹丘生道：“只是他们十三个人，咱们还可以应付得了。但以兵对兵，却是众寡悬殊。咱们只有一百多个战士，如何能够和对方的三千精兵打一场硬仗？”

桑达儿忽地叫道：“啊，有一彪人马杀上山来了！”

清军那边，邓中艾也在大声喝道：“来的是哪路弟兄？”他已经看出有点不对，可还不敢相信敌人竟会“从天而降”。

这队人马来得好快，为首一个魁梧大汉一马当先，霹雳似的一声大喝，说道：“来的是替阎王爷给你们送请帖的好汉！”孟华欢喜得跳了起来，叫道：“原来是关东大侠尉迟炯来了！尉迟叔叔，尉迟叔叔！”

尉迟炯叫道：“是华侄么，你们怎么样了？”

孟华叫道：“我们没事，尉迟叔叔，你快来吧！”

隔着一个山头，两人说话的声音，虽然是在千军万马之中，也都听得清清楚楚。尤其是尉迟炯那霹雳似的喝声，震得一众清军的耳鼓都感觉到嗡嗡作响！

邓中艾这一惊非同小可，“五官”上来抵挡。

尉迟炯身边忽有一骑抢先而上，骑在马背上的却是个女子，说道：“大哥，你快点去和孟贤侄会合吧。这五个鹰爪孙值不得污你宝刀，让我对付他们！”

金碧漪又是一喜，叫道：“尉迟婶婶也来了！华哥，你还没有见过她吧？这位婶婶的本领可不在她的丈夫之下呢！”孟华笑道：“我知道。尉迟夫人是天下第一暗器高手，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千手观音祈圣因！”

丹丘生把手一挥，叫道：“好，咱们都杀出去！”

邓中艾正要和他的两个师弟施展“双笔点八脉”的功夫，说时迟，那时快，祈圣因已是飞骑疾至，百步之外，扬声喝道：“姓邓的鹰爪孙，听说你会点穴，我倒要看看，是你能够点着我的穴道，还是我能打着你的穴道！”

只听得“铮铮”之声，宛如繁弦急奏。原来是祈圣因以天女散花的手法，

撒出了一把磨利了边的铜钱。

邓中艾挥笔抵挡，只能打落两枚钱镖，却给第三枚钱镖打着了穴道，登时滚下马来。

他的两个师弟和另外两名军官更糟，只觉微风飒然，就给打着死穴，不但是滚下马来，而且是一命呜呼了！“五官”分别站在五处，祈圣因百步之外，钱镖打出，竟是一举手就全都打中，令得“五官”四死一伤。“千手观音”的绰号，真是名不虚传！此时尉迟炯已是闯进清军腹地，以天泰上人为首的“四僧”布起“四象阵”迎击他。

马上交锋和平地过招又有不同，平地过招，一方招数精妙，往往可以占到很大便宜，能补功力不足。但马上交锋，讲究的是一招之间，胜负立判，力强者胜，力弱者败。虽然并非全不讲究招数，但却不是最紧要的了。

尉迟炯快马风驰，一声叱咤，抡刀便斫，天泰上人挥杖打出，只听得“　、　、　！”三声巨响，尉迟炯哈哈笑道：“听说你练成了什么捞什子‘龙象功’，原来也不过如此吗？”笑声未已，只见天泰上人手中的禅杖已是断为两段，在马背上晃了两晃，这才哇的一口鲜血吐了出来，倒于马下。

“四象阵”尚未合围，本领最高的天泰上人已是受了重伤，另外三个喇嘛僧吓得连忙拨转马头，避之唯恐不速！

说时迟，那时快，尉迟炯轻骑疾进，深入敌阵。“五官”“四僧”既已一败涂地，最后剩下的以混元子为首的四个道士只好硬着头皮，上前抵挡一阵。

尉迟炯插入四人中间，匹马回旋，快刀飞舞，一招“夜战八方”，泼风也似横扫出去。但见四面刀光闪闪，叮叮　之声不绝于耳，他骑术既精，刀法又快，虽然只是一招，但这一招之间，他已闪电般的劈出了六六三十六刀！四个道士，都是同时受到了他这一招的攻击！

转瞬间刀光一敛，混元子的一个师弟断了一条右臂，另一个师弟长剑只剩下剑柄，混元子的道冠也给当中剖开，几乎割去了头皮。混元子颤声叫道：“尉迟大侠，手下留情！”尉迟炯喝道：“你们青松观的前任主持黄石道长一生行侠，想不到却出了你们这些不肖后人。念在你们老主持的份上，这次我放过你们；若是你们不知洗心革面，下次碰上了我，决不轻饶！”

此时孟华已随师父杀出，正好看见尉迟炯杀败“四道”，看得他眉飞色舞，心里想道：“若刀法之快，我或许不输于尉迟叔叔，但刀上的威力，我使到这样快的时候，却是远远比不上了。”

尉迟炯带来的这队义军不过五百，和敌方三千骑兵相比，人数上还是大大不如的。但这五百义军个个争先，以一当十，清军则是士气早挫，无心恋战，一接触便如土崩瓦解，不消多久，能够跑得动的清军，都已逃得干干净净。

孟华上前和尉迟炯夫妇相见，欢喜得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尉迟炯道：“华侄，你的爹爹也来了。你歇一会，我和你去找他。”

孟华喜出望外，说道：“我爹来了，我还能有闲心歇下来么？尉迟叔叔，你马上带我去找爹吧！”尉迟炯道：“我知道你已经有一天两晚没有睡过觉了，不觉累么？”

孟华笑道：“说老实话，刚才是觉得有点累的，可你们一来，我的精神也就来了。如今非但一点不累，还觉得满身都是劲儿，正要找个地方去使呢！”

尉迟炯哈哈大笑，说道：“好，真是个铁杆小伙子，咱们这就下山去吧。

你那满身劲儿，不愁没地方使的！”

一个哈萨克战士给孟华挑了一匹好马，让他与尉迟炯并辔下山，桑达儿等人跟在后面。下山途中，尉迟炯简单叙述经过。众人方始知道，快活张是先去知会罗海出兵，然后赶回去找孟元超与尉迟炯率领的这支义军的。

桑达儿道：“ 不知这次来了多少弟兄？ ”

尉迟炯道：“ 大约是五千人。 ”

桑达儿听了，默然不语。心想：“ 清军十万之众，这五千人恐怕是济不了甚事。 ” 尉迟炯好似知他心意，笑道：“ 我们人数虽少，但却像一把匕首，插入敌人心脏。黑夜之中，他们也不知我们来的究有多少，我们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场仗我敢担保是一定打得赢的！ ”

说话之间，他们已是来到山下，迅即投入战场。义军分成五十个百人队，在敌阵中纵横穿插，就像到处点起火头一样。清军虽众，却是给他们牵动得疲如奔命。

战场上万马奔腾，双方高呼酣斗。忽听得霹雳似的一声大喝，在这么喧闹的战场之中，听得清清楚楚。

尉迟炯道：“ 华侄，这人一定是你的爹爹了，快跟我来，他在那边！ ”

孟华精神一振，快马加鞭，抢上前去，只见前面三骑，正在交锋，中间使刀那个大汉，果然是他的父亲孟元超。那两个敌人则是张火生和孙道行。这二人乃是崔宝山帐下数一数二的高手，以二敌一，和孟元超打得难分难解。

尉迟炯哈哈一笑，朗声说道：“ 孟兄弟，你看是谁来了？上阵不离父子兵，是令郎帮你来了！ ”

张、孙二人合斗孟元超，本来就只是勉强能够招架的，此时突然看见孟华快马驰来，这一惊非同小可！

一边是精神倍振，一边是气沮神伤，张、孙二人如何还能够抵敌得住孟元超的快刀。

孟元超一声大喝，一个“ 镫里藏身 ” 闪过了张火生的剑招，挥刀向孙道行斩去。孙道行是猴拳高手，腾挪闪展的轻身功夫十分了得，但马上交锋，却非所长。他使的兵器是丈八蛇矛，利于远攻，不利近战。给孟元超逼到跟前，快刀劈落，只听得“ 咔嚓 ” 一声，蛇矛断为两截。

孙道行一个没头筋斗倒翻出去，捷若灵猿，在间不容发之际，逃过了一刀之灾。说时迟，那时快，孟元超早已拨转马头，反手又是一刀。张火生连忙跑开，饶是他跑得快，精铁所打的护肩甲亦已给孟元超的钢刀劈开，几乎伤着了琵琶骨。此时孟华刚刚来到，孟元超横万一立，哈哈笑道：“ 华儿，你看我还未老吧！ ”

父子会合，与尉迟炯各自率领一个百人队冲击清军大营。只见大营开处，打出一面绣着“ 崔 ” 字的帅旗，卫托平、叶谷浑、叶挺之三人指挥兵马杀出，他们已经过了十二个时辰，迷香之毒早已解了。但却还未见崔宝山。

卫托平喝道：“ 孟元超，你好大的胆，竟敢前来劫营！你们来了多少人，管教你们都是来得去不得了！ ”

孟元超冷笑道：“ 走着瞧吧，有胆的你出来与我决一死战！ ” 卫托平笑道：“ 大将斗智不斗力，你如今已是瓮中之鳖，我还何与你厮杀！ ”

卫托平指挥大营的中军，万马奔腾，惊涛骇浪般的掩杀过来，登时把孟元超率领这数百人围在核心。

孟元超与尉迟炯往来冲杀，哪里吃紧，就杀到那里，挡者辟易。但清军

人数委实太多，杀退一批，又来一批。而且其他各营清军，也在陆续向大营驰援。此时他们要想突围，谈何容易。

祈圣因单骑杀到，叫道：“当家的，咱们杀到大营里去活捉崔宝山。”尉迟炯道：“好！”冲出去掩护妻子。孟元超要想阻拦已来不及了。

祈圣因把手一扬，只听得“哎哟，哎哟！”之声不绝，不消片刻，已有十数名清军中了她的暗器跌下马来。

崔宝山为了不让敌方发现目标，此时他是换上普通军士的服装靠在卫托平身旁，见尉迟炯夫妻联袂杀来了，大吃一惊，说道：“这婆娘怎的如此厉害？”原来刚才上去堵截祈圣因的乃是他手下的铁甲兵，身披重甲，刀枪不入的。

话犹未了，有一名铁甲兵负伤奔回，掩着双目，跌跌撞撞，几乎撞到崔宝山身上。崔宝山喝道：“怎么，你瞎了眼睛吗？”那个掩护伤兵回来的兵士说道：“禀大帅，他真的是给那婆娘射瞎了眼睛！”原来祈圣因所发的暗器是专打铁甲兵的眼睛的。这名铁甲兵正是被她的梅花针射瞎的。

刘挺之道：“禀大师，这婆娘是尉迟炯的妻子，江湖上人称千手观音。”

崔宝山武功不强，却也是个行家，见这铁甲兵被梅花针射瞎，越发吃惊。心里想道：“黑夜之中，虽有火光，究竟不如白日。铁甲兵和这婆娘马上交锋，竟然给她射瞎双目，这千手观音的绰号，确实是名下无虚了！”

卫托平道：“梅花针不能及远，咱们仍然用铁甲兵布成坚阵，乱箭射她。料她也冲不进来。”

祈圣因身上带的暗器虽多，不久也射完了。当下施展“千手观音”的接发暗器绝技，接过敌人射来的乱箭，便以用手箭的打法反射回去，吓得清兵不敢在她周围数丈之内。不过铁甲兵布成的坚阵，她和尉迟炯也确是无法冲得进去。在他们后面的桑达儿等人，又被包围起来了。

正在吃紧，忽听得号角“呜呜”之声，四面八方响起。敌军阵脚摇动，俨如波分浪裂。桑达儿正在与孟华并肩作战，大喜叫道：“我们的人来了！”话犹未了，只见万马奔腾，果然是无数哈萨克战士杀进来了。

罗海率领一队骁骑，直扑大营，数百步开外，“嗖”的一箭射去，把那个执掌“帅”旗的旗牌官一箭射下马来，“帅”旗跌落尘埃。哈萨克战士的欢呼声震得山摇地动，清军士气更是为之大挫。

混战中孟元超听得有人在叫“剑青，剑青！”不禁心中一动，“剑青不是段仇世的侄儿吗？”跟着听得有人叫道：“段师弟找不着，师父，咱们还是回家去吧！”呼唤段剑青那个人是个身披袈裟的番僧。跟在他身旁的是个披着狐裘的回族少年。孟元超叫道：“华儿快来！”

这个身披狐裘的回族少年是车居族的王子乌里赛。自从那天他得到孟华义释之后，已是颇萌悔意，不像从前那样，深受清廷功名禄位的诱惑了，他本来以为回疆各族联合抗清，不过是以卵击石的，哪知回疆各族尚未联合出兵，只是罗海和孟元超的联军，已是杀得崔宝山的十万大军东奔西窜，这一形势的变化，实非他始料之所能及。

此时他眼见连崔宝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不由得更加惶恐，也更加后悔了。他想起了罗海对他规劝的良言，暗自思量：“不错，我和哈萨克人本是弟兄，何苦反而要为满洲鞑子卖命？”不过要他反戈相向，他又不敢，是以他唯有急于逃出战地，只盼能够安安稳稳的回到老家去做他的车吉族王子了。

不过他的师父迦密法师却因为想要段剑青做他的衣钵传人，在未找到段剑青之前，可还不肯回去。

说时迟，那时快，孟元超和孟华这两父子亦已杀到来了。孟元超喝道：“我倒要看你有多大本领，看刀！”迦密法师依样画葫芦的又把青竹杖使出粘黏之劲牵引他的宝刀，哪知孟元超刀法快如闪电，蓦地中途一变，已是从他意想不到的方位劈来。迦密法师也算甚为了得，百忙中竹杖一横，挡住他的宝刀。不过粘黏之劲已是使不出来，变成双方功力的较量了。

“ ”的一声，火花四溅，迦密法师虎口隐隐发麻，这一惊非同小可：“怎的他们竟有这许多能人，一个胜过一个！要是孟华这小子也来攻我，我恐怕要跑也跑不掉了。”怯意一生，哪里还敢恋战，慌忙拨转马头便跑。

此时孟华正在拦住乌里赛的马头。

乌里赛面色灰白，叹口气道：“孟大哥，我后悔不听你的良言，如今是没脸向你求饶了，要杀要剐，任凭你吧！”孟华忙道：“王子别这么说，你是想回家吧？”乌里赛道：“不错。”孟华说道：“那你就是已经回到正道来了，我怎么还会难为你呢？你回去吧！”

乌里赛喜极泪下，说道：“孟大哥，我，我真不知怎样感激你才好，你有什么要我效劳的么？”

孟华心念一动，问道：“我只想向你打听一件事情，你那段师弟，自昨天我们走了之后，就一直没有出现过么？”乌里赛道：“没有。”孟华说道：“那位将军夫人呢？”乌里赛道：“和他一起失踪，也是至今尚未找到。”

说话之时，尉迟炯夫妻业已联袂杀来，尉迟炯有点奇怪，扬声问道：“华侄，和你说话的这个人是谁？”

孟华说道：“是已经醒悟的朋友！”尉迟炯道：“这番僧呢？”孟华一时间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孟元超在前面回头说道：“这和尚自称是段剑青的师父。”尉迟炯一听此言，拍马向前，挥刀便砍。

尉迟炯是快刀天下第二，不过内力却比孟元超更强。孟元超刚才是用巧妙的闪电刀法破解迦密法师那以柔克刚的天竺武功，尉迟炯则是硬劈硬砍。

瞬息之间尉迟迥一口气连劈七刀，迦密法师一条右臂给震得麻木不灵，青竹杖都几乎掌握不牢。但尉迟炯见自己的宝刀竟然劈不断他的青竹杖，也是好生诧异。

孟华心想这番僧虽然可恶，却还不是主要敌人，于是叫道：“这和尚是段剑青的师父，也是这位王子的师父。”尉迟炯说道：“好，那就由他去吧。他能够接我连环七刀，也算难得了。”

此时散在各处的清军正在陆续向大营靠拢，叶谷浑的战鼓也擂得更急更响了。大营的中军乃是清兵主力，守御得甚为坚强。罗海指挥哈萨克战士猛冲猛打，敌方阵脚摇动，但还是冲它不破。

尉迟炯道：“你身上还有暗器么？”祈圣因道：“还有三柄飞刀。”尉迟炯道：“好，拿来给我！”接过飞刀，把手一扬，化作三道白光，越过千万清兵的头顶，飞入敌阵。

叶谷浑正在咚、咚、咚的擂响战鼓，忽觉眼前一亮，那三柄飞刀来得如同闪电，已是到了他的身前。叶谷浑霍的一个“凤点头”，闪开第一柄飞刀，鼓锤一挡，“咔嚓”一声，铁铸的鼓锤虽给削断，却也打落了第二柄飞刀。但第三柄飞刀已是划破战鼓，砉然声响，叶谷浑滚过一边，战鼓登时哑了！

哈萨克战士欢声大作，罗海大喜说道：“好呀，咱们杀进去活捉崔宝山！”

孟元超正在他的身边，忽道：“不好！”罗海怔了一怔，说道：“什么不好？”孟元超道：“我的意思是咱们只能佯攻一阵，便须立即退兵。不好蛮干。”

罗海皱眉道：“咱们正好趁这机会，打个大大的胜仗，为何却要退兵？”孟元超道：“饭只能一口一口的吃，不能一口吞掉一碗。此次奇袭，目的已达，犯不着和敌人硬拼了！”罗海虽然不懂兵法，但头脑一冷静下来，仔细一想也就懂得孟元超所说的道理了。

要知他带来的哈萨克战士，加上孟元超带来的义军，全部也不超过二万人。和敌方的十万之众，乃是五与一之比。清兵连营数十里，崔宝山直接指挥的大营中军是战斗力最强的主力部队，要是他们全力攻坚的话，估计崔宝山最少也能守三两个时辰。天亮之后，各营清军全部来到，那时就恐怕难免有形势逆转之险了。于是说道：“你说得对，十万敌军，不能一口吞掉，咱们现在已经吃得很饱了，还是揉揉肚皮，待消化之后，再来吞它吧！”

佯攻一阵，把清军逼入山谷的一角，据险固守之后，罗海射出三支响箭，这是退兵的讯号。战士们来得快去得也快。天明时分，已是脱离战场，进入己方的防区了。

罗海在一处山头下令扎营休息，清查伤亡人数，包括义军在内，损失不过一千多人，估计清军的损失不下一万，差不多是十与一之比。战争总是不免有损失的，是以大家虽然不免为阵亡的战士哀悼，但全军的士气却是为了这一场大胜仗而欢腾了。

不过丹丘生和牟丽珠却还不见回来。

众人虽知丹丘生本领高强，牟丽珠亦是女中英杰，他们一起，料想不致遭逢不幸，但迄今尚未得到他们下落，总是难免不安。

正查询间，有个义军头目把一名俘虏押解上来，这名俘虏正是崔宝山的亲兵队长崔一伦。

“突围之时，丹丘大侠与牟女侠和我们一起，这名鞑子军官是丹丘大侠擒下的。”义军头目禀道。

尉迟炯道：“那么丹丘生大侠和牟女侠呢？”

头目禀道：“丹丘大侠把俘虏交给我们，说是要去抓另外一个人，就和牟女侠离开队伍了。他当时无暇细说，请你们审问这个俘虏便知详情。”

孟元超亲自审问这个俘虏。

崔一伦愤然说道：“我落在你们手里，要杀要剐，悉随尊便。我唯一的遗憾，只恨未能得见那妖妇授首！”

孟元超怔了一怔，说道：“哪个妖妇？”孟华道：“他说的这个妖妇就是崔宝山的老婆韩紫烟！”

崔一伦道：“哼，要不是我们将军有眼无珠，娶了这个妖妇，弄到在紧急关头，反而受她之累。我们也不至于败在你们手里，败得如此之惨！如今我只能盼望丹丘生能够替我们将军报仇了。”

孟元超笑道：“看来你还输得不大心服，但现在我也不急于要你心服。那妖妇生出什么事情，她又怎样害了你们将军，要是你愿意说的话，你就说来给我听听。”

孟华从崔一伦的供词中，这才知道他们昨晚离开清军大营之后所发生的事情。

崔宝山中了妻子的迷魂香之毒，由于他功力最弱，中毒最深，因此虽然他和卫托平等人，同时得到韩紫烟那个丫头的救治，醒来却是最迟。那时孟

元超率领的义军，已是好像匕首一般，插进他们的心脏了。

崔宝山醒来之后，这才知道妻子的身份，原来并非什么名门闺秀，而是“天下第一使毒高手”。想到自己和这个擅于使毒的妇人同床共枕十多年，竟被蒙在鼓里，不禁不寒而栗。他如梦初醒，开始明白，御林军统领海兰察当年何以那样热心执柯，要把韩紫烟安插在他身边的用意了。

崔宝山觉察到海兰察把韩紫烟安插在他身边的用心，一方面是不寒而栗，一方面是愤懑不平：“我给朝廷卖命，打了那么多年的仗，原来朝廷还是对我放心不下！”

而更加令他愤怒的是韩紫烟和段剑青的背他私逃。

开始知道这件事情之时，他的心情是极其复杂的。

去掉一个监视他的“枕边人”，说老实话，他是反而觉得“轻松”了的。但自己身为一军主帅，妻子与人私奔，这面子他可丢不起。

崔宝山越想越是气愤，终于给自己最相信得过的亲兵队长崔一伦下了一道命令，叫他负责去侦察韩紫烟和段剑青的下落，务必把他们抓回来！

崔一伦对崔宝山最为忠心，其时小规模的战虽已展开，他还是立即派遣手下，展开侦察。将近天明的时分，果然给他侦察到了一点线索：韩紫烟和段剑青已经逃出营地，他们的踪迹是给东面最前端的一个哨岗发现的，估计是要逃往东面一座雪山。

他率领几百名心腹亲兵追下去，不料却在途中碰上了丹丘生和牟丽珠。他们知道他是崔宝山的亲兵队长，哪里还能容他跑掉。他也知道丹丘生和牟丽珠是要找韩紫烟报仇，是以不用丹丘生严刑逼供，一盘问他，他就把所知的有关韩紫烟的消息说出来了。

孟元超弄清真相之后，松了口气，笑道：“不出所料，他们果然是抓那妖妇去了。那妖妇不在军中，纵然她是天下第一使毒高手，丹丘生料想也可以对付得了她的，咱们倒是无须担忧啦。”

罗海说道：“虽然如此，但深入雪山，最易迷路，在大雪山里，要找两个人还是极不容易的。我想，咱们恐怕还是应该派人去帮他们的忙。”

孟元超道：“这个当然，不过此事待会儿再商量吧。”罗海说道：“对，先处置这厮！”

崔一伦自份必死，傲然挺起胸脯。

孟元超微笑道：“听说你是清军的神箭手，也算得一条好汉，怪不得你不服气。”他尚未知道崔一伦曾与桑达儿比箭之事，但崔一伦听得他称赞自己的箭法，却是不由得唰的一下满面通红了。

不过他还是不肯认输，说道：“孟大侠，你不用讽刺我。不错，比箭我是比不过你们的桑达儿，更比不上罗海格老。不过打仗可不是只靠几个武艺高强的人打的。”

孟元超点了点头，说道：“你这话说得不错，打仗是要靠许多人的。那么你认为我们的战士比不上你们的么？”

崔一伦道：“你们的战士都很勇敢，也善于作战，但这一仗我们还是输得不能心服！”

孟元超道：“为什么？”崔一伦道：“我们有十万之众，且是久经训练之师，要是双方以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厮杀，我看也不见得就会输给你们！”

孟元超哈哈笑道：“兵法讲究的就是出奇制胜，哪有按照一定的规矩来打仗的。崔宝山并非不懂兵法的人，你是他的亲兵队长，怎的也说这种外行

话呢？”

崔一伦强辩道：“要不是我们的元帅昨晚被那妖妇的毒香所迷，你们的夜袭恐怕也未必能够这样容易得手！”

孟元超摇了摇头，缓缓说道：“你错了，一两件意外的事情是不能决定战争的成败的，你想知道你们失败的真正原因么？”崔一伦道：“好，愿聆高见。”他想不到孟元超竟肯容他辩论，是以他对孟元超的态度也就不知不觉的客气几分了。

孟元超道：“为什么你们会打败仗？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你们打的仗不得民心。你们是为鞑子皇帝打仗，不是为老百姓打仗！你想想看，你们到回疆以来，曾经有过一个老百姓是肯出于自愿的来帮你们的忙么？”

崔一伦默然不语，孟元超继续说道：“你们的士兵十九都是汉人，对吗？”崔一伦道：“不错。”

孟元超道：“所以你们打的仗非但不得民心，也不得军心。连你们的士兵也不会心甘情愿打这场仗的。满洲鞑子占了汉人地方，欺侮汉人百姓，还驱使你们跑到回人的地方为鞑子皇帝卖命，假如你只是一个普通士兵的话，你愿意打这场仗吗？”

崔一伦一想，自从他们奉旨进军回疆以来，士兵们的确是怨声载道，他是无法否认孟元超的说话了。

孟元超继续说道：“不错，在你们之中，也还是有许多人像你一样，是真正肯为鞑子皇帝卖命的。不过比起不愿打仗的人，这些人毕竟还是少数。而且在这些人中间，也还会陆续有所改变的，嘿、嘿，就算十个官兵，有一个像你这样的人，那也顶多不过一万人罢了。所以你认为的‘众寡悬殊，强弱有异’，不过是看到表面的数字而已！”

说至此处，孟元超顿了一顿，双眼盯着崔一伦缓缓说道：“你仔细想想，你身为汉人，却替鞑子皇帝卖命，犯得着么？”崔一伦低下了头，好一会方始说道：“我只知食君之禄，担君之忧。”虽然还在硬着头皮充当好汉，说的话可是有气没力了。

孟元超道：“莫说是你，即使是死心塌地要效忠鞑子皇帝的崔宝山，恐怕鞑子皇帝也不会对他推心置腹的。不过你现在可能还不相信我的说话，我也不勉强你相信，你想怎样，不妨和我直说！”

崔一伦苦笑道：“孟大侠，你别寻我开心了，我是你们的俘虏，你要杀便杀，要剐便剐，还有我说话的地方么？”

孟元超哈哈一笑，说道：“好，那么我放你回去！”

崔一伦呆了一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讷讷说道：“孟大侠，你、你此话当真？”

孟元超笑道：“我们说的话从来算数！”崔一伦惊疑不定，不觉问道：“你、你为什么肯放我回去？”

孟元超笑道：“你不是尚未服输么？放你回去，你若是喜欢的话，可以和我们再来较量！”说罢，立即叫人牵一匹马来送给崔一伦。崔一化瞠目结舌，好像一个傻子，又似乎想说什么但却说不出来，终于跨上马背走了。

桑达儿道：“孟大侠，像这样甘作清廷鹰犬的人，你为什么放他？”

孟元超笑道：“我是要他输得心服口服。杀他一个人有何用处？放他回去，即使他还要跟咱们打仗，但其他的人可就更不想打了，那好处不是大得多吗？”

罗海说道：“对，我听过你们汉人诸葛亮的故事，诸葛亮曾经七擒孟获，到第七次放了他，他也不肯走了。如今咱们只放一次，那算得了什么？这事不必谈了，咱们还是商量一下怎样去帮忙孟少侠的师父吧。”

孟华说道：“让我和碧漪去吧。”他本领高强，又有行走雪山的经验，而且是丹丘生的徒弟，由徒弟去接应师父，自是顺理成章之事。

罗海说道：“孟小侠，有你和金姑娘去那是最好不过了。不过你们父子刚刚相会，话也未曾说多半句，我又要你们分开，可是有点不近人情呢。”

孟华说道：“我又不是到什么远地方去，最多三两天就回来的。”宋腾霄道：“好，那你有什么话要和爹爹说的就赶快说吧。”

那许多事情孟华却不知从何说起，只好把父亲最关心的事情先告诉他，说道：“我已经见过弟弟，弟弟很好。还有金伯伯！”

孟元超笑道：“有关你的事情，快活张都已告诉我了。我知道金大侠已经答应了要你这傻小子做他的女婿啦，我很高兴。”金碧漪羞得低下了头，孟华却是蓦然想起，说道：“对啦，张叔叔哪里去了？他不是和你们一起回来的吗？”

孟元超道：“他昨日来去匆匆，把消息带了给我，马上又走了。他说是要赶着去办另一桩事情，不过当时他固然是无暇细说，我也无暇问他了。”

父子匆匆叙话之后，孟华便与金碧漪离开大队，前往崔一伦说的那座雪山。正是：

干戈犹未息，又向雪山行。

第六十三回　罪孽终难逃一死　风霜历尽订三生

林海雪源，寻人可不容易。

正行走间，一阵冰冷的寒风从前面雪峰的山坳吹过来，金碧漪吸了一口冷气，不觉“咦”的一声叫了起来！

孟华怔了一怔，说道：“漪妹，你怎么啦？”金碧漪道：“你闻一闻，风中似有香味。但却不像花香。”

孟华说道：“不错，是有一股古怪的香气。大概是从颇远的地方被风吹送来的，淡得几乎令人不能察觉。”说话之间，那股香气早已随风而逝了。

金碧漪道：“雪山上虽然也有耐寒的野花，但雪上的野花，大都是有色无香，纵有香气，也不能留得这样久的。”

孟华瞿然一省，说道：“有点像那妖妇的迷魂香，不过好像还混杂有其他的香料。”

金碧漪道：“总之是那妖妇焚的毒香了。大哥，这可好啦，咱们不用多费心思就可找到那个妖妇了。只要逆风向而行，有这香气引导，还怕找不到她？”

孟华点了点头，说道：“不过咱们可得先有防备。”当下拿出一颗碧灵丹，分开两半，叫金碧漪把半颗碧灵丹含在口中。

走了一程，果然风中的香气又浓了一些。孟华忽然停下脚步，悄悄说道：“前面似有人声，咱们仔细听听。”

两人伏地听声，只听得一个他们熟悉的声音说道：“师伯，

你放心，我是你的师侄，难道还能害你不成？”

孟华一听，欢喜得几乎跳了起来。金碧漪连忙将他按住，说道：“是段剑青？”

孟华说道：“不错，是他，听他的口气，似乎他已离开那个妖妇了。和他说话的那个人是他师怕，那人是和韩紫烟这妖妇作对的。”

金碧漪道：“对段剑青这小子我总是不敢十分相信，咱们再听一听。”

他们话犹未了，就听得那个被段剑青唤作“师伯”的人说话了，说得很慢，腔调甚怪，一听就知不是汉人。孟华心想：“他这师伯，大概就是那天竺僧人迦密法师的师兄了。”

“不是我不信你，但那妖妇待你很不错啊，你舍得离开她吗？你又是怎样能够摆脱她的呢？”

段剑青连忙说道：“师伯，你别多疑，那妖妇不过是想利用我罢了，我岂能不帮你反而帮她？我是趁她不提防偷走出来的。师伯，我还偷了她的解药呢！”

那人说道：“哦，什么解药？”段剑青道：“避那妖妇毒香的解药。我知道师伯功力深厚，不惧中毒，不过有这解药，可保万无一失，总是好些。师伯，你服了它，咱们就可以闯进去捉那妖妇，再也不用顾忌了。”

孟华暗暗欢喜，心里想道：“他的师伯虽然也未必就是好人，但无论如何，总要好过那个妖妇。不管他是因何要去对付妖妇，总算是有初步的悔悟了。”

不料心念未已，忽听得那人大声一吼，跟着怒喝：“好呀，你这小子好狠毒的心肠，竟敢帮那妖妇害我！哼，可惜你的如意算盘打错了，我纵然杀不了那个妖妇，可还力足杀你！”

原来那人是先已中了毒香之毒的，仗着内功深厚，在段剑青跑来找他之时，他是正在运功驱毒的。他给段剑青骗得服下所谓“解药”之后，运气三转，登时觉得腹痛如绞，这才知道所谓“解药”原来是毒药！

段剑青用的是那妖妇给他的最厉害的一种毒药，稍一沾唇，便即毙命，何况那人在服药的同时，又是运功导引真气，以助药力的发挥的？他以为那人是必死无疑了，不料那人大吼之后，竟是一跃而起，张开蒲扇般的大手，几乎就要抓到他的面门。

段剑青这一惊非同小可，连忙拔腿飞奔，大响“救命”！孟华听得他的呼救，不禁也是大吃一惊，无暇思量，便即飞跑过去。

段剑青叫的那声“救命！”乃是面临生死关头，出于本能的一种呼喊，他明知韩紫烟已是决计不能出来帮他的了，更没想到还会有别的人可以救他。此时突然看见孟华出现，不禁又惊又喜就像一个沉在水中将被溺毙的人，抓着一根稻草似的，连忙叫道：“孟大哥，请你看在我的叔叔份上，救我一救！”

孟华把眼一看，只见段剑青那个师伯果然是个枯瘦的番僧，此时他正在追上山头，眼看就要把段剑青逼到悬崖了。在这样紧急的关头，哪还容得孟华详加考虑，当然是非救段剑青不可。

孟华身形一起，俨如鹰隼穿林，掠波海燕，抢过那天竺僧人的前头，唰的反手就是一剑。他虽然要救段剑青，但却无意伤害这僧人的性命，这一招用的是快剑刺穴的功夫。闪电之间，遍袭那天竺僧人的七处穴道。

哪知道天竺憎人的功力委实非同小可，竟然只凭着一双肉掌，就抢上去硬接剑招。只见他双掌齐出，掌势如环，左推右挽，孟华那么快捷的剑法，竟然给他的掌力迫开。

但这僧人见孟华只是晃了一晃，居然并没有给他的掌力震翻，也是好生诧异，喝道：“你这不知死活的小子，识得佛爷的厉害了么？赶快给我滚开，否则叫你死无葬身之地！”

孟华说道：“善哉，善哉，出家人理当慈悲为怀，请大师饶我这位朋友一命，咱们有话好说！”

话犹未了，那僧人已是咆哮如雷，喝道：“你和我讲慈悲，我和谁讲慈悲？你这小子不识好歹，先毙了你！”口中说话，双掌连环，还是连发三招。

他的双掌竟然发出了两种不同的掌力，一股是牵引对方的阴柔之力，一股却是推压对方的刚猛之力，两股力道相反相成，孟华在他掌力笼罩之下，登时有如一叶轻舟，被卷进了暗流汹涌的漩涡之中。

说时迟，那时快，金碧漪已是赶到，双剑合璧，剑光暴涨，那僧人一声大吼，双掌都用上了阳刚之力，金碧漪耳鼓嗡嗡作响，胸口也如突然受到千斤重压一般，但还是本能的一剑刺将出去，和孟华配合得好到毫巅。

那僧人似乎已是强弩之未，连退三步，金碧漪杀得已是有点昏头昏脑，本能的又是一剑刺出。

孟华连忙一把将她拉住，叫道：“漪妹，别下杀手！”

金碧漪长剑一收，那僧人跃出几步，吁吁喘气，忽然坐了下来。

孟华松了口气，不觉也就放开了拉着金碧漪的手。他的手刚一放开，金碧漪就似风中之烛似的晃了两晃，身向前倾。要不是孟华赶紧又把她扶稳，她几乎就要摔下悬崖。

孟华大吃一惊，连忙问道：“漪妹，你怎么啦？”金碧漪喘过口气，说

道：“ 好厉害，幸好还没受伤。 ”那僧人也似喘息未定，不敢趁机进逼。他仍然趺坐地上，状似老僧入定。

此时段剑青已经翻过山坡，远远的扬声叫道：“ 那妖妇在附近的一个石窟里，孟兄，你杀了这个野和尚，赶紧去捉那妖妇吧。免得他们反过来联手对付你。 ”

那天竺僧人仍然盘膝坐在地上，对段剑青的叫嚷好像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但嘴角却还挂着一丝冷笑。

孟华见金碧漪没有受伤，方始放下了心，但听得段剑青这么说，不禁又是眉头一皱了。

他向前踏上一步，十分诚恳的对那天竺僧人说道：“ 大师，我的朋友伤了你，我愿替他赎罪。我有天山雪莲制炼的碧灵丹，或许可以替你解毒！ ”

话犹未了，那天竺僧人突然一声大吼。声如巨雷，孟华还可以经受得起，金碧漪却是不禁跌倒地上了。她刚才被天竺僧人的掌力所震，尚未至于立即摔倒，可见这一吼之力实是比刚才他所发的掌力还要厉害得多。

孟华知道这是“ 狮子吼 ”功，连忙叫道：“ 大师，你中了毒可不能这样耗损功力！ ”不料天竺僧人对他的叫喊也似听而不闻，跟着又是一声大吼。要知他刚被段剑青骗他服了毒药，他的想法当然是：上了一次当岂能再上一次。

他情知剧毒已是深入骨髓，纵然有真的碧灵丹，他也不相信便能挽救他的性命的。他恨极了段剑青，同样也恨业已自承是段剑青好朋友的孟华。是以他把毕生功力之所聚，全都使了出来，只盼能够在身亡之前，用狮子吼功震毙孟华。

金碧漪已经坐了起来，忙运家传的内功心法抵御吼声。但可惜功力还嫌稍浅，天竺僧人发出第三声“ 狮子吼 ”之时，她已是大汗淋漓了。

孟华无可奈何，只好发出啸声与对方的“ 狮子吼功 ”相抗。他所练的内功和金碧漪所练的内功乃是同出一源的，有助于金碧漪抵抗外力。这啸声一发，金碧漪方始好了一些。

但此消彼长，那天竺僧人却已是支持不住了。一个倒栽葱，突然就跌下了悬崖。悬崖下面是深不可测的幽谷。

孟华连忙收了啸声，看那幽谷云封雾锁，料想这僧人一跌下去，必然是粉身碎骨无疑，要救也是救他不了。不禁好生难过。

金碧漪恨恨他说道：“ 大哥，你还要帮段剑青这小子吗？你瞧，他又害了人了，这人好歹也是他的师伯！ ”

孟华甚为难过，黯然说道：“ 我也想不到他会这样的，但他现在已经跑了，咱们去追，恐怕也追不上了。 ”

金碧漪道：“ 我只提醒你以后可别再对他那样姑息，现在当然是去抓那妖妇要紧！ ”

他们回到原来的方向，仔细嗅那风中的香味，走了不多一会，果然找到了一个石窟。这石窟在一块形如屏风的大石后面，要不是有香气导引，当真不易找到。

孟华脱下外衣，在地上挖许多雪块用这件外衣包起来。那洞口甚窄，只能容得一人通过，孟华说道：“ 我先进去，制伏那妖妇你再进来。 ”金碧漪道：“ 小心点儿，提防她的暗器。 ”

孟华拔出宝剑，一个燕子穿帘，钻入洞中。脚尖未曾着地，宝剑已是舞

得风雨不透。

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并没暗器向他偷袭。也不见韩紫烟向他扑来。

韩紫烟躺在地上，好像睡着了觉。但左肩的衣裳却似被人撕破，露出了一小块雪白的胸脯。

孟华不敢再注视她，把目光移向别处。

这石窟洞口很窄，里面却颇宽朗。石雕佛像脚下的石桌上焚有一炉香。但此时亦已是只剩下一些余烬尚未熄灭了。孟华把一包雪块以掌心的热力溶化为水，注入炉中，连那些余烬都熄灭之后，方始叫金碧漪进来。

金碧漪一见这个形状，好生奇怪，说道："这妖妇好像是着了别人暗算。她一生暗算别人，怎的这次反而着了别人的道儿？"

孟华道："她着了什么暗器？"金碧漪道："我看不见。但我想她总不会是被自己的毒烟昏迷的吧？"

孟华说道："你走近点看清楚些，但可得千万小心！"

金碧漪把剑鞘轻轻拨一拨她，见她丝毫也没动弹，这才放心过去察视，一看清楚，不禁"咦"了一声。

孟华道："你发现了什么？"

金碧漪道："她好像是着了自己的毒针！"

原来韩紫烟是为了躲避那天竺僧，逃入这个石窟的。在外面打不过天竺僧，在里面却是可以从容布置。她燃起一炉毒香，又在洞口埋下几枚暗器。

那天竺僧人果然着了她的道儿，踏着一枚毒蒺藜。但他功力深厚，这枚毒蒺藜还不能致他死命。不过虽然如此，却也不能不有所顾忌。他也是个懂得一点使毒的行家，不及韩紫烟那样厉害而已。此时毒香已经透出洞外，他那样深厚的内功，闻了一点，也觉得胸口作闷，提不起精神。料想石窟内毒香弥漫，即使自己多加小心，不再踏着暗器的话，进入窟内也一定会中毒的。

于是他在离开石窟一里之地的背风高处盘膝静坐，一面是为自己运功驱毒，一面是监视韩紫烟的行动。他在外面冷笑扬声："看你这妖妇能躲到几时？你躲十天，我就在外面守十天！"

这一下可轮到韩紫烟恐惧不安了。她随身携带的毒香有限，最多一天之内便会烧完。洞内又没粮食，要是那天竺僧人当真在外面守十天的话，用不着他进来，她和段剑青先就要在里面饿死了。而且在这十天之中，丹丘生和牟丽珠也可能来到这里找她的。

怎么办呢？正当她苦思无计的时候，段剑青给她出谋策划了。段剑青的计划就是凭着他是那天竺僧人师侄的身份，帮韩紫烟害死他的师伯。

不过他也有条件，要韩紫烟把毒功秘笈传授给他，并教会他使用各种毒药暗器。

韩紫烟无计可施，只好冒个险传授段剑青，不过与他约定，要待他成功之后，才肯把那部毒功秘笈送给他。

段剑青得偿所愿之后，突然趁她不防打晕了她，把她身上的暗器和毒功秘笈都搜了去。出洞之时，还怕她会活了过来，于是将一把毒针撒在她的身上。

此时韩紫烟得金碧漪为她推血过宫之助，醒了过来。但虽然醒了过来，神智还是未曾恢复清醒的。

她恨极了段剑青，迷迷糊糊中眼睛看出去，看见站在她面前的孟华，这个孟华映入了她的眼睛，就变成了她心中痛恨的段剑青了。

尽管孟华分辩，但她的眼睛里只看见“段剑青”，她如何能放过这个她认为是“恩将仇报”的仇人？

孟华险些给她抓着，无可奈何，只好挥袖一拍，韩紫烟只是凭着胸中一股激愤之气支持的，如何禁受得起，登时一声尖叫，倒在地上，翻翻滚滚，嘶声哀号。

原来她中了那许多毒针，本该早就毙命的，只因她日常与毒物为伍，体内自然生出一种抗毒的功能，故而虽然是在给段剑青击晕之后，也还能苟延残喘，支持直到如今。

但剧毒越迟发作，发作起来就越发厉害。如今她知觉恢复，可就感到痛苦难当了。

只见她七窍流血，在地上乱翻乱滚，完全像是患了“失心疯”的病人似的，哀声惨叫，双手撕抓自己伤口处的皮肉。那形状当真是惨过受世上最厉害的毒刑！

金碧漪看着害怕，说道：“华哥，咱们出去吧，不要再理她了。”

孟华说道：“好，咱们出去找寻师父。”

话犹未了，忽听得一声长啸，宛若龙吟。孟华欢喜得跳了起来，说道：“好像是三师父的啸声！”果然便听得丹丘生的声音叫道：“华儿，你不用找我啦，我和牟女侠已经来了！”

此时韩紫烟正是剧毒发作得最要紧的时刻，只觉体内好像有千百条毒蛇乱窜乱啮。最惨的是神智偏偏越来越恢复清醒，虽然痛苦之极，却不昏迷。

牟丽珠见她这惨厉的模样，也是心中不忍，当下拿着连鞘的剑，当作判官笔使，点了她的心房的两处穴道，让她的痛苦稍稍减轻一些。

“你这妖妇也有今日！睁开你的眼睛瞧瞧，看看我是谁？”牟丽珠喝道。

韩紫烟嘶哑着声音叹了口气，说道：“大小姐，我求你一件事情！”牟丽珠道：“什么事情？”

韩紫烟道：“今日我是自食其报，自知活不成了。但这报应却不该是由段剑青这小子来害死我，他偷去了我的毒功秘笈，日后必将作恶更多，但愿你们趁早把他除掉，那我也可死而无怨了。”

牟丽珠道：“你是自作孽，不可活。至于段剑青的事情，我们自会有适当的处置，不用你……”

她话未说完，韩紫烟已是毒发身亡。不过她在最后一刻，听得牟丽珠那样的回答，似乎已是心满意足了。

牟丽珠大仇得报，欢喜之余，心头也自感到一片茫然。十八年的岁月，她尝尽辛酸，要不是有两个未完成的心愿支持她求生的意志，恐怕她也不能活到现在了。其中之一，就是为了找寻这个妖妇以报父亲的血海深仇，如今这个心愿是达成了，但她青春的岁月，却已是一去不能复返了。

过了一会子，她方始黯然说道：“看在她曾经是我继母的份上，咱们埋了她吧。”当下把韩紫烟的尸体搬出石窟，孟华与金碧漪也来帮忙挖土掩埋。

牟丽珠把最后的一铲泥土倒入坑中，眼角不禁沁出几颗泪珠，心头许多感慨。

就是这个如今已经埋在坑中的既是她的继母又是她的仇人的韩紫烟，当年几乎断送了她的终身幸福，她的父亲把她许配给何洛，就是出于韩紫烟的主意的。要不是及早发觉她和何洛的阴谋，这后果真是不堪想象。

但也正是由于那次婚变，使到她和丹丘生相识，而且一旦相识之后，他

们的命运也是相同的了。同样的为流言诽谤所伤，身蒙不白之冤；也同样的为着改变自己的“命运”而苦斗。虽然十八年中，他们是会少离多，但每一个白天，每一个黑夜，他们都是感觉对方如在自己的身旁的！

支持她求生意志的第二个心愿，就是要在有生之日，和丹丘生重在一起！如今沉冤已雪，大仇已报，可以说得是雨过天晴了，这最后的一个心愿，也当可以达成了吧？

感慨良多，思如潮涌，她铲了最后一铲上，幽怨的眼光不觉逐渐变为柔和，虽然脸上仍有泪痕，悲伤的神情却已似随风而逝。她苍白的脸庞绽出一丝笑容，似是从心底发出来的欢悦，也似从心底发出来的感慨，叹道：“十八年了，这十八年真是不容易过啊！”

丹丘生情不自禁他说道：“是啊！但好在这些悲伤的岁月终于是过去了。丽珠，你还记得咱们最后一次分手时，你的最后一句话么？”

孟华与金碧漪相视而笑，悄悄走开。好让他的师父向意中人倾吐心曲。

忽听得有个人笑道：“恭喜，恭喜，我来得正合时候！”

孟华欢喜得跳了起来，叫道：“张叔叔，你来啦！”

原来来的正是天下第一神偷快活张。

丹丘生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快活张笑道：“刚好赶上恭贺你们双喜临门呀！”丹丘生道：“胡说八道，什么双喜临门？”

快活张笑道：“你和牟女侠等待了十八年，终于得报大仇，这算得是大喜事了吧？第二件喜事，当然是指你们的事情了。”

丹丘生道：“你怎么一见面就和我开玩笑？”快活张笑道：“男婚女嫁，这正是最正经不过的人生大事呀!你们相互等待了十八年,怎的还这样害臊？好，丹丘兄，你没勇气对牟女侠说的，我替你说了吧！你是不是想向牟女侠求婚？牟女侠，你一定愿意答允他吧？哈哈，你们既然都没反对，那么我这个媒人就算是做成功了！”

牟丽珠羞红了脸不作声，丹丘生心里也在欢喜有这么一个爽快的媒人。不过在徒弟面前，却是难免有点尴尬了。

丹丘生不敢再让他胡扯，连忙说道：“好了，好了，你快点说另外的事情是什么吧？”

快活张道：“我打听到一个消息，崔宝山请大内三高手赶回四川给他运粮。那天我烧了他的粮仓，虽然一把火烧不清光，但他的存粮却是只能支持到月底了。”

丹丘生道：“哦，敢情你是想找我作帮手去对付那三个所谓大内三高手？”

快活张道：“不错，你很聪明，一猜就着。你是知道的，我要追上这三个鹰爪孙不难，难的是他们三个人联手，我就打不过他们了。”

在掩埋了韩紫烟的尸体之后，一行五人，便即下山。快活张继续说道：“那三个鹰爪孙虽然已经走了一天，但我知道捷径，多则五日，少则三日，料想一定可以追赶得上的。目前无须太过着急赶路，我想知道韩紫烟这妖妇是怎样弄成如此下场的，说来给我听听好么？”

孟华这才有空暇细说刚才的遭遇，快活张不禁摇头叹息，说道：“想不到段剑青这小子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和这妖妇不过相处几天，手段竟然比这妖妇还更毒辣了。”接着又道：“韩紫烟这妖妇死不足惜，那天竺僧人是他师伯，武功奇高，想不到也给他害了。据我所知，这天竺僧人法号迎象，

武功源出那烂陀寺，即使还比不上那烂陀寺的方丈优昙法师的武功，但比起另一位天竺神僧奢罗法师，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金碧漪道：“据那妖妇所说，那部毒功秘笈，如今已是落在段剑青的手中了呢！”

丹丘生叹道：“刀剑在侠士的手里可以救人，在强盗的手里可以杀人，使用毒药这门学问不是不可以学，但可要看他是否运用得当了。”快活张知道他对段剑青还存有姑息之心，也不便再说什么了。

他们下山之时，还特地到那天竺僧下坠岩之处的谷底搜查过一遍，奇怪的是却没发现那个僧人的尸体，至于段剑青，当然更是找不着了。

正行走间，忽听得蹄声得得，丹丘生道：“来的是两匹马，唔，好像还有一个人在前面跑。”声音来处，距离他们大约还有数里之遥。

话犹未了，只听得一个熟识的声音喝道：“仲老前辈，你要跑是跑不了的，还是跟我们回去吧。咱们也算得是有过交情，动起手来，可不好意思！”

蹄声嘎然而止，看情形似乎两骑快马已经追上了那个“逃犯”。那人愤然说道：“还说什么交情，你们迫我回去，不分明是要送掉我这条老命吗？”

另一个声音冷冷说道：“你活了这一大把年纪，也应该放明白些了。谁叫你引狼入室，得罪了我们的大帅？我们是奉了大帅之命，不得不从。我劝你还是跟我们回去的好，免得动起手来，你吃的苦恐怕就要更大了！”

孟华“咦”了一声，说道：“这两个人是张火生和孙道行，奇怪，他们竟是来追捕仲毋庸的！”

原来崔宝山失了妻子，捉不到段剑青，不觉迁怒到仲毋庸身上。段剑青是仲毋庸带来的，他一怒之下，便要把仲毋庸处以极刑，聊泄胸中之愤，仲毋庸得到风声，连夜逃跑，身上早已受了几处伤了。

此时他给张、孙二人追上，这两人的本领，他是深知的。即使没有受伤，自忖也是难敌他们。当下一咬牙根，说道：“你们别逼人太急，我好歹也算得是个成名人物，不能死在崔宝山刽子手的刀下，你让我自寻了断吧！”

丹丘生吃了一惊，说道：“看在他两个师兄的份上，老张，你出手救救他吧！”可惜快活张虽然是天下跑得最快的人，却也赶不及去救仲毋庸了。

仲毋庸说到“自寻了断”四字，在对面山坡上的一处悬崖边立即就跳下去。快活张刚刚跑出谷口。

但另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却又发生，在那悬崖下面突然跳出了一个老叫化。

仲毋庸睁眼一看，只觉抱着他的这个老叫化好生面熟。这老叫化正在弯下腰俯视他，一副慈祥的面孔带着几分忧急的神情，这神情就像是一个来给亲人探病的人，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关心。仲毋庸心头一震，认出这个老叫化了。原来乃是和他分别了将近四十年的大师兄宣羽赞。

他做梦也想不到会在这种情形下碰上大师兄，而且还是大师兄救了他的性命。这刹那间，他才真正感受到了“悔之已晚”的心情是这么难受！性命虽得保全，却恨不得有个地洞钻下去了。

说时迟，那时快，张火生和孙道行二人已是如飞跑来。孙道行是“大圣门”高手，在悬崖峭壁上展开轻灵小巧的纵跃功夫，当真捷若灵猿，首先来到。

宣羽赞说道：“师弟，你歇会儿。愚兄替你打发这两个鹰爪孙。”把仲毋庸放下，便即迎上前去。

孙道行听得“ 师弟 ”二字，吃了一惊，说道：“ 你是丐帮的管帮主还是宣长老？ ”

宣羽赞道：“ 老朽宣羽赞，请你放过我的师弟吧。 ”

孙道行喝道：“ 他早已不是丐帮的弟子了，你袒护他做什么？ ”

宣羽赞道：“ 他好歹也是我的师弟，我已请准帮主之命，接他回去。 ”

孙道行道：“ 好，你可以把他带走，只要你有本领！ ”他一句话分成两半来说，上半段说得很慢，让宣羽赞以为他已肯善罢甘休。说到“ 带走 ”二字，突然欺身直进，劈面三拳，出拳之时，这才一口气说出“ 只要你有本领 ”六字。这三拳是他平生所学的得意绝招，猴拳本以轻快飘忽见长，这三拳尤其虚实莫测，当真到达了“ 瞻之在前，忽焉在后；瞻之在左，忽焉在右 ”的境界。

他只道三拳之中，最少有一拳可以击着宣羽赞。不料两拳打空，第三拳一出便觉虎口一麻，拳头已是给宣羽赞一把抓住。

宣羽赞冷冷说道：“ 老叫化别的功夫不会，捉蛇打狗的本领倒还懂得一些。 ”原来他这一抓的手法，正是捉蛇“ 打七寸 ”的手法。

就在此时，张火生已是掩到他的背后，突然在乱石中间跃出，朝他背心，挺剑便刺。仲毋庸不自禁的连忙叫道：“ 师兄，小心偷袭！ ”

宣羽赞振臂一一挥，甩开了孙道行，反手便是一掌！

张火生是“ 三才剑 ”的衣钵传人，这一招“ 三花聚顶 ”也正是他本门的杀手绝招。一招三式，分刺宣羽赞上中下三路要害。

不料宣羽赞这反手一掌，力道大得出奇。他的剑尖在离身八寸之外，便似碰到了一堵无形的墙壁一般，身不由己的竟给抛了起来。

旁观的仲毋庸，看得不禁又惊又喜，又是羞惭。情不自禁地赞道：“ 师兄使的混元一悉功！ ”原来“ 混元一器功 ”乃是丐帮的两大神功之一，仲毋庸的父亲——丐帮前任帮主仲长统的手上，当年就是以这手“ 混元一炁功 ”威震武林的。仲毋庸自从脱离了丐帮之后，苦练了四十年，自以为这门功夫已能继承家学，当今天下，舍我其谁了。哪知今日一见，方知比起师兄，相差还是甚远。

就在此时，忽听得蹄声得得，又是一骑快马从谷口的另一方跑来，此时张火生正从空中落下。

骑在马上的是个中年军官，迎着张火生的落点跑来，正好给他接个正着，不过他却并不是把张火生接下来，反而在他的背心加上一掌。

张火生的身子在半空中转了个方向，斜飞出去。但却好像给人轻轻提起，又再放下一样。双足着地，竟是丝毫也没损伤。原来这人用的乃是“ 以力卸力 ”的巧劲，他加上的这掌，方向相反，恰好是消解宣羽赞那股刚猛的力道的。

这种以力卸力的功夫非同小可，宣羽赞见了也不禁心头一凛：“ 想不到清军之中，居然还有如此人物！ ”

孙道行和张火生都受了伤，虽对性命无碍，伤得也委实不轻，他们死里逃生，哪里还敢恋战，一先一后，跨上坐骑，逃之夭夭。

那个后来的军官，却跳下坐骑，迎上前来，侧目斜视，一副倨傲的神色，向着宣羽赞说道：“ 好，让我来领教领教你们丐帮的混元一炁功！ ”

双掌相交，“ 蓬 ”的一声，那个军官不过晃了一晃，宣羽赞却是不由自己的斜窜三步，方能稳住身形，心中暗叹：“ 我毕竟老了，不中用了！ ”

殊不知宣羽赞固然自叹年老，那人也是吃惊不小，心里想道：“他年已老迈，我还只能消解他的三分劲力，要是久战下去，恐怕我未必能战胜他。”原来他练的这门以力卸力的功夫出于一位武林异人所授，他平生以此自负，认为自己这门功夫早已达到“以柔克刚”的境界的，哪知碰上宣羽赞的混元一炁功，还是要给对方的掌力震得身形摇晃，方知所学不足，以往实在是坐井观天。

就在此时，快活张和丹丘生已是来得近了。

丹丘生叫道：“宣老前辈，你已经收拾了两个鹰爪孙，这个让给我吧！”说话之间，随手拾起一枚石子，双指一弹，不过弹丸大小的一枚石子竟然带着刺耳的破空之声，在百步之外，向那军官飞去。

那军官大吃一惊：“此是谁人，有这功力！”飞石疾若流星，转眼即到。那军官一身功夫，竟然来不及躲避，只能硬接。他掌心一缩，已经用上了独门的卸力功夫，还是给震得手臂酸麻。不过总算接住了这枚石子。

宣羽赞道：“丹丘兄，好个弹指神通的功夫！你要这个鹰爪孙，就让给你吧。”

那军官这才知道来的是崆峒派的新任掌门，心里想道：“丹丘生果然名下无虚，比这老叫化还强得多。怪不得海兰察连他的徒弟都打不过。”他自忖不是丹丘生的对手，只好步张、孙二人后尘，立即跨上马背，逃之夭夭了。

丹丘生笑道：“看在你能够接我一枚石子份上，让你去吧。”当下一行四众，便即上前，与宣羽赞相见。

快活张好奇问道：“老叫化，你怎么来得这样巧？好像知道他们要在此间逼害你的师弟似的？”

宣羽赞笑道：“我又不是神仙，哪有未卜先知之能？这不是凑巧，是多亏丹丘兄给我送来的消息。”

快活张诧道：“丹丘兄，你又怎知会有今日之事？”

丹丘生道：“我不过是在出关之时，把当时已经打听到的有关他这师弟的消息，托丐帮弟子，转告给他而已。”

快活张恍然大悟，说道：“对，我忘记你们丐帮有飞鸽传书了。老叫化，想必你是一知道令师弟的下落，就马上赶来的吧？”

宣羽赞道：“不错，我知道师弟在崔宝山的军中，没法入营找他，只好在清军的营地附近窥伺。也算老天爷保佑，终于给我见着了他。我是一路跟踪下来的。”快活张哈哈笑道：“原来如此。那两个追捕令师弟的家伙，可真是应了一句成语：“螳螂捕蝉，不知黄雀在后了。”

仲毋庸愧悔难当，不禁流下泪来，说道：“大师兄，你为我煞费苦心，我也不知说些什么才好。过去，我，我是太过对不住你了！”

宣羽赞微笑摇手说道：“过去的事，何必再提？今日咱们师兄弟团圆，应该快快乐乐才是。”

仲毋庸道：“大师兄，我求你一件事情。”宣羽赞道：“你尽管说吧，不管怎样为难之事，我也会答应你的。”

仲毋庸道：“我自知罪孽深重，不敢请求重列门墙。只盼大师兄代我转禀掌门二师兄，在我死后，准我以丐帮弟子的身份归葬先父墓旁，好给我一个死后向先父忏悔的机会。”

宣羽赞不禁笑了起来，说道：“别说不吉利的话，我正要告诉你，掌门师弟早已和我商量好了，”只要你一回来，你就仍然是丐帮的长老！”

仲毋庸喜极而位，半晌说道，“丹丘兄，你们侠义道也肯饶恕我么？”

丹丘生道：“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只要你是真心悔改，我们仍然把你当作朋友的。”

仲毋庸道：“听得你这么说，我死也瞑目了。不过，我也还要求你一件事情。”丹丘生道：“请说。”

仲毋庸道：“我在清军之中，探听到崔宝山的一个作战计划。请你转告罗海格老。”

丹丘生大喜道，“好，我会叫孟华立即赶回去给你转达的。”

仲毋庸吸了口气，缓缓说道：“崔宝山的作战计划，当然不会亲口告诉我，不过我从他的兵马调动之中，估计他这次作战，多半是要采用声东击西之计。”

丹丘生道：“对，你只须把所见所闻道出，罗海格老那里，有深通兵法的孟元超大侠和宋腾霄大侠，他们二人自会正确判断敌情的。”

仲毋庸道：“我听说崔宝山因为粮草不足，力图速战速决。他以少数兵力，正面虚张声势，却以重兵绕道老猿石附近的一条险僻山道直插敌后，来个迂回包抄。连日来我都看见清军晚上出发，打那条路去。所见是实，料想所闻亦非虚言。”

丹丘生大为兴奋，说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仲老前辈，你的消息来得正是合时，一定可以帮忙义军击破清兵了。”宣羽赞更为欢喜，说道：“师弟，恭喜你终于下了决心，对敌反戈一击。你这次的功劳可立得不小啊！”

仲毋庸道：“我只求稍赎前衍，于愿已足，师兄，多谢你答应我的要求，小弟的身后事，这就拜托你了！”

宣羽赞听得“身后事”三字，大吃一惊叫道：“师弟，你，你莫打糊涂主意……”赶快去扶仲毋庸，但已迟了。他话说完，只见仲毋庸已经倒下。扶起来时，气已绝了。原来仲毋庸因为受伤不轻，而且自己又觉得没有面目回去与同门相见。故而当他被救之后，已是决意将功赎罪，便即自了残生。

宣羽赞黯然叹道：“师弟，你真糊涂，想不到我找到了你，却仍然落得如此下场！”丹丘生道：“宣老前辈，你说错了。令师弟糊涂一世，这次可并不糊涂。这样下场，虽然不是最好，也不能算是很坏！”

宣羽赞瞪着眼看丹丘生，一时还未明白他的话中之意。

丹丘生合什说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发大善心，乃大解脱。人谁无死，难的是死而无愧而已。宣老前辈，请问你几十年来找寻令师弟所为何来？如今你所求已达，又何须太过悲伤？”

宣羽赞听了他的四句谒语，登时省悟，心里想道：“不错，我费尽苦心，也不过是想师弟改邪归正而已，如今我所求的已是超过我的希望了。师弟和我都是日暮之年了，我和他多聚几年，少聚几年，那倒不是紧要的事情了！”当下转悲为喜，流着眼泪，纵声大笑！

宣羽赞哈哈笑道：“不错，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发大善心，得大解脱。师弟，你悔过虽嫌迟了一些，也算是得成正果了。有此结果，我也可以无愧于先师的付托了。好师弟，我这就带你回山去吧。”当下烧起一把火，将仲毋庸的尸体焚化。

包好骨灰之后，宣羽赞道：“丹丘兄，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消息？”丹丘生怔了一怔，问道：“什么消息？”

宣羽赞道：“我们打听到风声，海兰察死后，御林军统领已经有人继任

了。听说御林军为了替海兰察报仇，可能要对付你们崆峒派。只因目前军务正紧，这才暂缓动手。不过却不能不防，所以你还是赶快回去的好。”

丹丘生道：“消息我尚未知，不过此事是早在我意料之中的。暂时我也未打算回崆峒山。”

宣羽赞诧道：“你叫令徒去给罗海送讯，我还以为你是知道了这个消息，要马上赶回崆峒山的呢。”

丹丘生道：“我是要回去的，不过在回山之前，我要和老张先去捉三个鹰爪。”当下把卫托平等人替崔宝山回四川运粮的事情告诉宣羽赞。宣羽赞道：“好，让我也和你们同去，聊助你们一臂之力，往后崆峒派倘若有事情发生，我们丐帮弟子也会站在你们这边的。”

丹丘生大喜道：“这更是最好不过了，多谢你啦！”

宣羽赞道，“你这次帮了我们大忙，我还未曾多谢你呢，客气什么。”说话之间，不知不觉已经走到山下，孟华便与师父分道扬镳。

金碧漪道：“咱们从仲毋庸所说的那条山道回去如何？”孟华懂得她的用意是想侦查清军动静，笑道，“好，这叫做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两人连夜赶路，沿途果然发现有清军埋伏，但他们轻功超卓，清军却没发现他们。

天亮时分，他们回到罗海原来的营地，不过由于汉回两族的联合义军已经转移，他们找到了人带路，却是将近中午时分方才见着罗海。

孟元超和宋腾霄闻报立即赶来，孟、金二人刚刚踏进帐幕，尚未坐定，孟元超诧道：“华儿，你的师父呢？”

孟华说道：“师父和牟女侠都没事，韩紫烟那妖妇已经死了。不过现在我要先把一个紧急的消息告诉格老，他们的事情，稍后再说吧。”当下把仲毋庸在清军中的所闻所见，和盘托出。

罗海又惊又喜说道：“这条计策果然毒辣。但不知那个从清军中逃出来的是什么人，可不可靠？”孟华说道：“就是那个曾经和段剑青来过这儿的老叫化。”

孟元超诧道：“你说的是仲毋庸吗？”孟华道，“不错。”孟元超道：“他不是丐帮的叛徒吗，怎么又会反过来帮助咱们？”

孟华说道：“他是被逼逃出清军的，在他临死之前，已得他的大师兄——丐帮的宣长老原谅，准许他重归丐帮了。这个消息就是在他临死之前吐露的。”说至此处，孟华方始有空回过头来，补述他这两天找寻师父的经过，以及昨晚碰上仲毋庸的事情。

众人听得慨叹不已，孟元超道：“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如此看来，这个消息料想是真的了。”

孟华说道：“我们就是从老猿石附近那条山道回来的，沿途也曾不止一处发现清军的埋伏。”

罗海说道：“好，咱们就来个将计就计，明天抢先一步，到那座山头埋伏。”

孟元超道：“我这两天观察地形，发现西面一处喇叭形的山谷是个绝地。咱们可以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布置疑阵，把敌人引入绝谷！”罗海听完孟元超的详细计划之后，大声呼妙。

跟着调兵遣将，布置各路埋伏。但却迟迟未点及桑达儿，也没提到孟华和金碧漪的名字。孟华只道自己必然是跟随父亲的，倒没着急。桑达儿却急

起来了，频频向罗海请令，罗海笑道：

“你急什么，待会儿听孟大侠的将令就是。”

最后，孟元超方始说道：“华儿，你和碧漪留在这里，协助桑达儿留守。”

桑达儿嚷道：“大家都有仗打，为什么却要我留守？”

罗海说道：“有五百名弓箭手拨给你。”

桑达儿道：“我愿意在前方打仗，不愿在后方留守。”

罗海正容说道：“你莫看轻这个任务，你要知道我们的兵力和敌人相差太远，如今是差不多所有的兵力都调出去担当伏击了，只给你五百个人在后方留守，你想想，你肩上挑上的担子多重。孟大侠要不是看重你，也不会让他的儿子留下来和你一起担当这个重任的。”

孟元超继续说道：“敌人以为我们蒙在鼓里，因此我们估计，他们以为我们的主力还在正面布防，正面的敌人多半会采取守势，只留下相当于我们的兵力严防我们可能出击的。不过估计是这样估计，也不能料准了敌人不来。”

罗海接着说道：“不错。咱们的战士出去打仗，老弱妇孺还是要人保护的。我准备叫他们在附近山头躲藏，万一敌人从正面进攻，你必须拼死抵挡，好让他们有撤退的时间。”

桑达儿这才知道责任的重大，说道：“格老你放心，我宁可丢了脑袋，也不能让敌人来残害我们的妇老和婴孩。”

抱着兴奋和紧张的心情，“万木无声待雨来”，不知不觉等到了夜幕降下大地了。桑达儿和孟华等人在原来营地附近最高的一处山头扼守。

他们扼守的高处，晴天时候，可以望得见“老猿石”那座山峰，和义军埋伏之处的那个山谷相距也不太远，清军正面的营地更是就在山前。三面兼顾，正是监视敌人的最好一个据点。

在兴奋与焦急的等待中，三更过后，开始听到咚咚的鼓声了。鼓声撞在四面冰崖峭壁上，碰回阵阵奇异的回音，似是大旱天打的闷雷，虽然是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传来，耳鼓也兀自给它震得有点嗡嗡作响！

“啊，打起来了！”孟华兴奋得跳起来大叫！

再过一会，千军万马的奔腾厮杀声音也隐隐听得见了。在老猴石西下直插那个幽谷的山谷上，好像长蛇一样婉蜒的火把也隐约看得见了。

可以判断的是：战况已经甚为激烈。孟华手心里淌着汗，说：“可惜咱们看不见，不知道打得怎么样？”

桑达儿倒是极有信心，笑道：“有你爹爹的神机妙算，咱们还怕打不胜么？”金碧漪也道：“不错，你看清军不是恰如所料的给咱们引进那个山谷绝地了吗？”

忽听得锣声鼓声同时敲响，似是有儿十面大锣，几十个大鼓同时敲打，他们在离开战地二十多里的山头，也有震耳欲聋的感觉。

桑达儿骂道：“鞑子军已是釜底游鱼，还在虚张声势，吓得了谁？”孟华却是怔了一怔，蓦地叫道：“不对！”

桑达儿吃了一惊，问道：“什么不对？”

孟华说道：“这是鸣金收兵。并非击鼓进军！”

桑达儿道：“收兵？你是说清军！”孟华说道：“不错，是清军的指挥官突然改变了主意，故而在那面的山头鸣金击鼓，要前头的部队火速撤退！”

桑达儿笑道：“那不好吗？他们知道打不过咱们要挟着尾巴逃跑了！”

孟华说道：“不好。从咱们所见的情形判断，陷入咱们埋伏的清军恐怕还不到一半，他们一退，围歼敌人的计划就不能达到啦。”

金碧漪道：“看来他们是发现已经中计。”

孟华说道：“他们挟优势的兵力黑夜偷袭，前头的部队才开始接触，按说即使他们发现中计，也不会马上撤退的。而且这个样子的鸣金收兵，看来十九是出于主帅崔宝山的意思，他可能已是识破咱们的计划，派人赶上那边的山头，下令鸣金收兵的！”

金碧漪道：“听说崔宝山颇通兵法，他一发觉不妙，立即鸣金收兵，那也并不稀奇。”

孟华说道：“我倒担心……”金碧漪道：“担心什么？”话犹未了，忽听得战鼓雷鸣，万马奔腾，铁蹄践地，竟有山摇地动之势！

这次可不是鸣金收兵。而是击鼓追军了，但这鼓声，却是从近处传来的。他们居高临下，只见山脚的清军大营，营门大开，火光照耀，如同白昼。清军潮水般冲过他们这边防地来了！

孟元超本来估计清军只留下少数兵力镇守大营，不敢在主力偷袭的同时又在正面发动进攻的，不料却是估计错了！

桑达儿振臂大呼：“好，这是咱们拼死之时了！”

孟华说道：“冷静点儿，别太冲动。拼命也得叫敌人先吃大亏，要一个换他十个！”

桑达儿道：“对，要一个换他百个！孟兄弟，你来指挥！”孟华从容指挥，先把准备好的木头石块滚下去打击清军。

但众寡悬殊，清军人马虽然损伤不少，却还是冲过山坳，并且分兵上山企图围歼他们了。

火光中只见崔宝山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和他们并辔而行的是一个穿着御林军服饰军官。这个军官也正是日前在那座雪山之中曾与仲毋庸的大师兄交过手的那个军官。

这个军官大声喝道：“你们的诡计已经给我们识穿了，你们这一撮人留在这里防守不过是螳臂当车，无济于事！赶快投降吧！”

山上贮存的木头石块差不多都滚下去了，临时拾取石头，更难阻挡清军潮水般的攻势。清军越来越近了。

桑达儿喝道：“放你的屁！我们哈萨克战士只有站着死，决不屈膝投降！”等待清军的前锋到了距离百步左右，一声令下，五百名弓箭手乱箭齐发。登时有一排清军给射得人仰马翻。

崔宝山大怒下令：“你们见人就捉，不管是男是女，是老是少，统统给我缚来！”

那军官哈哈大笑，说道：“对，将军早就应该下这道命令，把他们的老弱妇孺都捉了来，这正是不战而屈敌人之兵的妙法呀！”原来这道命令，本来就是他的献计。桑达儿怒不可遏，一箭向他射去，他在大笑声中，手指轻轻一弹，就把那支箭弹开了。正是：

壮士把关如铁壁，敌酋施暴已途穷。

第六十四回　折乾消兵歌牧野　沉沙洗甲看流星

原来这个军官名叫诸青崖，乃是新任的御林军副统领，一上任就奉旨出京，以“ 钦差 ”的身份，派到崔宝山这支军队来做监军的。

孟华只猜中了一半，清军之所以改变战略，并非是由于崔宝山识破他们的计划，而是由于诸青崖的通风报讯且兼于出谋划策。

那日追捕仲毋庸的张火生和孙道行受了重伤，诸青崖可没受伤，他赶到崔宝山的大营之时，正是老猿石那边结集的清军开始发动偷袭的时刻。

不过那支“ 奇兵 ”是崔宝山委托副帅指挥的，他身为主帅，可不敢冒这么大的危险，仍然坐镇“ 大营 ”。

他一听到诸青崖的消息——仲毋庸已经落在敌方的手中，当然也就马上想得到仲毋庸可能是把自己的军情泄漏给敌方知道了。

孟元超的估计也没错误，崔宝山留在大营的兵力不过一万多人，比义军人数还少一些。崔宝山本来是不敢贸然出击的。但诸青崖料准义军必然将计就计，甚至可能以全部的兵力去伏击他们那支偷袭的奇兵，因此极力主张崔宝山再来一个将计就计。乘虚从正面长驱直入。

崔宝山颇通兵法，有诸青崖给他壮胆，仔细一想，也只有这样才能扭转败局，于是悉依他议，一面派人飞骑赶去叫那路清军的指挥官鸣金收兵，一面自己尽率留守的部队，从大营出击。诸青崖的另一献计——俘虏敌方的百姓作为人质，必要时作威胁罗海退兵之用。崔主山最后也依从了。

一万多清兵比起全部义军是少数，但比起义军只有五百人的留守部队，却是多了二十倍都不止！

但胜负之机，如今却是落在这五百人身上！

要知偷袭的清兵虽未全部中伏，亦已有一半被引入山谷绝地，被围困的那一半人即使也有一半能够突围，急切间也是难以重振旗鼓的。但假如给崔宝山这路从正面进攻的清军得逞，形势又将大大不同了。那时清军里应外合，反包围的形势就要出现，而且哈萨克战士的亲人在敌人手里，无论如何也必将投鼠忌器的。

这五百人能够阻挡多久，势必影响战争全局！

桑达儿不愧是哈萨克族数一数二的神箭手，强将手下无弱兵，他训练出来的这五百名战士也都是箭无虚发。他们扼守险处，当真有“ 一夫当关，万夫莫敌 ”的气概。一排排的清军被他们射得人仰马翻。

诸青崖眉头一皱，说道：“ 崔将军，听说你的亲兵队长是一位百步穿杨的神箭手，咱们可不能只是让对方耀武扬威！ ”崔宝山瞿然一省，说道：“ 不错，我叫崔一伦对付他们！ ”当下把崔一伦唤来，吩咐他道：“ 伦侄，今日是你报仇雪耻的机会，你带一千名弓箭手，占据有利地形，和他们比比箭吧！我看他们人数最多不过五百，咱们两个换他一个也有便宜。 ”

崔一伦那日被义军所擒，自份必死，哪知却得孟元超以礼相待，放他回来。虽然他在崔宝山面前不敢说出实情，诳称是逃回来的，但心里已是不能自己的对义军起了佩服与感激之情了。

“ 咱们都是汉人，为什么要帮鞑子卖命？回人在草原上放牛牧羊，丝毫也没犯着你们，你们却助纣为虐，不许他们过平安的日子，这又是什么道理？你们千里迢迢来打回人，打赢了仗将军们升官发财，你最多不过分点吃剩的骨头，士兵更没好处。但打输了仗，你们的尸体也不能还乡，打这样的仗值

得吗？”孟元超那日对他所说的话，此际又好似在他耳边响起来了。

“我可不能恩将仇报！”崔一伦心里想道，“元帅听从诸大人的主意，要把他们的老弱妇孺都捉了来；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我也不能做！虽然我阻止不来，但拖延一些时候也能给他们逃生的机会。”

在桑达儿扼守的那个险隘左翼有个山头，高度相差不多，是个有利于狙击的地点。清军有特制的神臂弓，弓箭射得比对方更远。要是崔一伦占据了这个山头，双方互射，桑达儿手下只有五百人，可是禁不起伤亡的。

崔一伦当然不敢明目张胆的抗令，但他人急智生，却想出了一条苦肉计。未曾爬上山头，便即大声喝道：“有胆的出来和我比箭，咱们一个对一个！”他首先连珠箭发，嗖嗖嗖三箭射向对面山头。

这次是轮到崔宝山皱起眉头了：“一伦怎的如此鲁莽？”

崔宝山在这边眉头大皱，桑达儿在那边也是同样感到奇怪。

最初他是勃然大怒：“那日我饶了你的性命，你居然还有脸皮向我挑战！”但崔一伦这三支连珠箭一射到来，他就立即知道崔一伦是别有用心，并非如他想象那样可恶了。

大出他的意料之外，崔一伦的连珠箭流星闪电般地射了到来，却都是从哨兵的身旁飞了过去，没人受伤！

桑达儿怔了一怔，低声说道：“崔一伦的箭法不该如此不济！”孟华笑道，“你还不明白吗，他是不敢抗命，但又不愿和咱们作对！”

桑达儿恍然大悟，说道：“好，那我倒也该替他掩饰掩饰。”当下跃上那块石屏风，喝道：“好呀，姓崔的臭贼，有胆的你过来吧！一个对一个，我先和你比箭！”嗖的一箭射将过去。

本来他是依样画葫芦，射出这支箭是算准了可以擦着崔一伦的肩头飞过的。哪知他这里弓弦一响，紧接着就是山那边的崔一伦厉声惨呼，骨碌碌的从山坡上滚了下去。这一箭竟然射个正着！

原来崔一伦是故意凑上去让这支箭射着自己的。他是弓箭的大行家，一看来势，便知对方用意。他要校正这毫厘之差，还不容易？只须偏旁跨上半步，这支箭便插进了他的左肩了。但却刚好避开给伤着琵琶骨。

他是亲兵队长，又是清军的第一神箭手，如今第一个中箭受伤，部下自是人人胆寒，哪里还敢抢山头，只有先把长官抬回去再说了。

桑达儿又喜又惊，心里想道：“我且再显一显手段，帮崔一伦唱成功这出苦肉计。”

崔一伦这一千名弓箭手已有半数转过了身，另外一半也是十之八九不敢举步向前，但最前面的一小队却还未曾撤退，桑达儿抽出了三支箭，“喝道：“我这三支箭要射落你们前排正中三个人的头盔！”

头盔是用皮带勒着下巴以防奔跑之时脱落的，怎能射落头盔而不伤人呢？

但见弓如霹雳，箭似流星。桑达儿这一边连珠箭发，那一边三个的士兵头盔果然落地。这刹那间，清军鸦雀无声，只听得见头盔落地的　　声响！

原来桑达儿的箭射得恰到好处，刚好射断皮带，却没伤着对方。在那刹那，这三个士兵都是不约而同的吓一大跳。他们吃惊得这样厉害，头盔都震得跌落了。

桑达儿喝道：“谁敢上来，我就要射他的脑袋了！”队长受伤，这一千名弓箭手早已士无斗志。在桑达儿一声大喝之下，登时争先恐后的逃下山去。

崔宝山本来稍有怀疑的，但见崔一伦最先受伤，怪也只能怪他不该太过鲁莽，对他的疑心却是去了。

诸青崖大怒喝道：“弓箭手不济事，就硬干吧，大队人马冲过去，踏平这座山头！”

崔宝山急于攻人敌人后方，才能接应被围的队伍，扭转败局。此时没别的办法可想，也只好不顾伤亡，下令全军攻扑了！

五百名弓箭手，纵然每一个都是箭无虚发，也难抵御一万多清军潮水般的攻势。一排排清军倒下去，一排排的清军冲上来，眼看敌人的先锋就要冲到山头了。

桑达儿道：“孟大哥，你和金姑娘回去报讯吧！”

孟华道：“不，咱们要死也死在一块儿！”

正在这最紧张的时候，忽听得喊杀之声震得山摇地动，山下尘头大起，转眼之间，清军阵势大乱。崔宝山连忙下令，前队改为后队，忙于抵御从山下攻来的敌军了。

桑达儿狂喜说道：“咱们的援兵来了!奇怪，这支援兵是从哪里来的呢？”

孟华把眼望去，“咦”了一声，说道：“有个一马当先的白袍小将，好像是车居族的王子乌里赛！”

桑达儿狂喜过后，也从喊杀的声音听得出来了，说道：“不错，来的是车居族的人，还有大熊族的人！”

原来乌里赛那次得孟华救了他的性命，又眼见义军以少胜多，看来清军虽然势大，但也是靠不住的。他回去和父亲一说，车居族酋长本来是个见风使舵的人，在儿子未曾回来之前，他已接到罗海打了一个大胜仗的消息，恐防清军一被逐出回疆，他势必不能见容于各族，早就有悔意了。这次反过来出兵帮忙罗 海之事，倒是他首先提出的。他一转向，和他攻守同盟的大熊族也跟他出兵。

此时天色已亮，崔宝山看见领兵前来的是乌里赛，不禁又惊又怒。但他还妄图挽回败局，只好压下怒气，换上笑脸，扬声叫道：“乌里赛王子，我已请准朝廷，封令尊为王，统辖全疆。将来你子继父位，尊贵无比，你可要想清楚些，莫受别人利用！现今正是你立功的机会，你一时糊涂，我不怪你，此际回头，归顺朝廷，尚未为晚！”

乌里赛冷笑道：“我早已想清楚了，我不能像你这样，做鞑子的奴才，杀自己人！不错，我是一时糊涂，上了你的当，现在可正是我将功赎罪的机会了！”说话之间，挥兵疾进，追赶崔宝山。

诸青崖道：“这小子不知好歹，待我将他活擒！”待得乌里赛来近，他觑准了便从高处一跃而下，跳落乌里赛的马背。

乌里赛也未想到敌人竟敢如此大胆，蓦地只觉劲风压顶，诸青崖在半空中一个鹞子翻身，已是朝他直抓下来！

乌里赛曾经跟从迦密法师学过几年功夫，本领还算不弱，百忙中霍的一个凤点头，挥刀反截敌腕。诸青崖一抓抓空，险些给他砸着，心中一凛：“想不到这小子居然也还有点本领！”立即改抓为推。两人武功毕竟相差太远，只听得“嗤”的一声，乌里赛的锦袍被他抓破了，人也给他推跌马下，幸亏诸青崖是想要把他生擒，以图威胁敌军的，他生怕伤了乌里赛的性命，这一推未下重手。

诸青崖的指头刚刚沾着乌里赛的背心，忽觉自己的背后也是微风飒然，

背心感到了一阵冷森森的寒意。他是个武学的大行家，登时知道这个背后袭击他的敌人本领非同小可，在这性命关头，自是不能不放开乌里赛先保自身的了。

这个及时来到救援乌里赛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孟华。诸 青崖反手一掌，掌风荡开他的剑尖，他趁势一个进步欺身，剑势反图回来。但见剑花错落，宛似繁星，他使的这招，正是丹丘生传给他的崆峒派连环夺命剑法中的绝招——“ 胡笳十八拍 ”！饶是诸青崖掌力刚劲，闪避亦甚得宜，衣袖也给刺破三处。

诸青崖以大力鹰爪功的劈空掌力未能打落孟华的宝剑已是一惊，此时见他使出了这一招“ 胡笳十八拍 ”，更是不由得心头一震了。

他蓦然醒起，喝道，“ 原来你这小子。就是孟华！ ”

孟华哈哈一笑，说道：“ 不错，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孟华是我，我就是孟华！你若不想跟海兰察去见阎王，趁早投降！ ”

诸青崖心道：“ 怪不得海兰察伤在他的剑下！ ”不过他自恃有独特的武功，却还不甘罢手。当下一声冷笑，说道：“ 小子休得猖狂，我正要找你给海统领报仇！ ”说话之间，一个盘龙滑步，避招进招，手中已是多了两样兵器。

他的兵器是一把长剑和一柄锯齿刀。那把剑有三尺多长，但剑刃则薄如蝉翼，只有两寸阔，形式甚为特别，那柄锯齿刀却是厚背宽刃，看来十分沉重。

他左手挥刀，右手持剑，俗语说：“ 心难二用 ”，他却是刀剑兼施，双手竟然能够使出不同的招数！

孟华武学本来甚杂，却也未曾见过这种古怪的招数，不敢轻敌，先使一招“ 横云断峰 ”，以守为攻，静观其变。

这招“ 横云断峰 ”，孟华使得沉稳之极，本以为敌人是无隙可乘的，哪知诸青崖刀势来得甚猛，孟华伸剑一挡之时，方始发觉并无强劲的力道，那重达千百的厚背锯齿竟似一张薄纸，全不受力，轻飘的又荡开了。孟华方觉不妙。只听得“ 嗤 ”的一声轻响，对方的那把长剑已是攻进了他的防御圈内。

原来诸青崖这刀剑并用的巧妙之处，正在于颠倒刀剑的性能，致令对方迷惑的。

刀剑的性能，刀属刚，剑属柔，剑势注重轻灵翔动，刀势讲究厚重沉雄。比如用兵，刀似堂堂之阵，正正之旗。故刀法以劈所为主，大开大阖。剑似奇兵突出飘忽莫测。故多以刺削为主，偏师侧袭。武学所云：“ 刀走白，剑走黑 ”就是这个意思。各家各派的刀法剑法虽然极为复杂，但万变不离其宗，大抵都是根据这个武学道理的。

诸青崖却把刀剑的性能变易，把刀当作剑使，把剑当作刀用，他那薄如蝉翼的长剑刺来，突然变得沉重异常，孟华依照常规抵挡，根本就没意想到他会有此变化。高手搏斗，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孟华估计错误，这就给对方的剑一下子攻破他的防御了。

幸而孟华的无名剑法最善于临机应变，虽然发觉得迟，吃了点亏，也还不至于便遭克制。他一个移形易位，也把家传的刀法用在剑上，将势就势，闪电般的连出三招，这三招也都是从对方意想不到的方位刺来，这才逼得诸青崖不敢全刀抢攻，也必须加以防守了。

但孟华虽然也能以剑变刀，却不如对方颠倒刚柔、刀剑互易的奇诡。斗

了十数招，诸青崖突然刀又是刀，剑又是剑，或变或不变，教孟华难以捉摸。
孟华第一次碰到这种刀剑互易的怪招，自是难免感到十分吃力。刚在摸到一点路道之时，金碧漪亦已来了。
孟华叫道：“刀不是刀，剑不是剑！”金碧漪莫名其妙，突然只觉对方的剑重如山，刀却来得迅捷之极，几乎也像孟华初时一样要吃大亏，好在有孟华以攻敌之所必救的打法给她解开困厄。
说时迟，那时快，诸青崖一个转身，刀剑又向金碧漪齐攻。孟华叫道：“刀即是刀，剑即是剑！”金碧漪悟性极高，此时已是明白孟华的话意。这一次她判断没有错误，轻而易举的就把对方的攻势化解了。
双剑合璧，登时威力大增，只听得一阵金铁交鸣之声，诸青崖的锯齿刀，锯齿全给削断。
诸青崖识得双剑合壁的厉害，自忖久战下去，只怕单独对付孟华亦是难操胜券，何况以一敌二？不敢恋战，虚晃一招，便即逃跑，混入敌军之中。
此时清军大势己去，有如上崩瓦解。
逃出鹰爪的乌里赛迎上前来，握着孟华的手，抑压不住心情的激动，说道：“孟大哥，你又一次救了我。唉，我后悔不听你的话，我早就应该来跟你们一起的！”
孟华笑道：“你并没来迟，这次不是我救了你，是你救了我们大伙！”
金碧漪忽道：“孟大哥，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崔宝山。”崔宝山正在飞骑跑下山坡，他的几个随身卫士不住的手挥皮鞭，斥逐两旁拥挤的逃兵，要他们让开一条路给“大帅”逃命。此时已经是天色大亮了。乌里赛瞿然一省，说道：“对，咱们可别只顾说话，赶快去捉崔宝山吧！”
孟华说道：“那边的战事还未停止，那一路清军更多，战情恐防会有变化，你还是先和罗海格老会师的好。”
乌里赛自知见识不及孟华，对他自是言听计从，说道：“好，那么我拨一队人马给你带去，祝你马到成功，擒贼擒王！”
他们追至山下，只见草原上黑压压的到处都是溃军，软湿的雪地也掩盖不住群马奔驰的蹄声，自相践踏的叫声，还有刀枪在震抖中的摩擦声。原来另一路的溃军亦已逃出来了。军官们正在大声疾呼，想要整顿队伍，但溃军有如惊弓之鸟，一时间哪里约束得住？不过由于溃军太多，孟华他们要从乱军之中寻找崔宝山，也是难以找着。
远处山头隐隐传来尖锐的角声，那是义军收兵的号角。此时已是日上三竿时分，孟华这才察觉，他们离开原来的防地，约莫也有三四十里之遥了。孟华也怕孤军深入，便有反被包围的危险，听得收兵的号角，只好回去。
他和金碧漪是抄捷径，走老猿石那条山路回去的。走了约莫十多里山路，忽然听得远处似有人声。
孟华竖起耳朵来听，只听得一个人道：“这婆娘凶恶得很，别去招惹她了！”一个说道：“虽然凶恶，却是长得甚美，她如今受了重伤，咱们不用和她动手，再追一程，我看她就要不支晕倒。抢得这个娘儿回去，岂不妙哉！”另一个道：“你倒想得甚美，再追一程，恐怕又要陷入敌人的埋伏啦！”先头那个说道：“敌方早已鸣金收兵，最前面的哨兵也不会放哨放到这里来的，再追二三里吧？”
听得这些人的说话，他们自是便即知道乃是清兵了。金碧漪怒道：“这几个贼兵真是混帐，才逃得性命，又要强抢民女！”当下立即和孟华赶上前

去。

孟华却是起了疑心，想道：“ 哈萨克族的妇孺并非向这边山头散的，听清兵的口气，这个女子似乎还会多少武功，否则他们不至于在她受伤之后还害怕她。 ”

心念未已，那个女子的声音也听得见了。她在叫道：“ 好，来吧，我拼着这条命不要，但却要先送你们去见阎王！ ” 呼叫声与兵器碰击之声齐起，听情形好像是那女子气极怒极，反而追过去斩杀清兵。

孟华一听这声音好熟，蓦地省起，大叫 “ 不好！ ” 连忙使出八步赶蝉的轻功，急急跑去援救那个女子。

只见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好像喝醉了酒似的，脚步踉踉跄跄，正在和三名军官恶斗。她穿着一身白色衣裳，衣裳上点点斑斑的鲜血份外夺目，显然受伤甚是不轻。

这个少女是冷冰儿。

冷冰儿狠咬银牙，唰的一剑刺出，她自知难耐久战，生怕伤不了敌人，这一剑用尽了残余的气力。正面向她冲来的军官，给她一剑刺个正着。哪知正因用力太过，剑尖插入敌人肩头，急切间却是没有气力拔出来了。

另外两个军官先是大吃一惊，跟着大喜，“ 哈，哈，这雌儿不行啦！ ” 他们眼看冷冰儿支持不住，哪里还把同伴的死活放在心上，本来是就要逃跑的，立即改变主意，又回来了。

哪知这一回来，正好是自己走进鬼门关内。

孟华旋风也似的卷来，随手拾起一块石头，三十步开外，把手一扬，先把一名军官的头盔打碎。另一名军官大惊之卜，未及回身应战，说时迟，那时快，孟华已是到了他的面前，手起剑落，一剑将他杀了。

冷冰儿喝道：“ 我与你拼啦！ ” 此时她方始拔出宝剑，一脚踢开那个伤在她剑下的军官，一招 “ 玉女投梭 ”，竟然朝着孟华的前心刺去。

孟华叫道：“ 冷姊姊，我是孟华！ ”

冷冰儿呆了一呆，看清楚了果然真是孟华，忽地眼泪直流，嘶哑着声音叫道：“ 孟大哥，我，我对不住你！ ”

孟华莫名其妙，不觉也呆了一呆，他只道冷冰儿心力交疲，神智已乱，连忙说道：“ 冷姊姊，你歇一歇。这里已经是咱们的地方了，不用怕啦。漪妹，快来给冷姊姊敷伤。 ” 此时金碧漪亦已到了。

金碧漪掏出了金创药，正要察看冷冰儿的伤势，不料冷冰儿一把将她推开，又再向着孟华，重复刚才的话：“ 孟大哥，我对不住你，你的弟弟，他，他…… ”

孟华惊诧之极，连忙问道：“ 我的弟弟也来了么，他怎么样？ ”

冷冰儿喘过口气，说道：“ 他，他已经给乱兵捉去了。我，我碰上那负心贼子…… ”

孟华说道：“ 你是说段剑青这小子？ ”

冷冰儿道：“ 不错，这贼子被我刺了一剑，可惜给他跑了。但炎弟不是给他捉去的…… ”

金碧漪道：“ 把他捉去的是什么人？ ” 她知道孟华的弟弟杨炎年纪虽然不过十三四岁，本领已经甚为不弱，料想等闲之辈也捉不了他，于是把诸青崖的形貌描绘给冷冰儿听，问她可是此人？

冷冰儿道：“ 我不知道。当时我正在与贼子恶斗，只听见炎弟的叫声。 ”

原来她当时也以为杨炎可以对付得了几个溃逃的乱兵的，故而不以为意，连那几个乱兵的模样，都没留心去看。

金碧漪再问：“是在什么地方出的事？”冷冰儿摇了摇头，颓然说道：“也不知道。我跑了大概有十多里路。”说至此处，声音已似游丝袅空，断断续续，微弱之极。

孟华忙道：“冷姊姊，这不关你的事，你别自咎，养伤要紧。炎弟我们会把他找回来的。”冷冰儿嘴唇微动，似乎还想再说什么，却已没有声音。忽地双目一闭，垂下了头，倒在金碧漪怀中。孟华吃了一惊，连忙给她把脉，见她还有脉息，这才放心。

金碧漪道：“她是心力交疲，支持不住，以至昏迷的。伤虽不轻，却也并非很重。我已经给她服下了小还丹，性命当可无妨。”

孟华放下了心上一块石头，但另一块石头仍然压在他的心上，茫然说道：“我的弟弟被清兵掳去，却怎么办？”

金碧漪道：“乱兵四散，而且早已逃出了这个山谷，你一个人有天大的本领，现在也是难以找得着他的了。不过，还好炎弟不是落在段剑青这小子手中。”

孟华道：“那又有什么分别？”

金碧漪道：“大有分别。段剑青知道炎弟的身份，乱兵是不知道的。段剑青不敢回去见崔宝山，这次的事情，可能是他偶然碰上的，和那股乱兵各不相干。他落在不知道他身份的敌兵手中，也就有可能只是把他当作普通的俘虏了。”她并非想不到能够把杨炎捉去的人，定非等闲之辈，但也只能这样安慰孟华。

孟华也并非不知道她的用心，但想她说的话也有点道理，假如弟弟真的不是落在段剑青手中，最少敌方不会便即知道他弟弟的身份，用来威胁他的父亲。

金碧漪道：“为今之计，你该先回去禀告爹爹，冷姊姊让我照料。”

事已如斯，孟华也只好如此了。他回到营中，见着了父亲，可是却还没有机会和父亲说话。

孟元超正在罗海的帐幕中主持军事会议。一方面是清点战果，一方面是了解敌情，议定今后战略。

战场大致已经清理，罗海兴高采烈的给大家报告战果：“这一战虽然未能尽歼敌人，也可说是大获全胜了。敌方折损约三万二千左右，包括被咱们俘虏的七千多人在内。咱们伤亡的弟兄总共不到三千，约为十一与一之比。”

敌军的动向亦已有探子报来，崔宝山已经会合两路溃兵，退至一个名叫绝龙岭的山地稳住阵脚。“清兵正在伐木建营，垒石作堡，看来似乎有在绝龙岭作负隅顽抗的打算。”那探子说道。

一些零零星星的敌方情况，亦已从俘虏的口供收集了来，有关诸青崖以新任御林军统领的身份，奉旨来作崔宝山的监军之事，亦已有俘虏报告了。

罗海说道：“这个姓诸的狗官最为可恨，要不是他来破坏咱们的计划，崔主山非全军覆没不可！”

桑达儿道：“不过这一仗也已打得崔宝山魂飞魄散了，那诸青崖也给孟大哥杀得几乎性命不保呢！”

孟华说道：“这都是乌里赛王子的功劳。”乌里赛早已得到大家的赞扬，此时孟华又再提起，倒是令他甚感不好意思，说道：“孟大哥的功劳才是最

大呢，要不是他，我哪里还能坐在这里说话。”当下就要把孟华刚才是怎样恶斗诸青崖的情形说给大家知道。

孟元超却微笑说道：“评功之事，以后慢慢再说。目前还是商量怎样对付敌人要紧。华儿，听说你追崔宝山去的，勇气虽然可嘉，但孤军深入，却是犯兵家之忌，以后除非是奉了将令，不可如此。”孟华应了一个“是”字，孟元超又道：“你何以现在才回来？”孟华说道：“我找不着崔宝山，是从老猿石那条山路回来的。”

孟元超道：“你见到的那路溃军情况怎样？是否前队狼奔了突，后队的队形则还保持相当整齐？”

孟华将他所见的情形扼要禀报父亲，但关于弟弟被擒待救之事却还不便在这个军事会议之中提出。

会场中弥漫着大捷的欢乐气氛，人人都说清军是釜底游鱼，纵然多了一个诸青崖亦已无济于事。全歼敌人指日可待。

只有孟元超还保持冷静，说道：“敌人此役虽然大败，但现有的兵力除了估计他们可能还有些逃亡之外，也还有五万多人，比起咱们的兵力，他们还稍多一点呢。”

桑达儿引用哈萨克的俗语，笑道：“一百头乌鸦也打不过一头兀鹰，兵多打不了仗又有何用？以前他们的兵力比咱们多了几倍，咱们也不怕他，如今大家都差不多了，还怕他么？满洲鞑子的旗帜是面龙旗，困在‘绝龙岭’上正是犯了地名，嘿嘿，咱们一鼓作气，定能把这条孽龙降伏在绝龙岭上！”说得众人哈哈大笑。

孟元超却正容说道：“绝龙岭的地势易守难攻，咱们的兵力和武器都比不上敌人，要是攻坚的话，纵然能够攻下，也必元气大伤。崔宝山颇通兵法，又有诸青崖相助，不可太过小觑他们。”

罗海说道：“孟大侠的话说得对，轻敌躁进乃是兵家大忌。咱们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就不能打没有把握的仗！”

桑达儿道：“依孟大侠之见，这一仗应该如何打法？”

孟元超道：“清军的粮草估计只能支持十天半月，在这半个月内，咱们围而不攻，待他粮尽兵疲，那时不战便可屈敌之兵！咱们先派兵抢占鹰愁峡和虎牢岗两地，令敌人不能流窜，只能困守绝地！在这期间，敌人强攻的话，咱们也只能严守。还有，咱们对俘虏必须优待，他们要回家的就让他们回家，愿意跟咱们的就发还武器，信任他们，让他们和咱们一起打仗。这样此消彼长，咱们的兵力也可以占到优势的。”

众人听他计划周详，无不心服，既无异议，军事会议就结束了。会议结束之后，孟华方有空暇向父亲禀告弟弟被擒之事。

孟元超沉吟半晌，说道：“目前咱们必须用全力来打这一仗，以防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炎儿的事情，恐怕暂时是不能顾及了。”孟华说道：“我和漪妹到清军一探如何，碰上好运气的话，说不定可以把他找回来的。”

孟元超叹了口气，说道：“我疼炎儿，就如疼你一般，我岂不想早日找他回来？但我可不能以私废公！这种冒险的事情是可一而不可再的，上一次你们和师父、快活张一起去，结果也还是要动用了全部兵力方能把你们接出来呢。如今我们已决定了围而不攻的打法，我是不能允许你这样做了！”

孟华说道：“我们不要爹爹派兵接应，万一有甚不幸，也只是我们二人遭殃！”孟元超摇了摇头，说道：“你这话，说得不对！”

“怎样打法，已经决定，你们怎可不顾大局，单独行动？大仗一打起来，可能有更紧要的任务交托你们，你们又怎能说是单独行动，就不会连累大家。”孟元超一番训斥，说得孟华低下了头，不敢再辩。

围而不攻的战略果然有效，半个月过后，从逃出来的俘虏口中获悉，清军军粮早已吃光，战马也差不多屠杀尽净。义军优待俘虏的做法，则越来越为更多的士兵所知。

但另一方面，诸青崖以监军的身份，对士兵的监视也越来越严了。他有一支私人的军队，是从京师带来的一千名“龙骑兵”，御林军多半是武官子弟，“龙骑兵”则不讲究出身，算是御林军的旁支，作战能力比御林军更强。这一千名龙骑兵就是替他专捉逃兵的。逃兵一被捉回，立即斩首示众。这样严密监视的结果，逃兵是减少了些。但也还是禁止不了饥饿的士兵舍命逃亡。

敌人的颓势日益显著，许多义军的首领已经沉不住气，主张便即发动总攻了。但孟元超还是迟迟不肯下这道命令。当许多人为胜利即将来临而喜形于色的时候，他却好像有更多的忧虑，白发也一天天的多了。

这一天孟华从前线巡视回来，带回几个逃兵，交给管理俘虏的人安置之后，便即去向父亲报告敌情。孟元超忽道：“华儿，我现在可以答应你日前的请求了。”

孟华又惊又喜，说道：“爹爹，你是准许我偷入清军之中去找弟弟了么？”孟元超道：“不是为了你的弟弟。”

孟华问道：“是要我们去刺杀崔宝山么？”孟元超道：“也不是。”孟华道：“那是为了什么？”

孟元超道：“因为我不想和清军打这最后一仗。”

孟华怔了一怔，说道：“清军粮尽兵疲，正是一鼓而下的时机到了，何以爹爹又不想打呢？”

孟元超道：“正因如此，这一仗打下来，清军必然伤亡惨重，他们虽是清军，但十九却是汉人啊！”

孟华这才明白父亲近来担忧的缘故，说道：“爹爹的意思是希望崔宝山不战而降？”

孟元超道：“不错。他如今已陷困境，这正是劝降的时机。不过他在诸青崖监视之下，要是没有外援，恐怕不敢下这决心。”孟华道：“好，那么我去帮他对付诸青崖。”

孟元超道：“兹事体大，你可不能太过鲁莽。如何招降，我已经替你想好了。”

当下把计划说了出来：“第一步，你要先找着他的亲兵队长崔一伦，这个人那日宁愿自己受伤，也不愿与你们为敌，可知他已经是有了改变，不再是以前那个只知要‘食君之禄，担君之忧，那个崔一伦啦。先说服他，那是有极大把握的。然后再由他去劝崔宝山投降。”

孟华领了锦囊妙计，当晚就和金碧漪夜探敌营。

崔宝山正在中宵不寐，绕帐彷徨。

忽地有一个人叫了一声“大帅”，走进帅帐。崔宝山一看，是他的亲兵队长崔一伦，这才松了口气，说道：“你怎么失惊无神地撞进来，我还以为是诸青崖呢。有什么事情发生么？”这几天来，他老是担忧军心不稳，已经有如惊弓之鸟了。

崔一伦道：“没特别的事，不过战马都已屠宰净尽，大帅的坐骑，他们

也想宰来吃了。”崔宝山道：“那就让他们宰吧。”崔一伦道：“但几万士兵，明天就只能吃树皮草根啦，弟兄们叫我来向大帅讨个主意，大帅总不能看着几万弟兄饿死吧？”

崔宝山极为苦恼说道：“诸青崖来逼我，你们又来逼我，我有什么办法？”崔一伦道：“诸大人怎么说？”崔宝山道：“他倒是有个绝处求生的办法，不过，唉……”崔一伦道：“诸大人的办法如何，大帅可以说给小人知道么？”

崔宝山道：“好，你给我参详参详，诸监军的意思是要我们全军出击，拼死突围！”

崔一伦吃了一惊，说道：“弟兄都饿得有气没力，怎能打仗？这不是绝处求生，这是要弟兄全部送死！”

崔宝山道：“他说这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弟兄们饿得慌了，说不定会拼命打仗的。”

崔一伦道：“话虽如此，但也得量力而为，你叫一个三岁小孩挑一百斤重的担子，压死了他也挑不动的！绝龙岭是易守难攻之地，咱们若是固守的话，或许可以多挨几天，但若要想突围，四面山头都有敌兵封锁，只怕未能通过山口，就要全军覆没了。这个仗怎么能打呢？”

崔宝山道：“你说的情形我都知道。不过诸监军又说，这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他的龙骑兵还能一战，让饥饿的士兵去打头阵，能拼掉多少敌兵就是多少，他在混战中可以带龙骑兵保护我冲杀出去。他又说即使全军覆灭，最少也有把握保护我逃生。到时你只要紧紧跟随着我……”

崔一伦道：“纵然大帅能够突围，再加上我。咱们两人保全了性命，我也觉得对不起几万弟兄。”崔宝山默然不语。

崔一伦继续说道：“再说，咱们全军覆没，只有大帅逃了出去。朝廷又将对大帅怎样？只怕不是嘉奖大帅的忠心，而是要给大帅降罪了！”

崔宝山神色惨然，说道：“这是意料中事。”

崔一伦道：“请恕小人直言，说什么‘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有柴烧的只是诸监军，不是大帅！”

崔宝山久久不语，过了一会儿，方始说道：“那么依你之见，咱们应该怎样？”

崔一伦道：“大帅，我有一句话不知该不该说？”崔宝山道：“你是我的堂侄，是我最亲近的亲兵队长，有话但说无妨！”

崔一伦道：“好，那么我冒着死罪也要说了，这场仗不要再打了吧！”

崔宝山大惊道：“你的意思是向他们，他们……”“投降”两字还是不敢从自己的口中说出来。

崔宝山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虽然他已经极力压低声音，却还是不自觉的比刚才提高许多，说道：“什么？孟元超的儿子已经来到这里了？”

崔一伦道：“大帅你要不要见他？”崔宝山心慌意乱，一时间竟是莫知所决。崔一伦知道他业已意动，恐怕夜长梦多，迟则有变，心想：“看来我还要推他一把，才能将他逼上梁山。”于是不待他的答复，轻轻吹了一口哨。

就在此际，一个人突然掀开帐幕，就进来了。

崔一伦正自心想：“怎的他来得这样快？”幸亏他还没有叫出孟华的名字，当他看清楚了。不觉呆了。

闯进“帅帐”来的这个人不是孟华，是诸青崖。

诸青崖脸上也是现出甚为诧异的神色，冷冷说道：“崔将军，我好像听

得你在说孟元超，孟元超怎么样？”原来崔宝山刚才说到“孟元超”这三个字时，不自觉的声音提得最高，已经给诸青崖听见。

崔宝山毕竟是身经百战的大将，虽然心里着慌，神色还能保持镇定。他故意叹了口气，说道：“孟元超本来是我的老对手，过去在小金川的时候，他败在我的手里，也怪我因此轻敌了些，这次却是让他得逞了。”

诸青崖道：“哦，原来你们是在骂孟元超。”崔宝山苦笑。诸青崖在他苦笑过后，却是冷笑说道：“背后骂他有什么用？咱们总不能束手待毙！崔将军，我是来请你立即下令的！”

崔宝山道：“下令？下什么令？”诸青崖道：“全军出击，拼死突围！”

崔宝山道：“士兵们都饿得有气没力，恐怕不能打了！”

诸青崖道：“有一口气也得力皇上卖命！”

崔一伦忽道：“诸监军，你带来的那一千名龙骑兵也肯卖命么？”

诸青崖瞪眼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崔一伦道：“龙骑兵吃得比一般士兵好，也最能打仗。要是你们先打冲锋，我们一定唯马首是瞻！不过，要是龙骑兵也不能打了，那就莫怪我们不能从命啦！”

诸青崖怔了一怔，喝道，“崔一伦，这件事情你已经知道了是不是？是谁干的，你也应该知道了吧？”

崔一伦道：“什么事情？”诸青崖道：“你还装糊涂，要是你不知道，怎的你会怀疑我的龙骑兵已经不能打了？”

原来他的那一千名龙骑兵是受到特别优待的，在士兵们要吃到草根树皮的时候，他们还有稀饭和马肉可吃。但不知怎的，这晚在他们吃过晚饭之后，十个人当中，倒有八个患了肚痛，起不了身。没患病的人，也觉得精神疲倦，有气没力。

崔一伦道：“什么事情，我委实不知道啊！”

诸青崖道：“我的龙骑兵本是好端端的，怎的突然都患了病？一定是内有奸细谋害他们！”

崔一伦冷冷说道：“诸大人该不会怀疑我是奸细吧？”

崔宝山道：“唔，这件事得查个水落石出。”他听得龙骑兵患了病，倒是不禁有点幸灾乐祸的心情了。

诸青崖道：“奸细慢一步再查，现在先突围要紧。”

崔宝山道：“龙骑兵都不能打了，咱们还怎能突围？”

诸青崖道：“你手下还有五万大军，即使不能打也可以用来排上样子，掩护你我突围。崔将军，你身经百战，碰上这样的事情，难道还想不到其中利害吗？”

崔宝山道：“恕我鲁钝，不知监军想到了什么？”

诸青崖道：“奸细和敌人串通害我的龙骑兵，恐怕他们今晚就要里应外合了。与其等敌人来杀我们，不如咱们先杀出去！”

崔宝山道：“对不住，我可不能要五万饿兵陪我送死！”

诸青崖道：“你那三千亲兵尚堪一战吧？”

崔宝山道：“这你可要问一伦了。”崔一伦冷冷说道：“老实告诉大人，他们一来是不能打，二来也不想打了。诸大人，你要逃命，你自己逃吧。我与弟兄们祸福同当！”

诸青崖不敢发崔宝山的脾气，只能发在崔一伦身上，大怒喝道：“崔一

伦，你是不是想要造反？哼，你那日逃跑回来，我早已疑心你了。”

崔宝山忙道：“他那日是被敌人射伤的啊！”

诸青崖道：“提到此事，我更觉得奇怪，崔将军，咱们公事公办，今日我非审问你这位亲兵队长不可！”

崔宝山道：“好，你先审问我吧！”诸青崖怔了一怔，蓦地喝道：“好呀，你们都想造反了是不是？”大喝声中，一手抓向崔宝山，一手抓向崔一伦。

忽听得有人冷笑说道：“不错，我们就是想要造反，你能怎样？”声到人到，来的正是孟华！孟华的剑尖已经指到他的背心，诸青崖这一惊非同小可，哪里还有余暇抓人？

只听得声如裂帛，厚绒帐幕已给诸青崖撕开，窜了出去。可是他刚刚窜出帐外，脚步未稳，惊魂未定，只见又是冷电精芒，耀眼生缬，一个清脆的声音斥道：“你既然是要给鞑子皇帝卖命，还想逃么？”这个人，不用说当然是和孟华一起来的金碧漪了。

诸青崖也委实了得，在这性命俄顷之际，虽惊不乱，一个“移步换形”，闪开金碧漪迎面刺来的一剑，说时迟，那时快，一刀一剑，已是掣在手中。喝道：“好呀，你这丫头也敢欺我，我与你们拼了！”声出招发，刀走偏锋，剑却抡圆，当作大刀劈下。他是想要一招制胜，只盼能够擒下金碧漪，便可拿来要胁孟华。

他这刀剑性能互易的打法，本是武林一绝，倘若金碧漪初次和他交手，恐怕这见面一招，她就要应付不来。但好在日前孟华与她已经与诸青崖斗过一场，回来之后，二人仔细琢磨，已经大致懂得他这种打法的奥妙。虽然金碧漪还是敌不过他，但却不至于立即给他制伏了。

但这一招是诸青崖的救命绝招，却也端的非同小可，只听得“　”的一声，刀剑相交，迸出火花。金碧漪本已是剑走轻灵，避实就虚了的，但还是给他的厚背斫山刀磕着剑锋，虎口发热，青钢剑几乎掌握不牢。

诸青崖一个盘龙绕步，正要续施杀手，说时迟，那时快，孟华亦已裂帐而出，剑随身走，径刺他的后心。

双剑迅即合壁，诸青崖本领再强，亦难逃脱了。

此时帐外人声鼎沸，崔宝山的亲兵已是纷纷奔来。

一来是孟华二人双剑合壁，已经懂得应付诸青崖的独特打法；二来诸青崖知道大势已去，连崔宝山也已“反叛”了，饶他如何力持镇定，也是难免意乱心慌。

不过数招，只听得同时“嗤、嗤”两声轻响，孟华一剑穿过了诸青崖左肩的琵琶骨，金碧漪也是一剑穿过了他右肩的琵琶骨。

两边琵琶骨都被刺穿，多好的武功，亦已废了。

孟华一把揪住诸青崖，喝道，“公事不必和你谈了，如今我只问你，你把我的弟弟藏在哪儿，赶快将他交出，我还可以为你说情，饶你一命。”

诸青崖冷笑道：“莫说我不知道，知道也不会告诉你！”冷笑声中，鲜血汩汩的从嘴角流出。说完便即倒地身亡。原来他自知武功已废，生不如死，是以趁着还能运最后一口真气的时候，自断经脉而亡。

此时一众将官亦已纷纷赶到，见此情状，无不骇然，争相问道：“大帅，这是怎么一回事？”

崔宝山心意已决，倒是镇定非常了。缓缓答道：“没什么，只是我不想

把这场仗再打下去了。你们意见如何？”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众将官的回答当然也是一致的：“唯大帅马首是瞻”。

喜气洋溢草原，歌声响彻四方。战争结束带来的欢乐，比“刁羊大会”还更热闹。参加庆祝的人群也包括了崔宝山手下这五万业已解甲的清军。

但美中不足的是，孟华还没找到他的弟弟。孟华起初以为那个捉了他弟弟的军官是诸青崖，但崔宝山和崔一伦都说不知道这件事情。按情理而论，假如真是诸青崖把杨炎捉回军中，无论如何，他是不能瞒过这两个人的。

战争结束之后，崔宝山也曾帮忙他查问遍所部官兵，依然查不到杨炎的下落。

回疆的战争已经结束，孟元超自是不能因私事逗留，必须和参战的义军重返柴达木了。

孟华请求父亲，让他和金碧漪留下，继续找寻弟弟。

冷冰儿的伤虽然并无性命之忧，但也须返回天山调治，方能恢复武功。

孟元超考虑了儿子的请求，终于答应了他。嘱咐他先把冷冰儿送回天山，然后找寻弟弟。并且把找寻段剑青的任务也交托与他。

可是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三年也过去了。孟华还是找不着他的弟弟，也找不着段剑青。

他和金碧漪踏遍了莽莽草原，皑皑雪峰。虽然找不着弟弟，却在回疆各地干了许多行侠仗义的事。

他们的行踪飘忽，草原上的牧民把他们比做牧野流星，虽 然是一闪即过，却带来了光亮。正是：大地忍令浮劫火，风霜历尽订三生。少年豪气任纵横。折戟消兵歌牧野，沉沙洗甲看流星。难忘最是弟兄情。（全书完，请续看《弹指惊雷》）